

亞馬遜網路書評 ★★★★★
美國中西部書評 ★★★★★

智庫文化

Angelic Force

瑪麗蓮 美國靈媒大師

通靈大師的精彩人生暨見證

瑪麗蓮·拉斐爾 (Marilyn Raphael)
吳孝明 朱凱勝 合著
吳孝明 朱凱勝 合譯



靈界無邊 真愛無盡

美國靈媒大師瑪麗蓮 為生者與逝者通信息
通靈逾三十年 幫助過數千人
精選溫馨感人的見證

作者花了近四年的時間，採集瑪麗蓮畢生的真實故事，
集合了親身見證瑪麗蓮為逝去親人的通聯過程，
完成一本精彩英文書 *Angelic Force*，並將英文原著翻譯成流暢洗鍊的中文，
在心靈學界，首創華人以英文寫作，又以中文重新創作的紀錄。

本書以瑪麗蓮的口吻，真實刻畫與她相伴的四個靈：

君兒——明朝的中國藥婆。

艾琳·格瑞特——二十世紀的西方靈媒大師。

海明威——世界著名大文豪，《老人與海》的作者。

詹姆斯——約書亞的弟弟，至少輪迴過十六世。

我很榮幸也很勇敢地讓大家知道父親的靈一直在這裡。瑪麗蓮成功地為他和其他人傳回信息。經由她的努力，我了解我的父親——吳存信先生——仍是這麼地愛我們這一家人，也明白他知道家人是多麼地想念他。而最教我感動的是，愛的力量可以超越肉體的死亡與語言的障礙，而繼續恆久綿長地為芸芸衆生帶來熱力與光明。

本書作者暨譯者 **吳孝明**

本書不欲藉裝神弄鬼的潮流而大發橫財。唯一真正要傳達的信息就是肉身死亡不是終點——我們的靈魂繼續存在。（我們都是有肉身的靈）

亞馬遜網路書店 (Amazon.com) 書評 **史坦·寇堤斯 (S.C.Curtis)**

對所有研究心靈學和形上學的人而言，本書概念清晰，提供確切的資訊與開放的觀點，我們予以強力推薦。（取自個人經驗的審習）

美國中西部書評 (Midwest Book Review)

透過瑪麗蓮，我知道父母在天國的一切都安好，我已經很滿足了。（瑪麗蓮 感謝您：讓我再次與在天之靈的父母重聚）

智庫文化發行人 **華文衡**



智庫文化 定價/360元

美國靈媒大師瑪麗蓮：通靈大師的精彩人生暨見證 / 瑪麗蓮·拉斐爾(Marilyn Raphael),
吳孝明, 朱凱勝著; 吳孝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智庫, 2006[民 95]
面：公分. -- (New age ; 6)
譯自：Angelic force
SBN 978-986-7264-81-7 (平裝)

1. 通靈術

296

95019328

New Age 06

美國靈媒大師瑪麗蓮：通靈大師的精彩人生暨見證

作者 瑪麗蓮·拉斐爾(Marilyn Raphael)、吳孝明、朱凱勝

譯者 吳孝明、朱凱勝

發行人 華文衡

執行董事 徐興林

執行編輯 孫珮如、吳岱珍

管理部 王煥榮、張素盈、廖女瑛、歐陽可初、華志堅

資訊部 王煥榮、孫珮如、林淑惠

印務部 林峻立

行銷部 劉力中、謝琬妮

編輯部 謝佳韋、李佩樟、吳岱珍

出版者 智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北市業字第 68 號

地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97 巷 6 號 1 樓

電話 (02) 2778-3136 (代表號)

傳真 (02) 2778-2349

電子郵件 triumphtriumphpublish.com.tw

網址 http://www.triumphpublish.com.tw

郵政帳戶 智庫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帳號 17391043

總經理 農學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獲獨家授權全球繁體中文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2006 年 11 月初版

原名：Angelic Force

Copyright (c) 2006 by Marilyn Raphael, Sheree Wu, and Victor K. Chu, PhD

Published by DoubleLight Publishing, Inc. PO Box 361935, Milpitas, California 95036-1935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2006 by Triumph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360 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ISBN-13: 978-986-7264-81-7 (英文版 ISBN-13: 978-0-9773602-0-8)

ISBN-10: 986-7264-81-9 (英文版 ISBN-10: 0-9773602-0-2)



二〇〇三年七月於拉斯維加斯，在共同作者吳孝明和朱凱勝所住的旅館房間內，艾琳·格瑞特的靈突然附在瑪麗蓮身上。瑪麗蓮的手勢和嘴型都是艾琳附身時的特殊表情。當時瑪麗蓮的聲音也變成愛爾蘭口音。

就在這時候，艾琳說瑪麗蓮和孝明在公元一千五百年間，在中國產糖的地方，曾經見過面。這個小故事，請見本書第七章的君兒補遺部分。

關於艾琳的詳細介紹，則請閱讀本書第六章。



孝明第一次與瑪麗蓮見面，攝於二〇〇三年七月的拉斯維加斯。



凱勝第一次與瑪麗蓮見面，攝於二〇〇三年七月的拉斯維加斯。



本書第十章提到曾經鬧鬼的教堂。此教堂位於佛羅里達州東南方，最初蓋於一八八九年。瑪麗蓮的控制靈——詹姆士，曾應教會執事之邀，在此驅鬼。



瑪麗蓮於二〇〇六年四月底至孝明與凱勝的家，瑪麗蓮暢談出書的理念，她的表情豐富。瑪麗蓮這一生非常低調，極為重視隱私。她這一生極少長途旅行，而在二〇〇六年四月 *Angelic Force* 英文版出書之後，專程由美國東岸飛來加州，與讀者一會，是一件大事。孝明與凱勝安排了一個聚會，請曾經在他們出書過程中鼓勵他們的朋友，來與瑪麗蓮一會。當天來了將近三十餘人。當場大家踴躍提問，均獲得瑪麗蓮的誠懇作答。



孝明與凱勝寫書的過程曲折離奇，所以朋友紛紛邀請他們到家裡說故事。這張照片是其中一次講故事的場合中拍下的。



孝明很興奮地收到剛印好的 *Angelic Force*，本書的英文版。這本書是三年半的工作成果。



瑪麗蓮為讀者簽名。



瑪麗蓮在與西岸的讀者聚會時，為劉惠珍傳來其父親在靈界的信息。照片中的劉惠珍正聚精會神地作筆記。本書第二章記載了她的故事。



相片上凝神聆聽瑪麗蓮說話的女士，是本書英文版的校對蘿拉·阿德安(Laura Adriaan)。瑪麗蓮為蘿拉傳來她父親和叔叔在靈界的消息。



參加聚會的讀者與瑪麗蓮合照。

大家都喜歡她的親切與坦誠，也很高興能夠以光明健康的態度來研討通靈現象。



孝明與凱勝去訪問本書第二章提到的，瑪麗蓮的客戶桃樂絲。桃樂絲擔任社區心靈俱樂部的會長，經常請瑪麗蓮來俱樂部主持通靈會，並為會員公開解讀。孝明與凱勝在訪問時也應邀參加。



孝明和凱勝去訪問瑪麗蓮的客戶蘇珊和其兒子尼可。本書第二章詳述蘇珊如何在通靈後，原諒丈夫的故事。



孝明和凱勝去訪問本書第二章提到的，瑪麗蓮的客戶黛安和其女兒寶萊。任何人聽到黛安對丈夫如何思念，都會為她心疼。



誠如本書第一章敘述的一般，孝明的父親透過瑪麗蓮，要家人清明節帶紅花。他過去就一向覺得紅色喜氣，所以母親和孝明常穿紅衣給他看。

孝明的父親吳存信先生，自己年輕時遭受母親早逝、家園淪陷、親人四散、奔波遷徙的辛苦，他自己成家以後，就決心要好好維護他的家。

正因為父親視孝明為掌上明珠，父親過世後，她曾經和母親一樣，內心很不能適應：

從來被父親撐著的天，怎麼驀然就垮下來了呢？

透過瑪麗蓮通靈之後，孝明心安了，因為她知道父親永遠會擁抱家人，就像照片裡的他，摟著愛妻、愛女一樣。

與父親通靈之後，孝明感受的愛，讓她能夠堅持理想，完成這本書。

孝明家人通靈的故事，請見本書的序曲與第一章。



孝明的母親李蘇元女士，在孝明的父親逝後，三年多來都是抑鬱不樂。在二〇〇三年三月通靈之後，孝明的母親終於逐漸開朗。

凱勝任職的雅虎公司，每年舉辦夏季園遊會。二〇〇三年八月，凱勝夫妻邀孝明的母親同往，並拍下此照。孝明相信，父親一定很高興看到母親展露笑容吧？

另外，如本書序曲所述，孝明母親的名字引起孝明對於寫這本書的興趣；後來在第一章，「與父親聊天」和「與大舅談心」的故事，也都和孝明的母親有關。還有，瑪麗蓮在只見過孝明的母親一次的時候，就曾說：「我覺得我想要和你母親一同哭泣，一同歡笑。」

所以，凱勝和孝明都覺得，孝明的母親和這本書的因緣很深。



凱勝攝於他任職的美國雅虎公司。



這張相片上，凱勝的父母在阿拉斯加坐郵輪旅遊，笑得很滿足。

二〇〇三年二月，凱勝的母親朱林慶雪女士，在透過瑪麗蓮通靈時說，她最樂見的事，就是要凱勝的父親朱興邦先生笑得開懷。

凱勝家人通靈的故事，在本書第一章的「與婆婆共敘」部分有詳述。



本書中〈瑪麗蓮 感謝您：讓我再次與在天之靈的父母重聚〉一文，所提到的「玫瑰花玻璃盒」。



本書中〈瑪麗蓮 感謝您：讓我再次與在天之靈的父母重聚〉一文，智庫文化發行人華文衡所提到的，自己父母親在馬里蘭州洛克威爾城慶祝結婚 50 週年的餐會合照。

華文衡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會對這張合照深深鞠躬，並且對父母親分別送心靈的信息，表示每日每時都與父母親同在。

華文衡相信，他的父母親會收到這個信息。所以他生活在快樂中。

本書特色

榮獲亞馬遜網路書店書評 (Amazon.com)五顆星推薦。美國中西部書評 (Midwest Book Review)五顆星推薦。

西方靈媒現身說法，耗時將近四年，逐一介紹長期附在靈媒瑪麗蓮身上的四個靈：詹姆士（約書亞的弟弟）、海明威（世界著名大文豪）、艾琳（二十世紀西方靈媒大師）、君兒（中國明朝藥婆），寫下比小說還精采的畢生真實故事。

大師級的靈媒——瑪麗蓮·拉斐爾，曾經幫助過數千位懷念逝去親友的人，與逝者通聯。作者吳孝明女士，將採訪客戶家庭的實錄，特別精選精彩的內容，記錄於本書中。內容道盡想念逝去親人的情感，與寵物飼主的心聲。

為出版此書，作者吳孝明女士安排瑪麗蓮·拉斐爾為本書的出版社智庫文化發行人華文衡，和他去世的父母親通聯，有溫馨感人的經驗，華文衡特別撰寫專文詳細報導。

內容真實刻劃出超自然世界中的一切現象，耐人尋味；全書筆調健康、正面、坦誠、平實、感人。

本書附錄〈通靈初級練習〉強調每個人與生俱來皆有通靈本能，人人皆可透過自我訓練，啟發通靈能力。

本書最大特色：從各種不同角度探究靈界空間，相較於市場上的同類書籍更具完備性。

作者簡介

瑪麗蓮·拉斐爾（**Marilyn Raphael**）



一位出神靈媒。自孩提時代就從靈界直接得到資訊。特殊的經驗使其對自己的天賦做了一番探索，而因此參與通靈與超心理現象的研究。在心靈與通靈開發方面，教導學生逾三十年。教授的課程涵蓋心電感應、心測術、心靈傳動、能量場復原、地測術、自我康復、知覺轉換、靈魂出竅、神遊等等。為生者與逝者溝通是其專長。曾接受美國電視節目《彼岸》(The Other Side) 與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The BBC) 的採訪。

吳孝明

國立清華大學外語系學士、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新聞系碩士。曾於矽谷為包含摩托羅拉公司在內的多家高科技公司從事國際行銷。興趣包括瑜珈、冥想、中醫、氣功、整體健康。

朱凱勝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學士、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機械系碩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機械系博士，美國催眠學會認證的催眠治療師，曾獲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的太空計畫獎。現在於美國雅虎公司任職。

欲瞭解和探討更多通靈現象，歡迎與作者聯繫。

eMail : angelic@doublelight.com

目 錄

瑪麗蓮 感謝您讓我再次與在天之靈的父母重聚

序曲：沒有計畫的航程

第一章 摯愛綿綿

第二章 客戶採訪摘錄

第三章 外公託夢

第四章 自動書寫

第五章 一吐為快

第六章 艾琳·格瑞特

第七章 大明藥婆

第八章 富麗的生命

第九章 海明威伴我十年

第十章 鬼的現象

第十一章 萬物皆有情

第十二章 分享知識

第十三章 多樣化教學

第十四章 曲未央

附錄

通靈初級練習

艾琳談靈界

靈的作品

後記：心靈探索

序

此書的英文原著 **Angelic Force** 在美國出版至今，受到讀者熱烈討論與歡迎，因此榮獲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書評 (**Amazon.com**)，及美國中西部書評 (**Midwest Book Review**)，評論為五顆星推薦。

不同於市面上論述「神鬼現象」、「生命輪迴」與「前世今生」等議題的靈學書籍，閱讀了這本書後，我認為它是一篇篇精彩生動的實錄報導，與積極正面的動人故事。

透過西方靈媒的現身說法，這本書詳細記錄了長期附在靈媒瑪麗蓮·拉斐爾 (**Marilyn Raphael**) 身上四個靈的真實故事。難能可貴的是，這四個靈存在於人世間時的身分地位都非同小可：

詹姆士，約書亞的弟弟，至少輪迴過十六世。

艾琳，二十世紀西方靈媒大師。

君兒，明朝的中國藥婆。

海明威，世界著名大文豪，《老人與海》的作者。

因此，讓我對書的內容更加地印象深刻，對書更是愛不釋手。

這本書另一個值得讀者細細品味的地方，在於作者群陣容完善而堅強，他們身為英文原著的作者，又以流暢洗鍊、淺顯易懂的中文重新創作編排，以饗中文讀者，內容兼顧靈性、感性、理性。

陣容堅強的作者群耗時將近四年，採集瑪麗蓮畢生的真實故事，除了紀錄了瑪麗蓮客戶的親身見證，作者也集合自家人透過瑪麗蓮為其與逝去親人通聯的故事，完成一本精采動人的好書。這本書的內容不帶任何一絲怪力亂神的色彩，閱讀起來既真實又誠懇。

本書內容避免了一般同類型的書籍中，聳動、駭人的神鬼探索與因果論述，傳達的重點是一個擁有特殊感應的靈媒，以真誠、自然的筆觸寫下學習成長的點點滴滴。此外，本書也平實的記錄了多位來自不同城市的客戶，見證了美國靈媒瑪麗蓮為其與逝去的親人溝通之後，進而用心觀照生命中的一切人、事、物。

透過靈媒與靈界之間的互動關係，道出了「愛」的真諦與「生命」的意義。這不是一本煽動人心的書，但它將人們最想知道的「生離死別」呈現眼前。對我而言，這本書不僅涵蓋了「真愛」、「寬恕」、「包容」等人生的價值，它更是一本發人深省、充滿溫暖的實錄報導。

此書透過美國靈媒瑪麗蓮的現身說法，我們得到一個驚人的事實：靈界空間的奧秘固然令人敬畏，但真愛存在於天地之間，永無止盡。

如果你還在尋求生命的意義與真諦，或是對人生抱持疑問與困惑，閱讀了這本書，也許能夠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執行編輯 孫珮如 撰文)

瑪麗蓮 感謝您：

讓我再次與在天之靈的父母重聚

智庫文化發行人 華文衡

年輕時候，我只相信人靠自己努力，一定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當我信了主耶穌基督後，我心中更坦然。凡事我只要繼續做我喜歡、認為有意義的事，成敗就靠神的旨意了。

我從不對星座、命運、生命輪迴等議題有任何興趣。不幸我最愛的父親和母親在這兩年先後去世，雖然他們是年近百歲高壽離開人世，但我仍對他們有無限的懷念，在美國馬里蘭州洛克威爾鎮的公園草坪紀念墓園（**Parklawn Memorial Park**），先後送走他們後，我每日都在想：

要是我能知道他們的靈在天國生活怎麼樣，

要是我能有機會再告訴他們一吹，我對他們對我一生的愛有所感激，

要是我能告訴他們，他們走後，我內心有多內疚和罪過，因為我在他們晚年不能隨侍在他們身旁……

我從未想到，奇妙的事終於在 2006 年五月發生了！

五月中旬我收到一本英文書 **ANGELIC FORCE**，及作者吳孝明女士的信。她由於看到智庫文化出版的《下輩子還要做你的親人》

(RETURN FROM HEAVEN) 的中譯版，所以將她的新書寄給我，問我是否有興趣出版。我收到書後，看了兩個小時，決定送信給作者，提出中文繁體字版權授權申請。原因有下列幾點：

一、這本書的作者群陣容堅強，夫妻倆學有專長，都從台灣清華大學畢業之後到美國的一流大學深造。先生朱凱勝獲得博士，太太吳孝明得到碩士。他們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和靈媒大師瑪麗蓮·拉斐爾 (Marilyn Raphael) 通力合作，完成靈媒重要著作 **ANGELIC FORCE** 的英文版。台灣讀者喜歡閱讀生命輪迴、前世今生書籍，但少有書籍能真正介紹靈媒，並且詳實紀錄生者藉靈媒和逝者的靈相通，讓逝者的靈有機會向生者訴說在人世未談完、離開人世後想對生者說的話。因此能有機會出版，對於台灣讀者及全球華人應當是一大貢獻。

二、我個人對我父親、母親的懷念。我想如果藉由簽約出版 **ANGELIC FORCE** 中文版，我有機會認識這位作者，或許瑪麗蓮願為我安排我父親、母親對我說一些話，滿足我今生最大的願望。

就在上面的二個原因促使下，我對吳孝明女士提出書面授權中文版譯權。沒想到孝明正在台北，她來智庫文化訪問，我們相談非常投機，她告訴我她會回去和凱勝商討，盡快讓我們知道她的決定，因為台灣有許多出版社對她表示有意願出版她的書。

孝明回去矜谷後和我多次通電話，交換 **ANGELIC FORCE** 在台灣出版中文繁體字版的英文翻譯、內容增加以及行銷的諸多事項意見，我們彼此的看法大致都相同。為著滿足我對我父親、母親的思念，孝明特別為我和瑪麗蓮約好，在六月九日晚上從新澤西州我的家中打

電話給瑪麗蓮，瑪麗蓮爲我和我父親、母親通聯。孝明和瑪麗蓮另一個好意，也是藉瑪麗蓮爲我和我父親、母親通聯，可以讓我親身體會到瑪麗蓮身爲靈媒的天使能力，我好誠心相信，親身將我的實際經驗說出來。

孝明在五月二十五日後告訴我，瑪麗蓮並不保證已逝親人的靈一定會來。爲了提高成功的機率，她建議我，每天要對我的父親、母親送「心靈的信息」(**Mental Message**)，但要注意下列事項：

- 一、一定要誠心，可以想像信息由雙目中間，天目穴的位置送出。
- 二、每天至少一次。
- 三、要向我父親和母親單獨送信息。
- 四、請我父親和母親在六月九日，美國東岸時間晚上七時去找瑪麗蓮·拉斐爾，她會爲我們傳信息。

我感念孝明和瑪麗蓮對我的關愛，從五月二十五日起我每天除照孝明的指導方法來做，但我更多做些，以求能順利成功：

- 一、每早及每晚兩次對我父親和母親照片，行九十度深鞠躬三次。
- 二、我每次對我父親和母親各說下面的話：「自你們離開後，我除了每天想念你們外，另外，我不能原諒我自己的是，在你們晚年，身體健康衰退而且有疾病時，我不能隨侍在你們身旁，因此我深感有罪，不能心安。如果你們愛我、能夠原諒我，務必請你們在六月九日美國東岸晚上七時去找瑪麗蓮·拉斐爾，告訴瑪麗蓮你們可以原諒我，我好心安活下去。」

我知道我父親和母親深愛著我，他們聽到我真情呼喚，如果瑪麗蓮有天使的能力，而我一定可以讓我的美夢成真。

我在六月八日晚上從台北回到新澤西州家，我的盡量保持內心平靜，看完 **ANGELIC FORCE**，讀到瑪麗蓮為很多人安排和親人靈相通的親身經驗的見證，了解瑪麗蓮不平凡的功力，但仍然由於高潮即將出現，心中還是感到興奮和不平靜。

六月九日下午六時半，我去樓上對我書房書架上的父親和母親合照跪下，向他們磕三次頭，再次邀請他們在七點去找瑪麗蓮·拉斐爾。

七時正，我給瑪麗蓮撥電話。我由於要出版 **ANGELIC FORCE** 中文版，所以一開始談話就像老朋友一樣親切。用英語交談，談了十五分鐘有關出版社的事，瑪麗蓮忽然對我說：「我的眼前出現玫瑰花。」

我說：「對我沒有意義。」

「可是玫瑰花還是在我面前。」

我想了下，說：「我不記得這對我有什麼意義。」

瑪麗蓮不再談玫瑰花，她告訴我有位男性，姓華（Hua）的要對我談話。

我心中開始激動，我知道我父親來了。

瑪麗蓮以平靜的聲音敘述我父親的話五分鐘：「你是我最愛的兒子，我怎麼能怪你呢？你對我孝順，把我們從台灣接到美國，爲我們買房子，給我們錢，照顧我們。你所做的事我都感到驕傲。以前你做商品（瑪麗蓮翻譯爲商品，而我曾做貿易銷售商品），現在你做出版，都是好事。希望你能寫本書，將你一生經驗給年輕人看，你要好好保重，我永遠愛你。」

我聽了非常感動，這就是我父親要對我談的話，他第一句話就是回答我這兩個星期每天對他說話的答案。

我聽完回應瑪麗蓮，轉告我父親我謝謝他來，告訴我這些話，現在我安心了，請他保重，我永遠愛他。

接著瑪麗蓮告訴我，有位女性姓張的婦人來了，要跟你說話。

我知道我母親來了，我母親姓張。

瑪麗蓮告訴我，我母親說的話：「我怎能責怪你呢？你對我說愛我，我知道。我知道你腰痛，你要好好注意，不然會引發胃痛。」

瑪麗蓮插進她自己的話：「我也知道你腰痛。」

我母親繼續透過瑪麗蓮對我說：「你要多喝橘子水，對你身體好。你將來會活得很長，你不會有癌症。」

瑪麗蓮插進她自己的話：「你將來會生病需要開刀，但不會有生

命危險。」

我母親又繼續對我說：「我知道你在看我照片。」

我忍不住告訴瑪麗蓮我剛才在樓上，向我父親、母親的照片跪拜一事，我母親已經知道了。瑪麗蓮說：「你母親現在就在你身旁，她還和你一起旅行。」

我的內心激動起來，但我還是平靜地聽瑪麗蓮說我母親告訴我的話。

「我知道你有記著我的大日子，你們不要太麻煩紀念了。」

今年農曆五月二十九日，即陽曆六月二十四日，是我母親的一百冥壽。我驚奇母親怎麼會知道，我原來想去馬里蘭州我母親的墓園去祭拜一事，真是太奇妙了！

瑪麗蓮繼續告訴我母親對她說的話：

「你父親現在不用拐杖，他去中國了，常常爬山。我喜歡在美國，因為我常去看你們和我的孫子、孫女們（我哥哥、姊姊的孩子們）。美國雖然好，但是太自由了，要是中國的倫理文化就會更好。」

「最近華盛頓會有婚禮，我會去參加，但我不會表示意見——同意或者不同意。」

我聽到這裡，驚訝到不可思議程度：

晚上六點二十分我和我姊姊打電話，她告訴我她的男孩查爾斯將於十一月十四日在華盛頓和一位英國女孩結婚，邀請我參加。我在四十分鐘前才知道，但我母親已經知道了，真是神奇。

我母親由於喜歡查爾斯的第一位美國太太桃樂思，桃樂思有中國女孩的賢慧，對我父親、母親好，我父親、母親非常喜歡桃樂思。我母親生前知道查爾斯和桃樂思離婚，非常難過，這次她老太太還要表達一次意見。

由於時間已到十點，我知道瑪麗蓮每次代傳話後身體就很疲倦，所以我就向瑪麗蓮致謝，結束和我父親和我母親的「重逢」。

在整個瑪麗蓮爲我和我父親、母親的談話中，有幾位我們親友的靈出現，特別是我的二嫂。由於我當時在「心境激動情形下」，無法專心識出姓名拼音，我都是在經過兩次後就說：「我不知道。」因爲我全心都在和我父親和母親的重聚上。

放下電話，我上樓書房對我父親和母親合照再行三鞠躬，我忽然看到，在書架我擺設的父親和母親兩張合照相框中間，擺設的就是一個玫瑰花玻璃盒，這是在十五年前母親節，在馬里蘭州洛克威爾鎮，母親住處附近購物中心的一個花店買的。母親把她珍藏擺在她臥房桌櫃上，她走了後我把它拿回新澤西州家中擺在書房書架上，父親和母親合照相框的旁邊。我和我父親、母親重聚，第一個出現的，就是母親珍愛的玫瑰花玻璃盒！

我怎麼這麼笨，忘了呢？

和我父親、母親重聚後，我立即寫給當時人在西班牙的孝明和凱勝，告訴他們：「我們辦到了！」

感謝孝明的安排，瑪麗蓮為我的父親、母親，能在我今生在世又一次奇蹟似地相通信息，將人世的世界和天國連接在一起，對於我內心有無比的衝擊：

知道我父親，母親在天國安好，我的心平靜了，特別是他們能原諒我在他們晚年不能隨侍在側的罪過。

知道我們之間的至愛不因為他們的離去、時空的間隔而受影響，讓我更珍惜我們的至愛。

知道不管上帝讓我在人世能活多久，而我將來離開人世後我能和我父親、母親在天國重聚，再次擁抱，那該有多好。對於死亡，我更無恐懼了。

一個星期後，在我回台北前，我打電話給瑪麗蓮，我們談了一個半小時，除了談她未來繼續寫書外，我向她致謝，她能讓我和我父親、母親重聚，再通信息。我想了一週有關靈的事項，我向瑪麗蓮提出了下列問題：

我問：「人離開人世後，成為靈。靈在第三世界，在我們基督徒來說，就是天國，是否靈可以同時在很多地方出現。如我的母親在六月九日晚上在你的家時，你告訴我，她也同時在我身邊。」

瑪麗蓮說：「據我的了解，是這樣的。」

我很想知道當時出現在瑪麗蓮家中。我母親的形影，因為我母親顯然在我身邊，我看不到，我請瑪麗蓮告訴我，她所看到我母親的形影是怎樣的。

瑪麗蓮問我：「你母親是不是很漂亮？她的臉形很好，也很豐腴。」

我笑著回答：「天下每個兒子女兒談到他自己的母親，一定都會說他的母親是最美麗的，但的確有很多中國人、美國人都說我的母親美麗、慈祥。」

聽到瑪麗蓮提到我母親臉很豐腴，我心中的疑問得到部分答覆。我母親臨終前幾年，由於年近一百歲，臉上肌肉已消失，消瘦只剩皮和骨了。為著滿足我的思念和好奇，我問我瑪麗蓮，母親看起來有多少歲了。

瑪麗蓮說：「我印象中大約有四、五十歲。」

我忍不住再問：「靈是不是可以選擇在他的世界自己的年齡？」

瑪麗蓮說：「我想是的。」

我再次謝謝瑪麗蓮她細心的回答我的問題，最後我告訴她，我要將這一段經過據實寫出來，交給孝明，放在她的書中。

瑪麗蓮聽到我再三向她致謝，告訴她我內心的喜悅，她了解我的真情，她告訴我：「能看到生者因為與離開人世的親人相聯，再聚會一次而得到喜悅，是我工作的最大快樂。」

現在我每天早晚都對我父親和母親的合照照片相框，虔誠地行九十度三鞠躬禮，我對他們個別用誠心送信息，由雙眉中間，天目穴的位置送出。我個別告訴他們我每天發生的重要事情，和對他們的思念。我總是在結論告訴他們，我等待我們在天國重聚，重敘父子和母子摯情。

我不知道，也不在乎，上帝要我在人世還要活多久，但我每天要活得有意義，因為我可以感受到我的父親和母親就在我身旁，想到這裡我就很快樂。

我以後或許再和瑪麗蓮通電話時，我父親和母親也可能會出現，透過瑪麗蓮再告訴我一些話，我當然有興趣知道，但我不會主動要求瑪麗蓮再為我和我父親和母親聯絡一次，因為知道他們在天國一切都安好，我已經很滿足了。

序曲

沒有計畫的航程

吳孝明

我先生朱凱勝博士和我在參加某次國際催眠學會時，認識了一位催眠師。後來此人請我當經紀人來幫他出書。然而，他在書裡引用靈媒瑪麗蓮和他一起做的多次通靈實驗，卻沒有得到她的書面同意。我遂在 2002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打電話給瑪麗蓮，想幫忙斡旋此事。當時瑪麗蓮從來沒聽過我這個人。她住在佛羅里達州，而我們住在矽谷，彼此相距三千哩。

我一自我介紹說是代表某人，她的情緒就激動起來。我馬上意識到我的客戶可能有意對我隱瞞了許多事，這件差事遠比我想像的要複雜多了。因為我並不清楚她們多年來的恩怨，我決定明哲保身，靜靜聽她說了兩個小時。既然沒戲唱了，我就很有禮貌地說再見，隨即要掛電話。

「等一下。」瑪麗蓮說。

我問她還有甚麼事。

「你長得小巧玲瓏。」

我很驚訝地問她：「你怎麼知道？」

她笑著回答：「別忘了我是一個通靈人。」

接著瑪麗蓮打開話匣子，說了許多關於我們的事。她說我們剛在過去一年內買了房子。又說我們才成立了公司。我說：「對啊！我們的公司叫 **Double Light**。」她馬上明白我們取名的用意，說：「你是一道光，你先生是另一道光。」

瑪麗蓮接著說：「你或你先生對電腦很在行。」我告訴她是我先生。瑪麗蓮並不知道，凱勝在那當兒就是在書房裡，在電腦上工作。她又接著說：「他是工程師，程式設計師。」她又說我們翌年二月會有親戚來訪。的確，我的母親和公公要在翌年二月來我們家一會。瑪麗蓮甚至告訴我，我們有一部車該調換車胎了。（註：起先我並未理瑪麗蓮的建議。我們有兩部車，我也不知她說的是哪一部。凱勝自行目測車胎，沒發現有任何異狀。三個月後，瑪麗蓮第一次正式為我解讀，她又提起這事，問道：「白色豐田，是誰的車？」我嚇一跳：我的確開白色豐田。）

瑪麗蓮傳達的資訊有如此高的準確度，凱勝和我都覺得滿厲害的。咱們中國的算命先生通常得先問生辰八字，才能推算命理。瑪麗蓮不曾問我一丁點的個人資料，就能在電話上說這麼多。沒想到瑪麗蓮接著要說的話更教人吃驚：「凱勝的母親在這裏。」

我的婆婆在十四個月前過世了。瑪麗蓮是不可能知道這回事的。她說我的婆婆的靈造訪的時候，我們會聞到花香。事實上，自從我的婆婆謝世，凱勝的二姐凱麗曾經好幾回在沒有任何花卉的場合，聞到玫瑰花香，所以我覺得瑪麗蓮的說法很有意思。可是我仍然不相信那

個消息是從我婆婆那兒來的。

瑪麗蓮接著說：「你父親在這兒。」

我不相信她，因為那天之前，她從來沒聽過我這個人。她也不知道我的父親在三年前過世了。我笑著說：「真的嗎？好吧，我爸要你跟我說甚麼呀？」

「你父親要你告訴蘇他很愛她。」

我的母親姓李，名叫蘇元。我的外公當年是蔣介石軍隊裡的將軍。我的母親出生的時候，外公正駐守在蘇州，所以嵌了「蘇」字在我母親的名字中。一個陌生人居然能講出我母親的名字，這讓我說不出話來。美國幾乎沒有人知道我母親叫甚麼名字。我的父親逝世後，母親幾乎不曾和家人以外的人來往。即使在台灣，我的母親也是被人稱做「吳太太」或「李教授」，甚少聽到別人提到她的名字。

「你認識一個叫『喬』的人嗎？」瑪麗蓮繼續說。

「活人還是已經去世的人？」我問她。

「已經去世的。一個靈。你的父親告訴我你認識一個叫『喬』的人，他也在附近。」

「我不認識有誰是已經去世，叫『喬』的人。」

「不對。」瑪麗蓮說：「不是『喬』。『求』……『求』……『久求』……『糾求』……『救救』！」

瑪麗蓮似乎在電話的另一端摹仿外國話。她自我糾正了好幾次，企圖摹仿中文正確的腔調。我突然了解瑪麗蓮成功說出「舅舅」。我的大舅的確逝於 1989 年，五十五歲的盛年。那時我的外婆和其他舅舅們都在美國，是我的父親替大舅辦後事的。

我目瞪口呆。瑪麗蓮打破靜謐，問我：「你可以幫我寫書嗎？你可以寫我的故事。」

我以為她在開玩笑，因為她從來沒看過我寫的東西。我回答她道：「當然，這會是我們的榮幸。可是你不要先看看我的作品嗎？我可以寄——」

她打斷我沒講完的話，說：「你高興寄甚麼都可以，我相信它們都寫得很好。我就是要你寫我的故事。」

我們就這樣搭上沒有預先計畫的航班。

我們蒐集她的筆記、圖畫、靈魂附身時的錄音和轉譯成的文字。我們也開始訪問瑪麗蓮。每週兩次，她細說她的一生，我們則將訪問全部錄音。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我們在下次的訪問就繼續追問。除此之外，我們也天南地北地請教她任何有關靈學的話題。除了聽她的故事，我們也想知道別人怎麼看她，所以也訪問了許多她的朋友、學生，和客戶。

我們決定將本書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自己家的親身經驗與瑪麗蓮的客戶採訪摘錄：一開始答應寫書，當然是被父親突然藉著瑪麗蓮來關愛母親所震驚，也覺得新鮮。隨著時間的流逝，父親、婆婆、大舅紛紛透過瑪麗蓮來傳達訊息，讓我也發現了自己的成長與蛻變，對生命的延續及愛的恆存有了深刻的體認。

本書第一章為甚麼取「摯愛綿綿」這個名字呢？

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在〈長恨歌〉的最後說：「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為甚麼會有恨呢？我的詮釋是，因為大家不知道愛可以克服時空與生死的阻礙，摯愛一走，當然酸楚、遺憾、悔恨就會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現在我有了新的領悟，向本書中文版的發行人華文衡先生請教後，我們一致認為此詩的最後一句可以更改為「摯愛綿綿無絕期」了。

自己有了覺醒，我就對別人與已逝家人的溝通感到好奇，想對照別人所受的影響。我常常在採訪的時候，被別人的故事感動得潸然落淚，比如第二章裡的黛安說起她想念過世的先生，沒法可想，只有默默在衣帽間裡穿他遺留下來的鞋子以解思念之苦。還有崔西的祖母在她七歲時為了讓她開心，不顧自己罹患白血病而勉為其難，帶她觀賞溜冰表演。

受訪者提到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小事時，我和他們同樣興奮。我深深明白，正因為這些小事在外人看來像芝麻綠豆，才更顯示出這是真的；否則，除了蘇珊，誰會在乎她的先夫和未來的孫女是紅頭髮，

還是金頭髮？除了喬伊斯，哪個人會在乎她父親爲她取的綽號是「猴子」、「小狗」，還是「小貓」？除了黛柏拉的親人，誰又會在乎黛柏拉的母親生前穿哪個牌子的內衣？

訪問過許多人之後，我發覺別人的靈和我自己的父親、婆婆、大舅一樣，回來請瑪麗蓮傳話都是爲了強調愛、或爲以前傷害到生者的感情而道歉。請瑪麗蓮傳一次話不容易，我採訪的人當中，卻沒有一個人說到靈是回來教親友如何升官發財的，可見**愛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課題**。我因此更加深了原來的看法：愛能夠超越肉體的死亡和語言的隔閡，而繼續恆久綿長地爲芸芸眾生帶來熱力與光明。

其實，通靈的事自古就有。〈長恨歌〉裡說「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不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嗎？或許唐玄宗真的找過靈媒來通靈了呢！

然而，無論歷史上通靈的事例有多少，究竟是古人的事。況且，因爲年代久遠，全都像燒殘的藝術蠟燭，無從讓觀者想像原來的瑰麗風貌了。

大部分的人總是對當前的世界比野史軼事要更有興趣，也更能從中學習。所以，讀者看完第一部分之後，也許會和凱勝與我一樣，想探索當代靈媒的生活。

我們發現只有真正用瑪麗蓮的口吻才能讓讀者看到她真實的生活。因此，本書的第二部分是用瑪麗蓮的語氣娓娓道來她身爲靈媒的

心路歷程，免得讀者被不連貫的語氣混淆。

經由這本書，讀者能夠看著像父親一般關愛瑪麗蓮的控制靈——詹姆士，如何在靈媒這條道路上帶領、扶持她。讀者也可以一起領略二十世紀的傑出靈媒艾琳·格瑞特，到了靈界以後，仍然維持的機智、風趣和辛辣。而海明威這樣的大文豪，到了靈界依然雄心不減、心繫創作，竟然挑上瑪麗蓮捉刀，會讓許多人大開眼界。還有，君兒這個大明藥婆，從靈界指導瑪麗蓮選購蔬果，也會讓身在凡間的華人倍覺溫馨。

在寫靈媒瑪麗蓮的故事時，我把我自己定位成一個作者，對自己的期許是抓到她的脈搏，讓自己的心跳和她一樣。而且，我們希望能儘量避免使用花俏的詞句，把話說得簡單明瞭，讓讀者能感受到我們的誠懇真摯。

也希望大家看完本書，能了解靈媒也是人，也有凡人的掙扎，也和一般人一樣有自己人生的關卡要過。本書屢次透露，瑪麗蓮如何在企圖盡到賢妻良母本分的同時，也如何以恆心、毅力來滿足自己對靈界的探索，這和一般婦女如何在自己人生的各種關係上，努力配合以求取平衡點，是同樣的道理。此外，讀者也會從本書第八章發現，儘管瑪麗蓮身為靈媒，她喪母之後，和一般人一樣想念自己逝去的母親。

更希望讀者看完本書，能夠以平常心對待生活中五花八門的超自然現象。比如自己覺得遇到鬼，該怎麼辦？本書的第十章，除了輕鬆舒泰地說些趣味橫生的鬼故事，還為這個藏在許多人心裡的問題，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答案，希望讀者可以從此積極地面對自己的人

生，而免於恐懼、煩惱、憂慮。

本書基本上是一本真人現身說法的故事書。第十二章與十三章則是談到瑪麗蓮的教學，使讀者了解在西方社會，通靈課程可以是平實的，而不帶任何宗教色彩，也不需要故弄玄虛。本書的附錄包含了簡單的通靈練習，與靈的作品與信息，讓看完故事的讀者可以自己尋求問題的答案。

本書只要是瑪麗蓮的口吻的話，就是她的想法。我們希望大家用開放的心胸去聽靈媒把話講完。讀者也許會在看完本書後，想要參閱更多心靈方面的書籍，去架構自己的理論，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事。至於凱勝和我的理論為何，並不是這本書的重點。這些日子來，凱勝和我也研讀了很多這一方面的書，當然有我們自己的看法，可是對於本書而言，最重要的是，身為作者的我，很忠實地把瑪麗蓮的故事與觀點陳述出來了。

花了三年多的功夫，總算寫完了本書的英文版。在這期間，我們常遇到各種挑戰。每次我遭遇困難，不知向誰求助，最後我總是在心裡向靈求救。然後，須臾之間，我們擔心的事，要不就是解決了，要不就是不再重要了。有時是問題得到答案；有時則是陌生的貴人突然出現。

這種現象出現得如此頻繁，凱勝和我決定把我心裡送出的信息記錄下來。我們為不同的靈設了不同的電子郵件信箱。凡是送到這些信箱的電子郵件都被轉到我自己的信箱。每次我在心裡對靈說話後，我會把內容打字下來，然後根據收件人而送到不同的靈的信箱。接著我

們就等著看會發生甚麼事。自從我們第一次作這個實驗到本書英文版複印，我一共送了七十四個電子郵件給靈界。它們全都得以解決了。

其中一個給海明威的電子郵件可以做例子。我當初寫《海明威伴我十年》時，對如何呈現海明威又找到另外一個女士來完成他的作品，和瑪麗蓮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我們可以在最後才提起出版商對那個通力合作的成果有甚麼高見，但瑪麗蓮不贊成，她想在「分手」的段落就先讓讀者知道結局。

爲了尊重瑪麗蓮，在寫初稿時，我依她的，可是我在心裡說：「海明威老爹啊，我們應該把那個故事合併起來嗎？你怎麼看這件事？請幫助我，讓這個獻給你的故事能夠符合你的標準吧。我感到既然自己被選中了來成就這本書，那麼所有我需要的援助都會出現的。請幫助瑪麗蓮，請幫助我，我們需要您的祝福。謝謝。」

第二天，瑪麗蓮對我說：「怪啊！昨天我感到海明威又出現了片刻，他還到你那裡去了呢。說不定以後他會常去找你喲。哦，對了，你的安排比較合理，我的確應該忍住想要爲讀者揭開結局的衝動，等到後來才給大家一個驚喜。」

我就這樣得到理想的答覆。

凱勝和我很感激有此機會能得到靈界的幫助來描述通靈的故事。我們實驗作得越多，就越覺著迷，也了解到爲甚麼瑪麗蓮總是說：「永遠要存正面的希望。」因爲靈聽得到我們的想法，而且會回應。

說到傳送意念或對靈說話，本書中文版的發行人華先生可以說是個中翹楚吧。

我第一次見到華先生就覺得投緣，他以一位資深出版人的身分鼓勵我，給我很多指導。我發現華先生的母親才過世三個月。華先生講到他的母親時，眼中泛著淚光。我一方面與他分享我家的故事，讓他明白他的父母依然愛他，也一定知道他在想念他們，另一方面，我在心裡暗自許下一個華先生不知道的承諾，我要請瑪麗蓮為華先生作解讀，看他的父母親是否可以傳個信息過來。

回到美國，我聯絡上瑪麗蓮，她很慷慨地答應幫忙。我詢問華先生的意願，並告訴他瑪麗蓮並不保證他父母親的靈一定會來。他仍然很樂意一試。於是我幫他訂了 2006 年六月九日的約，請他自己屆時打電話。

在華先生與瑪麗蓮通話之前兩個星期，我告訴他，誠意非常重要。我不好建議他該怎麼做，不過我自己的經驗可以提供他做參考，我告訴他我是如何在心裡對父親與大舅說話的。華先生一點就透，告訴我他會每天送心靈的信息。

我很希望華先生能和他父母的靈聯絡上，所以雖然我完全不認識華先生的父母親，卻也每天在心裡對他們說話，期盼他們來，也誠心向所有本書提到的靈請求幫助，希望不要讓華先生失望。

六月九日當天一大早，凱勝和我出發坐飛機去西班牙開會，連在飛機上，我都不忘作最後的努力，還在心裡祈求，希望華先生能夠如

願。

我在西班牙的一個星期裡，雖然很好奇，想了解華先生到底和父母溝通上沒有，可是我卻莫名其妙地感覺篤定和安適。我的本能告訴我，應該是成功了。

回到矽谷，我打開電腦，看到華先生發來的電子郵件，第一句話就是「我們辦到了！」我陡然覺得連華先生出我們這本書的中文版都是因緣呢。

以前我不懂意念或念力的重要，華先生和自己的經驗讓我相信心誠則靈。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如果自己都不把與靈交流當成一回事，又怎能希望有良好的溝通呢？還有，很多靈修的書籍都強調送意念時的強度（**intensity**）；做任何事都一樣，團結就是力量，有人潛心幫著送意念，會比自己一人送更強。

與瑪麗蓮通話之前，我們從未奢想會與大師級的靈媒合寫一本書。在寫書的過程中，有時會有人問我們：「瑪麗蓮為何選上你來寫書？她為何不選別人？」事實上，後來我們才發現，曾經有許多優秀的作家要寫她的傳記，但都遭她拒絕了。

過了些時日，瑪麗蓮告訴我：「你當初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我感覺到光，而且那光越來越強。我覺得我一直在等一個人，然後你終於出現了。」另一回，她說：「我們曾經見過面。」我請她說清楚，她卻沒再多說。又一回，她說：「我們有未了的緣。」

讀者看過本書第七章最後的補遺後，也許會和我有了同樣的想法，懷疑我和瑪麗蓮可能在明朝是舊識。本書的第一章更藉由一個很不尋常的管道，揭示了我的母親和瑪麗蓮的某種因緣。

等到中文版問世，距離我第一次和瑪麗蓮通話已經四年了。中文版的出版，要謝謝智庫文化的工作團隊，尤其是發行人華先生——凱勝與我很榮幸，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多了一位良師益友。華先生說，只有我們自己才能講出我們原來想說的話，因此他鼓勵我們把英文翻成中文，於是我們接下了翻譯的工作，也將內容針對中文讀者做了一番重新編寫。

作為一個作者，我花這麼久的時間，努力用西方靈媒的語氣，平鋪直敘地寫成這本書；我相信，這樣的書在華人世界，可能是第一本。過去這一類的中文書，如果是由通靈人或靈媒自己執筆，不知道是故弄玄虛，還是因為他們的才華並不在於寫作，或是因為當局者迷，寫的書總讓人有霧裡看花的感覺。如果是由別人寫通靈人或靈媒，那麼作者常忍不住技癢，三不五時就急著加入許多評論或詮釋，完全不讓當事人自己把話好好說完。我的做法則與他們大異其趣：我在寫作的時候，要求自己把自我縮到最小，努力幫靈媒釐清腦袋中的想法與感受到的現象，再把它們形諸清楚簡單的文字，而不擅加評論。我企盼中文讀者在讀本書時，能夠體會我這番苦心與工夫，而有所感動。

對我而言，看到中文版，感觸特別深。一來，中文是凱勝和我的母語，我們寫來格外親切，也掌握得比英文更為精準。再說，一本書先用英文寫，再用中文寫，光是身為同一本書的雙語作者，我們和這本書的因緣就的確夠深了。

也許寫這本書不是沒有預先計畫的航程，也許這個航程早在這輩子以前就計畫好了。和瑪麗蓮一起工作是一個令我們興奮的旅程。我們決定用健康、正面、坦誠的態度去瞭解靈界的奇妙，也樂意將我們的發現與讀者分享。

另一方面，我們兩個很勇敢大方地站出來，把自己家的故事說給大家聽。大家也不妨把自己的預設立場先放下來，以開放的心胸來聽一聽我們的故事，也聽一聽瑪麗蓮的傳奇，然後用您自己的邏輯，形成您自己的論點。

歡迎您搭上我們這個航班，一起來聽一個又一個迷人的故事！

第一章 摯愛綿綿

她的身體長眠在凱普萊特家的墳墓裡，她不朽的靈魂和天使們在一起。

〈羅密歐與茱麗葉〉第五幕第一場

與父親聊天

自從第一次打電話給瑪麗蓮，她在電話上傳達我父親的信息，我就決定來場三方通話。如此待在矽谷的母親與我，在佛州首府他拉哈習的哥哥，才可以同時與瑪麗蓮說話。雖然母親和哥哥在我面前不說，我卻可以感受到他們對通靈存疑。我明白他們勉為其難地答應參與，只是爲了不想讓我難堪。

我覺得滿腹委屈，可是我不想與他們起衝突，只好直接求助於爸爸。我決定從問候奶奶著手。

奶奶在 1930 年代，爸爸才九歲的時候，病死在華北。那時候，整家人正在逃難的路上，躲日本軍隊。家人還來不及安葬奶奶的遺體，日本軍就追上來了。他們只好又逃，留下浮棺。等他們再回來的時候，奶奶的遺體卻不見了。

這個解不開的謎是爸爸難以磨滅的傷痛。1999 年，他突患急性

白血病，住在醫院裡。一天，大堂哥孝勤來醫院探望我的父親。父親身體虛弱，應醫師囑咐，甚少和訪客交談，可是那天卻吃力地對我堂哥說：「孝勤，你一定要找到奶奶。」

堂哥回答說：「叔叔，您趕快好起來，等您好了，我們一起去大陸找奶奶。」

聽到這話，父親長嘆像是正在漏氣的輪胎。

我明白堂哥只是在安慰我爸。我們都知道父親想找回奶奶遺體的願望是永遠沒法實現了：當時都找不著了，一晃六十多年過去，現在還想找，上哪去找？又該去問誰？儘管如此，每次只要我想到父親臨終的願望沒法實現，而他走得無奈，我心裡還是悵悵不樂。

於是，和瑪麗蓮於三方通話之前的兩星期，每天早晚兩次，我腦海裡惦念著父親的遺願，在心裡求父親：「爸，假如那天來的人真是您，請您一定要讓我知道，奶奶和您在一起嗎？奶奶怎麼樣了？她好嗎？我絕不會主動問瑪麗蓮，您得自己告訴我，讓我聽到您的回答。拜託，爸爸，除了您，我不會告訴任何人，這是我們兩人之間的秘密。」

在此同時，我故意連一點關於我家的事都不透露給瑪麗蓮知道，因為我可不想讓她有所準備。實際上，與大多數人臆測的恰恰相反，瑪麗蓮自己強調，假如客戶洩漏個人背景，反而會污染了她對他們的解讀。她不要別人的事先提示，她也不想看他們的相片。

我們約好在 2003 年三月二十七日通話。那天，瑪麗蓮一接起電

話就說：「孝明，你的父親在這兒。他要你了解他和你的『耐耐』在一起，她很好。」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父親聽到我的祈求，特地來告訴我他和奶奶在一起。我數日來的一腔委屈頓時因為父親的體貼而化為烏有。

接著，瑪麗蓮對我母親說，「蘇，你先生很抱歉，沒有留給你更多的家財。」

一聽這話，我母親涔涔流下淚來：父親畢生擔任公職，是個清廉自持的謙謙君子，從我們兄姊弟三人小時候，就教我們做人要有風骨，勿貪非分之財，也絕不可以收受來關說或賄賂的人的紅包或禮物。假如父親回來發現我們不小心收了不該收的禮，他會帶那個收下禮的孩子，去送禮的人家退還誤收的禮物。為了貼補家用，母親曾兼日夜兩份教職。我相信父親這次對母親的致意，比所有他過去曾對她說的話都還要更重要。

瑪麗蓮繼續說，「你先生不是天下最會縱容的人，可是他以為他是。至少對於孝明是這樣。對嗎？」

「他對男孩子比較嚴。對嗎？」

哥哥笑著回答：「對。」

「他有時甚至對你媽媽很嚴。對吧？」

媽媽突然插進來：「我不這樣想。」

瑪麗蓮憐惜地嘆了口氣，接著說：「他說他不是個隨便的人。他說他是個好人，可是他以前的標準可以降得低一點。他說他本來只想得到孩子的敬重，結果以身作則，也把孩子教會了。」

接著瑪麗蓮說：「他現在展示一條石子路給我看。他說他現在的空間美極了。」

瑪麗蓮問我母親：「蘇，你覺察到你先生有多愛你嗎？」

母親沒有回答，所以我代她答：「我媽了解。」

瑪麗蓮說：「所以你知道他的愛永不停止？他仍然敬重且深愛著她。過去她因他而辛苦，他為此抱歉。他要你們好好檢查你媽媽的胃和注意她的健康。她在傷害自己。蘇，你有好好照顧自己嗎？」

母親說：「有。」

瑪麗蓮問：「你有按時看醫生嗎？」

「有。」

瑪麗蓮再問：「你的血壓很低吧？」

「是。」

瑪麗蓮說：「蘇，你先生不喜歡你的血壓這麼低。他說你不好好吃東西。對嗎？」

母親說：「我只是吃不多。」

瑪麗蓮說：「他知道。他很關心。他說這是你自虐的方法。他不明白為何他美麗的妻子會做這樣的事。他說：『讓你自己健康就是紀念我。』可以嗎？」

母親說：「我會的。」

「他說：『你過去每天都給了我呼吸和快樂的理由。』你懂嗎？」

母親回答：「懂。」

瑪麗蓮繼續說：「他說：『別想我，因為我總在你附近。』他說他昨天嘗試和你一起坐在你喜歡的椅子上。你不了解，把他推開了。你以為他是蒼蠅。他在笑。蘇，他要你再度笑起來。」

「順便說一下，你知道你們在一起的長長人生裡，他從來都是忠於你的嗎？」

母親回答：「我知道。」

瑪麗蓮然後說：「你知道他也知道你一直都是忠於他的嗎？」

母親說：「我想是吧。」

瑪麗蓮說：「他爲此謝謝你。你拒絕找尋新歡，他覺得爲你難過。可是，他又很高興：他過去表現這麼好，你因此不另尋新歡。」

失去老伴三年多，母親仍陷在沮喪之中。現在她聽到這些話，緊緊握住我的手，情不自禁地放聲哭了。

我的外公原來是將軍，1949年之後，因誤會而從此不被蔣介石重用，到了台灣，並未復職。從此以後，原本就有的肺氣腫愈來愈糟，曾經爲國出生入死的他，自此失去了可以發揮的舞台。

母親是外公孩子中唯一的女兒。1960年，我父親當時沒錢沒勢，我母親卻不顧她的父母反對，離家出走，嫁給我父親。我的外婆頭一次遭到違抗，一方面爲我母親不識她的好意而傷心：流亡學生出身的他，一人吃飽全家飽，這樣的人怎麼能娶她的女兒呢？再說，他隻身在台灣，又無從打探他的家庭狀況；他是北方人，北方盛行小丈夫的習俗，誰曉得他在老家娶了老婆沒有？她只是希望女兒嫁得好，以後可以過優渥的日子啊！另一方面，外婆也氣自己不被尊重、面子盡失。於是外婆在盛怒之下宣布斷絕母女關係。

父親爲妻子的決心與信心感動，卻不願見她有遺憾：他早年喪母，對朋友的母親恭敬出了名，怎麼可以讓妻子爲自己與娘家決裂？了解妻子和岳母都不可能先放低身段的個性，他努力拜託多人去外公家當說客，好原諒和接受他們。終於在我爸媽結婚五年後，外婆被軟

化了，而准他們回家。

這個聽來的故事在我腦海中，枝微末節隨著忽忽歲月而悠悠褪色；愈來愈明顯的則是父親良善的人格特質，好似一塊被長期佩帶的絕色翡翠，經年累月，益發溫潤透亮。每次我想到這個故事，就感到我爸對我媽的愛和仁慈有多深刻。他是這麼愛她，以至於犧牲自己的尊嚴來修補她和外婆的母女關係。

以前我總是為父親當年的犧牲而暗自心疼。最近分別向幾位父親的摯友詢問當年父母親結婚的經過。幾位伯伯有的白髮如霜，有的佝僂著背，可是講到我的母親當年決定嫁我的父親，全都不約而同地精神抖擻，笑著伸起大拇指。

有一位伯伯說：「你的母親啊，果斷乾脆！」

另一位伯伯說：「很多人羨慕你爸爸的福氣呢！你的母親有俠女的個性。」

於是我驀然了解，父親和母親的愛是互相的，而不是單方面的，正是這種難得的圓滿，才讓母親在父親走了之後無所適從吧。

父親於 1999 年過世之後，母親消沈了，鮮少與人交談或離開所住的地方。哥哥弟弟和我都為她擔心，可是我們都不知道如何幫助她。我們建議她多吃點，她充耳不聞。我們建議她散步，她也聽不進去。我們對她說的話起不了作用。

喪偶之後，母親唯一有興趣的話題是我逝去的父親。其他的事，對她而言，都不重要。

2001 年的某一天，母親突然對我說：「我們當初應該帶你爸爸來舊金山看中醫的，也許這裡的中醫有辦法救他的。」

我不知如何回答，可是我覺得該說些甚麼話來安慰她。我說：「媽，別多想啦，也許爸現在很快樂呢——因為他再也不用忍受痛苦了。」

母親馬上接口：「他快樂？我們活著的人就不快樂了——我們想他啊！」

我發現我的說詞還是不能扭轉她的情緒，所以我又說：「媽，這樣想吧，你和爸在一起三十九年，這已經是很長的緣分了。」

我以為我已經聰明到可以救她脫離苦海，可是她反駁我：「三十九年？四十九年、五十九年、九十九年——我都願意和他做夫妻啊！」

聽她這樣說，我再也說不出其他安慰的話。事實上，父母親和他們那一輩很多人一樣，是很傳統的。父母親從來不曾公開提到「愛」字，甚至在我們小孩面前也不曾。因此，母親的話是她這一生愛的告白，彷彿久旱之後的甘霖一般重要。

我把母親和我的談話告訴了哥哥弟弟，但是我們還是不知要如何幫助母親重建她的生活。可是這次我們家的通靈對話時，在沒有一點

提示的情況下，瑪麗蓮提到我們對母親的掛念。她說：「你先生說：『蘇，你不用再煩惱了，你在家可以放輕鬆，你不需要事事盡善盡美了。』蘇，你先生要你散步和保重。他要你每天走至少一哩的路與感受新鮮空氣。他說：『別急著回老家，你的時辰還不到呢！維護你的健康就是紀念我。別想念我，因為我總在你附近。』」

談話中間，瑪麗蓮問我母親：「你先生早年吸煙吸得兇嗎？」

母親說：「他從不吸煙。」

瑪麗蓮接著說：「他爸爸嗎？有人，某個在他附近的人在吸煙。」

母親說：「我懂了。我的公公。我先生曾告訴我，他的爸爸是老煙槍。」

哥哥和我怦然一驚，因為我們從不知道爺爺吸煙。我們不認識他，甚至沒見過他的相片。「爺爺」這個詞聽來很空洞。父親是隨著政府撤到台灣的流亡學生。多年來他企盼他們父子能在有朝一日活著相見。1990 年代他終於發現他的父親已在 1960 年代死於文化大革命。

瑪麗蓮對我的哥哥孝中說：「你爸爸說他也常接近你的家人。他已學會如何分身，也就是說他可以同時和你們大家在一起。關於這件事，你的小孩有沒有告訴你，他們覺得自己看到或聽到他了？」

哥哥不太確定。但我們在通靈結束後發現他的兒子敬翔在我父親

過世後，曾說他看到爺爺了。

瑪麗蓮繼續說：「假如這真的發生了，你爸要你別心煩。他不會就那樣儘待著。他會試著進入你的思維，而不是以具體的形象出現，因為他不想嚇任何人。他唯一可能以其體的形象出現而面對的對象是他的太太，因為她會懂。假如她看到他了，她會明白那不是她心理作祟。他會試著現形。」

瑪麗蓮接著說：「現在你爸爸說：『告訴他們我愛羊。』誰是羊？」

我們都噗哧一笑：「敬翎，孝中的女兒。她是我們家唯一屬羊的人。」

因為我弟弟的長子是在我父親過世後出生的，所以母親想知道父親有無信息給這個他從未謀面的孫子。她問瑪麗蓮：「我先生有提到我小兒子的大孩子嗎？」

瑪麗蓮回答：「夭折的那個嗎？」

母親說：「不對。」她以為瑪麗蓮不了解她的問題。母親接著補充說明：「不是，我的兒子孝純的第一個兒子。」

哥哥和我突然懂了瑪麗蓮的意思，而叫了出來：「是第二個！」

我的弟媳慧真在懷敬恆之前曾經小產。從瑪麗蓮的觀點，流掉的孩子是我弟弟的第一個兒子。所以瑪麗蓮提到夭折是正確的。

瑪麗蓮繼續說：「沒有。他只是問到孫子的名字。他強調傳統。我不懂他的意思。」

我們卻懂。

父親住院的時候，哥哥和我試著逗他開心，問道：「爸，弟弟的孩子就要出生了，您幫他取個名字吧？」

雖然哥哥兩個孩子的中文名字都是父親取的，父親卻疲乏地回答：「你弟弟覺得怎麼好，就怎麼好。」

父親逝世三個月後，弟弟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取名敬恆。「敬」字是排行，就像我這一輩都用「孝」字嵌在名字裡。這就是父親意謂的「傳統」。在我們吳家，看名字就知道輩分。

對我們每個人傳達我父親的消息後，瑪麗蓮說：「四月，四月，四月。四月帶來大雨，我的家人——孝明，你家最近要有甚麼儀式嗎？你父親說他會出席。他顯示墓園給我看。你父親一直說『慶祝』。」

我領悟到父親的意思，下個月就是清明節了，中國人在那天要掃墓祭祖。我早安排要帶母親在那天給父親掃墓。

「是的，瑪麗蓮，我們了解父親的意思。不過呢，我們從未將『清明節』和『慶祝』聯想在一起。」

「你爸爸正在說『慶祝』。其實這並不罕見。『慶祝生命』是許多靈在提到葬禮或告別式的時候用的詞。你爸爸也說：『帶紅花來。』他說這在中國文化代表的是好運？」

「的確，紅色代表喜氣。」

「他會到場。你們覺得好嗎？」

「當然。」

「他不想看到任何人哭。他要大家快快樂樂的。」

瑪麗蓮繼續說：「蘇，你先生要你買一種特別的糕餅。請代他吃一塊，因為他可以借你的嘴來嚐味道。你是他的太太，他可以通過你來感覺，所以他喜歡借你的嘴來嚐。他說：『我們顯然不需要食物，可是我們對食物的記憶是留連不去的。』」

接近通靈的尾聲，哥哥問：「瑪麗蓮，我有最後一個問題。我爸爸知道我們真的很想他嗎？」

「你想他？」瑪麗蓮重複他的話，「會啊！不只這樣，他也知道你今晚講電話之前，手掌在出汗。」

我聽到哥哥在電話另一端靦腆地笑了，而瑪麗蓮繼續說：「他也知道你為脖子的毛病所苦，而你卻不告訴家人。他還知道你傷了一隻手臂。」

「他當時在你附近。他要你了解這點。他說你是個非常棒的年輕人，沒有一個父親可以像他以你爲榮般的以兒子爲榮了。他謝謝你對他的孝順和愛。他說要你務必作口腔檢查——你得守住和牙醫師的約會。」

「是。」哥哥又用小得聽不到的聲音說。

「對吧？」瑪麗蓮問。

「對。」哥哥笑了。

瑪麗蓮掛斷電話。母親和我終於可以追問哥哥傷了手臂的事，因爲我們原來毫不知情。哥哥輕鬆地說：「對，我打網球傷了手臂。不用擔心。爸不是和我在一起嘛。」

母親在通靈之後沒說甚麼。第二天，我見她走出她的房間，戴了墨鏡和帽子。我問她：「媽，你要辦事嗎？要不要我載你？」

她搖頭，說：「別跟我，我要散步。不用擔心。我散完步就回來。」

她走了一個半小時。從那天起，我滿懷感激地發現，久不見蹤影的笑容又逐漸回到母親的臉上。母親終於了解，她必須活出最好的自己，完成她所有的差事，心滿意足地做自己，因爲她這一輩子的身分就只有這一輩子，下輩子就不是這個身分了。

父親的骨灰早先已移到美國，葬在附近的墓園。2003年四月五日，我陪母親給父親掃墓。我們照父親的要求，買了些紅色的花，也買了父親最愛的棗糕，由母親代嚐了一塊。中國人通常帶食物去掃墓，彷彿祖先的靈會來享用。可是直到我家與父親通靈，我才明白這個儀式有實質的道理：靈無法直接享用食物，可是他們可以透過生者品嚐它。

那天母親穿了棗紅織錦緞襖。三年半來，她總是穿深藍或黑色的服裝，這天的衣著是個醒目的變調。

與婆婆共敘

凱勝也為他的母親安排了相似的通靈活動。2003年二月十九日，凱勝和他的父親朱興邦先生在我們家打電話給在爾灣的大姊凱琳、二姊凱麗，與在佛羅里達的瑪麗蓮。我作為公公的翻譯，也參加了通話。那天之前，我們不曾給瑪麗蓮任何有關凱勝的母親或家人的資訊。

談話一開始，介紹瑪麗蓮後，她說：「我得到一個我不懂的信息。我被告知是中文，可是我既不會說，也不會讀中文。我大概拼出來。信息來自一個很堅強的女士。我相信她是凱勝、凱麗、凱琳的媽媽，可是我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她說的話聽來像鳴或窩，然後，你怎麼念 A-I？」

「『艾』，就像英文『眼睛』的唸法。」我回答。

「那 N-I 呢？這是我應該爲她帶給凱勝、凱麗、凱琳，還有興邦的。這是甚麼意思？」

既然我是公公的翻譯，我回答瑪麗蓮：「『乃』，『你』——我愛你。」

「你婆婆講中文嗎？」

「講。可是她也說英語。」

「不過她要我照我拼的方式傳達。我和她爲此努力了一早上。所以這信息是給所有在線上的家人。」

這強有力的三個字重重敲在每個人的耳朵上，因爲婆婆朱林慶雪女士在 2001 年十月逝於心臟病突發，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瑪麗蓮先對二姊說話。二姊當時懷著第二個孩子。瑪麗蓮說：「凱麗，你媽媽謝謝你爲她祈禱。她感覺到你的禱告。你上個週末對她說話了嗎？」

二姊說：「我沒有祈禱。但是我的確有想到她。」

瑪麗蓮說：「她接到了你的思念。同時她送這個信息：假如有可能，你可以把她的英文名字嵌在小孩的名字當中嗎？」

二姊說：「莎莉？」

「可以嗎？」

「當然。」

「你知道孩子的性別吧？」

「是女孩。」

「對。媽媽說：『不是第一個英文名字。嵌在中間吧。』可以把她的名字放進去嗎？」

「當然。」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習慣——你媽說她希望你不會介意她在你生孩子的時候不握著你的手。但假如你覺得好的話，她會在你附近。」

「好的。」

「她現在告訴你，凱麗，一定要打包好，因為你會比預產期提前生下孩子，嬰兒會很好。你要對你自己做的事有信心，因為你的意見非常重要。你沒有做錯，別為你的情緒不穩煩惱，那是正常的。她認為你很勇敢。」

生第二個孩子對二姊而言並不輕鬆。她的大女兒文于已經八歲了，二姊又是一個小公司的負責人。二姊謝謝瑪麗蓮，並語帶顫抖地

說：「我的女兒小于想問我母親好不好。小于很想她。」

瑪麗蓮說：「她明白。小于在夢裡看到她。你媽說小于說看到她，對嗎？」

二姊說：「對。」

瑪麗蓮解釋：「小于沒有說謊。她對你說的是實話。你要聽你女兒告訴你的話，因為你媽曾經來看她。請給小于最大的擁抱和親吻，並告訴她繼續談論『啪啪』或『潑潑』，我一直聽到這幾個音，這是甚麼意思？」

二姊回答：「『婆婆』，外婆的意思，小于就是這麼叫我媽的。」

正如同瑪麗蓮形容我姪兒敬翔看到我父親，我的婆婆確認了小于看到她的事。這兩次類似的事件使我對大人在靈方面如何教育小孩感到好奇。或許很多人在小時候可以見到或聽到靈，可是和大人分享這個經驗之後，大人糾正了我們，我們就學會不再留意這類現象，因此逐漸遺忘了這個本領。

瑪麗蓮接著對大姊說話：「你非常好學，凱琳。你在學校的時候會讀書。你努力成為最好的學生，但並不張揚，而是靜靜的。關於你的大兒子洋洋，你媽記得很清楚。她說他個性很可愛。她告訴我：他也許不是世上最厲害的運動員，又說有時他會無聲地反叛。他藏了很多事情在心底。你媽媽說他很有藝術天份，又超級敏感。」

「洋洋的確有藝術天份，也很敏感。」大姊贊成這個說法。

「你媽說：『別去煩他。』多給他些能啓發想像力的作業，而且不要侷限在紙上。他對數字也很有想像力。你不要壓抑他的藝術天份。你可能需要送他進特殊學校或自己在家教他，讓他可以在擅長的方面成長。」

就像多數中國父母，大姊要兒子在學校出類拔萃。她對洋洋強調學習的重要，可是洋洋有他自己的想法，並不聽她的。大姊爲洋洋不愛上學憂心，可是她不能想像自己在家教他，因爲她太容易對他動怒。「再說，媽會怎麼想？」大姊有時問自己。

我的婆婆早年考進台大數學系。不幸的是，大二那年，家裡生意失敗。雖然她是十二個兄弟姊妹中最會念書的，卻別無選擇地輟學，開始上班養家。因爲這個遺憾，她對自己的孩子特別強調學習的重要。可是瑪麗蓮爲凱琳帶來我婆婆的新觀點：「即使她過去會因此嚷嚷，她現在可不這麼想了。她現在重視的是讓每個家人都自由發展，其他人應該停止干預。」

「你媽說你走的是傳統路線。所有你做的事都對，可是不適合洋洋。你母親很能體會你的想法，可是在這個事例上，他應該做不同的功課。他不可能在此情況下成長。他的本性雖然暫時被壓抑住，總有一天還是會顯露出來。讓他知道他可以一邊學習，一邊創造。給他工具，讓他可以把想像力用到學術上。你母親要我告訴你，如果你買一套類似設計建築物的物品，他會很熱愛，因爲那全是藝術。同時那會促使他學習數學和閱讀，如此你就給了他一個創造的機會。你要確定

他在學習，可是別對他兇。你媽說他有很好的創造力，別浪費了這個天賦。讓他隨心所欲地畫。你只管買畫具讓他揮灑，然後說：『這東西在那個建築物上會看來不錯，如果是你，你打算怎麼設計？』」

大姊覺得很困惑，暗想：「這對嗎？這是我媽會講的話嗎？」

瑪麗蓮解答了她的疑惑，說：「她說她生前當然不會說這樣的話，她的要求會很高。可是她現在從不同的角度看事情了。」

瑪麗蓮繼續說：「你母親說：『我深以我們共有的家庭爲榮。』她信賴她的丈夫。她認爲他是好丈夫。他比她仁慈。她覺得他本性溫柔，特別是他年輕害羞的時候。現在她說：『我爲我以前對他要求太多而抱歉。』她懇求丈夫的原諒，也對她的孩子爲此道歉。她常常必須比他強勢；她必須用強烈的方式表達。現在她明白她傷到他了，她並爲此感到難過。她在孩子面前冒犯他，顯示她不夠尊敬他，但她是無心的。假如她重新活過，第一件事就是要改變對她先生的態度——她覺得過去有時對他可能太沒禮貌了。」

聽到中文的翻譯，公公笑著要用英語幫他回答：「沒關係，我都了解。」

因爲我在婆婆過世之前，只見過她一次，我不明白她的靈形容自己「要求太多」的含意。通靈結束後，公公解釋給我聽：「我過去先在海軍當艦長，後來又到商船當船長，不在家的時候多。多虧我太太很堅強，可以很能幹地教育孩子和料理生活瑣事。我內心深處很欣賞她的堅強。我回到家裡，假如她發脾氣，我是不會生氣的。我要我的

孩子體諒我太太，因為當船長的妻子不容易。」

瑪麗蓮接著說：「你們的父親是個明智的人。別找他麻煩。」

大姊問：「你的意思是？」

瑪麗蓮說：「你們的母親要你們明白，縱然你們對他做的某些事存疑，他也有他的生活要過。她要他知道，他的家人永遠會照顧他。她也要他知道，她同意他談戀愛——那個新歡比他年輕。你們的母親要他快樂，他需要快樂。再找個老婆是很自然的事。她不要兒女干涉他的戀情。你們不介入的話，他會對你們好得多。我不好意思傳這個話——她說：『但是要放聰明點，也要省著點兒。』」她了解他為背痛所擾。務必要他的新任女友為他按摩背。」

公公聽到翻譯，開懷大笑。接著瑪麗蓮說：「他在笑——這正是他希望他做的事。」

朱家子女瞠目結舌。兩個星期之前，凱勝和他的姊妹發現他們的父親執意要娶一位年紀比他小很多的女士為妻。他們這才開始試著拼湊此事的來龍去脈：公公的朋友在台灣，從大陸娶了老婆回來。經由此人的妻子介紹，公公和她的摯友看了對方的照片，通了三個月的信，還沒見過面，居然就要結婚了。做兒女的擔心好幾件事。他們覺得這個決定太隨便了，也懷疑這位女士要嫁給八旬老翁的動機。她會對他們的老爸好嗎？老爸在做甚麼？是不是喪偶之後太寂寞以致太好騙？難道他不能在當地社區找個適合他年紀的對象嗎？這些問題讓家人發愁。另一方面，公公很傷心：孩子不尊重他的選擇，也不信

任他的決定。通靈之前，女兒們和做父親的私下爭吵得很激烈，無法有個結論。

有關二姊的二女兒的信息是很重要的。二姊的大女兒是過了預產期才生的，所以婆婆要二姊對這回順利生產做好準備。兩個星期之後，二姊在預產期之前順利生下二女兒。爲了紀念自己的母親，二姊將「莎莉」作爲二女兒文弋的英文中名。

雖然小弋從沒見過婆婆，婆婆可是很疼她的。小弋兩歲生日的後一天，二姊在幫她換尿布，忽然聞到很甜很濃的花香，可是旁邊並沒看到花。自從婆婆去世，二姊曾經三次明明沒見到花卻聞到花香。這一次，她以爲是從隔壁主臥房的蘭花別針散發的味道。她對小弋說：「嗨，你的生日禮物好香！」

二姊把小弋送上床，回到主臥房，問二姊夫是否聞到花香。他一頭霧水地說沒有。二姊聞了聞蘭花，沒有什麼香氣。

二姊明白母親來看她了。這是母親給她的禮物。

大姊本來爲大兒子洋洋老在玩樂高玩具而煩惱。她氣洋洋沉迷在樂高積木上，也擔心他沒有學好基本技能。通靈傳回來的話使她了解自己對洋洋的玩具過於緊張了。她從此學會尊敬他的才能，也了解因材施教的重要。大姊逐漸放鬆對洋洋的控制。她觀察他，讓他做想做的事，可是一定要達到她定的標準——所有科目都要甲等以上。調適自己管教洋洋的方式成了改變母子關係的關鍵。大姊母子現在可以很自然地說笑。而且，大姊很驚訝的發現，洋洋自 2004 年以來，在資

優班總是拿到全部甲等的佳績。

至於和他們老爸的關係，三姐弟覺得在通靈之後恢復得很好。他們了解到老爸是成年人，不應該被當成小孩。他們決定聽母親的話，不再干涉老爸的第二春。大家決定協助老爸去大陸，讓他可以親自見見這位紅粉知己，有機會彼此了解。大家已達成共識，不管老爸的決定如何，他們都會支持他。

與大舅談心

我的母親和瑪麗蓮只在 2003 年見過一面。自此以後，她們倆總是透過我來問候對方。每次我和瑪麗蓮說話，她都要問我媽好。而我媽也一樣，經常問候瑪麗蓮。我起初以為她們這種致意是禮貌的表現，或者可能只是隨口說說罷了。

每次有朋友問起她對瑪麗蓮的印象，母親就說：「很好，很實在。」然後她會笑著補一句極有創意的話：「瑪麗蓮很像中國人。她簡直就是中國人。」

我不會公然在長輩面前反駁母親，可是我總覺這話奇怪。

2004 年聖誕節前，凱勝和我擬出本書的初稿，去拜訪瑪麗蓮，並討論本書的細節。一天晚上，我們正在校閱答謝名單，瑪麗蓮從一堆我們照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的名字當中瞥見我媽的名字。瑪麗蓮堅持把我母親的名字提到前面，她個人親自謝的那個部分。她說：「我覺

得我想要和你母親一同哭泣，一同歡笑。」

我聽了很納悶：她們才見過一次面，不是嗎？

第二天晚上，我們去一個叫丹尼斯的餐廳。我們坐在小包廂裡，凱勝和我同坐在餐桌的一邊，瑪麗蓮坐在餐桌的另一邊，我的斜對面。我們正在閒聊，瑪麗蓮忽然說：「我在你臉上看到一張男人的臉。」

凱勝和我對望一眼，不了解她的意思。然後我們看到瑪麗蓮緊盯著我。她的雙眼睜得大大的，眼睛濕潤。根據我們對催眠的認識，她顯然是在出神的狀態了。

瑪麗蓮繼續形容此男子的臉：「它的形狀和你的臉不同，是圓臉。而且他臉上有很多痘子。」

我想我大概知道這人是誰，可是我需要她給我更多資訊來確認，所以我問瑪麗蓮：「你還看到甚麼？」

「現在他在你額頭上寫英文字母。等一下，讓我看個清楚。是Y-U-A-N。對你有何意義嗎？」

我的淚沿著雙頰滑下，幾乎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他是我的大舅。」

自從瑪麗蓮初次在電話上說父親說他和我舅舅在一起，我就因為沒有接到大舅給外婆與媽媽的信息而抱歉。大舅和我媽媽從小在鄉下由他們的外婆帶大，彼此的感情很好，也有許多共同的回憶。

我的外婆從前在家族和朋友面前，很有權威，凡事她說了就算數。我母親決定進行家庭革命和我父親結婚，外婆不准我任何一個舅舅探視我媽。我父母親結婚的前一天，大舅偷偷來看母親，並祝福她的婚姻美滿。短暫停留之後，大舅趕緊回去，免得他的母親發現自己違抗她。

我的母親和大舅感情很好，到現在她還為濃厚的兄妹之情而自豪。此外，外婆也很想念大舅，總是說大舅是她最孝順的兒子。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幫大舅帶話給她們。

就像我在心裡對父親說話一般，去佛羅里達州的前兩星期，我決定在心裡與大舅溝通。我對他說：「大舅，您會來嗎？如果您來，可以顯示真的是您的證據嗎？您有話要我傳嗎？」就這樣，我不告訴凱勝或瑪麗蓮，悄悄地在心裡對他說了兩星期的話。

大舅真的有一張圓臉。他有嚴重的氣喘病，終身都需服藥控制。藥物使他內分泌失調，臉如滿月，而且即使已經成年了，還是滿臉的痘子。我小時候有時會盯著大舅坑坑窪窪的臉，覺得很古怪，因為他是我見過的成年人裡，唯一有滿臉痘子的人。

所以我一聽瑪麗蓮描述那張臉，就知道大舅來了。儘管是我有意請他來的，我還是被他的出現嚇了一跳。我問瑪麗蓮：「我舅舅要說甚麼？」

瑪麗蓮傳話說他覺得當年離婚是個錯誤。錯不在前妻。他很愛

她。她凡事都對他很好，連床第之間都是如此。爲了要顯示他是一家之主，他在別人面前與妻子爭吵，沒想到假戲竟然真做。他爲自己讓家庭破碎而遺憾，說一切都是自己的錯。他當初應該採取的行動是帶著小家庭遠走高飛，可是他當年沒有這個勇氣。他說他受夠了中國傳統，下輩子他可要浪漫些。所以他來世要當法國人，享受生活，而不要有小孩。

雖然我明白我們在餐廳裡，我卻無法控制從臉上繼續往下掉的眼淚。只有大舅才能透過瑪麗蓮說出這些話。

大舅的一生過得辛苦。他出生不久就患氣喘病，沒多久又跛了腳，之後他就長不高。

正因爲大舅吃了外在條件的虧，母親很感激大舅媽不嫌大舅身有殘疾，願意照顧他。大舅媽也對我媽很好，她會幫我媽織毛衣。從鄉下娘家回來，她也總不忘爲我媽帶新鮮的水果和蔬菜。姑嫂的感情很深厚。

相反的，大舅媽卻始終無法拉近和我外婆的關係。首先，我的外婆來自書香門第，她的外祖父是清朝的舉人；她的父親曾是民國初年的京議員，而她自己的記憶力極好，過目成誦，在那個年代可以算得上是個高級知識分子。大舅雖然身有殘疾，卻也唸完大學，大舅媽當時的正式教育程度不高。外婆覺得門不當，戶不對，大舅又是長子，這會讓禮數多、規矩嚴的李家落人笑柄。因此，大舅媽從未得到過外婆的歡心。此外，財務問題成了外婆和大舅媽之間的另一道鴻溝。

大舅是李家的孝子。身為長子，他固定把每月薪水中的一部分交給外婆，好減輕她的經濟壓力——外公失勢之前就已患病，之後更是長年體弱，家裡食指浩繁，外婆只好扛起養家的重擔。如此，本來就不豐厚的收入就更不敷他自己的小家庭開銷了。大舅媽開始和他在私下為錢而爭吵。

大舅媽的自尊心強，即使他們平常日子過得捉襟見肘，她也不想在人前哭窮。每逢她需要為婆家置辦菜餚，為了怕別人以為自己小家子氣，她總是出手大方。但她的蓄意討好並未奏效。

外婆早年當官太太雖然不用為錢擔心，自從一九四九年以後卻得精打細算地過日子。現在看到大舅媽花錢不知道算計，她不明白這個長媳怎麼如此奢侈，擔心大舅媽不知怎樣量入為出。

大舅家的經濟狀況沒有改善，夫婦倆吵架的次數日趨頻繁。大舅媽在吵架之後經常回娘家。有一回，大舅媽在娘家，留在家裡的五歲兒子摔斷了手。大舅請不起保母，只好帶孩子去上班。

大舅終於忍受不了高漲的情緒壓力而離婚。監護權歸男方——外婆覺得大舅的下堂妻不能做個稱職的母親。

離婚後，大舅獨立扶養兩個孩子。有時他必須帶孩子去上班。儘管如此，終其一生，他仍舊堅持恪盡孝道，奉養外婆。

大舅的離婚在李家是個禁忌的話題。我從沒聽起哪個舅舅談到大舅的離婚或是我表哥、表姊的媽。我們都很知趣，絕不碰這個敏感的

話題。連我母親都不和我們小孩談論此事。我媽在 2004 年十一月，剛巧是瑪麗蓮在我臉上看到大舅的臉的前一個月，突然提及此事。所以我大感詫異。

一個豔陽高照的日子，我們母女在逛街。母親突然不經意地說：「我還在氣你表姊的媽。」

「爲甚麼？」

「當初他們鬧離婚，我以爲是做樣子的。我沒想到你表姊的媽馬上再婚。一個大男人帶兩個孩子是很辛苦的，尤其你大舅身體又不好。再說，她怎麼忍心拋下小孩離婚？我和她以前的交情還不錯，不過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我不知如何澆熄母親的怒火，只好笨拙地以無語結束這個話題。

現在，一個月之後，大舅顯然要爲他的前妻翻案。

我問瑪麗蓮：「我舅舅有其他的話要我傳嗎？有給他的母親，我的外婆的嗎？」

「這個，他剛才說了，他爲自己婚姻失敗負全責，不怪任何人。他很想念他唯一的妹妹，你的母親。至於你的外婆，他很尊敬她。」

外婆的確值得尊敬。對我而言，外婆像是一瓶收藏家珍藏的醇酒，越陳越香。她幼年喪父，中年喪夫，老年又喪子，但她還是不被

擊倒，充滿尊嚴地活下來了。今年九十歲的她越來越優雅地擁抱生命，待人富有智慧。她在跳元極舞的團體裡以熱心慈祥出名，好多小她三、四十歲的人都喜歡和她交朋友。因為她頭腦開明，熱心助人，他們有事都請教她。有她的團體裡要是有了紛爭，也一定喜歡讓她評理，因為她極為重視公平，凡事講理。

大舅和外婆的關係呢？也許他們兩人早就約好，此生要來繼續學習過去某輩子不甚了解的角色；也許這輩子的母子關係讓他們都能修正過去某些片面的認知，而帶來新的體悟與宏觀。

大舅說他該為自己的婚姻失敗負全責，而我們每個人又何嘗不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呢？某些人固然選擇一起在這一輩子修同一門課或演同一齣戲，可是我相信，每個人每時每刻怎麼答題或演戲，卻有多重選擇，不同的選擇都會使我們下一刻的人生有所不同。

我正沉浸在自己的思潮裡，瑪麗蓮說：「這個人也想寫或畫。」她向我們要了紙筆。然後她一邊注視著我，一邊開始速寫。她試了幾次，然後她把紙推向我，嘆口氣，說：「好難。」

我看著那張紙，意識到不會寫中文的瑪麗蓮學著寫出了大舅的名字——良元。我立刻認出寫得歪七扭八的「元」字，可是我花了數分鐘才猜出「良」字，因為瑪麗蓮不知道那些散開的筆劃應該合起來成為一個字。但筆順大概是沒錯的。

我告訴瑪麗蓮：「我滿懷感謝。他證明了是他。」

然後瑪麗蓮說：「他跟你還沒完呢！噢，他告訴我你母親和我曾是姊妹。」

「你和我媽？甚麼時候？在哪裡？」

「是的。蘇和我。我們在公元八百年左右在中俄邊境，上面都是冰的某個高山上。他說那時只有男人吃肉，女人不吃。人們用號角聯絡。嘿，這不是棒極了嗎？難怪我覺得和你媽好親！」

瑪麗蓮和我母親對彼此的神秘好感總算有了答案。我們全都大為驚愕：我們都是親戚，這不是巧合。或許母親和瑪麗蓮在這輩子需藉我來遇到彼此。或許我們早在出生之前都同意好了。

自從有了這件不尋常的發現，我看人的態度都不同了。我對人變得比較有耐心。我不知道自己會從任何一個遇到的人身上學到甚麼教訓，可是我相信此人與我之間可能有某種注定的緣分，而我也很高興看到這輩子要學的功課在我眼前展開。我願意全力以赴，為我下輩子埋下一個好的因。

我在與家人通靈之前，從來不相信「我愛你」有實質的意義。我覺得那不過是西方人給親友的眾多籌碼中，最令人肉麻、也是最沒價值的一個。現在我完全改觀了。如果這三個字是如此重要，而靈回來就為了講這句話，那麼為甚麼我們肉身還在的時候，要對說這三個字有所猶豫呢？現在我在給至親好友寫英文書信的時候，可以很坦然大方地用「愛」字作為結尾敬語，因為我知道，**愛要及時**。

雖然我的雙親的工作都很繁忙，他們卻從來沒有錯過我從小到大的校慶或是家長會。現在我當然明白，因為他們關心我，所以希望和我的學校保持密切聯繫，並且參與我的活動，目睹我的成長。可是在叛逆心強的青澀年華，我覺得他們的出現顯得我長不大。許多同學的父母因事忙而不克參加，我覺得那些人才酷，也才時髦。因此只要父母在我的學校出現，我不但不感動，還一定噘嘴擺臭臉。在同輩之間假裝不在意家人關心而要刻意顯得獨立的年代，我覺得我爸媽的出現真是窘死我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剛上清大那年，中秋節到了。當天下午，父親帶著母親、哥哥、弟弟，拎著月餅和飯菜，出現在我的宿舍門口，要給初次離家到新竹住校而不能回家過節的女兒一個驚喜。

我急忙把他們帶到水木餐廳二樓，要大家趕快吃完回家。在我催促之下，他們只好草草吃完飯，連賞月都來不及。臨走前，父親對我說：「女兒啊！謝謝你讓我們全家過了一個特別的中秋節。現在時間還早，你們同學一定還有活動，你趕快去吧。多帶了好些月餅，分給你室友和同學吃。」

和舊日同學聊起往事，我才明白別人有多羨慕我有一個關心自己的好爸爸。而我當時年少輕狂，只一味不耐煩讓溫情羈絆，卻完全忽略了父親的辛酸和苦楚；他十餘歲就成了流亡學生，無法享受家庭的溫暖。成家之後，他就盡力不讓自己的遺憾在我們的身上重演，所以才能用智慧包容我的無知吧？

這回可不同了。我很榮幸也很勇敢地讓大家知道父親的靈一直在

這裡。瑪麗蓮成功地爲他和其他人傳回信息。經由她的努力，我了解我的父親——吳存信先生，仍是這麼地愛我們這一家人，也明白他知道家人是多麼地想念他。而最教我感動的是，愛的力量可以超越肉體的死亡與語言的障礙，而繼續恆久綿長地爲芸芸眾生帶來熱力與光明。

第二章 客戶探訪摘錄

「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

莊子

我們採訪了四十位瑪麗蓮的客戶，如果要把大家說的話全部放在書內，就太冗長雜亂了。所以我們挑了一些人的訪談，取其摘錄，與讀者分享。

黛安（**Diane**），佛羅里達州

四十歲出頭，溫文有禮的高級知識分子。她從容平和的態度像是夏天裡的冰鎮酸梅湯，沁人心脾兼回甘止渴。她家境富裕，爲客戶投資房地產爲業，與其女兒都長得像是名模一般出眾。她的女兒雖然是青少年，卻說話穩重、舉止成熟，像個生活經驗豐富的智者。

我的先生約翰（**John**）還在人世時，有一晚我對他說：「如果有一天，你在我之前發生了甚麼事，務必得讓我知道你還在關心我們。」

我不記得他怎麼回答我。如果他有任何回應，大概只是敷衍地說：「好，好，好。」

約翰去世的當天，我已經知道他撐不下去了。我對他說了一整天的話，把我對他的期盼說了又說。

他過世了，我不要任何親友來分散我的注意力，決定獨自離開醫院。

我先生住在醫院那麼多日子，過去屢屢為我的安危擔心，而總是說：「找個人陪你走一段，到你上車為止。」

可是我是一個很獨立的女人，所以我可以自己開車回家，況且那輛車已經被我開了超過十萬哩了。

我的車停在醫院大樓附近一天半了。我走到車子旁邊，打開後車廂，把他的枕頭和為他在醫院過生日的氣球一起放進去。然後我打開車門，上了鎖。我一發動車子，後面乘客位置的玻璃窗自己往下降了大約八吋。我嚇了一跳，以為歹徒破窗而入，因為那扇窗戶已經很久沒有搖下來了。

我覺得十分詭異地轉過頭來，想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把那扇窗子搖上去。我一把玻璃搖到頂，它又自動下來了四吋。我再搖上去。這一回，玻璃一到頂，它又自動下來了兩吋。我看著它，沒有再試著搖它上去了。我就這樣在夜色中開著車子回到家。

我回家之後，沉沉睡去。清晨時分，外面天還黑著，我醒了過來，對自己說：

「天啊！那是約翰，他要我知道他在那兒。」

如果你認識我先生，你就知道那是他典型的作風，搖窗子搖得精準，每一個刻度的增減都要達到完美。他故意做到那樣，讓我明白不是巧合，不是意外，而是精心策劃的。

約翰過世一年半之後，我於 2003 年打電話給瑪麗蓮。她馬上就感覺到約翰的名字，而且她說：「他要你丟掉他的鞋子。」

聽到這話，我非常感動。約翰完全不在乎衣服，可是他很愛一雙麂皮軟鞋，他總是穿那雙鞋。他讓鞋匠重新縫過那雙鞋好幾回了。它們看起來經歷了不少風霜，可是他每次出門仍然穿著那雙鞋。我丟不掉他的鞋，它們在衣帽間裡，現在仍然在。他走了以後，我想他在身邊時，我就在衣帽間裡穿他的麂皮軟鞋。約翰高六呎七吋，我則是六呎一吋，我有一雙大腳，可是他的鞋子對我而言還是太大了。無論如何，我就是要離他近一點，感受到他的溫暖和愛。

瑪麗蓮是這麼說的：「他在告訴你，把他的鞋扔掉。沒有人可以把他的鞋子穿得剛好合腳。」這真是約翰的個性。她不是告訴你很普遍的東西，比如說，約翰要你把他的衣服扔掉，好好過新生活之類的空話。

瑪麗蓮還說：「約翰說，如果你想要那部綠色的車賣了，就這麼做吧。」

很多人喜歡綠色，可是我認識的人當中，並沒有人開綠色的車

子。她明確指出這個顏色，而非籠統含糊地說：「你想賣車就賣吧。」而且，我的確新買了一部車，可是我卻還不想把舊車賣了，因為舊車的綠色好美，是約翰和我都鍾愛的顏色。我曾經好幾次覺得應該賣掉那部綠車，但我就是無法割愛，總是告訴自己：「這部車還有用。」

電話講到一半，瑪麗蓮告訴我：「約翰要你唸一首詩。〈阿不和亞當〉（ABoob and Adam）。」

我問她：「怎麼拼這幾個字呢？」

瑪麗蓮說：「我不知道。我只是聽到這些聲音。」

所以我快速記下〈阿不和亞當〉。這就是我聽到的。

我一放下電話，就趕緊寫電子郵件給約翰在新英格蘭的朋友。這人是個書商，自己也稍事寫作。我這樣寫：「聽來瘋狂。我現在企圖找到一首詩，聽來像是〈阿不和亞當〉？」我沒有收到他的回音。

翌日早晨我醒來，坐在床上想：「我得找到瑪麗蓮說的那首詩。」

我在家裡翻箱倒櫃，最後到約翰的書房，在書架上搜尋。書架上有一艘約翰的祖父爲他做的玩具船。在那個童年的寶貝旁邊是約翰的骨灰，前面則是約翰的相片。骨灰和相片之間是一個不熟的朋友的葬禮小冊，那個朋友在一九九九年逝於癌症。我伸出手把那本小冊拿出來，然後將它翻過來。我幾乎昏倒了。那一刻，我感覺好像贏了彩券一樣。那本小冊子的背面印著一首詩：

阿布·本·阿德罕姆（Abou Ben Adhem）

阿布·本·阿德罕姆〈願他的部落興盛〉一晚從平靜的酣夢中醒來，見到，在臥房的月光中，極其豐富，有如百合盛開，一位天使在寫一部金書。

極度的安詳讓阿德罕姆膽大，對著房中的現身他問到：「您寫什麼？」見其抬起頭，目光無限美好和諧，回答說：「愛主的人的名字。」

「有我嗎？」阿布問到。

「並非如此。」天使回答。

阿布說話放低，卻愉快依然：「那麼，我請求您，寫我是一個愛弟兄的人。」

天使寫下便消失。次日晚上，他再度來到，帶著喚醒人的強光，出示因愛神而被祝福的名字，看！本·阿德罕姆名列第一。

——詹姆士·李·韓特（James Leigh Hunt）

約翰一定是用這個概念來說明他想做對的事與做一個好人。對他而言，那是最重要的事。我很安慰地知道約翰用他自己的方式來讓我
知道他在那裡。他仍然存在。

約翰去世之前，他堅持我們的女兒寶萊（Polly）接受最好的教育，將來上最好的大學。他去世以後，我們全亂了章法。寶萊從她過去上了多年的私立學校輟學，一心只以職業舞者為標的。我打電話給瑪麗蓮時，我已在家教寶萊。我認為這樣的教育一定不夠，心想：「天

啊！如果約翰在看我們，他會因為我不夠嚴格而瘋狂了。我以前就比他軟弱。」

沒等我問，瑪麗蓮就揭示了約翰最新的教育觀點：「他說，如果他還有肉身，寶萊的教育現況會讓他瘋狂，但是他現在從不同的觀點來看，就可以接受了。送寶萊去上大學只是浪費錢，因為那不是她要做的事。他現在反而要她接受優良的戲劇或舞蹈訓練。」

得到了約翰的意念支持，我對於讓寶萊追尋她熱愛的事物不再覺得有那麼強的罪惡感。後來寶萊得到一家在費城的舞蹈學校的入學許可，也在邁阿密當過模特兒。現在她在紐約市追求演戲的理想。

通靈之後，如今我意識到，我們要為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負責，不論事情大小。這種認知是很具震撼力的。當然，有了這種認知，不代表你就成了聖人。我還是會犯錯，也仍然會偶爾失去耐心，可是我開始用不同的觀點去看這個世界，懂得生命不是只有世俗的柴米油鹽。我能夠用心觀照對待我週遭的人，這是很大的收穫。

蘇珊（suzanne），佛羅里達州

五十歲出頭，亞買加出生，曾是許多大公司的總務主管。

我訪問蘇珊的過程和別的客戶大不相同。瑪麗蓮通常不和我談論她的客戶，除非得到他們的允許。這一回，她在結束和蘇珊交談之後

就馬上打電話給我，要我打電話給蘇珊。她雖然沒有告訴我怎麼回事，我卻感覺到這世上有人的靈魂在受苦，需要我的幫忙。

我打給蘇珊，卻躊躇著不願請她允許我用她的故事，因為她在電話上一直哭，連一個句子都講不完。我了解這是蒐集她的故事的大好時機，因為她記憶猶新，可是她彷彿歷劫歸來，我不想在她傷口上撒鹽，更不願趁人之危。我希望能夠確保她安然無恙，而且她也很希望有一個人能聽她訴說她的故事，所以我靜靜地在電話這頭聽她說了兩個多小時的話，卻始終不忍要求記下來她說的話。最後，我聽出她的疲憊，就哄她睡覺。

翌日早上，我打開電腦，竟然接到她的電子郵件，把昨晚通靈的過程全部記錄下來了。我們開始通電子郵件和電話，現在成了莫逆之交。

湯姆（Tom）第一次見到我就愛上了我。可是我們的戀情有很多阻礙：湯姆曾經結過婚，而他的教會必須宣布前次婚姻無效，才准他再婚。我從加勒比海的國家來，是黑白混血，湯姆的家人不能接受我。還有，他比我大了整整十七歲。

然而，我們克服萬難，在 1989 年結婚了。一開始生活還算甜蜜，雖然湯姆常會因為信仰不同而調侃我。

我們的兒子尼可（Nick）出生後，不知怎麼回事，湯姆開始吃尼可的醋，他不能相信自己的重要性被這個新生兒取代。他心裡的忿悶日益加深，開始在語言上和經濟上虐待我。

我們結婚七年後，湯姆被診斷出得了癌症。我竭盡所能地照顧他，可是他不但不感激我，反而給我越來越多在財務上的限制，還拒絕支付兒子的生活所需。後來，他又不和我說話，而只和尼可說話，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我的母親在湯姆過世前不久過世，湯姆請了律師上法庭阻止我帶尼可回去奔喪，結果我最後真的只好像湯姆安排的一樣，一個人回去奔喪。

湯姆生病的那六年簡直就像一場惡夢。他走了，我以爲我的壓力會變小。可是一年半過去了，我的壓力還是有增無減。我好想我媽，希望她能捎個信息來。

我第一次和瑪麗蓮講話時，本來是希望我的母親能夠顯靈，可是她沒有來。

瑪麗蓮反而說：「湯姆在這裡，他說他是你的丈夫。」

我想：「喔，不要吧，他連離開人世都不能讓我清靜。」不過我還是心不甘情不願地說：「是的。」

「他要爲了過去沒有好好待你而道歉，他當時以爲他在你們兩人中是聰明的那一個，所以他要奚落你。他現在說那是一個錯誤。」

「這真的是他嗎：他改變了嗎？」我一方面這樣想，一方面不知

道說甚麼好。

瑪麗蓮繼續說：「他說他不了解你心靈的信仰，因為它不遵守傳統教會所定下的規範。現在他能夠認知到你的信仰也是站得住腳的。他也要為他的殘酷道歉，蘇珊。」

他為何要突然道歉？我慌亂地發抖，還是不知道要說甚麼。

「他說他從來沒有接受過死亡的觀念。他生病將近七年，身心受著劇烈的痛苦。他越不想和你分離，就越不要妳看見他即將死亡的屈辱。他在解釋，他那時覺得自己即將從生命路程上告退，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他不願妳目睹他的肉體逐漸衰退。」

「這麼多年來，他以為他的心智和情緒都很正常，但是現在他跨到了靈界，才理解他以前是在失衡的狀態。他以前對妳的態度時好時壞，現在他領會到他並沒有用關愛和理性的態度對妳。他的神智在那時根本無法有效地運作，雖然他當時並不明白。」

我一邊聽著這些信息，一邊就回憶起我們卿卿我我的日子。我一直到這些信息傳回來才有勇氣回首過去。我突然了解到我到現在還在找一個伴侶，能夠有湯姆的優點，但沒有他的殘忍和冷峻。我還在愛著他呀！

我也終於了解為甚麼湯姆病得越嚴重，他對我們母子的敵意就越深，也和我們越疏遠。我感覺我先生的藍眼睛彷彿又在對我閃著頑皮的疼愛，與道盡令我沉醉的坦白。

我的腦海裡被這些念頭盤據時，瑪麗蓮說：「你有女兒嗎？」

「沒有。」

「噯，妳先生說她和他在一起，他把她叫做『我們小小的流產。』你先生說『我們小小的流產』會轉世投胎成為妳的孫女。她也會有紅頭髮。」

這真令人吃驚！我是黑髮，而瑪麗蓮並不知道湯姆的頭髮是紅色的，而且我也沒有告訴她，在我們的兒子出生之前，我曾有一次子宮外孕，湯姆爲此一蹶不振了好長一段時間。

我聽到我先生從靈界傳來的道歉以後，我才明白自己抓著悲傷和慍怒太久了，幾乎都不習慣新的光明和平靜。通靈後的第二天早上，我醒過來，想著我生命的進展與福氣，也想起我和湯姆、尼可一同生活的日子。我感覺到痛苦正在消失，彷彿那些年正緩緩漂走和溶化，而我終於得以看清我生命的溪流，還有岸邊的風景。

兩個星期之後，我帶著尼可回到我的出生地。我已經原諒湯姆了，知道湯姆會希望尼可在一個充滿愛的環境下成長，現在是我指導尼可面對未來的時候了。

喬伊斯·歐提斯（**Joyce Oates**），密西根州

七十二歲的黑人女性，守寡多年。她說話時親切真摯，絕無客套。即使和我談話時已經是癌症末期，依然爽朗。

已經六、七年了。事實上，我第一次和瑪麗蓮談話時，從來沒有見過她。

我過去在航空公司上班，在那裡認識了一個女士。我們並不熟，只不過我們常在機場碰到。我們都對通靈感興趣，所以她說我應該打電話給瑪麗蓮，一個很奇妙的人。我拿了 she 給我的電話號碼，等了兩個月，我真的忍不住了，所以我就撥了電話，後來她使我大吃一驚。

瑪麗蓮對我說：「有一位男士來了。」我以為是我的先生，因為我是一個寡婦。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訴她。她說：「噯，他稱呼你為『猴子』。」

我立刻哭了起來。這是我爸爸為我取的綽號，他終其一生都這麼叫我。這是個人隱私，沒有幾個人知道，連我的孩子都不知道。我簡直不相信。

我爸爸透過瑪麗蓮傳的話都是對的。他為我的童年抱歉。雖然我的童年不怎麼快樂，但是我覺得我生下來就是要處理事情的。

我媽是一個很嚴厲的人。她和我常常意見不合。我過去對她說：

「媽，生命就是關於愛，你必須愛每個人。」我媽真的不愛任何人。她甚至不曾對她的家人表示過愛。這是外面的人不知道的。

瑪麗蓮在解讀時說：「有一位女士來了，她給妳的信息是『妳過去是對的，喬伊斯，都是關於愛。』」

我哭了又哭，沒法停止。我不敢相信。我媽去了天堂發現了這個道理。

然後我爸說：「妳爲甚麼不寫東西了？妳應該重新開始寫作。妳寫得很好。」

我只是偶一爲之，有時靈感來了，我就寫詩。別人也不知道。我有一本筆記，只放在家裡。我爸生前完全不知道，我直到他逝世後才開始動筆的。

我真正見到瑪麗蓮是我和她初次談話兩、三年後。我從來沒有見到像她一般的人。她是這麼仁慈。我們談了大約一小時，我要付錢，她拒絕接受我的錢。我對她有很深的愛，我相信她對我也有一份愛。

我的兒子史迪文（**Steven**）大概在三年前逝於心臟病發作。我們過去意見不合。以前我打電話給他，他不和我講話，或者他就敷衍地說：「媽，我得掛電話了。」我告訴他我愛他，可是史迪文會一聲不吭。我們還沒有和解，他就走了。史迪文的靈來的時候，他一再說他有多愛我；還有他對於過去甚少打電話給我，感到非常抱歉。

史迪文有個朋友叫艾迪 (Eddie)，他在史迪文去世前五年車禍身亡。瑪麗蓮不可能知道我兒子最好的朋友叫艾迪。我的兒子的靈說艾迪和他在一起，而且艾迪有一輛摩托車。

我聽到這話，就問她：「摩托車？」

瑪麗蓮說：「是啊。顯然艾迪總是想要在天堂騎摩托車。你的兒子和艾迪在唱『壞男孩，壞男孩。』他還說：『告訴派特 (Pat)，艾迪和我在一起。』」

我想了半天，這一輩子就不認識甚麼派特。兩、三個月後的某個半夜，我醒過來，突然間明白派特是誰了。派特是艾迪的母親。

我打電話給艾迪的哥哥。他說：「天啊！艾迪過去的確有一輛摩托車。」

我從不知道艾迪生前有一輛摩托車。我請他告訴他的母親，他會知道要怎麼對她說的。

哦，我兒子還對我說了另一件事。我問他：「輪到我走的時候，你會來接我嗎？」

他又逗我笑：「妳要我以小男孩的模樣還是成人的模樣來接妳呢？」我說：「成人。」

我知道我走的時候，會是他來接我回老家。

崔西·瑞奇蒙德 (Tracey Richmond)，新澤西州

三十八歲的金髮美女，擔任賓士轎車在美國的總公司的中階主管。

從我第一次與瑪麗蓮說話，我就覺得舒服。我不覺得我被利用了，也不覺得這是一個笑話。我原來是抱著有一點存疑的態度，可是她講話很流暢，很平靜，沒有像連珠砲一樣問我，「這樣對嗎？那樣對嗎？」她說話和緩，順其自然。我永遠不會忘記她最初告訴我的話。

她說：「妳有一個守護天使，她的名字是由 A 開頭的。她是一個年紀較長的女士。我相信她的名字是安琪拉 (Angela)，安德拉 (Andrea)，或安琪 (Angie)。」

我祖母的名字是安琪拉。聽聞我的祖母是我的守護天使，我在整個解讀過程中都覺得很奇妙。瑪麗蓮告訴我一些祖母的事，而這些事是別人不知道的，即使你去網際網路上查或做背景查核，都查不到。她還準確說出我祖母給我取的暱稱——陽光。

瑪麗蓮提到祖母帶我去大西洋城的旅行。我的祖母像是我的第二個母親。我祖母在她的殘年帶我去大西洋城觀賞卡帕迪斯溜冰團 (Ice Capades) 表演。我們從旅館出來，準備要去表演的場地了，祖母突然很不舒服。我的臉頓時垮下來，因為我很想看表演。祖母要我開心，所以她還是陪我去。在欣賞表演的當兒，她倒了下來而被救護車緊急送到醫院。我那時年紀很小，堅持我要的，而不能體會她為白血病

所苦。她卻爲了我，勉爲其難地去看表演。我現在回想當時，知道自己真自私，可是當你是個孩子，你就是要大家依你的。

我十八歲不幸懷孕又墮胎。除了我的男友，沒有別人知道此事。瑪麗蓮對我說：「妳有小孩嗎？」

「沒有，我希望有一天有，可是目前沒有。」我回答道。

她說：「我看到一個小女孩，你的祖母抱著一個小女孩，她告訴我這小女孩是妳的孩子。」

我說：「甚麼？」

她問我：「你有沒有懷孕過？」

我說：「有。」

她說：「那是你的嬰兒。」

我當初真的是懷女兒，但瑪麗蓮又怎麼知道？

她是一個普通人，可是她的天賦驚人，而她用在做善事，這在現代是很罕見的。我見到她時，對她滿懷敬畏。我像一個五歲小女孩在糖果罐裡找糖吃。由於瑪麗蓮，我變得比較仁慈，我在此謝謝她。

莎朗·麥康奈爾（**Sharon McConnell**），佛羅里達州

五十餘歲，個子矮胖，眼神鋒利，曾為紅十字會在新英格蘭分會的負責人。

我第一次見到瑪麗蓮，她對我說：「我看到妳周圍到處都是鐘。」

我想，用這種開場白來解讀可真古怪。

她說：「不，不，不，我看到一個高壯的男人，妳總是要他準時。」

我一聽這話就大笑。

她說：「我看到妳周圍有很多人，妳也被音樂圍繞，但那不是妳的職業，對吧？」

我對她說：「對，那是我想做的事。」

她說：「我看到一個字母，一個很大的 W，這人是在娛樂圈吧？」

我說對。

她說：「妳可以告訴我是甚麼意思嗎？」

我說：「當然可以。我試著讓這個人準時出現在我為他安排的所

有活動。對我而言，他是一個卓越的藝人。」

我們說的是韋恩，牛頓（Wayne Newton）。你看，她可以說得這麼貼近事實。

她是少數能夠接獲一些別人沒法接獲的資訊的人。我曾為她安排與客戶約會的時間，發現客戶是從世界各地打電話給她。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女士，她的女兒在九一一恐怖事件中喪生。那位女士甚麼都沒對我說，瑪麗蓮卻講出來她的女兒的名字，喪生那天戴的珠寶，當天女兒和哪些人在一起，事情怎麼發生的，還有她的女兒用手機打電話給父親。那位女士後來打電話給我，說她因此能夠在心裡面對女兒的悲劇做個了結。她對瑪麗蓮為她解讀的感激，是言語無法形容的。

某一年的七月四日，剛好是我先生的六十歲生日。我安排了放煙火的節目，僱了一個主持人來播放音樂，請了四、五十個客人來我家，也請了瑪麗蓮。在宴會上，我的姐夫文尼起來高歌一曲，那首歌是我去世的姐姐，也是他去世的妻子，瓦萊麗，最鍾愛的歌。文尼開始唱，而瑪麗蓮在屋內與賓客說話。下一分鐘，人們奇怪地看著她。

我看著瑪麗蓮，注意到她的表情改變了。我了解到她現在是在出神狀態。她在哭泣，然後她以艾琳（註：艾琳的故事在本書第六章以後有詳述）的口音對我說話。艾琳一口愛爾蘭腔，所以週遭的人心想：「這個講愛爾蘭腔英語的人是誰？」可是她叫我的口吻，卻好像是我一年前過世的姐姐瓦萊麗。我毫不懷疑。我從前就聽過艾琳附在瑪麗蓮身上的聲音，所以我知道是艾琳。艾琳從我姐姐那裡接過信息，再傳給瑪麗蓮，好像接力賽一般。

她告訴我：「謝謝妳，我親愛的老妹，妳對我真好，我很高興妳把我的家人都聚在一起。」

我把瑪麗蓮當成艾琳來說話，希望能不要碰到她，就能把她帶離出神狀態，而回到現實：「艾琳，記得我們在哪裡，我們正在開宴會哪！現在是高興的時刻，告訴瓦萊麗我們都很愛她，我們很高興她和我們在一起。」

瑪麗蓮的臉放鬆了，我知道她很快就要回到現實了。她環顧四周，然後說：「我怎麼到這裡的？」

我把她扶到一旁，因為她在完全出神通靈之後，總是累得連站都站不穩。真是辛苦她了。

桃樂絲·哈克海瑟（**Doris Hochheiser**），佛羅里達州

六十出頭的猶太裔女性，精明能幹，曾為房地產大亨工作，現在已退休，住在佛州的猶太老人社區，平時是社區心靈體認俱樂部的會長。此外她喜愛畫畫。

我第一次見到瑪麗蓮真是命中注定。我開車經過假日旅館，注意到一個牌子，上面寫著「通靈市集」（**Psychic Fair**）。我想，可惜我沒有時間，要不然，我會很樂意為我的心靈體認俱樂部物色一位好的

通靈人。然後，不知爲甚麼，我覺得自己應該停下來，於是我就這麼做了。

我注意到瑪麗蓮的傳單時，她當時的助理——莎朗·麥康奈爾，正坐在那兒招呼。我喜歡畫畫，瑪麗蓮傳單上的天使吸引了我，於是我向莎朗打聽瑪麗蓮的才能。莎朗很輕鬆地回答我的問題，接著，她直視我的眼睛說：「她是真的唷。」

當時我聽到這話，彷彿電流通過全身，手上的汗毛直豎。現在我明白這是我們聽到實話時，身體會給的信號。莎朗邀請我去參加瑪麗蓮在那個週六晚上舉行的通靈會。

我說服了好友芭芭拉和我一起去那場通靈會。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瑪麗蓮，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做「講台解讀」。房間裡聚集了大約十五個參加者。瑪麗蓮提到靈的名字時，這些人就各自認領這些靈。

我因爲很懷疑，所以瑪麗蓮對著我說：「安？安妮？你從不注意珠寶。」的時候，我還在設法弄清楚怎麼回事。我的心跳似乎暫停，我僵在那兒，不能言語。既然沒有別人認領這個名字，瑪麗蓮就把它擱在一旁，繼續去介紹其他的靈了。

直到今天，我都還在後悔沒有認領安，一個早在好幾年前逝世的朋友。我後來才想起來，安喜歡珠寶，對珠寶的色澤或切工等細節總有意見。我從年輕就不曾注意珠寶，反而喜歡注意別人的眼睛或頭髮。有一次，我完全沒注意到一個女人手上的大鑽石，還因此被安揶揄。

我錯失認領安的機會之後沒多久，瑪麗蓮說：「保羅在我這兒。」

不想再蹉跎掉另一個機會，我舉手說：「我認識一個叫保羅的人。」

她說：「工作、工作、工作，你就只會工作。」

我坐在那裡，很明顯的上了年紀，已經退休的模樣，所以我不認為她在猜我還在工作。保羅去世時，我還在上班，所以他沒看到我退休。保羅是我先生的朋友，是個下午就沒事了的學校教師，而我卻為房地產公司工作多年，上班時間又長。他過去常因為我工作太努力而調侃我。所以，我在那一晚開始相信瑪麗蓮。

我的朋友芭芭拉也在瑪麗蓮正確說出她父親的名字時，相信通靈是真有其事。芭芭拉確認了瑪麗蓮說的名字，接著瑪麗蓮說：「這是你另外一個父親，不是你的親生父親。」

他是她的繼父，而連我都不知道芭芭拉的這段過去，更別提瑪麗蓮了。

瑪麗蓮說，芭芭拉的繼父在她十二歲生日那天，為她做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是他不嫌麻煩做的，他現在要確認這件事。

芭芭拉後來回想，她十二歲生日這天，繼父為她在紐約市買了一輛腳踏車，不希望腳踏車在她騎乘之前就被他騎回家了，所以他扛著腳踏車走回布碌崙的家，走了許多哩路，又要過橋，就是為了讓她當

第一個騎新車的人。

那個晚上，我觀看和傾聽瑪麗蓮爲我們那一群人中完全陌生的人解讀，也聽到他們證實瑪麗蓮傳來的資訊是正確的。有一個年輕女孩的父親的靈來了，瑪麗蓮對她說：「謝謝妳在我人生最後幾年，不能和妳溝通的時候照料我。我要妳明白，我了解妳對我說的每一個字。」

通靈會結束，我感到必須要向那女孩問清楚，她父親的那番話是甚麼意思。

她說：「我爸爸在最後兩年不能和我溝通，因爲他得了阿滋海默症。」

我大爲震撼，也覺得安慰，因爲我學到靈魂不僅可以在肉身結束後回來傳話，即使在生重病如阿滋海默症，讓一個人看起來無法正常聽話、記憶，或推斷的時候，靈魂仍然可以聽到親愛的家人所說的話。

我因此興致勃勃地和瑪麗蓮預約了一次私下的電話解讀。她在電話那頭用意念掃描我的身體，說我血糖過低，而我是早有這個毛病，自己也知道的。她還說我有甲狀腺的毛病，而我自己那時並不知道。我後來去看醫生，證實了自己果真有甲狀腺的毛病。

瑪麗蓮接著說：「你有一艘船嗎？」

我說：「沒有。」

她又接著問：「你和船有任何相關的嗎？」

我再說：「沒有。」

接著她說：「我不了解這是怎麼回事——他們展示船上的廚房（galley）給我看。」

我會心一笑說：「我有一個已逝的叔叔，他的名字叫蓋利（Gally）。」

她問：「那是他的名字？」

我解釋給她聽：「我叔叔的全名叫爾文·蓋利澤，但是大家都簡稱他為蓋利。」

瑪麗蓮回答：「很好。他現在在這裡。」

接著梅來了，我確認我認識她。瑪麗蓮告訴我，亞伯和梅在一起。我說：「很好——他們是夫妻，是蓋利的親戚。」

她說我的女兒在醫療界做事，搬得離我頗遠。的確，我女兒是個心理治療師，才剛搬到佛州西海岸。她說我的女婿因為來接替某個精神崩潰的人，而得到了新職。我的女婿的確取代了某個有毒癮而精神崩潰的專業人士。

我詢問她有關我兒子傑夫的事，瑪麗蓮問我：「你再婚了嗎？」

「沒有啊！這是我的第一次婚姻。」

她說：「我也不懂這是怎麼回事——我在傑夫、妳先生，還有妳之間，看不見血緣關係。」

我笑著回答：「噯，那是因為傑夫是養子，我們在他還是嬰兒時收養了他。」

她說：「我連想都沒想到會是這樣的關係。」

接著她說傑夫會去參加一項考試。我不理解她說的話，因為傑夫不愛唸書，高中畢業就在零售店服務。

兩星期後，傑夫告訴我，店裡教了他新的電腦程式，他的督導還和他一起坐在電腦前面，看他是否學會了。

我問傑夫：「這算考試嗎？」

他說：「對。」

我從來沒有預期會有那樣一個考試。瑪麗蓮也說傑夫會有自己的生意，然而在當時聽來有些牽強，因為傑夫很喜歡他的工作。結果，傑夫在他輪休的日子購買商品，然後在跳蚤市場販售，收入還不錯。瑪麗蓮說他會有自己的生意是對的，即使一年後才實現。

我有一個遠房的表妹黛柏拉，住在華盛頓州。她的母親如果還活著的話，今年是一百歲了。黛柏拉來佛州玩，就順便和瑪麗蓮約好要請她解讀。瑪麗蓮完全不知道我們兩人的關係。

在瑪麗蓮為黛柏拉解讀時，好些靈的名字出現了，可是黛柏拉不認識他們。瑪麗蓮並說：「我接到一個叫高達德的名字。這對你有任何意義嗎？」

黛柏拉說：「沒有。」

後來，黛柏拉和大她十七歲的姊姊聊起此事，她的姊姊確定那些陌生的名字，是屬於他們父母多年前木屋群聚（bungalow colony）的時候認識的人們。她的姊姊也告訴她，她們的母親生前只穿高達德牌的胸罩，因為那時的評價最好。黛柏拉不能完全了解這些信息，可是她的姊姊為她證實了一切。

我請瑪麗蓮到我們心靈體認俱樂部為二十位女士舉辦講台解讀。卡羅是我們的新會員，她年事益高，參加的目的是想要知道，生命不是止於肉體的死亡，而她想要證據。

瑪麗蓮走向她說「你認識艾倫嗎？」的時候，她坐我旁邊。

「認識。」她說：「艾倫是我的弟弟。」

「他已經過世了嗎？」

「是的。」

「艾倫要知道，爲甚麼每次妳爲他祈禱時都要尖叫他的名字？」

這聽來奇怪。我後來詢問卡羅，她說：「桃樂絲，艾倫死得突然，我的心情很不好，每次只要我想到他，我就盡可能地大聲尖叫『艾倫！』」

瑪麗蓮也問她：「比安卡是誰？」

卡羅用力握住我的手，在我手上留下了痕跡，她回答時我還以爲我的手流血了。

「是我的孫女。」

瑪麗蓮告訴她，曾有「女神莎拉」美譽，現已辭世的法國舞台劇演員莎拉·伯恩哈特在靈界說：「比安卡一身是戲，卡羅應該鼓勵她在這一行努力。」卡羅證實七歲大的比安卡果然很有戲劇天份，已經在許多舞台劇中演出。

我第一次帶我的表妹阿琳到我的俱樂部去參加瑪麗蓮的解讀。瑪麗蓮走到她面前說：「莉莉恩在這裡。不對，等一下，她要人家叫她莉安。」

阿琳緊緊握著我的手，倒抽一口氣。這時瑪麗蓮說：「莉安說她和小嬰兒在一起……大衛是誰？」

阿琳的兒子叫大衛，他的太太幾年前生下一對不足月的雙胞胎女兒。先生下來的那個，吸了一口氣就過世了。他們仍然在哀悼這個早夭的孩子。後生出來的孩子出生時的體重才一磅一盎司，居然活下來了。所以阿琳現在明白早夭的那個孫女和自己的母親莉安在一起。

瑪麗蓮還說：「妳的母親沒有讓你上大學，她為此覺得抱歉，因為她現在明白上大學對你很重要。」阿琳在進入社會後，自己回到學校，拿到了學位。

我的朋友嘉麗來自波士頓。那時她的父親身體虛弱，住在波士頓療養院裡。在另外一次俱樂部的聚會上，瑪麗蓮在幫艾琳作靈傳，我們每個人可以提一個問題。嘉麗問到她父親的情況。瑪麗蓮回答：「他們正好好照顧他。」

嘉麗滿頭霧水，不明白瑪麗蓮的意思是她的父親在醫院還是在療養院裡被私人照護。她很不安。瑪麗蓮繼續靈傳。這時門鈴響了，瑪麗蓮除外，每個人都轉移注意到門口，看著嘉麗憂心忡忡的丈夫被女主人帶進來。他走到房間的另一頭，對著嘉麗耳語。嘉麗跳起來說：「我必須先行告退。」於是兩人突然離去，引起一陣騷動。

由於我要為整個俱樂部負責，同時我也對瑪麗蓮的反應感到好奇，我把注意力集中在瑪麗蓮身上。她的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繼續講話，絲毫沒有亂了陣腳。我目睹她似乎不知道週遭發生甚麼事，也沒有覺察到嘉麗匆匆離去。這是我見過最好的試探了。我們後來發現嘉麗的父親在我們集會的當兒已經逝世，可是因為他們還要搭飛機，她

先生不想告訴她，免得她難受。嘉麗知道她的父親在靈界被照顧得很好，感到很安慰。

我父親去世八個月後，我有一次和瑪麗蓮私下面對面的解讀。她說：「你父親在這兒。他很遺憾，沒有准你唱歌跳舞——你原是熱愛唱歌跳舞的。」

她說的很對。我七歲那年，我家搬到新的社區，離舊家是開車才能到的距離。我原先已定好要在踢踏舞會獨舞上，可是我爸媽拒絕載我回到舊社區去參加演出。我受到傷害，又很氣憤，這股怨氣一直悶在心裡，可是我們從來不提這回事。經由瑪麗蓮，我父親懇求原諒，我輕而易舉就答應他了，而我也因此解除我心裡的一大重擔。

布蘭戴斯大學全國婦女委員會的一個研習小組，要我教授心靈體認的專題討論會。我告訴她們有關瑪麗蓮的才能。她們對瑪麗蓮的才能深感興趣，所以我就安排了公開的解讀，而且在某次上課時公告瑪麗蓮會來的日期。

有一位叫「琳達」的女士把我拉到一旁說：「我不會來。我媽活著的時候，我很恨她，既然現在她已死了，我當然不想對她說話。」

她似乎很憤怒，也很不開心，我不想勉強她來參加，所以我說：「我沒關係的，這是爲你好。如果你改變主意，讓我知道就好。」

幾天後，她打電話給我說她要來。

瑪麗蓮在公開解讀時對她說：「你的母親在這裡，她向你道歉，她過去對你不太好，她只是要你堅強起來。她也很爲你是最後幾個而遺憾。」

琳達的呼吸一下子急促起來，然後瑪麗蓮走到房間的另一頭對別人說話。片刻之後，瑪麗蓮回到琳達面前再對她說：「她還在這裡請求你的原諒。」

琳達哭了，其他人也紛紛滴下淚來。

幾星期後，我與琳達不期而遇，她容光煥發，笑容滿面，看來安詳和氣。我以前從未看過她笑。看到這麼大的外表改變，我深爲震撼地告訴她，她看來好輕鬆。

她說：「桃樂絲，瑪麗蓮做的事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媽生了六個孩子，我排行老五，我現在才體會我媽沒有那麼多精力去照顧那麼多孩子。我不再生氣了。過去的包袱可真重啊！」

還有另一個叫安的女士，我知道她是個寡婦，其他的事，我則不清楚。請瑪麗蓮來公開解讀時，除了女主人的名字之外，我從來不給瑪麗蓮任何資訊。

瑪麗蓮告訴安：「傑西在這裡，他說他以前對妳不怎麼好。妳能夠從困難的時候走到今天的這一步，他以妳爲榮。」

安後來對我說，她的先生有很強的控制慾，總是操控她，他在她

去世後，有好一段時間，在情緒上的壓力很大。

她對這次的解讀感到興奮，於是告訴了她的孩子。他們對此表示懷疑，以為母親遭人利用。她也把這事告訴她的精神病醫師，結果他說：「安，這世上有很多喜歡找老人下手的江湖郎中。我不希望妳受到傷害。」

我告訴她：「這世上也有很多會相信你的故事的專業人士。我的女兒是個心理治療師，她相信來世，她也不會告訴你不要相信你親耳聽到的事。」

我又問她：「你認為那天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安說：「我知道是他。我相信。」

我說：「那就是妳要明白的了。不用花腦筋去說服別人，他們只是還沒準備好去吸收妳聽到的東西。」

過了一陣子，安換了她的醫師。這位臨床心理學家相信她的故事，幫助她甚多。

蘇珊是一個懷疑論者，她來我的研討會只是因為好奇。有一次她也來參加瑪麗蓮的公開解讀，馬上就有一個叫蘿絲的來了。

蘇珊舉手說：「我有一個蘿絲姨媽。」

可是她心裡在自言自語：「甚麼了不起，每個人家裡一定都有一個已經死掉的蘿絲姨媽，這是一個很高明的猜測。」

當瑪麗蓮說「諾門和蘿絲在一起」的時候，蘇珊的興致提高了。諾門是蘿絲的先生，也去世了。

中場休息時，蘇珊和朋友到會場外面，瑪麗蓮走來問她：「阿設是誰？亞設？奧斯卡？」

蘇珊說奧斯卡是她父親的名字，而他已去世了。

瑪麗蓮說：「他要妳知道妳的母親很好，她和她的家人在一起，但我們在一條街的對面。」

蘇珊差點暈倒。這個會場裡沒有人會知道，她的父母以前三不五時就要吵架，而她的母親常對父親說：「我告訴你，我不知道我們兩人中誰先死，可是如果你在那裡看到我，過街到對面來吧！」

我發現你相信你的生命綿延不斷之後，雞毛蒜皮的小事不再煩擾你。你看到比較大的局面，而且你知道你來這世上是有原因的。不管發生何事，你會比較容易放鬆心情去面對，對以後可能發生的事也不會心存畏懼。我學會更能關愛與接受家人和朋友。我試著少用主觀意識評斷別人，因為我學會一旦我們去世，我們會了解我們此生做錯了甚麼事。我試著趁現在當我們還在共享世上的時光，就寬恕別人。

劉惠珍，加利福尼亞州

台灣出生，曾任職台、美宏基企業、超微半導體、新浪網等高科技公司行銷等主管職位，並曾任世界日報記者，現為某人力仲介公司負責人。

四月底應朋友吳孝明之邀到她家，與她新出書的共同作者瑪麗蓮見面，孝明是我十幾年的朋友，當初我聘請她到美商超微半導體做事，彼此投緣，離職後一直保持聯繫。我父親去世不久，她的父親也去世，其間因喪禮前後諸事更密切聯絡，也因此認識她的母親和她的丈夫。

瑪麗蓮從佛羅里達飛來後，孝明安排曾在出書過程，鼓勵他們的朋友們與她見面，聚會目的在認識作者並提出問題。下午二至五時的聚會準時進行，近三十人參加，老中、老美均有。

聚會到下午約四點半左右，瑪麗蓮忽然說，有位「男士」來訪，表示姓「L-I-U」，由於當場只有我一人表示姓劉，瑪麗蓮因此問我是否有過世親友姓劉？我想到祖先，遂說「很多」。

她說這位男士是中國人，不可能有美國名字，但是名字發音極類似英文名字「查理」的音，她又說，還有一個字，拼法是「S-H-E-N」。我脫口而出，「那是我爸！」

我要澄清的是，孝明雖與我認識十幾年，卻從不知我父親全名為

「劉家憲」(Liu, Char-Shen)；當日前往聚會者彼此幾乎都不認識，更沒有人知道我娘家姓劉，我與瑪麗蓮初次見面，之前完全沒接觸。

瑪麗蓮說，你父親要跟你問好，他要告訴你，他愛你。

她接著問，是誰嫁給日本人？我驚訝地說是我。她說：「你父親說他是個好人，你會跟他結伴終生。」她還說：「你父親表示，你說了很多你父親的好話，雖然他有時覺得自己沒那麼好。此外，從前他不善表達情感等。」

瑪麗蓮並說，我父親跟一位女士站在一起，父親看來狀甚愉快，搓著手，有著「不亦快哉」的神色。我猜測那位女士是我的祖母。

事後，瑪麗蓮問我為什麼他們周圍環繞著水？我說祖母生前居住的地方溪水環繞，父親最喜歡去那裡。如今想來，父親還喜歡釣魚，回鄉的主要娛樂就是到溪邊或水塘釣魚啊！

這件事如果不是我親身經歷，很難想像會發生在我身上，因為我從來沒想到靈媒，也壓根沒想到要找他們問事情。

回家後我將此事告訴丈夫，他覺得不可思議。我說，中國名字排列組合太多，要說出我父親的姓名絕非易事，何況瑪麗蓮還是美國人；孝明的人品固無庸置疑，況且她根本不知道我父親的名字。

孝明跟我說她絕沒跟瑪麗蓮提我嫁給日本人之事，再說當場有很多中國人，瑪麗蓮與我素昧平生，我也沒提自己的夫姓，她無從得知

誰是誰。

孝明問我在聚會前是否做過什麼特別的事，例如祝禱之類？我說沒有，然後忽然想到一事；聚會前一天，我心血來潮收拾書房，取出了塵封的文房四寶。當年父親退休後苦於氣喘，不能做劇烈運動，有次我回台灣，到勝大莊買了兩套筆墨紙硯，包括大中小楷毛筆、硯台、墨、筆架、筆山、鎮紙等，一套送給父親，另一套留給自己，帶回美國後卻始終沒有用。收拾書房後總算啓用，由於手生，開始練習「永」字八法；孰知愈寫愈開心，欲罷不能，想到父親，和當年一次買兩套筆墨紙硯的往事。「永」字寫完，我寫「愛」，然後寫下了丈夫和女兒的名字。

第三章 外公託夢

耶和華阿，祢是我的燈，耶和華必照明我的黑暗。

——（撒母耳記下）22 章 29 節

1940 年代末期，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我從睡夢中醒來。在夢裡，外公對我說：「跟妳媽說，我很好。」

小小年紀的我，還不太瞭解甚麼是託夢。我對母親說：「我看到外公了，他要我告訴您，他很好。」

我母親問我到底在說什麼。我說：「外公在我睡覺的時候來找我。我坐在一艘小船上，外公站在河岸邊。他向我招手，還大喊，要我一定要把話傳給您。」

母親說：「別傻了。」

一天後，母親得知她父親已於前天晚上過世。

外公高瘦，儀容整潔。霜白的頭髮和漂亮銀白色的鬍子相互輝映。他的五官看來柔和卻其有男性魅力，在他英俊的面龐上恰恰得體。我對他既景仰又有點敬畏。每次他出現，就會自然流露出魅力、活力，和迷人的優雅。他不需要講話，就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和注意。

從外公家到我家的距離，超過十五條街。外公有嚴重的糖尿病，所以走路的時候要拄拐杖，可是他並未因此而不來看我們。不論天氣好壞，他常常忍受疼痛，走漫漫長路來看我們。

他每次來，我都很興奮，因為我知道他會帶我去散步。我們總是慢慢地走，走很久才回來。他需要走走停停，所以他會為此而抱歉。對我而言，只要能和他在一塊兒，我就很滿足了，別的我都不在乎。我們停下來休息的時候，他會向我解說大自然，指出從路面裂縫中鑽出的小花是多麼美，或告訴我樹葉是如何從雨水或晨露得到滋養。他總會以我聽得懂的話來講解這些道理。

他以他獨特的方法來教我如何愛惜和尊重大自然賜予人們之美。外公讓布魯克林的貧民區感覺像是伊甸樂園。

我們散步的時候，他總是牽著我的手。他會鼓勵我去找各種奇形怪狀的石頭和舊可樂綠玻璃瓶的瓶蓋。城裏的街巷，彷彿變成了金銀島。每次我們把這些寶藏帶回家後，我都會花好幾個小時，把它們洗乾淨、擦亮，然後把它們粘在紙上，拼成各式的花樣。

我摯愛的外公，在我還只有四歲的稚齡，就開始教我如何欣賞大自然和熱愛藝術。

他從未說過一聲「我愛你」，或類似的溫情話語；他也從未把我抱在懷裡親吻，但我知道他是多麼地愛我。

有一次我母親病重，幾乎快要病危了，外公來接我去醫院探望母親。他說我們要去散一個很長的步。我們慢慢地走，經過了三十幾條街，才到達醫院。由於兒童不准進入醫院探望病人，外公教我站在一個地方等，然後他去看她，要她站在病房的窗口向我揮手。

等他回到我站的地方，他吃力地把我抱起來，讓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母親，我記得我哭得很厲害，拼命地揮手，還向母親拋了無數個飛吻。我一直央求外公帶我進去醫院裡面看她。過了一會兒，開始變天了，外公說我們得走了。我不願意離開，可是我們非走不可，因為不但天氣變冷，風變大，而且也開始下雪了。

外公費了那麼大的事，就是爲了讓我能看母親一眼。儘管他步履蹣跚，卻還得忍受極度的腿痛。我們好不容易走回外公家了，外婆已經爲我們準備好熱騰騰的湯等著我們了。

在母親生病期間，我都是和外公外婆住，因為父親需要工作，又不能把我放在家裡。比我大四歲的哥哥，則留在家裡和父親住。我這樣和外公外婆住了好幾個月，直到母親痊癒。

過了一陣子，母親才比較有心情問我關於外公的夢。我以我童稚的方法解釋給她聽，外公如何來找我、如何一定到我懂得他讓我傳達什麼訊息才離開。母親聽完以後的反應是不可置信。但這一次，她沒再說我傻了，她開始詢問我許多問題。

我告訴母親，其實還有很多別人也會來「找」我，可是我並不認得這些人。她以溫和而堅定的語氣告訴我，這樣的事並不是好現象，

她也擔心我想像力太豐富。

我試著向母親解釋，這些人在我睡覺的時候來找我，都是要我傳話給母親的。這些人裡，有的是鄰居，有的是親戚或朋友。他們總是說：「告訴妳媽，我很好。」或「我們在這兒非常好。」

母親開始注意這些事件，因為我夢裡的資訊有絕大多數是正確的。過些時候，母親甚至會叫我去睡一下午覺，然後起來向她報告我夢到什麼。我後來對於夢見這些已經過世的陌生人——可是都是母親認識的，也漸漸習以為常了。因為這類事件發生太頻繁，所以也就稀鬆平常了。你可以試著想像一下，你小時候也有這樣的遭遇會是如何。我從來沒想過，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本事。

如此強迫自己記得夢中的人和他們的訊息，好說給母親聽，其實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有助於我後來探索試驗夢境。雖然我當時並不知道會有這樣的好處，母親等於無形中訓練了我的能力。

我十三歲以前，只有我母親、外婆和我三人知道我可以從夢中得到訊息。母親和外婆不准我在父親面前提起這件事。因為就像母親說的，父親永遠也不會理解這件事。我是個很聽話的孩子，既然母親說不要講，我就乖乖地服從。

有時候瞞著父親還真有點困難。可是我知道母親這麼決定是為了盡可能地保護我。如果她覺得讓別人知道這件事是不智的，那麼也就只好如此了。這是我第一次需要保守秘密。

父親的家族在十九世紀末，從德國移民過來。他的家族很傳統，而且總是一絲不苟。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很明顯的，我們的家庭之所以能維持和樂平靜，都是歸功於母親決定不讓父親知道我的那些夢。在 1940 年代，這種事是不能拿出來討論的。如果當初我們真的和父親討論這件事的話，以父親嚴肅的個性，他一定會把我視為怪胎。

雖然父親是一個實際而且講邏輯的人，他也有柔性的一面。我記得他總是把聖誕節弄成一個充滿幻想、神奇而又有趣的節日。

有一次聖誕節，他找來了一個很大的牛鈴，裝扮成聖誕老人。他搖著鈴，我記得我說：「謝謝你，上帝！聖誕老人來了。」因為我們沒有煙囪可以讓聖誕老人進來，我跪下禱告，希望我們的防火梯可以讓他的雪橇進得來。

雖然我很想要一個娃娃，可是每次聖誕老人都是給我陀螺。我記得我都會向父母親抱怨聖誕老人從不聽我的禱告。他們聽了，就會以柔和的語氣向我解釋：「你能在聖誕老人發禮物的名單上，已經是很幸運的了。很多小孩還不在名單上呢！」父母親給我最好的啓示就是：要以愛心和仁慈去看待一切的事物。

我來自一個很有愛心的家庭，仁慈的父母總是以關心和幫助那些比我們更貧窮的人為己任。我的童年很快樂，這一點我和許多同行有所不同。

我小時候並不瞭解缺錢和貧窮是怎麼回事，也不了解為什麼父母親需要拿一些他們珍愛的東西去換來我和哥哥的聖誕禮物。父母親對

於教我和哥哥美德，有他們自己的一套。

我十一歲的時候，有一天，我的好朋友瑪格麗特（她只比我大一歲，卻比我懂事多了）告訴我說：「告訴妳一個很壞的消息，是有關妳家、我家，和所有我們認識的人的事。」

她又繼續說：「我們是一文不名的，以社會經濟階級來說，我們是屬於赤貧的、最低階層的那一級。我老師說我們就像垃圾一樣。」

對我十一歲的頭腦而言，「垃圾」這一詞把我嚇倒了。我想到那些發臭的東西，而且上面爬滿了各種蟲和老鼠等等。他們也會把我放進一個垃圾桶，或把我拿去後院，像垃圾一樣燒掉嗎？瑪格麗特和我對被視為「垃圾」一事嚇壞了。那一整天，我們都因為這個消息而惶惶不安。

聽了瑪格麗特這令人震驚的話，我跑去告訴母親這件事。母親聽了驚訝極了。她說：「我會和妳父親談這件事。」我拜託她快一點，因為我不想像垃圾一樣被「處理」掉。

過了一會兒，父母親和我談話，內容很溫馨且理性。父親說：「別擔心，我們不是垃圾，我們只是沒有錢罷了。」

他指著他的心，也要求我做同樣的動作，他開始解釋，我們事實上是富有的，因為我們的心充滿了慈愛以及對人類的熱愛。我們還有那麼多的書，可以讓我們神遊世界各地。

他就這樣溫和地化解了這個難題，也讓我們都覺得好受多了。父親把這個家治理得有條有理，是讓我佩服的一家之主。他對於他人也總是慷慨、仁慈，不論他們生活狀況如何。

父親的話使我得到滿意的答覆，我告訴瑪格麗特，我們並不貧窮，因為我們的心好比黃金。她聽了也放心了。

修女長

就在那幾年，我開始重複做同一個夢，通常一個禮拜之內，會出現兩三次。在這個意象鮮明的夢境中，我會在地下墓園裡跑著，呼喚著一位穿著棕色修女長袍的「母親」。我總是追不上她，每次我從夢中醒來，我都淚流滿面。

我很確定她不是我這一世的母親。有一天，母親把我叫醒，摟我在懷中，安慰我，使我平靜下來。我看著她說：「我要我另一個媽媽，我要那個在隧道裏的那個媽媽！」最後，母親的撫慰總能再讓我平靜入睡。

這個夢一直跟著我，直到我成年。多年後，有一次我遇見一位女士。我憑直覺就知道她就是我夢中的那位修女。

1990 年代初期，我約朋友麗塔 枉 ta 一起吃飯。她想要介紹我認識她的朋友比芙麗，這個朋友是佛州一位出名的靈媒。打從這位靈媒朋友走進那家餐廳，我們倆就同時直覺地知道我們在前世有特別

的關係。

那一次是我們第一次碰面。當我開始向她描述我的「修女夢」時，彼此的目光深深地鎖住對方。我告訴她，我認為她就是那位前世的修女長，而且我在地下墓園中追趕呼喊「媽咪媽咪」的，就是她。

她注視著我，我們倆都開始熱淚盈眶。我們互相碰觸對方的手，短暫地擁抱了一下，然後開始熱切地談起我們共有的前世。她完全可以了解我所說的。她告訴我，她也覺得我們一定是前世有一個很特殊的緣，她也曾經夢過自己是修女長。她還說，她很確定她穿著的袍子是棕色的。我們都認為那是發生在德國。我們談到當時的職責、儀式，還有我那一世後來長大也做了修女，談起來不免感慨。

那次相聚的時間雖短，但對我們倆都很值得。懷著深深的尊重與喜樂，我們互道珍重了。然而彼此心裡明白，我們曾共享一世。從那天開始，我的「修女夢」再也不出現了。我相信那是因為我已經見到夢中人，而且共敘我們前世的因緣。有趣的是，比芙麗在這一世也是一位有靈附身的靈媒。很奇妙的是，我們在這一世，還過著和對方類似的生活。

訊息的夢

從我八歲多開始，這些訊息的夢逐漸減少，直到我十二歲，才又開始做這種夢。

我那時候的夢，會和別的夢產生關連，讓我能夠預感到一些將要發生的事。後來，我在醒的時候，也能藉著一些意象，預測到什麼事將會發生。

就是在這種像白日夢一般的輕微「知覺轉換狀態」(**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之下，我可以像看電影一樣地看見我的夢境。記得有一天，我展望到我們的晚餐。那時候，我母親總是盡其所能地為我們提供均衡的飲食，以免我們營養不良。一個禮拜中，每天都有固定的菜單。在一個不是輪到吃牛肝的日子（我到現在還是無法忍受牛肝），我在觀想時看到母親穿著繡有公雞的圍裙，把牛肝盛出來給我們吃。那天下午，我真的看到母親穿上我事先展望到的那件圍裙。我知道慘了。不過，我想出一個妙計。我叫我的狗史努吉待在我腳邊，偷偷把我切好一塊一塊的牛肝放在手中，餵給桌下的狗吃。母親把我逮個正著。我因浪費食物而挨罰。不過我還是很高興，不用吃牛肝！

有時候，我會預見一些沒腿的軍人。過了一陣子，有一天父親邀請一些韓戰老兵的朋友來家裡。他們之中，有人的褲管看起來空空的，其中兩位拄著拐杖走路。

等客人走後，父親告訴我，他們是怎麼在打仗的時候，失去了腿。我很想把我的夢告訴他，可是又想起母親的警告，所以我就什麼也沒說。不過，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不僅能夠觀想到逝去的人的事，也能觀想到活人的事。

我也記得預見一些棒球賽，得知哪一隊會贏。事後證明，我的信

息都是正確的。有一次我得知第二天的天氣，另一次我預知哪一位親戚會來我家找母親聊天。母親對我不曉得該怎麼辦，因為這些都是她從未經歷過的。我和我家人並不熟悉「通靈者」這個詞，任何稍微扯到有異尋常的事，都不在我父母的日常生活中。

我現在回想起這幾年，當時的母親和外婆，一定覺得我很怪。可是她們都以愛心來調整她們的生活，來適應我。她們不論何事，都是以非常安詳、優雅的態度來處理，因此我始終都覺得自己是個正常的孩子。她們從不取笑我的預言。她們也從不會向他人炫耀。她們知道我的能力是不尋常的，但她們不想要我在別的孩子、鄰居和家人面前顯得怪異。她們爲了使我能被他人接受，特別要求我注意自己的禮儀和舉止。她們一面保護我不受傷害，同時也私下鼓勵我繼續探索這些發生在我身上的特殊現象。

雖然這些奇怪的事時常發生在我身上，我還是正常地成長。因爲我的父母提供我一個健康的成長環境。我的父母都很慷慨，永遠都敞開家裡的大門。他們對朋友，不論飢餓的也好，或是因爲天冷需要找地方避寒的，都隨時歡迎。朋友來的時候，甚至都不需要敲門，直接走進來就好了。每次朋友來，我父母就會把我們那舊冰箱和櫥櫃裏的食物都拿出來，放在大餐桌上，讓朋友覺得賓至如歸。

就是在這幾年，我快要進入青春之前，我開始能看到所謂的「鬼」。當時我並不知道別人都看不到。母親和外婆又多了一個秘密要保守。我看到的鬼和你我並無太大的不同。唯一的不同，只是他們能夠消失以及能夠穿越牆壁。我能夠接受他們，而且並不畏懼他們，過一陣子也就習慣了。

有一些鬼是以前我們的鄰居，看來很面熟。他們都不說話，但能穿越實體而消失或漸漸消失，就好像越走越遠一樣。我覺得恐怕我注意他們比他們注意我還要多，因為我每次和他們打招呼或說再見，他們都不回話。

有一天我決定跟蹤一個進入我們公寓的鬼。一不小心，我撞到磚牆，弄得鼻青臉腫。從此我再也不跟蹤鬼了。

當我快要滿十二歲的時候，我感覺我的那些捎信的夢快要停止了。那些鬼的顯像也愈來愈不常出現了。這些都是漸進的，就像蝸牛前進一樣的緩慢。然而就在這扇舊的門要靜靜地關上的那一刻，新的一扇門又忽然打開了。

打開新的門

由於舊的那扇門關上了，而且我失去了夢和鬼這兩位好朋友，我覺得有很大的失落感。然而，我很快就忘記感傷，因為又有新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一種新的意識開始出現。大量的訊息開始湧進我的意識，我開始知道別人心裡在想什麼。

和我們的親戚一起過節，總讓我覺得頗為尷尬，但有時也很滑稽。我的親戚和家人心裡在想什麼，我都能知道。好比有一次，一位我最喜愛的阿姨，努力恭維我母親準備的大餐，可是我心裡接收到的訊息，卻是剛好相反的。

那時我年紀太小，不曉得該怎麼應付這種情形。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如何去告訴別人，她知道他們在騙人，或她知道他們內心在想什麼？牽涉到大人的時候，尤其令我困擾。因此，我很早就學會只把這些事告訴外婆和母親，而不和別人說。在這個時期發生的事和我早期的經驗，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我還不知道該如何適當地處理這些訊息。這些訊息變成了我額外的負擔，而且有時也讓我覺得難以了解。

在這個新的領域，我覺得十分失落。我努力試著不去理會我所感應到的有關別人的訊息。在我剛有這個能力的初期，每當我感應到別人的訊息，都會覺得很不舒服，但我逐漸學會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

不讓別人知道我知道些什麼，有時也是個很大的挑戰。由於母親和外婆深刻的影響，我開始害怕我的情況可能會為家裡帶來羞辱。在 40 年代、50 年代，以及 60 年代初期，像我這樣的人，很有可能會被誤解、取笑，甚或迫害。雖然母親和外婆盡其所能地讓我發展我的能力，她們也很明白地表示，我永遠不可能告訴別人我有這些能力。我相信她們所說的，別人會傷害我——同時，我的家庭也會受到傷害，因為養了這麼一個怪孩子。

我的蓋格計數器

到我差不多十六歲的時候，我對於處理這些感應早已駕輕就熟了。說來奇怪，有些訊息準得不得了，有些卻一點也不準。在那幾年，我開始察覺，我的身體也會對這些訊息有所感應。如果有一個不愉快

的事要發生，我的太陽神經叢會感應到，胃也會翻騰。有時候，我會感受到一種輕微的振動，直到事情發生過後才會停止，那時我才恢復正常。

記得在我十五、六歲時，一個霧濛濛、濕漉漉的夜晚，就在快要上床睡覺之前，我突然覺得極度地悲傷。我心情壞透了，無法入睡。胃也不斷地翻騰，人們常用的腸胃藥也無法使它平靜下來。幾小時後，我的胃終於靜下來了，我知道注定該要發生的事已經在進行了。

幾天後，我得知美國航空 320 班機墜機撞入東河。兩位機上人員和六十三位乘客都不幸喪生。

這種生理反應發生過幾次以後，我發現每次只要我的太陽神經叢好像在跳動或振動，就表示會有什麼不好的事要發生了。所以我稱我的太陽神經叢為我的蓋格計數器（**Geiger Counter**）。直到現在，每當它偵測到即將發生的災難，就會以跳動來傳達訊息。

感應到靈

就在這段時期，另一個有趣的現象發生了。雖然我很少再看到我的老友——鬼，我認為我開始感應到靈。

靈和鬼是不同的。鬼是以他們活著時候的樣子出現。鬼多半只是到處走動而不做什麼事。他們基本上只管他們自己的事而不和人溝通。我小時候，還以為大家都看得見鬼，因此我也不以為意。

感應到靈比起看到鬼要強烈多了。我身體不同的部位會有不同的反應，讓我去感應、感覺、知道有靈在附近。例如，我的頭部會聽到訊息——或者把位置說得更明確一點，在我頭部的前方，兩眉中間的上方，我會感覺到麻麻的，然後我就會感受到靈。有時候，如果有靈在附近，我的嘴角會下垂或收縮。對我而言，這感覺滿不錯的。我也以感受到不同個性的靈為樂。後來，我愈來愈習慣感受靈，我也就愈來愈容易接收到他們的想法。這個新的互動，我覺得很新鮮刺激。

神遊

我們事實上都有過神遊的經驗，幸運的話，有時的體驗甚至會令人難忘。每當我入睡後，我會感受到「靈魂出竅」(**Out of body**)。一開始的時候，只是全身覺得有振動，然後耳內會聽到很大聲的嗡嗡聲，就好像火車的隆隆聲一樣。然後我會飄浮在我身體的上方，看得到自己安穩地睡在床上。有時候，我會飄得很遠，甚至離開我的房子而飄向雲端。

這些靈魂出竅的體驗，在我十幾歲的時候發生過幾次，後來停了好幾年以後才又發生。在我還是十幾歲的青少年時，對這個不以為意，認為那只是夢境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會這樣，只是有人運氣好，醒來後還記得罷了。

我神遊 (**astral travel**) 過很多地方，大部分都是在紐約市。事實上我對於會去哪裡，並無法控制，但我記得那些讓我留下了愉快回

憶的神遊。如果是去認識的人的家，我會想：「大家都在睡覺，我也該回家去睡覺了。」我只要一有了這個念頭，就會馬上回到自己的床。有一次，我在神遊時去看一個朋友，她的狗和她一起睡。那隻狗看著我，就好像我真的在那兒一樣。由於自己是不速之客，我很快就離開了。

我對於這種新的體驗有點兒不知所措。大家都在睡覺的深夜，我卻到別人家當不速之客，自己也常覺得很不好意思。雖然我很感謝那些靈能讓我有這樣的新體驗，我還是覺得心裡不是很舒服，因此我要求他們終止我的這種能力。

自從我提出這項要求，很快地，我就不再有了這樣的旅遊了。直到多年後，有一次我讀到一些有關靈魂出竅和神遊的報導，我又向靈要求把這種能力再還給我。這些靈魂出竅和神遊的天賦在我年少時給我，算是浪費了；要到好久以後，我才能夠把這種經驗與別人分享和教別人此種能力。

第四章 自動書寫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靈魂也是死的。

——〈雅各書〉二章 26 節

隨著時間飛逝，生活開始忙碌。除了約會和工作，我開始想著未來，也就是婚姻和家庭。我過去那些鬼和靈的經驗似乎愈來愈遠，而我也開始覺得自己和別人沒有不同。因此，我一遇見未來的丈夫，就決定不把過去那些特別的經驗說出來。

我不認為把那些陳年舊事說出來對我們的新關係有任何好處。他終究是學科學的人，需要具體的證據。我們於 1960 年代初期結婚，我決定保守這個秘密。我真的相信我是根據常識做的決定。

我非常喜歡我的生活，對於身為人妻和將為人母感到心滿意足。然後，我的大孩子出生了。除了任何母親都有的直覺，或是很自然的夢到甚麼，我可沒時間管別的。我覺得我年少的經驗已經結束了。

甦醒

然而，事情可不是永遠這麼稀鬆平常。我沒想到少年時代的那些現象會在沉寂之後復發，而且來的時候力道既強，又帶著轟然巨響。那天晚上我醒來，接著被看不見的手從床上推到地上。我全身從頭到

腳都隱隱作痛，尤其心臟部位像是遭到電擊一般刺痛，我以爲自己心臟病突發了。

我不害怕，卻很想知道自己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關於舊日的思潮在我腦海湧現。我明白某事或某人需要我的全神貫注，所以這麼大張旗鼓地來引我注意。我年少的經驗又回來了。我沒想過它們會這麼戲劇化的回來，但此刻我明白自己得注意了。

過了一會兒，看不見的力量消失了。我身上也不疼了。一切似乎恢復正常，可是我的睡意全消。我走進客廳，坐在沙發上，等著接下來該發生的事。我醒著等了一夜，等了又等。甚麼都沒發生，也沒人來打招呼。接著我想也許這只不過是個夢，罵自己傻，居然以爲我的過去又回來了。

接下來的連續三個晚上，甚麼都沒發生，所以我暗自慶幸過去那些與靈界打的交道還是秘密。

當時我並不懂「靈媒」這個字是甚麼意思。我只知道自己在童年見過鬼，也能夠感受到靈，接到他們傳來的訊息。如果有人告訴我，有一天我會代表他們與生者交流，我會覺得他很傻。而且我也不想和所謂的「死人」打交道；和活人往來就已經夠困難的了。

我擔心這個秘密總有一天會被揭發，所以對我先生聊起這個話題。我又怕又慌地試著和這個非常有邏輯的人談這碼子事。我試著向他解釋，舌頭與大腦卻無法協調，而我用的字又令人糊裡糊塗。我覺得自己聽來像個瞎說的笨蛋，知道自己如果堅持說下去，他會以爲我

瘋了。這次談話結束了我的初次嘗試。我保證以後有一天，我比較能夠解釋這類事物的時候，會提供比較聰明合理，又有見識的陳述。

我童年的經驗重現，卻沒有人可以討論，成了我生活上的新難題。我那時的朋友並不接受超自然現象，而我對家人絕口不提。我擔負著新舊責任，覺得自己很孤單。同時，我記起過去發生過的精彩奇遇，開始期待新的覺醒。我想知道我將怎樣一面身為賢妻良母，還能一面保守我那些超自然研究的秘密，又還可以找到空間和時間來進行研究。

我被扔到床下的插曲發生一個星期後，另一件趣事發生了。我正在沙發上看書，看著看著，快睡著了，只是對周遭的事物還有模糊的印象。我記得瞥了一眼時鐘，那時是凌晨兩點。

我感覺到有個看不見的人靠得我很近。這種感覺伴隨著強大的力量，讓我全身顫抖，周身疼痛。我無法坐在沙發上，而滾到地上來。我覺得好像遭了一百萬次的電擊，而且全身彷彿被針給刺穿了。我幾乎不能呼吸，以為自己這回死定了。

然後我發現，我開始往上升，而離開自己的身體。我往下看，看見自己躺在地上，有點歪七扭八的軀體。我喜不自勝。那種感覺好像是我沒有身體。身體成了回憶，我也不再感覺痛。我繼續往上升，飄出了我住的公寓，飄向雲層。我完全被白雲吸引了。往上飄的感覺好舒服，我好希望就永遠停留在那種狀態。接著我感覺到有個男人的手握住我的手。這回它伴隨著一個聲音。

這個強大的力量告訴我，他是我的「**控制靈**」(**control entity**)，會在靈的領域陪伴我一輩子。他向我顯示我從出生到此刻的人生。他談到他身為我的老師和主人，說有一天，等他覺得我準備好了，他會引進一位有智慧的女士來教我更多事。他會從靈界給我教誨，讓我學習成長，與人分享，而且因此而豐富了我的生活。

他的聲音像是從隧道裡傳來的，帶著些許回音。他說我有好多要學，有好多要與人分享，最重要的是我必須履行做為靈媒的承諾，為他和一位我以後才會遇到的女士擔任靈媒，同時為其他必須與人間家屬聯絡的靈代言。

他帶我回到我的家，要我回到自己的軀體。靈魂出竅的感覺好棒，我記得我心裡想，「哎呀，我可不想回到還躺在地上的軀殼裡。」在那一刻，我想到的不是我肉體的倖存，而只是那完全的平靜與被愛籠罩的感覺。可是我接下來發現，我被推回自己的軀體裡。我馬上又感覺到痛極了，可是那種感覺並不久。我醒過來，看看牆上的鐘，已經五點了。我剛剛在別的地方待了整整三小時，可是感覺上才幾分鐘。時間怎麼過的，我完全不明白，這次的經歷讓我不知所措，而且直到今天，它在我腦海裡還是像剛發生一樣的清晰。

這件插曲發生很久以後，我學到靈媒的控制靈主宰哪些靈可以，或哪些靈不可以，通過這個靈媒來和人溝通。

很多年以後，我的控制靈，還有他後來介紹給我的那位明智女士的靈，告訴我為了進入活人的磁場，靈必須刺穿那個隱形的帳幕，也就是**氣場** (**aura**)，它是從我們每個人向外延伸到很遠的能量場。這

可能就是爲甚麼我會在那兩次的事件裡覺得身體遭到電擊而痛得扭動身體的原因。隱形的帳幕一旦破了，永遠不會再合起來。現在我和我的控制靈一起，共同擁有我的氣場。

對有些靈媒而言，氣場被刺穿會有後遺症，原來有的健康問題會變得更加嚴重。像我，本來肺就不怎麼好，心跳也快了點，氣場被刺穿之後，心肺功能變得更差。我的控制靈，曾向我提到的那位睿智女士——艾琳，曾經開玩笑地說，我的靈界朋友在我身上貼了隱形繃帶來修補氣場。我不記得他們安慰我的話是否把我逗笑了。

我再次遇到我的控制靈的那個晚上，是我人生的轉捩點。自從那次之後，我成了「人體靈媒」(physical medium)，用比較現代的話來說，又叫「人體靈傳者」(physical channeler)。也就是說，有些靈在得到我的控制靈同意後，可以直接借用我身體的部位來和人溝通。他們可以直接用我的聲帶來講他們自己的話，也可以用我的手來書寫。

一門爲期二十五年的課

有一天，我正在和朋友寫信，我的筆彷彿被一雙看不見的手導引，自己動了起來，在紙上拚命打轉畫圈。我不明白我的手怎麼了，換了一張紙，想看看會不會再發生同樣的事。可是甚麼都沒發生，所以我就繼續寫。這回我可以很快就把信寫完了，或者應該說我以爲如此。可是我一唸才寫好的信，就大吃一驚，因爲信上大部分的字跡都不是我寫的。不僅如此，如果我不看那封信，甚至不記得我寫過的內

容。我看看鐘，已經過了一個多小時。這是我第二次沒法解釋時間怎麼消逝的了。

我很興奮，因為看來又一種與靈溝通的方式開始要出現了。我決定要探索這種新的交流方式。我白天不能做這種研究，因為我得做為人妻母該做的雜事。於是我每天利用半夜兩點到四點的時間，來實驗這項新方法。我選擇這段時間，因為家人那時都睡了，我才可以隨心所欲地研究這個新現象。

我手握紙筆，迫不及待地坐在廚房的長檯前。我最早開始做這方面研究的時期，以為只要把我自己放在誠心接受的心態，就會看到筆像第一次一樣，自己動起來，但是真實情況可不是這樣。我發現我根本不知道它怎麼開始的，然後我會從知覺轉換的狀態醒過來，看到自己寫了一兩頁的字。

這種交流方式，我後來學到，叫做「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自動書寫可以用紙筆當工具，也可以用打字機、電腦鍵盤等等。它通常發生在知覺轉換的情況下。有些人是處於輕度「出神」(**trance**)的狀態，這時輕微的意識仍在作用；而對另外一些人而言，他們則是在完全出神的狀態。我的書寫可以大略分為幾類，包含經濟、醫學、政治，和家人。

有時紙上會出現一些圖，顯示地球和附近的行星。有一張紙上顯示在公元兩千年左右，有一顆新發現的太陽系行星會被命名。這顆行星老早就在那裡了，可是以前沒有夠強的望遠鏡，所以它才沒被發現。

在知覺轉換的狀態下，我還曾寫下外國文字。有一天，我做完一段自動書寫，發現整張紙都是看來像亞洲文字或希伯來文的陌生文字。我調查以後了解到那個訊息是要給附近的鄰居太太。她的租母的靈用中文寫了「你好，我愛你。」我應該順便提一下，我不會說寫中文或任何外國語言。

有些自動書寫的結果是關於我的家人與他們的健康的。有一次，紙上畫著一個人體，旁邊寫著我爸的名字，還有幾道平行線，統統指向肺的部位，另一端則寫著幾個字；「爛得像舊海綿一樣。」我沒把這幅圖告訴我爸，因為我還是瞞著他在進行超自然的研究，而且就算我沒瞞著他，我也不要告訴他這個壞消息，免得他害怕。無論如何，我並不懂那幅圖的意義。幾年後，醫生診斷出爸爸得了肺癌，說他的肺已經爛得像舊海綿一樣，一碰就碎。

是否得了妄想症

這種書寫持續了幾個月。每次發生的時候，我怎樣也想不起來時間怎麼消失的。我只記得坐在長檯前準備開始，然後就是醒過來發現一些我知道絕對不是我寫的訊息在紙上。雖然我喜歡這項冒險，卻沒有人可以談論此事。另外一方面，我很害怕地想確定自己心智正常。我那時還年輕，才二十多歲，沒有一天不懷疑自己是否瘋了。因此，爲了尋求答案，我開始讀弗洛伊德和容格等人的書。

我忙著鑽研心理學的書籍。我唸的愈多，就愈害怕。有時我覺得

自己一定是有毛病了。更糟糕的是，我覺得許多書上說的病症都適用在我身上，妄想症是其中最有可能的了。這使我在從事自動書寫三個月以後，暫時告別我心愛的活動。

我不顧一切地研讀，搞得自己筋疲力盡。我非常害怕自己是精神崩潰，可是我的日常生活顯得很正常，而且照樣從事身為母親、妻子，與家庭主婦的活動。我以為這種現象的產生是因為我事情太多卻睡眠不足，也因為我老是放不下那個神秘的存在體。所以我停止閱讀心理學的書籍，不再懷疑自己的精神是否正常，也開始從事一些新的活動，比如畫圖，好幫助自己放輕鬆。

我在畫畫的時候，手又再次不聽我的大腦使喚，而自顧自的振動起來。我必須勇敢面對正在發生的事。這一次我保證絕不再跟自己過不去。我祈求天使般的力量會理解我的困境，而再度教我。

我不用久等：我們就這樣接上中斷的功課。可是我現在是完全有意識的。我的控制靈，有時也有其他的靈，給我資訊讓我為他們寫的時候，我也能控制自己的手。有時他們也會讓我進入輕微的知覺轉換，這樣他們就可以用我的手來寫。我們的筆跡是不同的。我使用右手寫字，然而在自動書寫的時候，某些訊息的字母傾斜方向卻像是左撇子寫出來的字。雖然這個發現讓我的神經不再那麼緊繃，我卻還是懷疑自己的精神是否正常。即使我熱切盼望和靈共事，我依然需要他們証明給我看，的確是他們在寫字。

有一天，我先生載我去銀行將支票兌現。那是一個酷寒的天，他不想下車，所以我一個人進銀行。令我詫異的是，銀行經理拒絕兌現

那張支票，因為我的簽名與留檔紀錄不符。我望望四周，想找救兵，結果瞧見一個能夠證明我身分的鄰居。我趕緊把他叫過來，請他告訴銀行人員他認識我。我簡直不敢相信接下來發生了甚麼事。他不但沒有幫我解圍，還對行員說：「我完全不認識她。」

我嚇壞了。我雙眼含淚，擔心我先生會在車裡等太久。他以爲這種小事僅需花個幾分鐘的。我那時不開車，所以沒有駕駛執照來證明我的身分。我稍微鎮靜下來，仔細看我怎麼在支票上簽名的。果然不像我的字跡。這個發現讓我很難堪，了解到我一定是在知覺轉換的情況下簽的名。

所以我懇求行員再給我一次機會。我向銀行經理解釋，天冷手僵，所以字跡才會看來迥然不同。

而同時我腦袋裡卻對著靈大喊：「好啦！好啦！我相信！我相信！」

銀行經理總算給我第二次機會。這回我的簽名沒問題了，我很開心地兌現了支票。

我向靈請教他們爲何如此對我。我得到的答案是既然我使勁想知道自己是否正常，那麼他們就讓核對筆跡的權威使我不用再爲自己是有妄想症，抑或快發瘋的問題心煩。果然，我不再胡思亂想了，我被他們爲我做的安排感動了。我這才了解我感覺到的，所見所聞的，真的是來自於靈。這麼多年以後，現在我講起這個故事，還爲他們那時如何既證明了他們在我附近，又能正面影響我的生活感到好笑。

我後來又遇到那個鄰居，問他爲何要玩這種把戲。他說他實在是很久沒有好好笑一下了，雖然我成了犧牲品，他卻被我氣急敗壞地證明自己的身分給逗得樂翻了。我卻很難和他一起欣賞他的幽默。

從 196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初期，我每天一定在午夜前把家事做完，打個盹兒，開始自動書寫。初期還需要設鬧鐘，後來我自己的生物時鐘就會準時把我叫醒，好來得及從事自動書寫。

我每天如一地寫了二十五年。然後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樣，小睡之後準備開始寫，可是甚麼都沒寫出來。我覺得身體有些不同，喉嚨怪怪的，可是我並沒有感冒，也沒生病。我的直覺告訴我自動書寫已近尾聲，我以後不會再這麼做了。我心碎了，因爲自動書寫已成了我的習慣，我彷彿失去了摯友，悲哀地哭了。

一扇門關上的同時，另一扇門卻正在打開。我其他的本能變得愈來愈強，我能看到的事物也愈來愈清楚。我仍然在寫，可是資訊是以不同的方法傳給我了。詹姆士，約書亞的弟弟

在我中止自動書寫以前，已經早知道我的控制靈的身分了。他曾在 1980 年代初期於通靈會中告訴與會者他的名字是雅各，約瑟夫之子。他是約書亞的弟弟，雅各是他的希伯來名字。有時他也用他的英文名字，詹姆士（James），我們在本書就這麼稱呼他。

我的控制靈接近我的時候，我可以感覺到牠。牠來的時候，我可以聞到沒藥（Myrry）的味道。我感覺到牠總是在我後面，張開雙臂

保護我。但他從來沒有在我面前現身，也沒有把他的模樣投射在我腦海裡。實際上，我從來沒有真正見過他這號人物。

雖然如此，我可以感覺到我最喜歡談及的那一生的長相是如何。我感覺到他的膚色是棕色的，身高大約介於四呎八吋到五呎之間。他滿頭亂髮，有一頭像愛因斯坦的髮型。他嘴上鬍鬚也很厚，一邊臉頰稍微高一點。我感覺到他的大眼睛，臉上的皺紋，還有手上的創傷。他的身體有點殘缺：一隻手斷了，粗糙而多節，也許是被打成這樣或是意外事故的結果。他腳上穿著涼鞋或是包了材質很粗的，類似草鞋的東西。至於他的衣著，我覺得他罩了一件像麻袋一樣的衫子，在腰際以下用粗線綁著。有一天我坐下來對他說：「拜託讓我幫你畫一張像吧。讓我試著畫出你的頭，看看它是否和我心目中你可能的長相吻合。」他沒有反對我的想法。

接下來兩年，我花了好多時間畫出許多不同的圖。他告訴我每一幅圖都只看到他的一面，所以我企圖把它們綜合起來。有一天，我畫好了圖，還寫了文字說明，「詹姆士於一千八百年間輪迴成教士。」（見圖 4.1）

有時我進入輕度出神的狀態，寫些問題讓詹姆士回答；有時他會對我的日常生活給些忠告。比方說，有一天我在發火，那天晚上在自動書寫的時候，我畫了一個小丑的速描。詹姆士說我在心不在焉地亂塗鴉，要我趕快把它畫完，我們好集中在比較正面的想法上。（見圖 4.2）

詹姆士有時會在我的課堂上或通靈會中出現。起初他講的話不是

很容易懂，因為他講的是古拉丁文；接著他又說古英語，可是還是沒有人聽得懂他的話。於是他藉著與我一起看電視或聽收音機來學現代英語，有時他也會從我的談話裡學些字。這整個學習的過程花了他許多年，雖然他的英語還算不上完美，但是已經改善許多了。直到現在，他有時還是喜愛說古阿拉姆語（**Aramaic**）。

詹姆士有許多前世，他主要講的還是關於他身為雅各的那一生。他說他有個哥哥叫約書亞，他的父親叫約瑟夫，還有他的母親叫瑪利亞（**Miriam**）。他們都是正統的希伯來人的隱士派（**Essenes**）。隱士派被視為希伯來人中最聖潔的一支，他們崇拜神，研讀喀巴拉（**Kabals**）神秘學。詹姆士和他的家人是隱士派裡最虔誠的信徒了。

詹姆士追隨約書亞，並親眼目睹約書亞所執行的奇蹟。他記載了很多關於他哥哥的事，而這些文件埋在昆蘭（**Qumran**）地區。（註：昆蘭位於死海西北岸，是隱士派的居住地。死海古卷在此附近被發現。）他說有一天他的作品會被發掘出來。

在降靈會上，詹姆士每次都以古語吟誦一段禱告辭，來結束他的談話：「噫呀哪（註：噫呀哪的意思是我是自有的），噫呀哪，噫呀哪。喔勒滴喔。喔嘿噹滴喔。呀哈星。呀哈天姆。哎嚶。喔勒……」



圖 4.1 詹姆士於一千八百年間輪迴成教士



圖 4.2 瑪麗蓮在塗鴉

第五章 一吐爲快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傳道書〉三章 1 節

大約在自動書寫發生一年半後，某天半夜，除我之外，家人都睡著了，而我在籌備一個生日宴會。一股香味突然籠罩著我，那香味很難形容，我想最接近的味道大概是沒藥香吧。那個味道令人很愉快，而且很迷人。我放下手邊的宴會準備工作，坐在沙發上，因為我知道有東西需要我的注意。

我馬上就發現我可不寂寞，客廳裡有兩個特殊的客人。坐在我對面的搖椅上的是一個紳士的靈，他的顯像有著一頭黑髮與一雙銳利的藍眼睛，穿了寬鬆的白色打摺襯衫和黑長褲。在另外一張椅子上坐的是一位令人驚豔的女士，她有著紅色長髮和黑眼睛，穿了件維多利亞時代的長禮服。我坐在沙發上看他們對我點了點頭，好似在打量我，肯定我。然後他們對著我燦爛一笑，消失在稀薄的空氣裡。接下來一年多的時間，這位女士和這位紳士常在晚上來看我，也總是穿著各式各樣維多利亞時代的服飾。他們要來之前，我總是知道，因為我的屋子會瀰漫著沒香的味道。我也逐漸學習去傾聽和細認他們兩位的思維。這種學習總是透過**心電感應 (telepathy)**，我們從來不曾真正出聲交談過。

我在早期的學習階段會努力試著用耳朵去聽。不過，這些靈似乎有別的打算，因為我儘管很努力，卻沒辦法用耳朵聽到甚麼。我一旦不試著用耳朵，就可以從腦海裡聽到訊息，而且資訊比較能夠順暢地流通。我從來沒有藉耳朵聽到這兩個靈的聲音，可是他們的腔調卻很明顯——絕對是英國腔。

我想我的老師覺得我在這門課學的差不多了，這兩個靈的顯像該離開了，這樣才可以考驗我沒有顯像幫忙時的本事，於是我這兩個朋友再也不曾以鬼的形式出現。雖然我看不見他們，可是我仍然聞到沒香的味道，也依舊收到他們的想法。事實上，聞到味道然後接收意念是我唯一確認他們的途徑。有時我能夠察覺到只有一個靈來了。

我真的相信我的老師幫我計畫安排，讓我採取了這種學習的方向。我被當成是幼稚園的小孩，學得夠好就進階到下一課。我每天晚上都必須犧牲睡眠時間來上課。每天要找到適當的時間來向老師學習是很難的，可是憑著毅力和紀律，我終歸是做到了。

除了「鬼朋友」拜訪我，我還聽到看不見的手所發出的聲音，還有聞到無從解釋的味道。比方說，我聽到水從關緊的水龍頭流出來、鑰匙開鎖、彈珠在地上滾，在沒有人爆玉米的時候聞到爆米花的香味，還有聞到剛出爐的香草餅乾的甜香、煙管濃郁的味道，以及各種花香，特別是玫瑰花。

我很喜歡學習，而且我從來不害怕。也許我童年的經驗自然而然帶著我往這條路走。大多數人會覺得這太匪夷所思，可是我卻不會這樣想。我急著想學會、成長，好和別人分享。

我在 1970 年代中開始在社區裡的學校當義工，因此而結識了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有一個心理學家叫瑟琳娜。另一位是精神病醫師，名叫英格麗，她比瑟琳娜和我大得多。我們三個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我們在閒聊，突然談到做夢和直覺。在那之前，我早就渴望遇到可以談這類話題的對象，尤其是像「和死人說話」這個話題。我對別人其他的神通比較沒興趣，因為我覺得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吧。所以我就冒著風險講我的故事。自白可不是容易的事，但我運氣真的很好，她們倆張開臂膀，完全接受了我，告訴我：「你愈是想瞞，愈瞞不住。」

她們安慰我，補充說：「你千萬不要把自己弄得心煩意亂。讓我們幫助你放鬆心情和神智。也請容許我們幫助你了解你沒有不正常。其實，你是正常的無限延伸。也許你本來就該這樣。」

她們邀請我來做實驗。我大為放心：她們沒有把我視為怪物。我急著想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就偷偷在一星期裡擠出幾個下午的時間，來和她們研究我在通靈方面的特異功能。

瑟琳娜會在實驗的時候說：「瑪麗蓮，和我說說我的過去吧。」我能夠告訴瑟琳娜她的背景。

瑟琳娜確認了我說的事果然都發生過。接著她問：「瑪麗蓮，妳看得到未來嗎？」

我說：「當然囉，妳快要有一個男孩了。」

她大聲笑著說：「喂，不可能的，我已經沒戲唱了。」

我又很肯定地說：「真的，你快要有一個男孩了。我不知道你懷孕的確切時間，或者你會在甚麼情況下懷孕，可是你會有一個小兒子。」

瑟琳娜不想再要一個孩子，而且她認為根本不可能再有孩子。無論如何，一年半之後，瑟琳娜生下一個健康足月的嬰孩。醫生們都感到驚訝，他們原來以為她不能再生小孩了。

這兩個朋友很高興和我一起研究。我終於被接納了。我把憋了好久的秘密說出來了，更棒的是我沒被當成怪物。

我們做實驗的期間，瑟琳娜和英格麗為我設計了一些小型的測試。我也試過當時很受歡迎的齊納卡片（**Zener Cards**）。齊納卡片最先是由卡爾·齊納（**Carl Zener**）和約瑟夫·班克思·萊因（**Joseph Banks Rhine**）所發明的；一組卡片有五種花樣：星星，圓圈，正方形，十字，和波紋；每種花樣有五張。測試的方法是由一人看卡片，然後用心電感應傳給另一個人。我的朋友用手洗牌，抽一張牌，然後由我說出我感覺她順手抽出來的是哪種花樣。有時她會要我告訴她一系列牌的順序。

有些人在做這種實驗的時候得高分，可是我卻低得慘不忍睹。對我而言，這些卡片是死的東西。如果你在紙上畫個符號，把我的眼睛

蒙起來，然後讓我觸摸它，要我說出來你畫的是甚麼，我的表現不會好到哪去，可是我卻可以告訴你一大堆關於你的事。

英格麗發現我的通靈能力或通靈作用是落在負值。我做齊納卡片測驗總是維持一貫的低分。那些卡片冷冰冰的，沒甚麼生氣，我感覺不到甚麼。可是她們告訴我，我總是在負曲線上，也就是在常態分布之外，是因為我是這麼有神通！

瑟琳娜和英格麗也要求我進入出神狀態，然後她們和詹姆士講過話。我也做過羅夏克（**Rorschach**）墨漬測驗，憑直覺或感受說出圖片上曖昧模糊的形狀像什麼。我還做過智商測驗。她們要我做這些標準化的測試，好確定我很健康，沒有人格分裂或別的妄想症。

我們也做了心測術（**psychometric**）的實驗。不論我抓著朋友或是陌生人的物品，通常都能說出這個物件的歷史，因為我可以藉著觸摸物品來感覺其主人。後來英格麗和瑟琳娜會把東西藏起來，然後要我去找出來。我那時很容易找到藏起來的東西。有一陣子我幾乎以為自己是失物招領處。這種本領似乎起伏很大。直到今天，有時我找東西的能力很強，有時我甚麼也看不到。

有一天我們在談話。我對英格麗說：「這裏有個『小小豬』要找你。」

英格麗嘴巴張大，注視著我。她緊緊地抓著我，我都快透不過氣來了。我很不安，心裡想：「哎呀！我的天，我做甚麼啦？我到底做錯甚麼事啦？」

英格麗平靜下來，告訴我，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她有個弟弟過世了，而那時她的年紀還很小。之後很多年都沒有人提到他。她一聽我的話就明白是他來了。

我問她：「你怎麼知道是他呢？」

「我們都叫他『小小豬』的。」

她問我他的現況。當時我還在開發我的能力，只能坦白對她說：「說真的，我不知道。」雖然我當時沒法提供說更多關於「小小豬」的事，他的靈的存在還是讓英格麗感動得掉淚。她說：「你是一個平凡女子，卻有著不平凡的經驗。」

英格麗和瑟琳娜向我保證我沒有不正常，而且許多人有類似的天賦，既然我在童年就已經顯現此種能力，更應該要好好培養。多年來我常自問：「這些東西是我發明的嗎？我做了甚麼，怎麼會招來這些事？爲甚麼我和別人不一樣？」我終於如釋重負地把憋了好久的秘密說出來，也總算有了可以討論這些事的朋友，證明我是個正常的人。我們的聚會持續了好多年，到她們倆搬離紐約州爲止。

第六章 艾琳・格瑞特

不用眼睛也可見物的天賦屬於全人類。它把人和所居住的世界聯結起來。天眼通的魔力不僅使人類可以揭開自然的奧祕，或許還能在有一天抓出宇宙生成的深意。

1970 年代末期，我的控制靈從前提過的明智女士初次與我溝通。當時我並不清楚她的身分。我問她叫甚麼名字，她說：「請叫我『珍妮』(Jenny)。」可是在我早期自動書寫的日子，她的簽名卻是艾琳，而且這個簽法維持了六年之久。

肖 像

1978 年九月，某一天我在半夜自動書寫的時候，畫了一個男人的頭。此男子的臉型瘦長，有著長長的眼睛和濃密的鬍子(見圖 6.1)。我慣用右手，可是這張圖卻是我用左手畫的。

圖畫的周圍寫著我問的問題與這個靈的答案。圖畫的右方寫著這些字：

問：渥是誰？

答：艾德 (Ed)。

問：艾德是誰？

答：代表艾倫（**E11en**）。

問：艾倫是誰？

答：艾琳（**Eileen**）。

問：還活著嗎？

答：他是你的艾（**E**）。

圖畫之下用粗筆寫著一行字：「渥於二十五歲。」在粗體字下面
還有更多的問題與答案。

問：這就是渥嗎？

答：是。

問：是和渥相似還是就是他？

答：就是他。他是光的短衫。

問：艾倫就是艾琳嗎？

答：是。

問：我曾經是艾德嗎？

答：否。

我在同一年畫了一張類似的圖。這張臉比第一次畫的要寬一點，還有很粗很濃的眉毛。可是他的鼻子、下巴、鬍鬚、眼睛都和第一次畫的很像（見圖 6.2）。這張圖的下面也寫了幾行字。

問：這是誰？

答：艾德。

問：艾德是誰？

答：在你的艾——艾。艾是給你的。

問：這是甚麼意思？

答：艾琳就是你。

問：誰是艾倫或艾琳？

答：艾琳·珍（Jen）或珍娜（Jeanene）。

這時我才領會到艾琳就是珍妮，我曾經和她溝通過的珍妮，而她曾有一個前世身為男人，名叫艾倫。但艾琳或艾琳·珍娜又是誰？我再追問她的尊姓，她寫回她的答覆：「我的全名叫甚麼不干你的事。」我又寫：「哎喲！」於是我有好長一段時間不再追問她的身分。

1980 年代晚期，在自動書寫的大門關上之前，一扇新的溝通之門已經開了，艾琳與詹姆士開始用我的聲帶，直接與人交流。那時我是一個瑜伽老師。有時我會在課堂上進入知覺轉換的境界，詹姆士和艾琳會用我的聲音，透過我來講話。我需要依賴學生在事後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因為我基本上是對整個過程沒有意識的。

我回復意識的時候，偶爾能覺察到哪個靈方才經由我說話。有時我可以記得談話的片斷。但是他們像夢裡的場景一般，很快就煙消雲散了。

我了解到在瑜伽課堂上進入完全的知覺轉換是不合宜的，所以我就中止了我的瑜伽教學，改教一門新的課——**通靈開發 (Psychic Development)**。這一回我可不是唯一的授課老師，因為艾琳和詹姆士加入了教學的陣容。

1990 年初期某一天，在我開的通靈開發進階班，我進入完全的知覺轉換。而讓艾琳說話。艾琳的名字終於揭曉了，她對我的學生說，她的全名叫「艾琳·珍娜·格瑞特」(Eileen Jeanette Ganett)。

艾琳·珍娜，格瑞特在人間的時候是甚麼樣的人？我的學生和我都對她很好奇。結果我們發現艾琳·格瑞特是二十世紀最受人敬重的

靈媒。她在超心理學界，貢獻斐然。

艾琳·格瑞特於 1893 年生於愛爾蘭的玻帕，雙親在她出生不久就自殺了。艾琳乃由姨媽瑪莎扶養長大。艾琳的童年並不寂寞，她有三個秘密的玩伴，兩個女孩和一個男孩。她統稱他們為「那些小孩」。她在《許多聲音》這本書中寫到：「都是他們來找我。我並不需要到特殊的地方與他們碰面，我的內在也不需要作任何調適，就可以和他們在一起，自由自在地溝通。」

艾琳對她的姨媽說起「那些小孩」，姨媽嗤之以鼻，要她觸碰他們。艾琳接受了這個建議。她後來回憶起這個經驗，說：「他們的身體溫溫軟軟的。他們的確不同。在我眼中，所有活人的身體都有光輪圍繞，可是『那些小孩』卻像薄紗，光透過了他們的身體。」

艾琳也是**出神靈媒 (trance medium)**。當她出神的時候，靈經由她來與人世交流。她的控制靈是伍哇尼 (Uvani)，他聲稱曾經是十四世紀的阿拉伯軍人。她在健康方面的事務則是由阿布都·拉提夫 (Abdul Latif) 負責，這個靈則聲言曾是十七世紀的波斯醫生。艾琳身為人的時候不確定這些靈是來自外在，還是就只是她自己比較崇高的自我 (higher self)。因此，她積極地參與科學實驗。

1930 年七月七日，福爾摩斯偵探小說和名著《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 的作者，亞瑟·柯南·道爾 (Arthur Conan Doyle) 爵士辭世。艾琳應英國國家通靈研究實驗室 (National Laboratory of Psychic Research) 主任哈利·普來斯的要求，為澳洲記者依恩·寇斯特辦了通靈會，企圖聯搭上柯南·道爾的靈。沒想到，這個通靈會

竟然成了所謂的 R-101 通靈會，而艾琳也因此受到舉世矚目。原來，1930 年十月五日，七百七十七呎長的 R-101 號飛行船在法國小鎮布渥附近燃燒失事，機上五十四名乘客，有四十八人不幸喪生。而罹難的駕駛爾文竟在事故發生兩天後，借艾琳的聲音，對事發當時做了詳盡的描述。

在通靈會上，爾文躊躇又焦急地說：「飛行船的重量絕對遠超過引擎所能負荷。引擎過重。正因為如此，我必須五度退回到安全的狀態……上升力太小。總上升力被嚴重錯估了……升降機卡住了。油槍塞住了……大雷雨中的磨擦導致爆炸。降低飛行高度，卻無法再拔高。無法利用可拋棄的載重……整艘船的結構都浸水了，船頭朝下。不可能拔高。不能調整負載，無法平衡……幾乎刮到愛奇鎮的屋頂了……」爾文的敘述被哈利·普來斯的秘書，依莎·賓漢，逐字記錄下來。

這次的文字記錄由 R-101 的補給官威爾·莎頓負責分析。莎頓和同僚研究了報告之後，發現它含概了 40 個以上的技術機密，而形容它是「令人震驚的文件」。它的陳述涉及了高度機密，以致某些英國人提議要以間諜嫌疑逮捕艾琳。

後來，艾琳來到美國，身兼數職。她是老師、演說家、作家和發行人。她創立了《明天》雜誌和創意年代出版社。艾琳最顯赫的成就是於 1950 年創辦超心理學基金會。

1970 年，超心理學基金會於法國南部舉辦第十九屆國際會議，艾琳在與會時辭世，享年七十七歲。後來在 1996 年六月的降靈會上，

有人要艾琳的靈回想當時跨到靈界的感覺。她回答道：「我沒參加我自己的喪禮。我那時正忙著想搞清楚，我真的死了，還是在『這裡』。我覺得很困惑，因為我好像在昏迷狀態。我有點兒從自己的身體滑進滑出，可是我卻搖不動我自己的身體。」

艾琳與我

艾琳的出現總伴著濃郁的香水、花露水，有時甚至是化妝粉的味道。她來的時候，我能鮮明地感覺到鳶尾花、茉莉花、香奈兒五號香水，還有一大堆不同的花香。而在現實生活裡，我自己通常是對香水過敏，覺得香味讓我窒息的。

艾琳機智又幽默。有時她會以這段話作開場白：「喂，我要從天國打一個電話。請把電話接起來。」

雖然艾琳並不顯像，我卻可以感覺到她的出現，了解她的個性，和體會她在人世間身為艾琳的不同階段。有時我感覺到她小孩的模式，感覺到她的眼睛在閃爍，就彷彿她的雙眼在我的眼睛上，透過我來閃亮，使我能夠從她的觀點來看事物。許多時候我可以在我腦海裡看到她是六、七歲的女童，或是她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婦人，剛要建立新家。我也可以領會她身為少婦，或是她逐漸變老。突然她進入四十來歲，體態豐滿。我對她的各方面太熟悉了，以致多年以後看到她的相片，我一點都不覺得意外。

艾琳身為人的時候患了肺部的疾病。有時我在感受她，我會拾起

她的肺病，而使我自己原來就有的肺病變得嚴重。正因為如此，我不願意感覺她生命裡的某些階段，因為我自己的健康問題會惡化，簡直讓我無法呼吸。

她的性格堅強，有時喜歡社交，永遠以淑女自居。她的禮儀是完美的。她辯才無礙，而且用字精確。她常會在通靈會上責備聽眾，詢問她是否從每個人的頭上呼嘯而過，意思就是要大家用心。

通靈會結束，與會者常告訴我，艾琳一說話，房間裡的能量就增強。艾琳擁有非常迷人的個人魅力，言詞清楚。她散發出魔力，循循善誘地要我們發揮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不要再偷懶打混，而要積極追求並實現夢想。她勸我們不要畫地自限，要相信夢想可以成真。她讓聽到她的話的人感動，鼓舞了他們。許多聽過這位自稱是艾琳·格瑞特的靈說話的人告訴我，這位我摯愛的女士措詞極為巧妙；她喜歡推敲字句，有時講出來的話教人不知所措。

艾琳曾對我說，她身為人的時候是強硬的女企業家，不會因別人拒絕而退縮。

她一想到要做甚麼事，就會馬上去辦，也就是說她和她的員工都得勤奮工作。艾琳仍然記得她成就的事業，還有她曾經共事的人。她絕對無法忍受別人偷懶，我也不例外。她深深相信文字的力量，而且寫作能力絕對是天賦。如果她不滿意我寫的文字，做的事情，甚至穿的衣服，她一定會讓我知道。多年以前，她帶我去逛街買衣服的插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紐約市，除非有演講的場合，而且艾琳要求我穿比較正式的衣服，我通常是穿著輕便的服裝。雖然牛仔褲、寬鬆長褲、靴子，和格子襯衫都已經被大眾接受或甚至成為時尚，艾琳可不管。我喜歡這類打扮，可是她說我像個嬉皮。她對我的穿著打扮大有意見。艾琳說她在人間時的穿著和嬉皮是完全沾不上邊的。當時她很重視穿著，每天都盛裝好像每天都值得特別慶祝似的。她說她過去的品味很昂貴，因為「既要穿著得體，又要穿來好看，那是得花錢的。」

艾琳曾經問我是否可以去第五街和羅德與泰勒，在這兩家百貨公司逛逛，這樣我才能比較了解她的品味有多精緻，也才清楚她希望我穿甚麼樣的衣物。我當然不好拒絕她，於是我們果然去了，但是我事先對她說好，我們只許「看」，不許「買」。

逛街的那天真是很值得的享受。我也認知到我這個好朋友的品味很高。我很榮幸，聽到她說假如我允許她好好打扮我，我會看來多麼漂亮。可借的是，店裡最便宜的物品都不是我能買得起的，所以我們真的就只能看。她很明白這個道理，可是標籤上的數字卻沒有阻止她帶我繼續逛，她仍然希望我會讓步而買點東西犒賞自己。

又有一天，她問我是否可以和她一起去逛本地的精品店。我渴望讓她開心，而且我對她仍然有點敬畏，所以我答應了，就這樣開始了人靈之間最滑稽的事件。

那天開始的時候就像往常一樣。我們走過布魯克林大橋，經過唐人街，到東村，然後到西村，轉回到世貿中心，又走回布魯克林大橋。在這段七哩長的路上，我走著走著，不知不覺走進一間昂貴的精

品店。我完全不記得怎麼走進那家店的，彷彿是艾琳控制了我的腳，帶我進去的。我對接下來的事毫無印象，一直到我的胳膊被洋裝、套裝、便褲、罩衫、腰帶，甚至還有兩個包包壓得我回過神來。一留神，我窘得不得了，因為我已經站在收銀機前，輪到我結帳了。我當下和艾琳輕輕地拔河，好像我的左手抓住衣物不肯放，右手卻開始把貨品交給店員。我一直感覺到艾琳對我的頭大叫：「拜託！你就買下來吧！」店員開始算價錢，我假裝生病，不費吹灰之力就扔下東西而溜之大吉。

我紅著一張臉逃開那家店，在腦海裡對艾琳大聲吼：「可惡！可惡！太可惡了！妳怎麼可以這樣對我？我丟人丟大了！喔，天啊！我再也不該去那家店了。」

我覺得我整個身體在哈哈大笑。然後我收到一道非常清晰的訊息：「回去吧，別落跑。你就挑一條漂亮的絲巾，也許再一兩樣小飾品。」

我已經走了半個街口。聽到這話，我轉身回到方才那家店，照艾琳的話做了。艾琳接著向我道歉，說：「我理解到你口袋裡沒那麼多錢來揮霍，可是你看來實在很乏味。我看到你穿粗棉布褲，短厚呢大衣，還戴一頂帽子，我就要吐。你看來像是乞丐婆。」

我說：「可是我這樣穿很暖和。」

後來艾琳教我怎麼買到好東西。過去我從不知道有神秘的管道可以讓人買到物美價廉的衣物。那些委託行裡的衣服幾乎都沒穿過呢！

對於我該怎麼穿，詹姆士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要我穿長及腳踝的長裙，還有把脖子、手臂、手腕全都包得密不透風的罩衫。我怎麼穿才得體，每個靈界的朋友的看法都不同。有一天我說：「我總是保持乾淨，而且每天洗澡。如果我代表你們上課、演說、開通靈會、上電視或廣播節目，我會盡可能穿合宜的衣服。別擔心了。」

艾琳仍然沒有被成功地勸退，她還是想教我怎樣穿衣服，也依然在我逛街的時候不吝賜教。她說：「瑪麗蓮，看！這美極了！」然後她就將我的手放到很華麗但我卻買不起的衣飾上。

除了我們穿衣物的風格之外，我們還有許多差異。正如我前面提過的：她熱愛香水，我卻受不了，因為它會引起我的哮喘發作；她酷愛珠寶，我卻等不及要拿下來；她能言善道，又喜歡熱鬧；我個性保守，較少發言。凡事她要有主控權，我卻不然。

艾琳是個熱情洋溢的靈。她有時告訴我：「噯，別懶懶散散。」或者她會說：「趕緊啪地一聲跳開你的情緒，瑪麗蓮。」她曾說如果我們要將她比作戲劇裡的人物，那麼《哈囉，桃莉》可能不錯。

顏色對艾琳有特殊意義，她回想到顏色，彷彿它們全都活生生地擁抱著她。

她曾對我的學生說：「假如我看到黃色，我會感覺到肝和腎的部位，而這當然不是一般人會感受到的。顏色從不同的地方向我伸展，當然它們也可以消失。有時候顏色可以顯示疾病。」

有一次艾琳招待我，讓我體會她在人世的時候所體會和經歷的千萬分之一。她帶我做了紫色之旅。

她要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座小小的銅像上，然後她問：「現在你看到甚麼？」

我說：「我看到紫色。」

艾琳說：「再仔細看。」

我站在離雕像大概十二呎的時候，紫色活了起來。它在不停的打旋，直到它變得很大。由最淺到最深，一個接一個的色度射出來。然後它達到房間的另一頭，我站的地方。它先附著在我的身體上，然後把我包成一個蛹，進入我皮膚上的每個毛孔。我記得震顫和平靜的感覺同時襲上我。那次的經驗教我敬畏。接著我在腦海裡聽到屬於紫色的聲音，那是一個邊彈豎琴邊哼唱的女性。

艾琳說：「你覺得如何？」

我說不出話來。

「瑪麗蓮，」艾琳說：「那只是我過去每天學到的一小部分而已。」

我終於說出話了：「你以前是，現在還是，一個絕妙的人。」

艾琳開懷大笑說：「我當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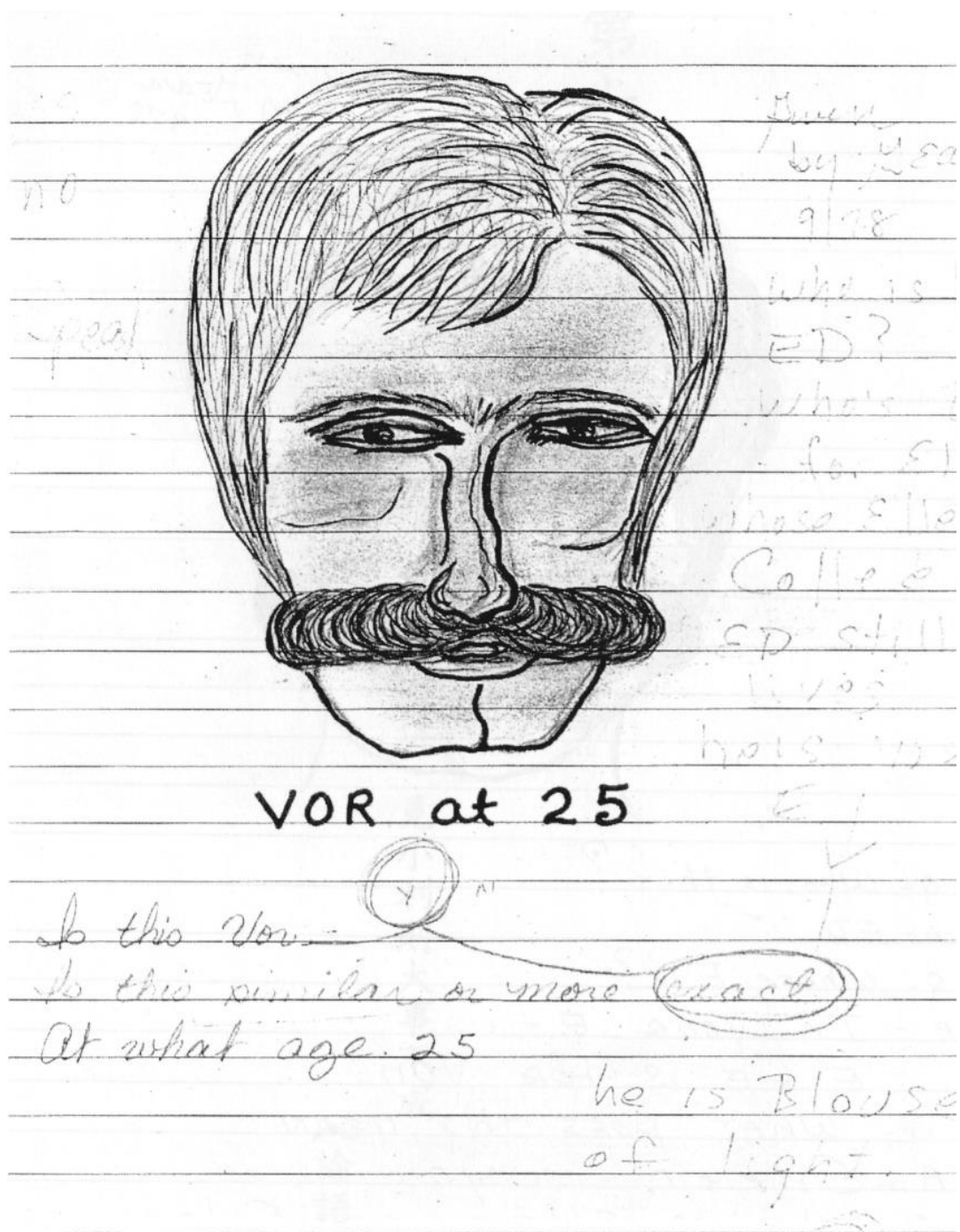


圖 6.1 艾德的第一張畫像



圖 6.2 艾德的第二張畫像

第七章 大明藥婆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論語》

除了艾琳之外，還有一個女性的靈和我經常在一起。她的名字叫君兒（June）。君兒開始和我在一起的時間幾乎可以追溯到和詹姆士同時。她不太說話，可是我大概可以覺察到，她和發揮通靈能力的技術有某種程度的關係。

如果靈界其他的朋友讓我感覺像是舒適鬆軟的棉花，我從君兒身上感覺到的，比較近乎微風中隨風搖曳的鵝絨或鴨絨。

君兒的身材嬌小。她接近我的時候，我可以感覺到她的身高大約是五呎一吋，甚至可能更矮一些。我可以清楚的感覺到她的長相。她臉上不施脂粉，有一個尖尖的鼻子，豐隆的顴骨，薄薄的雙唇。灰白的長髮在腦後梳成一個髻。她的年紀大概是在五、六十歲，可是她的心態卻很年輕。她沒有戴眼鏡，可是她眯著眼睛，所以看來她是有度數，應該戴眼鏡的。君兒身上素淨，看不到任何珠寶首飾。她衣著寬鬆，上身是一件玄色大衫襖，下頭是一條同色散腳襖褲。她總是赤著一雙腳，走路的時候邁成外八字。

我頭一次認識她的時候，和她開玩笑：「君兒，你是誰呀？」

她正色回答：「吾乃汝智者也。」

1970 年代的某一天，我自動書寫的當兒，紙上出現了中文，那天我竟然寫下「你好，我愛你。」我打聽之後發現，那幾個字應該是我鄰居的祖母要傳給她的。我問過詹姆士他是否會寫中文，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琢磨尋思，推測那些字應該是君兒幫忙傳的吧。

君兒雖然沉默寡言，卻不會優柔寡斷。不論何時，只要她認為我該心無旁騖地學習，或是她需要我幫忙傳話，她的決心總是堅如磐石。她的出現令我舒服，給我慰藉。她的智慧總是能夠璀璨晶瑩地照透世事。

君兒覺得我有需要學習的時候就會來到我身邊。她喜歡在我做夢的狀態與我溝通。她在這些「夢中教學」裡會要我到某個峭壁。那個峭壁是我學習的聖地。我們在夢裡抵達那個山崖之後，她會朝著一大片牧場，微微揮動雙手。那片牧場四周有階梯般的丘陵環繞，遠處有大山作背景。她一做了手勢，成百的駿馬就從高山衝向牧場。君兒無需言語，這些駿馬就乖順地服從她每個指令。她的手揮舞得如此靈巧，彷彿因此發出和諧的聲響，而讓那些野馬奔馳。牠們雷霆萬鈞地從遠處高山上一衝而下，經過我的峭壁往牧場繼續飛奔。我總是被牠們的氣勢所震懾。其中有一匹馬很特別，總是在經過我的時候放慢腳步。牠的身體是全白的顏色，眼裡彷彿蘊藏著千言萬語，要我隨牠一起走。你們聽來可能會覺得奇怪，我相信這匹馬和我是舊識。我覺得牠在某個前世曾經是屬於我的。

這些馬在牧場裡安頓好了，君兒開始給我上課。有時她要我研究牧場上的野花。她不厭其煩地指給我看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作為外敷藥。她也同樣將小樹分類給我看。她指出一花一樹的時候，總是對大自然充滿感激。她使這些植物發出各種美妙的音樂，而我可以盡情聆賞。

君兒循循善誘地帶著我走過所有的旅程。而不論到何處，我都願與她同往。她指引給我看哪些地方可以走，告訴我哪些聲音要我傾聽。她為我設想，這些啟發式的教學都是循序漸進的，如此我才能夠欣賞大自然給的一切，也才能駐足欣賞每時每刻的壯觀。

君兒會對我說她從不相信有所謂的學習速成班這回事。她覺得學習就好似熬藥，是一種需要花時間的過程。她再三強調，該花的時間一定要花，還說如果我想試著速成，她會逕自離去。她說我的課程和鑄煉耐性大有關係，又說我必須了解學習、成長、分享都是需要有耐心的。

君兒來我這兒的時候總是獨來獨往。她極有可能是詹姆士的分身，可是她在來找我的時候，總是獨自一個；我未曾見過其他人或靈和她往來。我一逕覺得君兒和詹姆士是職司醫療的靈。詹姆士把某種能量加到我的身體上，而君兒則引導這個能量。

君兒看起來像個藥婆，就是採集藥草來為人治病的人。她在田間行走，知道該採集何種葉子、花朵、根莖，甚至樹皮或其他有用的玩意兒。她腰間繫個布囊，看來像是自己縫製的，好專門裝採來的物事。不過我從不知裡面到底放了些甚麼寶貝。她的藥方都是來自天國的花

園。

我深為肺弱所苦，已經得過好幾次肺炎，還有哮喘，和輕微的肺氣腫。君兒建議我吃荸薺，她說如果我一星期少量吃個幾次，可以清肺。我照她的話做了，發現肺裡的壓力果然減輕多了。

多年以後，孝明聽到我的故事，嘖嘖稱奇。孝明查了醫書之後告訴我，根據中醫的理論，荸薺的確對陰虛肺燥者有清熱生津、潤肺化痰之效。

有一次，君兒讓我想到了我的外婆。她說：「妳應該用太白粉。」

「做甚麼用？」我不解地問她。

她答道：「太白粉對足部很好。你可以撒些在鞋子裡。你走很多路的。」

我又遵照她的建議，在鞋子裡撒了太白粉。如此一來，雖然我每天走七哩路，卻仍然保持足部的乾爽。

君兒著重一週應該斷食一次。她告訴我，斷食可以讓負荷過度的消化系統得以休養生息，是最有效也最簡單的自然排毒方法。我每週斷食一次，已經四十多年了。我發現在斷食之後，自己更加懂得領略食物的滋味。

君兒也告訴我如何去除小病小痛。後來我在學習人體的經脈的時

候，她感到很欣慰。她堅信人們如果在正確的經脈上溫和地施壓，可以減輕痛苦，而不需要把針插在穴位上。也就是說，與針灸相比，指壓推拿更得君兒的青睞。

君兒不相信把人累得氣喘如牛的運動有甚麼好處。可是她堅信步行和學習正確的吐納對健康大有裨益。

我曾經教授長青班的瑜伽課。君兒會糾正我教授呼吸的方法。她會送意念給我，告訴我：「不行，你講得太快了。」我就會接納她的建議而放慢教課的速度。

我從來不買食譜，可是在君兒的指點下，我的廚藝有如天馬行空，揮灑自如，創意立現。君兒有時會導引我拿合適的佐料來為食物調味。以前我總是把綠色花椰菜的莖給扔了。後來君兒告訴我，花椰菜的莖是可以吃的。她教我削掉莖部粗硬的老皮，讓甘甜的風味浮現。還有，以前我只會直切紅蘿蔔，後來君兒教我如何切滾刀塊。

多年以前，我不會挑好瓜。於是君兒要我用大拇指觸摸西瓜的底部，感覺它的熟度。為了證明她給我的建議是正確的，我向蔬果部的工作人員請教。他說：「當然啦！這個瓜熟度正好。現在你得像個買瓜的行家，先搖一搖它，然後聽它發出的聲音。」

和君兒在一起，買菜成了藝術。我看看雪豆，她就會幫我挑出最好的。她總是說：「不要只看包裝，你得從包裝外看進去，仔細地觀察驗訖的標籤。如果豆子已經發硬變色，它就不值得一買了。」

買番茄也是一門學問。我向君兒學到不要買那些軟趴趴的，而要挑有點硬度但色彩鮮明的番茄；她會帶著我拿那些尚未熟透的番茄。

有一天我想買一些李子形的番茄。它們是長橢圓形，而不是圓形。她一個都不讓我買，一直把我的手推向大而圓的番茄。我就任由她帶著我的手滑動。我們的精挑細選可沒白費，因為她挑的都恰到好處。我在紐約市住在第二十層的公寓裡，可能是由於溫度、高度、濕度等環境的改變，蔬菜很快就腐爛了。可是我和君兒一起買的蔬菜從來不會來不及吃就壞了。君兒一定是把這些環境因素考量在內了，或者她給了它們一個神祕的碰觸。

吳孝明的君兒補遺

凱勝和我第一次親眼見到瑪麗蓮是在 2003 年七月。我們在拉斯維加斯，凱勝和我住的旅館房間內，正在談話的當兒，瑪麗蓮忽然說：「我需要更多氧氣。」她一連重複了好幾次。接著她就進入完全出神狀態。然後艾琳和詹姆士的靈就來附在瑪麗蓮的身上，用她的聲音對我們說話。

因為瑪麗蓮曾經不經意地提起她和我之間可能是某輩子的舊識，或者我們還有未了的緣，所以艾琳的靈出現的時候，凱勝就把握機會，請教艾琳：「瑪麗蓮與孝明見過面嗎？」

「是啊！她們倆在公元一千五百年間在中國產糖的地方待過。」艾琳回答。

「產糖的地方？」我重複她的話。

「是的，糖田。不是棉花田。不是稻田。糖田！」

幾天之後，凱勝和我在回程的路上順道去拜訪我父親生前的好友。剛好他的紅粉知己來自中國大陸，是個博學多聞的醫生。我就隨口問了一句：「黃阿姨，中國哪裡產糖？」

黃阿姨笑瞇瞇地回答：「這個嘛，絕對不是華中囉。應該是華南——廣東和福建。」

這件事就擱在一旁，我也沒有再深究。然後，2004年二月，我為本書找資料，突然發現一篇學術報導，讓我覺得有一種神探破了懸案的欣慰。

根據維多利亞·凱斯博士的說法，中國在明朝的時候，特別是公元一千五百年間，藥婆在廣東和福建盛行。她們和男性醫者受到的訓練簡直就是南轅北轍。醫術較高明的男醫生多半進入太醫院，廣讀浩瀚的皇室藏書而在醫術上更進一步。而藥婆卻是歸禮義房管的，她們無法讀書，只好邊做邊學，靠實際行醫來獲取專業知識。

我看完這篇學術論文，忍不住想到，君兒對於藥草的知識極為豐富，對自然醫學也鑽研頗深，而她卻沒受過甚麼正式的教育。也聯想到艾琳在七個月前說到瑪麗蓮和我在公元一千五百年間在中國產糖的地方待過，而黃阿姨說中國的廣東福建產糖；更聯想到我在2002

年，遇到瑪麗蓮之前，曾經學過中醫，結果因為寫這本書，而中輟了中醫的學業。

難道君兒、瑪麗蓮，和我都曾經是明朝的藥婆嗎？

2004 年八月，艾琳又在瑪麗蓮和我通電話的時候告訴我們，其實君兒也在艾琳身為艾琳的那一世和她有所往來。艾琳的控制靈伍哇尼引進君兒，可是她卻以男醫者阿布都·拉提夫的身份來找艾琳。很顯然的，君兒也屬於同一個靈魂家族。身為這個家族的成員，君兒在某一輩子是另一個醫者，一個受過正式訓練的男醫生。

艾琳的解說讓瑪麗蓮與我感到驚喜。我們的人生不就像演戲嗎？我們每一次轉世所演的角色都不一樣，同樣的靈魂可對人世間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靈的身份出現，就好像他們是剛演完戲的演員，穿著戲服對我們這些觀眾謝幕。我們都明白是演員本身，而不是劇裡的角色，在向我們鞠躬答禮，可是我們都愛看他們穿著戲服謝幕。

第八章 富麗的生命

我們對事物的懼怕程度，和對它們的無知成正比。

——李維（公元前五十九年至紀元後十七年）

我摯愛的靈界朋友每天都使我的生命更加豐富。我可以在開車、吃飯，甚至喝酒的時候感覺到他們與我們在一起。我覺得他們在某些急如星火的事件中救了我一命；有時他們則救的是我的面子，免得我在大庭廣眾之下出醜。本章所列的故事可以讓讀者明白爲甚麼我對靈界有如此深厚的孺慕之情。

印地安男孩

我開始和靈合作的頭幾年，有千千萬萬個問題待解答，也有反反覆覆的掙扎待消弭。我那時想，如果有一天，我所做的一切和與誰來往都被攤在大眾面前，那我頭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給我自己找到足夠的證據，能說服我自己他們的確存在，而不是我豐富的想像力在作祟。我也自己在內心嘀咕，如果我允許自己的身體被別種形式的存在來支配，那麼首要之務就是保護我的身體，不讓它受傷。因此，我決定以我生平最怕的東西——蛇，來向這種存在挑戰。

一個炎炎夏日，我獨自到山上的小高原。它由紅頁岩組成，上面有數以百計的白樺樹。我當時就知道紐約州北部有響尾蛇，不過我並

不知道，謠言曾經傳得沸沸揚揚，說印地安人的墳場就在山頂上的白樺樹林。我記得那時我這樣想，那一個樹林看來不就像紐約州任何一個樹林嗎？

我既然決定要提出異議，就不能回頭了。我被帶著走到我要接受考驗的那一點。這樣一來，我的信心大增。我的直覺也告訴我，這只是一個小小的考驗。我仍然很害怕將要發生的事，可是我的本能告訴我，是靈界朋友把我帶來受試的地方的。我因此而稍微鎮定了點。我一直都非常怕蛇，以前如此，現在依然。既然已經下定決心來接受試煉，又覺得安全似乎無虞，於是我就決定對將要發生的事抱著聽天由命的態度。我記得我又害怕，又幼稚地對靈界朋友說：「假如你們和我真在一起，而不是我在胡思亂想，那麼就請讓我看看你們要怎麼保護我。如果我要幹這個活，你們必須保護我，而且要幫我向我對蛇的恐懼挑戰。請顯示給我看吧。」自己竟然勇於接受挑戰，這使我大為詫異。

我閉上眼睛，聽到聲響。是響尾蛇，絕對錯不了。我想我從眼角看到甚麼東西。我望望四周，看到好幾條蛇從石頭下面和灌木叢下爬出來。牠們看來並不像是朝著我來的，但是由於我怕蛇怕得要命，我覺得世界上每一條蛇都是衝著我來的。我直冒冷汗。

我忽然注意到，在我對面，離我大約三十呎的地方，站著一個小男孩的靈。從他的外表看起來，我猜他是一個印地安小孩，大約七、八歲。我專注地瞅著他，而蛇卻越來越近。在此同時，我還感覺到悅耳的笛聲。我對樂器不算內行，可是我就是知道那是笛子的聲音。那音調非常迷人，讓我可以專心把自己交給靈界的朋友，同時從自己設

下的大挑戰中抽離出來。

我想：「哎呀！這事有趣了，現在我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看著帶籃子的弄蛇人出現了。」

雖然我較為安心了，可是我還不是百分之百地鎮定下來。我記得那時反胃得厲害。我幾乎要昏倒了，因為我腳邊有好幾條蛇。我開始搖搖晃晃，覺得噁心。我快嚇破膽了。

那名小男孩舉起一根手指到嘴邊，對我作出噤聲的手勢。我馬上試著盡可能優雅地平衡自己。我單腳著地，另一隻腳搭在站著的那隻腳的大腿上，成了金雞獨立；雙手合十高舉。身為一個瑜伽老師，我發現自己湊巧擺了個樹式動作。

接下來我所知道的就是那個小男孩朝我走來，然後所有的蛇，包括我腳邊的那些，都轉而跟著他。我不再像原來那麼驚恐，取而代之的，是和諧自在的感覺，像一層紗一般籠罩了我的心。我看著小男孩用最溫和的方法，讓所有的蛇都跟隨著他。笛聲仍然在我腦海裡響著，那聲音並不會給人毛骨悚然的感覺；事實上，我如釋重負，覺得很舒暢。

我把手鬆開，垂在身體兩旁，雙腳則是分開的。我汗如雨下，全身都濕透了。我環顧四周，森林裡很安靜，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我回過神來，這才發現這個考驗讓我累壞了，連膝蓋都在發抖。我迫不及待地坐下來，心裡放下一塊大石頭，知道考驗結束，挑戰成功。我以為我在那裡待了十分鐘。我坐下來看錶，發現幾乎在上面待了四

小時。

然後我告訴詹姆士，我願意做他要我做的事，做靈界與人間的聯絡人。我也告訴他我內心大為平靜，而且對靈界產生了很健康的信任，因此我願把我的肉身託付給靈界。我那天學到了好幾個教訓，其中之一是：注意你自己的要求與希望。

公車上的教訓

教訓總是接著來。

1970 年代的某一天，我坐在一輛布魯克林區的公車上。車上很擠，突然上來一個很高的女人。她大概身長六呎，頭髮高聳。她的身高，加上她的髮型，還有她的高跟鞋使她幾乎碰到車頂了。

這位女士費力地走到車子後面，朝我坐的位置走來。她越走越近，身上飄散出一股很濃的香味。我沒法呼吸，覺得自己瞬間就要窒息身亡。

我對這位女士所擦的香水起了嚴重的過敏，需要她盡快從我身邊消失。我明白公車這麼擠，大家都快動彈不得，我需要的是靈界的幫忙，或是宇宙的力量。我記得我在心裡說了一遍又一遍：「拜託，拜託，甚麼人幫幫我吧。如果我繼續吸入這種毒氣，我就會停止呼吸而死啦！」我拚命想像她朝車頭移動。我在心裡不斷祈求。令我不能置信的事發生了，她開始不往我的方向走，而朝車頭走。

這位女士對我無聲的懇求做了反應而向相反方向移動的當兒，我看到一件駭人聽聞的事發生在她身上。一隻巨大的蟑螂從車頂掉到她的頭髮裡面。我馬上自責地說：「天啊！我不是故意的，哎呀！天啊！請原諒我吧。」

我無法忍受這位女士的遭遇。整個事件使我想要作嘔，我得趕緊下車才是，否則天知道是不是整車都是蟑螂。這位女士見我從座位上起身，趕快衝到我旁邊，想要坐我空出來的位置。我不知道是否應該告訴她蟑螂掉進她的頭髮裡的事。我記得我看著她，而她開始甩頭。接著我說：「呃，太太，你頭髮裡有隻蟑螂，是從車頂掉下來的。」公車這時靠站，我下了車。女士尖叫。全車的人都瘋狂了。乘客們大聲喊叫，爭先恐後地想擠出重圍下車。

我是用念力使那位女士從我身邊離開，可是我並不希望她發生這樣的事。我那時尚在學習，也還在發展我的能力，所以我因此學會一個道理：對某件事的期盼有時會引起其他的事件，造成某種反應，或者在這個例子，讓本來安靜的公車成為一片混亂。人一定要當心自己希望發生甚麼事，或者在這個例子，當心自己使用念力的結果。

這個故事的教訓就是永遠要把念力使用在正面的情況，特別是對於那些你真的不喜歡的人，或是對那些讓你煩或使你灰心的人。絕對不要用念力教別人生病或發生甚麼倒楣事。我真的相信你的想法和做法都會回到你身上。用仁慈和親愛待人，然後看宇宙回饋你更多的仁慈和親愛。

我的救星

我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公寓是在一棟大廈的第二十層樓。住在這棟大廈的人超過六百人，而他們共用三個電梯。三個電梯裡，一個或兩個壞掉是常事。三個都不能用則非常罕見。

一個天寒地凍的冬天，我從例行的散步回來。冰和雨交織的冷空氣使我需要馬上用洗手間。我飛快地跑進我那棟大樓，發現三個電梯都壞了，它們只能上幾層樓就停了。一樓沒有洗手間，地下室的也壞了。大廳間的人開始變多，大概有二十多個人在等電梯。

我想：「完了，我等不及了，我會在這些鄰居面前表演尿失禁，面子要丟光了。」

接著我想：「等一下。冷靜下來。冷靜下來。」

我無聲地對我的控制靈——詹姆士說話。我求他務必要讓我的尿急消失，可不能讓我在公眾場合出醜而死。雖然大廳裡冷颼颼的，我卻汗流浹背。我一方面盡量客氣地和鄰居交談，一方面拚命忍住尿意，還在心裡請詹姆士行行好。

幾分鐘像是幾世紀那麼長。我的尿意突然消失了。想想看幾分鐘前我的情況有多可怕，這可不是奇蹟出現了嗎？我現在可以專心做一個決定，看是要等電梯，還是要爬二十層樓上去。

最後電梯的門終於打開，大家擠了進去。我在腦海裡聽到一個聲音伴隨著我很強的直覺：「不要搭這一班。等一下。開始爬樓梯。」

我爬到十三樓，然後我的尿意又來了。我想我在爬下一層階梯之前就會昏過去了。所以我離開樓梯間，雖然覺得自己有點傻，卻相信詹姆士不會袖手旁觀。雖然其他的電梯都故障，等到下一台的機會極為渺茫，我仍在等電梯。我又再一次發現自己在一個荒謬的情況下乞求援助。

我按了電梯間的按鈕。數秒鐘之內，就來了一台電梯。那台電梯裡面是空的，這使我有點不安。但我腦海裡聽到詹姆士說：「你可以搭這一台。」所以我就聽他的話。

電梯門關了，徐徐地上了七層樓，而我在這段時間一直對詹姆士說謝謝，因為他又再度救了我。我從電梯走出來，覺得自己的腳似乎沒有著地，好像是由詹姆士拖著我，就這樣一路滑到家門口。我一進家門，尿意又現，這回我可以解放了。

假如我沒有聽詹姆士的話，反而去搭大廳裡那台電梯，情況又會如何？那台電梯竟然在塞了二十多人之後，不上不下地停了一個多小時。想想我當時的情形，如果在那台電梯裡，麻煩可就大了。

我搭的那台電梯在我乘用後就壞了兩天。有趣的是，我好幾個朋友對我竟然可以用那台電梯感到大惑不解：大廳裡有一張告示，要大家暫停使用那台電梯。顯然那張告示在我使用電梯的時候就貼在那兒了。

詹姆士又救了我。雖然這看起來微不足道，可是如果沒有他的介入，我可能要在眾多鄰居面前羞愧而死了。

紐約市警察的問候

1970 年代末期，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來訪問紐約市，要經過我的街口。我和大家一樣，對於可以一瞥教宗的丰采，感到興奮無比。

那天早上，在警察來佈置崗哨和路障之前，我帶著我那條一百六十五磅重的鬥牛獒犬，過街到對面的公園去散步。我和狗從公園回來，看到警察忙著到他們各自的崗位列隊站好。

我正過街，一名警察向我走過來。他大概六呎六吋，光是身高就夠嚇我一跳了。我以為我要因為違規穿越馬路而被開罰單了。

他對我說：「我可以和你說話嗎？」

我說：「可以。是關於我的狗嗎？」

他回答：「不是。是關於和你同行的那個奇妙的靈。」

雖然我鮮少在紐約市的街上盯著人的臉，我瞧著他，覺得很光榮地說：「哦，謝謝你。」

他接著說：「我可以握妳的手嗎？」

我回答道：「當然。」

「妳知道，」他說：「和妳走在一起的靈，是全世界最聖潔的之一。」

我安靜無話。他哽咽著說：「也許我是被今天的氣氛給感染了。我在說實話，不是嗎？」

我回答道：「你是的。」

他問我叫甚麼名字，我告訴了他。他又說：「妳知道我的名字嗎？因為和妳在一起的靈知道是誰和我在一起。」

我看進他的眼睛，不情願地回答：「你的名字是摩西。」

他退後兩步，嘆了口氣。然後他掏出他的駕照，遮著他的名字，再問我一次：「我的教名是甚麼？」

「摩西。」

他讓我看他的駕照。他的名字果然叫摩西。

「瑪麗蓮，請為我介紹，是哪個年輕的靈和你走在一起？」他說。

我對他說了。那個名叫摩西的警察和我一樣感動得不知所措。我們都感覺到靈的存在，對此有所領會，而產生互相了解的經驗。

類似這樣的插曲不時發生。對我而言，有透視天賦的人能夠坦然和我分享他們的所見是令人振奮的。像那天我們兩個陌生人在教宗來訪的時候相遇。如果不是因為教宗的來訪，那個警察不會看到我或詹姆士。這是多麼讓人喜歡的經驗。我們相互增強的意識被無盡的愛包圍著。這一天都充滿了這種美妙的感覺。

躲過飛來橫禍

詹姆士在 1970 年代說我會搬到佛羅里達州。我想：「我才不幹呢！我愛紐約。」但是，在 1990 年代初期，我因為家庭因素從紐約搬到佛羅里達。搬家前兩天，我從布魯克林區鬧區的一家店走出來，聽到詹姆士說：「看上面！」

我往上看，沒看到甚麼東西。然後我覺得彷彿詹姆士把一隻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在有意識的狀態下，他如果這麼做，通常是要我務必留神，站好，然後仔細觀察。所以我就聽從他的教誨，待在原地不動。

剎那間，有一個人從附近高樓跳下，墜落在水泥地上，腦漿和血肉濺得人行道上四處都是。如果詹姆士沒有先警告我，我可能已被跳樓的人壓成肉餅了吧。

因為詹姆士，我又躲過一劫。

溫馨的道別

我有幾首珍愛的歌。一首是〈當愛爾蘭的明眸微笑時〉，是唱給艾琳的。一首是〈奇異恩典〉，是唱給詹姆士的。通常我在通靈會上進入完全出神的狀態之前，參加者會唱這兩首歌。人們一唱這兩首歌，就令艾琳與詹姆士非常喜愛。我的私房歌是〈丹尼少年〉。艾琳與詹姆士都知道我有多愛這首歌，特別是愛爾蘭來的風笛手吹奏的時候。

我搬到佛羅里達的前一天，我走過布魯克林高地每一條街，把所有的景物都印在心裡，也回顧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美好時光。我對自己說：「我要帶著一個永難磨滅的回憶離開。」

我在蒙特格街角轉彎，我看到一個街頭風笛手。他穿著蘇格蘭裙，配上同花色的襪子與帽子，揹著風笛箱，正在找一個好位置來表演。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眼前的這一切。我從他身旁走過，主要是看他是活生生的人，還是我腦海裡變出來的幻象。他開始吹奏了。你猜他吹甚麼曲子？〈丹尼少年〉！

我明白自己的願望成真了，於是我站在那兒，哭了起來。我能以這樣特別的事來記住布魯克林高地是何等樂事！

艾德格·凱西治偏頭痛的偏方

過去我爲偏頭痛所苦。有一天我在給朋友寫信，突然看到靈界一件怪東西跑到我家來了。一件白襯衫附著部份的手肘滑過我旁邊，到了另一間房。這個部分現形的鬼還帶了刺鼻的味道。

我說：「哦，不管你是誰，請你離開。你的味道讓我眼淚直流。」

那是一種很強的藥水味。我越是嫌它難聞，它的味道就越重。我記得我開玩笑說：「拜託你連人帶惡臭一起走吧。」

接著我在腦海裡聽到一陣竊笑，然後我被告知艾德格·凱西（Edgar Cayce）來了。

艾德格·凱西生於一八八七年，卒於一九四五年。凱西被譽爲是睡著的預言家，一生在各種主題上做了超過一萬四千次的解讀。他做這些解讀的時候，都是躺著，閉著一雙眼睛，在知覺轉換的狀態下完成。他僅受過八年級的教育，從來沒有受過正式的醫學訓練，可是在知覺轉換的狀態下，他可以爲從沒有見過的病人診治無誤，即使這些人在數百哩之外。

凱西給我一個減輕偏頭痛的藥方，這個方子和他肉身活著的時候講的不同。我在此願意和讀者分享：將一杯蓖麻油與兩杯水倒入鍋內，加熱至沸騰。把鍋子放一旁稍微冷卻。把三條毛巾放入鍋內的溶液中，然後取出毛巾，擰乾至完全不滴水。找一個地方讓自己舒服地

躺下。把一條毛巾蓋在眼睛上，一條蓋在額頭上，一條則敷在頸後。一直這樣做，直到你把溶液用光了。連續十四天爲一療程。

我遵照他的藥方，結果很多年都沒再犯過偏頭痛。

當我們同在一起吃吃喝喝

詹姆士與艾琳常會問我是否可以享受某些食物或飲料，好讓他們可以經由我來感覺，甚至品嚐它們的滋味。有時君兒也會這麼做。我總是歡喜照辦。

詹姆士在三十多年前就曾經警告我，要我不要再吃蝦類。他說蝦類是水裡的清道夫，我們可能吃到牠們消化的東西而染病。我努力想戒掉，可是蝦類真是我最喜歡的食物之一。

有一次，我問詹姆士他是否嚐過冰淇淋。他從來不知道有這種人間美味。所以我就爲他嚐了幾口。他的反應不錯，還說他熱愛冰淇淋。遺憾的是我極少爲詹姆士嚐冰淇淋，因爲我的喉嚨會有不良反應。

艾琳在食物方面的品味和她在衣著方面同樣講究。艾琳喜歡吃好吃的。她永遠不會能夠忍受速食。她也告訴我，最好我也別吃。我以前習慣去曼哈頓的某家餐館，照著艾琳的喜好來點魚，有時是烤的，有時是炙的。她有時喜歡來一片巴度琦的麵包或是狄恩和得路加的一小塊甜點。至於酒類，她喜歡經由我來嚐馬丁尼。

我盡量去滿足他們的願望，可是如果我胃痛就愛莫能助了。

有一回，大概是在 1980 年代，我去參加某個晚餐派對，看到一個裝飾精美的盤子上有一排小小珠子模樣的玩意兒。我看其他賓客把這些小顆粒放在餅乾上，一起吃進嘴裡。我必須顯得我是見過世面的，所以我輕輕塗了一些小顆粒到餅乾上。我小心翼翼地咬下一小口，趕緊衝進最近的洗手間把這勞什子給吐出來。

我聽到艾琳說：「哎呀，我的老天，妳從來沒吃過魚子醬嗎？」

我說：「沒有。從來沒有。」

艾琳取笑我，說我還沒有對某些特定食物培養出合宜的品味來。

我回答道：「既然靈媒的工作規章裡沒有這一條，我不會養成吃魚子醬的品味，不管多少人覺得這種令人噁心的食物是多昂貴或有多重要。我想我永遠不會想要。」

一同駕車

除了吃東西，我還有一項可以和靈一起做的活動，就是開車。詹姆士給汽車取了一個古典的名字，古代的雙輪馬車，我們笑說這是我們的寶車。他常說：「讓我們一起駕馭寶車吧。」

1990 年代後期的某一天，我在佛羅里達七號州公路上開車。這

條路和美國 441 號國道重疊，那時只有兩線道。如果你在這條路上要超車，就必須開到相反方向的车道上才能超過去。所以開在這條路上並不容易超車，尤其對方的車道有來車的時候。

我開著開著，詹姆士驟然警告我：「讓你的寶車轉向。」

我不知道他要我轉到哪去。然後我覺得詹姆士抓著我的手，把方向盤轉到右邊。我記得我的手僵在方向盤上，然後方向盤就彷彿照它自己的意願似的轉了過去。這整個行動好像是車子自己在轉。就在那一刻，我注意到有一輛車正對我疾駛而來。那個對面的駕駛想要超車，所以借我的車道來了。詹姆士不知怎地就設法讓我脫離危險。對面來的車幾乎撞到了我後面的卡車。雖然有驚無險，卻使我的神經緊繃，所以我就開到路邊停下來集中精神。本來開在我後面的卡車司機對幾乎撞到他的駕駛大吼。的確，她差點就造成一場嚴重的車禍了。是詹姆士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救了我。像這樣與死亡擦身而過已經發生許多次了，我認為都是詹姆士把我救回來的。

艾琳也喜歡坐我的車，可是她不喜歡掌控我的車。她過去一向鼓勵我開車，一直到我開車九年了，她才承認她肉身尚在的時候，一點兒都不愛開車，可是卻以搭別人的車為樂，但她以前不希望我發現到她那種感覺。

她現在還是不喜歡和我一起駕駛，寧可當個乘客。但是詹姆士熱愛開我的「寶車」，而且我在開車的時候，常感到他的手握著我的手。

藝術欣賞

我於 1990 年初期搬到佛羅里達州之前，常和我的靈界朋友詹姆士與艾琳，再加上我人間的好友桃樂斯·黎培茲，一起去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我們盡量一個月至少去一次。對我而言，沒有比大都會博物館更完美、更令我悠然神往的地方了。

詹姆士愛極了法蘭克·洛依·萊特的展覽。空間連續性的動感，還有室內外空間的融合，都使詹姆士驚嘆。

艾琳則喜歡路易·康佛·帝芬妮的裝飾玻璃。她深為那些濃重鮮明的色彩所著迷。她通常會要求我穿著得體地去參觀，因為在我們為這些華麗的藝術品欣賞之後，最後可能會在博物館附設的小餐廳歇腳。我們在那兒休息，參考對方的筆記，發表一下各自的高見，看看人，然後慢條斯理地喝咖啡或熱巧克力。艾琳要求我別穿我平常穿的藍色牛仔褲和格子襯衫，所以如果要和桃樂斯去逛博物館的週末，既然知道我的靈界朋友會同行，我通常會刻意打扮。

我自己的最愛是印象派。站在莫內、雷諾瓦、畢莎羅的作品前面，我彷彿成了糖果店裡無拘無束的小孩子。我可以久久盯著名畫而忘記時間的流逝。

有幾次還有一個靈加入我們逛博物館的陣容。他和我們一起站在賽尙的作品前面好幾個小時。他很愛賽尙的畫，而我也一樣。我以後才知道這個靈是厄內斯特·海明威。

我參觀博物館的時候，從詹姆士那兒學到享受當下，學到在我欣賞這些壯麗的名畫的同時，容許他感覺我的幸福和喜悅。

我們都愛看教堂的建築。我熱衷於去教堂和廟宇，欣賞內部的構造。老木頭的氣味有安神的功效。我在這些建築物內通常能做很不錯的通靈，有時成績好到連我自己都吃一驚。恩寵教堂，聖派翠克大教堂，聖湯瑪斯教堂是我在紐約常光顧的幾個建築物。

一想到大都會博物館和以上所提到的幾個教堂，我就很激動。我相信它們和我的生命是密切相連的，我也覺得它們是我心靈的延伸。這些地方帶給我完全的平靜與和諧，更棒的是詹姆士和艾琳與我一樣喜歡參觀這些地方。我現在很懷念這些地方。

彼此相聯的靈

一天有個靈來找我。我對他的感覺和對詹姆士或艾琳的不同。這位訪客的精神比較輕鬆，也比較愛開玩笑。我想我聽到他說他的名字是伍哇尼。我花了好幾分鐘問他，既然他不是我的控制靈，為何要來看我。他其實是艾琳身為靈媒艾琳那一世的控制靈。

他激起我的好奇心，同時我也很困惑。這是代表著又有新的發展要烙在我的靈媒生涯上了嗎？

艾琳試著幫我解開這道難題，說她不知道是不是她自己的思維引

他來了。

接著一種古怪的感覺如泉湧般深染在我的太陽神經叢部位。伍哇尼和我在一起愈久，這種感覺就愈強。那個部位振動溫和卻明顯，還夾帶著像被搔癢的感覺。這種知覺在持續的當兒，我的心智飄到古代陌生的土地上。最詭異的是我如此輕易接受伍哇尼，還有我在內心深處覺得他和我們在一起是如此天經地義的事。我覺得他的存在包含了某部分的我。他來的時候，我就像曾經擁有他的胳膊和雙腿，我們是相聯的，但是和詹姆士或艾琳與我的關係又不同。他們倆來找我的時候，我可以感覺或認知到他們接管了我的身體；而伍哇尼則像和我產生肉體對肉體的轉換。

伍哇尼來的時候，我覺得好像一道牆擋在我眼前，我不能看清，而捉弄我的人卻在不停地咯咯竊笑。過了一會兒，我那種古怪的感覺不見了。也許就像艾琳說的，她在想她的老朋友，結果卻幫我引他來了。我猜他開夠我的玩笑就離開了。

1970 年代初期，我女兒患了很嚴重的哮喘，我以爲我要失去她了。我請求詹姆士或其他可能在我附近的靈幫助我的心肝寶貝。我預料詹姆士或是艾德格·凱西會伸出援手，如果不是他們來，至少來個醫術高明的靈，美國早期的醫者或是英國的醫生都可以。沒想到，一個穿著外國服裝的靈來了。他低聲說：「你的女兒會活下來。」

我說：「真是謝謝你。你是誰？」

那個靈說：「伍一哇。你以後會更清楚地認識我。」

我問：「你這是甚麼意思？」

他說：「這就是光的意思。我帶來光。」

我說：「除了帶來光之外，你可以同時讓我女兒痊癒嗎？」

他卻平和地離開了。

又有一次，我請求靈界任何一個醫生來救救我的女兒。來了另外一個靈。他的身材很高，周圍有淡綠色的微光。他的現形穿著一件做工細緻的黑色長袍，上面還有珠寶點綴。我在那一瞬間還以為他是個中國醫生。他轉身對我說：「把你的手放在她的胸口就好了。動作輕一點。」

我照著做了，頓時就覺得右手彷彿觸電了似的。六個小時之後我女兒的病況好轉。我不能說她恢復健康是因為靈的幫忙，可是我可以發誓，這個插曲的確發生過。

我問他：「你又是誰？」

他當時沒有回答。不過，數年之後，我曾病危，他又來了，並且告訴我，他是阿布都。

我相信我最早接觸伍哇尼與阿布都是在 1970 年代，求助於靈界的時候。當時艾琳還沒有對我表露身分。我也相信他們接近我是因為

艾琳曾是他們的靈媒。

我欠這些體貼的靈魂很大的人情。這五個靈分別是詹姆士、六月、艾琳，還有艾琳的客人，伍哇尼與阿布都。他們盡全力維護我和我親近的人的健康，保持我們的清醒。他們在我生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一些別的情況下，我會喚起詹姆士發揮他的力量，運用他古代神秘學喀巴拉的聲音來恢復我們的健康。這樣也會使一些小小的奇蹟出現。我親身經驗過詹姆士的療癒能力，他很少讓我失望。

愛因斯坦再現

我在 1990 年代初期停止自動書寫，以為自己失去和靈界溝通的能力。遭此打擊，我無法振作。我腦海裡縈繞迴旋的盡是他們不要我服務了的想法。我很想念每天和詹姆士與艾琳一起書寫的日子。我已經習慣那種溝通的方式了。

我對靈說：「這真是太過分了。你們為甚麼拋棄我？我做了甚麼？我做錯甚麼了嗎？」

我覺得我被拒絕了。我想起當初我曾經拒絕他們，而最後我終於接受了他們。現在他們反過來拒絕我，我覺得糟透了，企圖讓自己走出這個低潮，但是充其量就只能做到垂頭喪氣。

我沮喪了好幾個星期，因為靈不再通過自動書寫來出現，而我自己試著要聯絡他們又不成功。那個時候，我不明白新的階段已經開始，而且很多新的學習方法也在蘊釀中。我是花了些時間才走出來，不過我總算了解我沒被拋棄。這些年來，我內在的視覺愈來愈敏銳，也許是時候了。我該和靈界朋友做些別的事，而把自動書寫放一邊了。

這個念頭一跑進我腦袋，我平靜下來，開始期待靈界為我準備好的新教材。我一直都樂意從自身經驗學習和成長，好和別人分享，如此有一天他們也可以把他們的學習和成長結果回饋在別人身上。

於是我又聞到沒藥香的味道。這下我安心了。我在腦海裡聽得清清楚楚：「到圖書館去。」

我到了圖書館，看看四周，被靈界朋友導引到心理學書籍的區域。我不懂要找甚麼，於是我在書架間穿梭，從最上面一排看到最下面一排。我彎下去又站起來，這樣子做了好幾回，把自己搞得頭都昏了。接著有個男人走近我，對我說：「你是那個通靈人。」

我說：「對不起，你說甚麼？」

他說：「噯，我的靈魂導師告訴我會在這裡遇到妳。」

我以爲我要當場暴斃在那間圖書館了。我問他：「誰是你的靈魂導師？」

「這個嘛，愛因斯坦。亞伯·愛因斯坦。」

我想：「對呀！你可真有一套。」可是接著我就在心裡對自己笑著說：「噯，等一下。我和詹姆士走在一起。我和他又有甚麼不同呢？」

原來他住在布魯克林高地，在長島大學當教授，是個研究量子力學和統一場論的科學家。他的母親最近過世，給他留下一筆可觀的遺產，所以他不用再工作了。

他說他必須在像這樣的人生旅程中遇到一個人，而且他聽說我的話語會安慰他。相反地，我的控制靈卻連一點像這樣的提示都沒有給我。

多年後的今天，我回顧此事，我了解詹姆士要我學到我可以同時懷著信念和疑問。當時，我需要有信心地知道自己就是應該碰到這個科學家。如果詹姆士早點對我說明，我會了解我就是應該在那裡，某一個人會來接近我，因為我們的波長一樣。可是事先沒有一個人給我詳細說明。

那個教授和我做了三個月的朋友。雖然我不是個科學家，我卻可以和他聊得來。他說的事，我統統了解。他顯示給我看他的靈魂導師帶他發現的事物。我們也可以聊目前尚無法利用的能量。我居然可以和他暢談，我們倆都吃了一驚。

不像我花了好多時間在掙扎，他很快就能接受自己和靈的交流。

他相信他自己在做夢的狀態去過其他星球。他描述他見到的外星

人給我聽，而且說：「他們真的到處都是，你只要去感覺，就可以發現他們的存在。」

我問他是否和他們溝通過。他說他用數學的方式或是音符和他們互通消息過。

過了一陣，他變得令我難以溝通，因為我比較傾向針對此地和此刻而活。我關心目前我們的世界發生了甚麼，我們可以如何自助與助人，靈界可以如何幫助人間，還有我們應該學會甚麼樣的教訓。我難以接受他見過外星人，或他和外星人講過話。

可是我甚至無法提出我的觀點，因為我怎敢指責他的努力成績？我做的事和他說的故事比起來，難道會讓人比較容易接受嗎？我讓他知道，我能夠欣賞他遭遇的一切，他在這世上並不孤寂，就像我也不寂寞。

我相信靈界的朋友要我有這場邂逅，如此我就會知道我不孤單，而世上有大概千百個像我這樣的人。我們的路會交會，而我們的心靈可能因此得到撫慰。我們對於交付到我們手上的東西有一份責任，必須和他人分享，教導他們也去打開他們內在的知覺。

我的朋友提到他遇到愛因斯坦，還有與愛因斯坦說話的時候，彷彿這個經驗是人世間肉身對肉身的鮮活一般。

我問：「你將能夠完成愛因斯坦統一場論未完成的方程式嗎？」

他說：「不會。那不重要。日本人會完成它的。」

我問：「愛因斯坦給你的教誨中，最重要的是甚麼？」

他說：「享受你有肉身的生命。」

當時我不懂他的意思。可是現在，我年紀比較大了，我想我懂了。我們必須活在當下，為明天稍做打算。可是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明白生命會延續，然後享受人生。如果你可以把快樂與健康帶給別人，就幫助別人。我相信這會是像愛因斯坦這樣的人會想要的。

外公造訪

我的外公和我特別親。我把我之所以進入通靈的大門，歸功於我的外公。所有我在這一行的一切，都可追溯到我的童年。一切都從外公託夢開始。

1980 年代，一個下雪的冬天，新下的雪蓋住原來的冰。我很慘地跌了一跤，這一跤摔傷了我的膝蓋和腳踝，使我站不穩。不過我還可以繼續走下去，直到我抵達我住的那棟大樓。

我在前面說過了，我們那棟大樓的電梯經常故障。這一天也不例外，不巧又碰上我最需要搭電梯到二十樓的時候。

我腋下夾著許多包裹，想到要爬那麼多層樓梯就害怕。我的膝蓋

和腳踝絕對不可能和我合作的。我等了大約十分鐘，耳朵聽著大家在討論沒有電梯給住戶帶來多大的折磨，不知怎麼回事，腦海裡出現外公的聲音。他大聲說：「我們以前都是用走的。我們以前都是用走的。你可以做到的。開始走吧。」

這麼多年了，外公才回來看我！我很興奮又熱切地遵照他的要求。我已經記不得我是怎麼忍著新傷，扛著包裹，爬完那二十層樓，可是我知道我們，外公和我，做到了。我只記得我十足喜悅地知道他在我身旁鼓勵我繼續走。

我走進我家，歡迎我的是外公以前抽煙管時的甜香。我覺得我被他的香氣擁抱。他的出現安撫了我。

令我驚訝的是，他以前從沒有來給個建議，或主動留下來和家人共處一陣子。他甚至沒有告訴我他在新環境裡學到了甚麼，或是目前在做甚麼。

他的造訪雖然很短暫，我卻滿懷感激。我再也沒有來自他的信息，可是我內心知道他從來沒有走遠。我問詹姆士為何外公來去匆匆，詹姆士說因為我在做夢的時候，老在大聲呼喚外公，所以一個親切的造訪是合宜的。我又問為何我那天慘跌之後覺得不是太痛，詹姆士說他幫我貼了一個隱形的繃帶。我喜歡這個答案。

外公來了又去了。雖然他停留的時間很倉卒，卻給我帶來溫暖，更帶來更多生命持續的證據。

外婆的探望

我的外婆遠比一般的農家婦女要先進。她的智慧無窮，心地善良，又樂觀。她每天都會對我說她愛我。

自從外婆在八十六歲離開人世，我就覺得她的靈在附近，不過她並不特別帶有輕逸的香氣。我對於細微的差別很小心；當感覺有靈來的時候，我必須能夠明確分辨自己不是在做夢、不是在思索、也不是在期盼。我外婆來訪的時候，我腦海裡聞不到特殊的氣味，可是我就是感覺到她在附近。

雖然我的外公生前是個裁縫，而且外婆每天都用縫紉機，可是我連一根線都縫不直。我的外婆在人世的時候，她總是幫我縫，還會很有耐心地教我用縫紉機。現在我只要坐在縫紉機前，或是需要拿著一針一線，我就氣餒地要哭。

1980 年代的某一天，我試著用縫紉機。我在心裡對外婆說：「外婆，我希望您可以在我身邊幫我把線縫直。」

我一這樣想，就感覺到肩膀被拍了一下。我知道那是外婆拍的。她在人世的時候，常會拍我來意謂著「堅持下去」或「做得漂亮」。

她的造訪也像飛鴻踏雪泥的短促，可是卻再次提醒我，用縫紉機的時候，耐心是很重要的。

有時外婆會來到我的夢中，好帶我旅行到她喜歡的地方。她最喜歡的地方是一個上面養了很多牛羊的農場。她以前就很喜歡農場上的生活，所以我很高興地知道她對動物的愛依舊綿綿不斷。

母親的瀕死經驗

我的母親從來不知道我和艾琳還有詹姆士的溝通。正如我早先說過的，她和我的外婆很疼我，在我早年默默承受了我這麼多的事，所以我真心覺得我不需要麻煩她知道更多我在超自然界的活動了。

我的母親在 1990 年代中期生重病而住院好幾個星期。我每天花五到七小時在醫院陪她。她有時昏迷，有時清醒。雖然她不大能說話，我卻決定要和她做個實驗。

她在昏迷中，我坐在她的床沿，開始對她說話。起初我談到我們的家庭，她的孫輩，還有我們在一起的歡樂時光。然後我告訴她現在世界上發生些甚麼事，並唸報紙給她聽。兩個星期過去了，她動也不動，可是我拒絕放棄希望。既然我已經把人間的事都說完了，我決定把單向的談話轉個話題，如此她要是能夠反應，至少是和她有點關係的事情。我明白也許我的努力會白費，可是我要試試那些從沒試過的途徑。

我開始在床沿唱〈當愛爾蘭的明眸微笑時〉。

母親不曾張開眼睛，可是她開始對我說話了。她說：「瑪麗蓮，

我看到妳了。」

我說：「可是你的眼睛是閉著的，媽。」

她說：「我在這裡看到妳。」

「這裡是哪裡？」

她回答說：「妳站在河的另一邊。」

我問她：「甚麼河？」

她說：「不是水組成的河。是在流動閃爍的光。它延伸得很開很廣，除了『河』這個字，我不知道可以用哪個字來稱呼它。」

「哦，好吧。那你現在在哪裡？」我說。

她說：「我和你爸爸在一起。」

「你喜歡那裡嗎？」我很好奇地說：

她說：「喜歡得不得了。這裡美極了。」

她繼續說：「瑪麗蓮，你和兩個非常好的人在一起。」

我問她：「哦？他們是些甚麼人？」

她回答道：「我不曉得。不過他們似乎總是和你寸步不離。那個男的把他的手放在你的肩頭。」

母親既不知道我是艾琳與詹姆士的靈媒，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誰或他們長甚麼模樣。所以我就問：「媽，問那個男的叫甚麼名字。」

我母親說：「我想他自稱是傑可。」（註：詹姆士的原名是雅各，在拉丁文中變成（**Jacob**）。）

此時我開始大為興奮，可是我得提醒自己，我媽是在輕度昏迷中和我聊到我敬愛的詹姆士。

母親接著說：「我不是很清楚他叫甚麼名字。他可能是說傑克 或 佳可。但是我想他應該說的是傑可。」

「真的嗎？」這對我而言應該是個小小的驚喜。

「是啊！他是這麼說的——傑可。」

我又追問：「那麼那個女士又是誰呀？」

雖然我母親從未聽我提過艾琳，她卻很有把握地說：「這還不簡單？她的名字是艾琳。」

「她有姓嗎？」

母親說：「她大聲嚷嚷著：『格瑞特！』」

這件事使我深深感動。一會兒我母親的聲音變弱了，所以我彎身湊近她，好聽清楚她要說甚麼。

我說：「那一男一女對你說甚麼？」

「他們告訴我，我會好好的，還有，我很快就要到這裡永遠待著。可是你也會好好的，因為他們會永遠和你在一起。」

我說：「那你覺得怎麼樣？」

母親說：「我想還不錯吧。他們看起來極為友善。」

「謝謝你，媽。你要醒過來了嗎？」

「我是醒著的，傻孩子。」

「可是你的眼睛還是閉著的。」

「還不到我過那條河的時候哪。」

三個小時之後，母親睜開了眼睛。她的意識就恢復了，直到再次進入輕度昏迷而離開人世。在那兩個月中，她的腦筋開始不怎麼清楚。我問她：「媽，妳記得妳跟我說到傑可和艾琳嗎？」

「他們是誰？」母親顯然已不記得這回事了。

後來我母親被送到療養院去度過她在人世最後的日子，另外一件有趣的事發生了。

不管是甚麼力量可以幫忙，我曾經請求這力量允許我母親在我懷裡過世。我認為這是一種福氣，是給我的禮物。我母親去世前三天，艾琳對我說：「待在療養院。不要丟下她在一邊。」我需要洗澡，艾琳指示我飛奔回家洗澡，然後再直奔醫院。所以我就是這麼做的。我真的是衝進衝出，怕見不到她最後一面。

第二天，甚麼事都沒發生，但是我和院方交談過，確定他們給她適量的藥物以減輕她腿部的劇痛。

第三天，艾琳說：「瑪麗蓮，就是今天晚上。好好守在附近。」

我一分鐘也沒有離開我母親旁邊。我把母親摟在懷裡，唱歌給她聽。我一邊抽咽，一邊心情沉重地哼著母親在我的童年哼給我聽的歌。我一面哭得像個孩子，一面努力試著記起所有她喜歡的歌。雖然我記不得大多數的歌詞，我仍然把每首歌從頭哼到尾。

除了哼唱與哭泣之外，我試著要她安心，她會好好的，很多她的家人和朋友會迎接她，還有最重要的是，我多麼愛她，我又是多以做她的女兒為榮。

在她逝世前不久，我的小女兒和一位我們家的朋友，覺得需要來療養院一趟。另外我們一位遠親也感受到需要到療養院，可是卻講不出甚麼事有這麼迫切。她們三人來到這裡，看到我邊哭邊抱著母親，都不知所措。我一直抱著她直到她全身都涼了。

母親的來訪

母親過世了。我忙著洗衣服和整理她的衣物的時候，她身體的香氣瀰漫在我身邊。我說：「媽，請給我更多的跡象吧。」

幾秒鐘之內，我的左手手背上出現了水漬。我輕輕舔了水漬一下，它們帶著鹹味。直到多年後的今天，我仍相信那些水漬是母親的眼淚。我向她道謝，請她留下來，常來找我。

我有好幾個月沒有收到她任何音信。我向詹姆士抱怨：「我可以幫全天下的人通靈；別人的爸媽去了靈界，還要跑來找我幫忙傳口信。怎麼我一點都感覺不到她，更別提看到她了？我覺得很心痛。我媽在哪裡？」

日子一天天過去，沒有人回答我的問題。後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快進入夢鄉時，感到我床上有東西在我旁邊。我翻身察看，我媽在旁邊。她穿著 1940 年代流行的套裝，剪裁合身，裙子的下襬則像小喇叭般的展開。她穿著高跟鞋和絲襪，身材嬌小像貝蒂戴維斯。她看來大約四十歲。

我激動地說：「我在做夢吧？我一定是在做夢。」

她笑容可掬地說：「傻孩子，我是在你的夢裡。」她牽起我的手，然後說：「瑪麗蓮，我要你跟我來。不過你要讓在你身後的紳士把手放在你的肩膀上，這樣你才不會走丟了。」

「好。」

「我們要到外面去，所以妳要記得穿拖鞋。我現在教妳，妳可要聽好了，我要妳閉上眼睛，把腦子裡的雜念統統丟掉。我們的速度會很快，所以抓緊我的手直到我告訴妳可以放開為止。」

我又急又樂，爲了再次能見到母親而興奮。

母親說：「釋放你自己吧。」

我聽到轟隆聲作響，聞到濃重的馬糞味道，我們離開了。我記得轟隆聲在我離開我的身體時變得更大聲。這一路，詹姆士都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免得我飛走了。

我們來到一個特殊的地方。我說：「哇！媽，太妙啦，這裡像是布魯克林區。」

她回答說：「我愛這裡。這是我現在想要的。」

我注意到那裡所有的人看來都像是四十多歲。我把這個發現告訴

我媽，很不以為然地說：「多無聊！」

「不見得吧。我可以選擇要變成二十歲，四十歲，甚至七十歲。」

「哇！」

「現在妳高興了吧？妳看到我很好了吧？我下次要再來看妳，可能又要很多年後了，所以妳要把這一切牢牢記著。」她對我說。

「爸爸呢？」我問她。

她說：「哦，我現在不要他住在我家了。」

「真的嗎？」

「絕對是真的。我自己一個人，這樣很理想。」

我回來時並沒有看到光或隧道。轟隆聲和馬糞味道又出現了，還有走在一大片濕草上的感覺。第二天，我起床，發現我後院陽臺的門是開的，陽臺上有鞋子踏過而帶進來的草和泥巴，家裡也有同樣的泥印。顯然我昨晚出去了。要不然，這些泥和草是怎麼一路帶進我的臥室的？這樣的證據教我吃驚、因為我完全不記得昨晚出過門或是曾經打開後陽臺的門。我並沒有夢遊症。

我和靈界的互動使我的生命多彩多姿。不管是這現代社會裡的人們，還是我的靈界朋友指引我認識的人或靈；是古代的市井小民，或

是已經過世的家人，每次的相遇都像是高檔的食材，讓我的生活經過
烘烤，嚼起來仍然津津有味；也像是罕見的染料，讓我的生活經過洗
練，看上去依舊鮮明如新。

第九章 海明威伴我十年

作家的問題從不改變。他自己會改變，他活在其中的世界也會改變，可是他需要解決的問題恆久不變，總在於如何真誠地寫作；如果已經發現真理，如何將它反映出來，變成讀者經驗的一部分。

——厄內斯特·米勒·海明威

1970 年代初期，除了詹姆士，別的靈也出現了。他們通常在我自動書寫時與我交流。其中有一個靈似乎強到可以讓別的靈進不了我的感應場，當然，詹姆士除外，因為我和靈溝通時，詹姆士永遠是其中的一環。這個特別的靈也比別的靈待得久。他靠近我時，我總感覺到牠是一個大約四、五十歲的成熟男性。直到好幾年後，他才允許我感覺牠是男孩的模樣。我也感覺到牠威風凜凜的說話方式，特別是牠用停頓強調牠的思維時。這個靈擅於寫出牠的故事。我後來發覺，牠特殊的風格來自於，但不局限在，冒險犯難的親身經驗與純淨瑰麗的愛情記憶。牠以前是，現在也仍然是個巨人。

這個陌生人總要我讀艾澤拉·龐德的詩作，學習龐德清晰的用字。他也要我閱讀散文家懷特，學會領略懷特細膩的隨筆；當然，我們都不會忘記，懷特也寫過廣受兒童喜愛的《一家之鼠：小不點司圖爾特》、《夏綠蒂的網》、《天鵝的喇叭》。撇開福爾摩斯偵探小說，陌生人還要看亞瑟·柯南·道爾爵士在唯靈論力面的論述，還有以渴

望烏托邦的威爾斯的作品。經由閱讀，我也認識了主張溫和漸進社會主義的費邊社。從這些作家的眼裡、情感裡、知覺裡，我得以讀到，他們渴望達到所謂的「完美」社會。多年以後，我讀到艾琳的自傳，驚喜地發現她過去讀過同樣的書。但她還不只是被動的讀者，她根本就活出那個時代！她是費邊社的一員，見過威爾斯，還在 1931 年為何南·道爾舉行通靈會。

當時，這些作家寫的書，都不是我通常會讀的，可是爲了尊敬靈界朋友的指導，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圖書館，不論靈界指引我唸甚麼書，我都欣然接受。我讀書時一直有個習慣，一旦開始看，不管自己有多不喜歡，或那本書有多乏味，我一定耐著性子從頭讀到尾。因爲我覺得把書看完代表我對作者的誠意，自己應該要尊敬他們，不管作者是仍活在人間還是早已經作古。

像你可以想像的，我讀了這麼多的作品，我的生活也深受影響。一想到許多作家努力奮鬥，甚至有時甘願以自己的名聲做賭注，才得以讓作品發表，我就感覺到自己的渺小。他們以如此豐盛的思想盛宴款待我！我不僅讀他們的作品，也在感覺他們寫作時的情緒。因此他們的作品導引我更加了解他們的生命。他們的生命與熱愛攪和在一起，而我的生命也因爲他們的啓發而更加覺醒，也更有意義。

有一天，我問這個陌生人：「你是這群作者中的一個嗎？」

他很快地回答：「該死的！當然不是。」

我嚇一跳：靈也會咒罵？

然後詹姆士吩咐我去圖書館。我漫無目的地在心理學書籍的區域閒逛。過了一會兒，顯然甚麼事都沒發生，我以爲我把信息搞錯了，也許應該到別的走道看看。我離開那個區，決定從作者姓氏由 E 開頭的開始。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爲甚麼我由 E 開頭的姓氏開始，也許我是受了點撥，而那時沒領悟到吧。我在那個區慢慢地走，在我正上方，一本放錯位置的《戰地鐘聲》從最頂層飛下來，差點砸中我的頭；的確，只要再偏一吋，我鐵定掛彩。我看看周圍，那整個區的數個走道，除了我以外，空無一人。接著另外一本放錯了的書也彷彿生了翅膀，自己從書架上飛下，還好這回對我不造成威脅，我撿起來一看，這本書的書名是《旭日依舊東昇》。

我想，靈界朋友一定在和我開玩笑，想試探我夠不夠鎮定。我開始有些焦躁，可是我除了力求鎮定，別無良策。畢竟，在這種公眾場合，到處都寫著「保持肅靜」，人們的確也自顧自地安安靜靜讀書、查資料。

我拿著那兩本書，胃上方卻起了反應，我感覺那裡在跳動。我身體裡的「蓋格計數器」，就是太陽神經叢部位，開始邊震動，邊彈跳。我一身大汗，興奮莫名。我看著手上的書，作者的名字——厄內斯特·海明威，是燙金的。我問自己：「我拿著這些書做甚麼？」我身體內部好像有一個巨大的快活老人，使我的胃隆隆作響，促使它大笑。我感到那笑聲起伏，腦袋裡聽到：「很棒，做得漂亮！」於是我把那兩本書借回家去。

我太興奮了，腦子裡嘰嘰喳喳地全是問題，這使得我超過一整天

都睡不著覺。我抓住可利用的每一分鐘做自動書寫。我在紙上寫下問題：「請問您是厄內斯特·米勒·海明威嗎？」

我在紙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問同一個問題，都快發火了，可是我就是不放棄。接著我忽然從頭到腳感到激動，我的「蓋格計數器」又開始震動。幾秒鐘後，我的胃又開始上下隆隆動個不停。我的手開始發抖。我開始汗如雨下，但是我並不緊張，只在詹姆士說「他和你在一起，他會教你」的時候，感到好奇而興奮。詹姆士的解釋為我十年的成長拉開序幕。海明威帶著力量來到我身邊，我們後來的確發展出一段曲折的故事。

我們頭兩年的關係真是困難重重。我把他歸類為厭惡女性者，玩弄女性者，還有會耍手段的人。我受不了他硬漢的作風。我解讀他的個人生活時，常察覺到他的情緒，感受到他的意氣風發與走投無路。他愛一個女人時會一頭栽進去地全心投入。我不明白他怎麼可以一次又一次與別的女人建立關係，而傷害他歷任的妻子。我為她們的心碎而苦悶。有一天我終於忍不住，拜託他允許第一任妻子赫德莉和第二任妻子寶琳和我交談，或帶我遨遊，讓我可以與她們會面。我需要知道她們是否原諒了他的出軌。

海明威答應了我的請求，允許我感覺赫德莉的情感。我覺察到她的氣苦、她的傷害、她的心痛，可是我也同時感受到她的愛意、喜悅、快活。雖然海明威移情別戀，娶了寶琳，可是赫德莉實在太愛他了，她渴望他快樂。這事遠比她自己的心摔得遍體鱗傷來得重要。她難受了好一陣，可是她最後終於及時走出來，又能夠歡笑了。奇怪的是，我發現他歷任妻子與情人都對他有同樣的感情。她們愛他，情深意重

到心裡居然能騰出位子，爲他能另外找到使他開心的女人而祝福。這種特質就是烏托邦的精髓，像威爾斯所寫的，在理想的國度裡，你愛一個人愛得既深且切的時候，如果你愛的人離開你會變得更快樂，那麼你不但會允許，甚至還會想盡辦法成全。赫德莉就做到了。

海明威對他的下堂妻們都不錯。只要他有的，一定都會照顧到他的孩子和前妻，她們後來也都和他維持基本的友誼。不過，我不會因爲他能夠和前妻維持平和的關係，就感覺不到她們每個人內心深處的動盪，也不能教我就因此釋懷而不爲她們哀嘆。一想到她們都曾經面對他的外遇，我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淚來。我曾用很強的思維對海明威尖叫著說：「我從你的前妻那裡感覺你的過去，結果我的五臟六腑都好像被撕裂了。你怎麼能這樣做？你這個卑劣的傢伙，根本就不該結婚的。你讓這些女人心碎，我再也受不了你啦！」

我可不像赫德莉和寶琳那麼寬容。即使她們都接受了與他的新關係，我還是覺得自己沒法掩飾對海明威老爹的憤怒。老爹會毫不在乎地說：「你成熟點吧。你太孩子氣，趕緊成熟吧。」回顧當年我對他的感情生活的反應，以及他如何處理我的憤怒，我現在體會到我們在一起的時光有多珍貴。你可以想像和靈有這種對話嗎？

萌芽期

雖然海明威的大男人作風和自命風流讓我很反感，我卻逐漸喜愛他，這足足花了我兩年。我對他的敵意慢慢化解了；相反地，我對他的好感卻與日俱增。

也許我對他的看法改變，是因為我了解了他的生活；我能夠經由他去感覺他還在人世時對所在的世界的情感。他也邀請我去感覺，當時他身為靈，對於人間時事所懷抱的感情。我應邀感受他最深層的感情與他的靈魂核心時，常不可置信地淚流滿面。我感覺他的感情，他也同樣感受我的。我們心心相印，發現彼此對很多事物的感受都類似。他一點都不怕彈淚，也不怕誠懇地分享感懷。他會對很多事絕望而藉著我嗚咽，比如人類用有毒的廢棄物來污染我們的地球，卻大言不慚地以進步為名，就為他們做的錯事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學會經由他去感覺到我以前從來不知道我可以感覺到的程度。老爹竟會對我打開心房，我也覺得十分震驚。

我和海明威在一起，有個意想不到的收穫，就是我比較不怕在市街上走路。雖然我在紐約時，知道詹姆士把我照顧得很好，可是在我冒險走進紐約所謂的「壞區」時，像是老爹多給了我一層防護。我遇到目光猙獰，看來要找碴的人時，我不會被嚇得不知所措，反而學到感受靈界要我從那人身上接收的情感。我常會一眼望進兇漢的眼睛，說些我從沒想過我會說的話，接著就化險為夷，彷彿是海明威接管了整個情境。紐約的治安在 1970 和 80 年代是相當差的，本來就有詹姆士的保護，那時再加上海明威的陪伴，我可以每天走很多路而毫髮無傷。

海明威的靈一來，我的待人接物就變得陽剛起來，尤其是我喝酒的作風。有時候，我學來的英雄氣概讓我的大明藥婆很不安。君兒對我明說，她不喜歡我喝酒，不過她也了解海明威藉著我滿足酒癮，而我沒法拒絕他。她補充說，我要解「海明威式口渴」時，她不會待在

我身畔。她果然說到做到，但是我知道她從來不曾真正走遠，而且我需要她時，她就會出現。我總爲她不能待在我身邊而難過，也因爲她需要以這樣的方式表達自己而心疼。事實上，她還是來到我的夢裡，繼續帶我去她採草藥的森林。她對我有定心的作用。

我無法把自己從海明威那兒拉走，而探索和學習的契機又銳不可擋，於是我們一起開始了這迷人的冒險。

老爹和我一起出席社交場合時，我只想喝蘇格蘭威士忌，而且我可以把它當水喝，一個晚上喝五杯都沒事。但第六杯就會讓我醉垮了。

多年以後，我讀到哈奇納寫的《海明威老爹》。哈奇納在書中提到海明威有一晚在哈瓦那的酒吧，以十六杯黛克瑞（**daiquiri**）創下店裡的酒客飲酒最高紀錄。這個故事教我不寒而慄，因爲我沒法不聯想到如果我還一直用海明威的風格喝酒，像我那樣直到第六杯酒沾唇才感覺到酒意，我可能早就酒精中毒了吧。難怪君兒在那段時間不想靠近我。無論如何，我撐過了海明威的酒癮，而朝著積極正面的旅程學習。我透過海明威的感覺來冒的險真是教人難以相信。

海明威喜歡談論生活和人、他們對不同情況的情緒反應、還有對能夠被改變的事物，人們做了何種嘗試。他總是鞭策我去推測哪些人是光說不做，哪些人是只做不說，還有在極罕見的情況下，哪些人既會說、也會做。他強調他對真相的熱愛。他說作家應該說實話，盡可能把作品寫得逼真，可是有時稍微改動一下實情也是無可厚非的，只要那是一個善意的小謊。他總是說，要把故事說得好，人必須要活在那個情境，要身歷其境，否則說不出故事的真相。

我每天都很有恆心地寫日記，我不只為詹姆士寫，也為海明威寫。

我先生、女兒，和我偶爾會去麥迪遜廣場花園觀賞現場摔角賽。老爹會堅持要我帶紙筆，因為他要我把發生些甚麼事寫下來。他不准我把它們付諸記憶，說任何人都不可可能栩栩如生地記錄那些事件，除非他們把最精彩的部分做了筆記。我想要讓他高興，所以就照他的話做。我盡可能把經過的細節都準確記下來。老爹會指揮我放慢速度，要我花時間觀察在場子內的兩名與賽選手。他說：「看他們的臉。試著感覺他們現在的感覺。學著觀察正發生的事，好了解他們的努力。把這些要點寫在紙上，我們以後再回來添加細節。我會教你如何把筆記變成有頭有尾的好作品。仔細看那個剛才被拋出場外的人在做甚麼。他是真的痛嗎？他的戲演完了嗎？他真的是摔得滿天星斗，分不清方向了嗎？」老爹藉著和我討論這件事的方式，教我如何使用停頓的筆法。他有時笑得太猛，使我的胃又在作響。我常會覺得我想告訴場上的「惡棍」快滾吧。我不僅被當時的比賽迷住，還從老爹的意識去感受這整晚的熱鬧和老爹盎然的興味。

我有幸和老爹產生互動，教我熱血沸騰。那時我很難保持淑女的禮儀。直到今日，我不明白我如何可以一面感到能量奔騰環繞周身，一面還能夠繼續扮演我自己的角色。

人們常對我說：「你為甚麼要記這麼多筆記？你總在寫東西。」我找了個藉口，說很久以後，等我的孩子大了，有了她們自己的孩子，會想看看自己小時候發生了哪些事，那麼這些筆記都是很好的紀念，也可以與她們的孩子分享。我沒有告訴別人我正在幫海明威做記錄。

所有我和老爹一起從事的活動都記下來了。

他嘗試透過我寫作。他會給我大量的思潮，要我寫成文字。慚愧的是，講到像寫書一樣有章法地寫作，我只有辜負他的期望了。我抄筆記是一流的，也躍躍欲試地想幫他多做些事，可是我就是不能聽懂他的對話而抄錄在紙上。我們花了數不清多少時間在寫對一個句子或詞組，雙方都沒預料到會有這麼大的困難。他會很氣悶地讓我明瞭，我絕對不可能成為幫他執筆的作者。可是我還在努力，他也勉為其難地想把我導到正確的方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利用我完成他尚未完成的著作。

他會告訴我該動筆寫東西，而別再浪費時間畫畫。我過去常抗議：「可是我愛畫，也愛寫些跟每個人生活有關的小詩嘛。」

他則會嗤之以鼻：「不行。這實在太幼稚了，而且又浪費時間。」然後他會大笑，補一句：「況且你畫得又不好。」他可不怕告訴我任何話。問題是我喜歡畫隨筆，有時我還畫得不賴呢。我這一生都常畫些塗鴉之作，就像海明威心繫寫作，我熱愛的是畫畫。我的熱情都靠畫圖來表達，而他則是靠著寫作和過冒險犯難的生活。我覺得自己無法勝任他要我做的工作。

我拚命花時間為他寫作。我寫得糟透了，而他竟然毫不留情就讓我知道，我讓他有多心灰意冷，同時我也一定寫得沒勁了。不管是甚麼事件，我那時不懂要怎樣更有效地傾聽，好把他的情感訴諸文字。對我而言，兩個男人在比賽場地摔來摔去，搞得鼻青臉腫，甚至有時可能重傷，兩人卻還樂此不疲，這教我難以下筆。我就是不愛寫血淋

淋的場景。我明白自己封殺了他很多的實況報導，對此我感到抱歉。

我在傾全力擠出時間來為老爹努力的同時，仍然得扮演其他角色；我還得試著當一個賢妻良母和稱職的家庭主婦，詹姆士的課也不能不管。我找不到固定的時間和海明威寫作。好不容易騰出時間了，我又態度欠佳，再加上我討厭他挑的主題，我們常原地踏步。他講話從不曖昧，也從來不會留三分餘地，也就難怪他會理直氣壯地要我明白：他來找我是要我為他寫作的，我最好放聰明些，自己想辦法為他抽出時間來。我只能猜想他覺得我是一個很蹩腳的作者。他口頭上給我的上好材料常被寫得亂七八糟；我不但沒把筆記、他的話語、他的熱情，轉換成巨作，好似重新打磨鑲嵌的鑽石戒指，耀眼更甚從前；我反而寫得像是撞毀的火車，慘不忍睹。寫作這一行需要許多技巧和耐心。毫無疑問地，我不知道怎麼寫作。

講到把老爹的**思維形諸文字**，這個工作成了我們一靈一人的心智尖叫比賽。我想我使這個可憐的靈受到很大的挫折，他幾乎要惱羞成怒了。他頻頻移到我的肩頭，我都可以感受到他不滿的噓聲。他知道我不是作家。他來找我，是因為知道我願意接受挑戰，可是我離他想要我表達的程度還太遠。我從來弄不懂起承轉合，不是一塊作家的料。

而我的委屈也不比他少。事實上，我的委屈可能比全世界最高的山還要高了吧。有一天我問詹姆士：「怎麼作家的靈會跑來找非作家？不是應該是物以類聚，作家找作家、科學家找科學家、數學家找數學家嗎？」

詹姆士立即為我解答：「嗯，你在你提到的那些方面，都沒有專

長。這反而使這個挑戰更刺激。這個經驗本身對你，對海明威先生，都是一個不斷學習的課程。」

我忍不住想到，我應該要學到**集中注意力，培養耐性**，和允許靈界朋友想說甚麼就說甚麼，而不是由我來規範該呈現甚麼。於是我客氣地同意繼續和海明威的互動。

多年以後，艾琳告訴我，詹姆士覺得既然我已經做了那麼多自動書寫，學習接收大量的信息，再形諸文字，造就文學作品，應該不是一件難事。她還說，我有從海明威的情緒去體會如何把傳送給我的思維，寫得條理井然的能耐。話雖如此，可惜的是，對老爹和我而言，我們的目標終於沒有達到。

我們在一起的初期，老爹建議來個小測驗，要我為他寫個短篇故事。這麼做是想看他可不可以很強有力地把思維傳給我，也看我是否能以足夠的感情來收集這些思維，好找到合適的字詞。我同意接受考驗。我花了許多時間潛心努力，感受到全身有一股全新的熱情在澎湃。好幾次我感受到他的情感，企圖不顧一切地把他的信息寫成合宜的形式。然而，時間寶貴，讓自己完全沉浸在海明威的世界是我做不到的奢侈。他豐沛的情感固然像美玉，我卻不是好的雕刻師傅。儘管困難重重，我們還是一起完成了一個短篇小說，叫做《帕可國王與伊芙皇后》。這篇黑色小說是講一個流浪漢殺了一個如驚弓之鳥的老師，最後賠上了自己的性命。這篇小說不只寫得差，而且我還得從我自認為是海明威的思緒與海明威指點過的素材下手。最大的難處在於每次老爹傳給我他要我寫的東西，我就得用流暢的英語把他的思緒重寫出來。這個活成了艱鉅的工程，即使今天回想起來都還會讓我發抖。

我把這篇小說投到一家大雜誌社，被退了稿。編輯說篇幅太短。我很無知，還寫了一封回信解釋：「這本來就是個短篇。」

老爹要我完成他未完的作品之前，已經稱呼我為「女兒」。他甚至為我寫了首詩。那首詩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來這裡，來這裡，小女孩，小女孩，今日請來坐於我的膝蓋。
我會看著你，擁著你，照拂你，直至永遠，當我們一齊消磨時間。

分 手

我們的關係進入第六年了，我仍然達不到海明威的期望。有一天我半開玩笑對他說：「也許你該另外去找一個作者。」

老爹說：「謝謝你。爲了不讓妳失望，我打算這麼做。」他接著告訴我，我們的時間有限，他將會和另外一個女作家在一起。她年輕，沒有我的家累，而且她寫得挺好的。她的家人了解靈界，所以她比較能隨心所欲地和他一起奮鬥。他還告訴我，我的接班人的母親也是一個極有天賦的通靈人。她的母親叫做莉奈。

發現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不多了，我在日記上寫下這一段：

我將每日簌簌流淚！

記取你曾投擲向我的愉悅！

你給我的苦惱也將永誌不忘！

我會帶著愛意記取一切，

因為我曾真心愛你。

遺忘如斯之靈將是困難一椿——

我會永遠愛你——我將要——我現在就愛你！

又四年過去，有一天他告訴我，他必須離開我去和一位可以把他的思緒記載下來的作者合作。我有些爲他興高彩烈，也爲自己淒愴。他揶揄我說：「我找到一個年輕、有活力的作者，而且她心甘情願爲我作牛作馬。」

我說：「很好，我爲你高興。走吧！」

我祝他好運，要他善待新的紅粉知己。儘管如此，他要離開時，我悲傷得不得了。老爹的離開傷了我。十年與靈的相處是很長的時間，尤其是他每天都會把他最深的思緒對你坦白，允許你分享，和從他的角度去感受知覺。他初來時，我花了兩年才接受他進入我的生活，雖然試著完成他的作品讓我們灰心，我們一起擁有過很多曼妙的經驗。我對他講話的特殊風格已經日益熟悉，也習慣感受他的思維。我覺得不僅失去一個朋友，我自己的一部分也消失了。我無人可以分擔悲悽，心裡空洞洞的。我的確告訴詹姆士，我會感激他不再引進另外一個像海明威的靈到我的生活裡，因為分手是難以忍受的錐心之痛。詹姆士不接受我的論調，說我還可以有更多成長，也還有更多事要從靈界學習的。

海明威故居一遊

1990 年代初期，我的小女兒來佛羅里達州玩，並邀請我同往佛州最南端的西郊島（Key West）一遊。那次渡假本來是很閒散輕鬆的，我們打算要和一般觀光客做一樣的活動。我們參觀了所有知名的夜景點，欣賞了賣藝人的場子，吹足了海風。我的女兒突然問我是否想參觀海明威的故居。我想，這會是一個怎樣的經驗呢？女兒知道我讀了許多海明威的作品，可是她那時並不清楚我和海明威的靈有甚麼關係。想到即將看到和感覺到老爹的生活方式，我的心為此狂跳不已。我們走到海明威故居和紀念館，看到一隻六爪貓。老爹經常提到某個船長曾留給他一隻六爪貓，我想這隻一定是繁衍眾多的後代了。一見到這六爪貓，我興緻勃勃，覺得這一天會是一個大好的感覺日。

我們走近故居大門，我忽然覺得噁心，好像有一個發電機在腦子裡嗡嗡作響，讓我頭暈目眩。我的身體好像在急速旋轉。我無法呼吸，雙腳好像鉛一樣重，幾乎無法動彈。我知道如果我再多走幾步，進到那間房子裡，我可能會再也找不回自己。就在我的頭好像遭了重擊，腳下的地彷彿自行轉動，而我的胃又極度難受的時候，我察覺到一隻熟悉的手觸到我的肩負，像過去許多次一樣，導引我的身體，走到離那房子較遠、比較安全的地區。一到大街上，我的症狀全都緩緩消退，我又能主宰自己的知覺了。我謝謝詹姆士，告訴他我真的覺得一旦我走進老爹的家，我可能就永遠都會把自己輸給老爹的靈了。我好不容易掙扎著做自己。海明威的故居在向我招手，而我必須用我的每一絲本質來對抗瞬間來襲的力量，好讓自己的心智和身體都不會被接管。

繼續做我自己，比聽任這股強勁勢力支配更為重要。我更想作為人妻、人母，以及詹姆士的靈媒，而且這些角色也是我的福氣。當時我真的覺得我快把自己的生命交給老爹了。但是我可不想做海明威的女人，無論是情感上、心智上、身體上，還是心靈上。我很清楚地讓詹姆士知道我在想甚麼。直到今天，我一點都不想再回到老爹的故居，也不願再質疑那天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圓 滿

1990 年代末期，我在佛羅里達州遇到一位女士，幫她做了解讀。然後她說：「我的女兒剛剛完成厄內斯特·海明威未完成的作品。他的靈來找她。」

原來她的女兒和海明威開創了大有可為的事業。我幫她解讀的這位女士就是海明威合夥人的母親，也是一個通靈人，平常也做超自然方面的研究。

那時海明威已經從我生命當中離開好幾年了，所以遇到莉奈使我記起海明威以前對她女兒的讚美。他們果真完成了一本書，這讓我心裡很像被冬陽照著的溫煦。

我不經意地對她說：「真的啊？她住在新澤西州嗎？」

「是的。」

「她的書出版了？」

「沒有。出版社對我女兒說，那本書看起來像抄襲的。因為風格太像海明威了，他們拒絕出版。」

反 省

我後來問詹姆士：「為甚麼你要讓我和海明威合作十年？我該學到甚麼？」

詹姆士說：「瑪麗蓮，海明威來是要給你一個禮物。你學會了督促自己、珍惜時間、懷抱耐心，還有最重要的是，了解甚麼在你的生命中是重要的。記得你去參觀海明威故居嗎？他願意你回到他身邊，可是你拒絕了，你掙扎著做你自己。這是你身為女人，最重要的學習契機了，因為那當兒，就在那裡，你決定孰先孰後。每個人都得做抉擇，你在那時做了你的抉擇。海明威想回來與你再次合作，可是我告訴他，他的靈和能量已經完成你可以從中學習和成長的了。」

我問他，海明威是否為此不愉快。詹姆士說海明威給我一個最真誠的大笑，整個靈界都被笑聲震動了。詹姆士又補充說，和其他海明威合作的對象相比，海明威把我當個嬰孩在寵。我謝謝詹姆士再一次讓我能夠安穩走在自己選擇的為人妻母，與為靈喉舌的人生路上。

我的思維回溯到那些和海明威共處的年歲，不知道他為何選擇明知無法勝任寫作的人來合作。不知怎的，我覺得好多了。雖然我內心

深處明白老爹有時會窺探我在做甚麼，我覺得他像是父親在守護他的女兒，知道詹姆士、艾琳與君兒每天都讓我過得更充實，他就欣喜地離開了。

海明威的確給了我禮物。他教會我不要只停留在表面上看人，而要透過深層去感覺他們的靈。他要充分活出生命的每個部分，而徹底發揮所有的潛能。能夠感覺到他這種熱忱，真是我難得的享受。身為作家，他充滿對人類的同情，總是真正經歷過他寫的冒險，然後才把經驗轉換成曠世巨著。我常感受到他為那些受苦難的人悲慟，特別是我們走在紐約的街上。我們會一同遇到無家可歸、饑寒交迫的流浪漢，和他們打招呼，拿出我身上僅有的錢或食物，請他們享用。雖然我一開始覺得他對女人最殘忍，但是我後來成熟了，可以丟掉我自己的偏見和倨傲，逐漸以對父親的敬愛來對待他。

我回顧那些年歲，發現我學會了很多教訓。我現在明白，除非我真正認識一個人，否則我永遠不應該論斷，無論此人是在人間還是在靈界。這話說來容易，但是我們的確經常輕率魯莽地為人們下斷語。打開我的感情和內在不再是空話。每個人都有很多面，人們不僅是我們讀到或聽到對他們的報導而已。要真正了解一個人是很複雜的，但我從老爹那兒學到懷抱更大的同情和了解。我也覺得我在這一行變成比較好的老師。我很謹慎，不妄下斷語，在評估問題之外，一定要了解全盤狀況。我有時很難把超感官層面的感覺與精神層面的感覺區分開來，因為我兩者都看得到。有時我還是感覺不到，所以我要更加小心，採取觀望的態度，而不要妄加評斷。

假如海明威再來找我，我會很尊敬他，也希望自己不會再傲慢地

對待他。我也不會再責難他如何對待他的妻子。我會完全不在意他和歷任妻子的關係，而會和他開玩笑：「好吧。今天我們的功課表是怎麼安排的？您希望我怎麼表達那個想法？」

我知道老爹正在好好教那些需要他在生活中指點一二的人們。我那滿頭銀髮、肩膀寬厚的泰迪熊現在可能正笑得不可遏抑，而震撼了整個靈界吧。

老爹，謝謝您的來訪。

第十章 鬼的現象

短暫的睡眠之後，我們永恆地甦醒，就再也沒有死亡。

——約翰·鄧恩

住在布魯克林高地像是每天在和紐約談戀愛。我住的社區是有名的古蹟，每一條街都充滿了過去的事蹟。有些街道上的公寓是由存放馬車的庫房改建的；大多數則保留原本的褐色砂石，還光榮地標示建築年分。有些可以回溯到十八、九世紀。人們可以在任何一條街上漫步，感受到老房子散發出來的能量。布魯克林高地是美國的神奇地區之一，鬼在此到處出沒；他們似乎覺得走來走去，讓大家看得著，是很自在的事。

鬼在許多場合顯像。他們通常穿著他們活在人世時的服裝。鬼在某些街道出現的次數比較頻繁。鬼定期在這些壯觀的建築物中進進出出。能夠親眼見到這些鬼是特殊待遇。我相信在我們社區待過的人，幾乎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感覺到鬼的存在，即使他們拒絕承認。也許他們會對他們自己說：「喔，這裡是布魯克林高地，你還期待些甚麼？」

我有許多朋友也對布魯克林高地的特殊感到敏感。有些人承認他們看過一兩個鬼，不過在那個年代，這種話題仍然不是會被拿出來公開討論的。

我的靈界朋友也很愛這個社區。他們會指引我走到某條街，就爲了讓我看鬼在午後打扮得花枝招展地閒逛。有些女鬼戴著帽子，上面有很大的緞帶結；她們穿著得華麗又典雅；抓褶的泡泡袖、荷葉邊、蛋糕裙。這些鬼一定是從維多利亞時代來的。還有一些打扮成 1920 年代放浪不羈的新派女郎，披著大圍巾，穿著起鬚邊的裙子，留著削短的頭髮。

我不知道這些鬼是否覺察到我在場，因爲他們大多時候只管他們自己，完全忽略我的存在。鬼似乎只想做他們一直在從事的活動。

旅館員工

我們在紐約州的北部有一個小別墅。我們通常到那兒避暑，可以遠離都市的塵囂、污染、人群，而享受鄉居的寧靜。這棟房子位於丘陵的頂端，丘陵則是毗連著一個樹林的入口。走進樹林就會有人造的小徑通到幾處不同的地點。有一條小路通向一個大旅館。人們通常會從林間走捷徑到旅館。我總會看到穿著白襯衫黑長褲的年輕人走向樹林，再走到旅館。

一天我坐在外面看書，兩個穿著上班服裝的男子走向我。他們看來很正常，我正預備向他們問好，沒想到他們走過我旁邊，竟從我的房舍的牆壁穿進去。那時是太陽當頭照的大白天，其他人都在做他們的例行公事。我心想，鄰居都沒察覺到異狀，我能親眼見到這個事件，實在是很幸運。

那兩個顯像只是在繼續做他們活著在世時做的事——從林間抄小徑到旅館。他們面無表情。對我而言，他們的動作是善意的。別人看到類似的景象可能會驚慌失措，然後或許要編個故事出來，可是我不會這麼做。他們只不過是在做他們認為很平常的事罷了。

有些人去世以後似乎被困在鬼的顯像裡。我個人覺得，也許那就是他們想要待的地方。就像布魯克林高地的鬼每天愛煞有介事地出來散步，許多其他地方的鬼也每天都有他們的例行公事，因為那是他們想要做的事，無論他們是為甚麼要重複做相同的事。我也相信這也是他們必須要待的地方。

我在紐約州北邊的鬼朋友們來去都隨他們高興。他們從來不與我打招呼。我過一陣子就對他們不感興趣了。

我的社區

大廳那頭的鄰居過世了，我一直看到他以鬼的形式在試著開門。一天我正在等電梯，又看到他在與門鎖過不去。我說：「嗨，阿里。你好嗎？」

他轉過身看我。

我在心裡對他說：「你不需要試著把鎖打開，只要直接走進去就好了。你只要想自己在公寓裡，你就進去了。」

我對他說過話之後，再也沒有見到他企圖打開前門的鎖了。

鬧鬼的公寓

我剛結婚時住在布魯克林的柯林頓丘（**Clinton Hill**）。從小就習慣看到鬼，我很篤定他們真的對他們被鎖定的時候感到興趣。所以我第一次遇到鬧鬼的事件時，也需要學習這件對我來說是很新鮮的事。怪的是，我居然被它嚇到了。我隔壁鄰居家在 1965 年發生的事和以往大不相同。起初我以為只是一個女人在啜泣，可是那個聲音變成嚎啕大哭和重擊聲的時候，我很清楚某些可怕的東西可能正在出現。

在隔壁公寓出現的東西溢了出來，到了我家裡。我的臥房和門廳的燈暗了下來。有些地點特別冷，好像冰窖一樣，可是我卻在出汗。我還聽到彷彿有人用粉筆掃過黑板的刺耳聲音。這開始讓我受不了。我平常可不習慣別人沒有禮貌。

無論是人還是鬼，我都不喜歡其粗魯的行爲，所以我決定捍衛家園；心裡對著噪音的製造者大叫，要他停止這讓人煩躁的聲音。我以為他的活動停止了，就回到臥室，準備就寢。我一進到房間，門就自動啪的一聲關上，然後我聽到哈哈大笑。我試著打開門，卻發現它上了鎖，怎麼推都推不開。因為我不想再激怒這個鬼，就鑽到被窩底下，希望能耳根清靜地入眠。大約在凌晨三點，我的房門開了又關，關了又開，這樣開開關關吵得我睡不著覺。那個喧鬧的鬼和我沒完沒了呢。

我無法保持鎮靜，氣得大吼，要他馬上停止。我說，我很樂意與

他談一談。我得到的答覆是一股臭味。死魚的腥臭瀰漫了我的房間。

我不再說話，轉而向靈界的師友求救。我不知他們到底做了甚麼事，可是那個吵鬧的鬼離開了，也把臭腥魚的味道帶走了。

第二天我問我的鄰居，前晚是否聽到任何噪音。我永遠不會忘記她臉上驚恐的表情。她問我是否可以私下聊聊，又要我答應她，千萬不可以將她告訴我的事對她先生講，也不可以告訴鄰居。她不了解，我可是守密高手。

她告訴我，她已經有好多個漫漫長夜無法睡覺，因為她總聽到一個啜泣的女人在敲門，也聽到小孩在哭著求救。她還告訴我，她聞到令她想吐的味道。我安靜地聽她說完，然後我告訴她昨晚發生在我家的事件。我不願讓她知道我這一生都在和靈界打交道，所以我就只有輕描淡寫地說：「假如這種事再發生，無論甚麼時候，請你不要客氣，記得來找我。」

這種騷擾持續了幾天，然後就停止了。幾個月後，這個鄰居一家人搬離了紐約州。

他們搬家後，我開始探究鬧鬼事件的背景。本地的圖書館可以調查出我們的社區是否發生過不尋常的死亡，所以我就去找自殺和謀殺的案例。有些我找到的資料是特別針對我住的大樓而寫的。

有幾樁死亡案例引起了我的興趣。其中有一件是兩個孩童要不就是自己從七樓窗戶跳下致死，要不就是被迫跳樓。他們原來是一對患

有唐氏症的雙胞胎，由母親獨立扶養，而證據顯示她是無辜的。我向另一個鄰居打聽此事，她說我們大樓的人看見或聽到這一對雙胞胎孩童的聲音已經是稀鬆平常了，她自己就曾親眼見到他們從她的客廳穿過。他們是從她正上方的公寓往下跳的。我告訴她我家曾經鬧鬼的事，請教她那個女鬼會是誰。這個鄰居猜測她可能是那兩個孩子的母親，她最近過世了。

這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但我的鄰居很渴望與我討論。她很感激我把此事攤開來談。我和她又談了更多關於我們大樓的事，所得到的資訊都很寶貴，尤其是其他三件發生在我們大樓裡的自殺事件。

鬼的喧鬧並不會煩到我，可是我許多鄰居說，每到那兩個孩子忌日，他們就被鬼的活動搞得很害怕。我們講述自己的經驗時，都對彼此類似的情節感到驚奇。

隔壁的新芳鄰

隔壁的公寓空了沒多久，就搬來了一戶和我們年紀相仿的小家庭，我們逐漸熟稔起來。他們搬來一年半後，家裡的鬧鬼現象又開始了。那個太太不清楚原來的鬧鬼事件，我也寧願不作聲，因為她很容易大驚小怪。話雖如此，有一天我卻接到她的電話，要我馬上到她家去。我看到一個外形像人的東西在毯子底下睡覺。她也同意我的看法，說那也是她見到的東西。我知道她的先生在上班，只有她和小孩在家，所以我不願讓她的壓力變得更大。我徵得她的同意，悄悄地走近床邊說：「不管誰躺在床上，請到別的地方去。」

一個男鬼起身離去。我的鄰居被這個現象折磨得有點發抖。她又透露她的隱私在過去幾天被侵犯了。這些現象統統是鬧鬼的特徵；她說她的打字機自動自發地打起字來；聽到有人啜泣的聲音；還看到她認為像是兒童的陰影。此種情況演變得很糟糕，連保母都說聽到來歷不明的聲音，還看到物品被來歷不明的力量動來動去。他們來帶過孩子之後，都不願意再回來看小孩。

我目睹一台老舊的打字機自動自發地按下空白鍵，還在一張白紙上重複打了字母 X。喧鬧的鬼就留在她家，從來沒有回到我家來。那些鬼從不傷人，但他們似乎想得到我們的關注。我的鄰居怕得不知如何是好。她的先生一在別處找到工作，他們就搬走了。

來喝杯茶吧

又過了幾年，一個也住在我們這棟大樓的朋友打電話告訴我，她遇到鬼的奇怪經驗。我從她的聲音聽出她有一絲害怕，所以我很努力地試著要逗她開心。我告訴她，為那些鬼擺好桌子，請他們來飲茶。她認直接納了我的建議，然後她打電話謝謝我，說她送出邀請後，他們再也不來了。

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悲哀，許多人願意接受鬼現形這回事，卻毫不考慮和他們溝通。恐懼、迷信與無知使人們錯失了機會，而不會與共享空間的靈交談。我的經驗使我相信，靈可以提升到某一個層次，在此層次上，他們如果選擇要溝通，是可以做得到的，而要不要

主動和他們聊天就在於我們了。

我在布魯克林高地的公寓，幫助過另一個朋友和鬼溝通。她住在十七樓，而我住在二十一樓。她女兒的臥房正好在我女兒的臥房正下方，中間隔了三層樓。

我的大女兒還很小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醒過來，聽到有噪音從她的房間傳來。我走進她房間，沒有聞到異味，卻見到一個黑影盤旋在我女兒上方，企圖幫她把被子蓋好。我想：喔，我們這兒來了一個鬼。

我心裡說：「跟我來，跟我來。離開我女兒。跟我來。」我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然後我心裡說：「請當我的客人，請坐。」那個鬼聽了我從心裡送的信息，坐在我對面大約二十秒，接著就從地板上消失無蹤了。

翌日早上，我接到我十七樓朋友的電話，要我幫忙。她並不知道前晚我家發生了甚麼事，也不知道我講鬼放過我女兒。我朋友告訴我，她前晚在她女兒的臥室看到一個鬼。她說她大為驚駭，竟然嚇得尿濕褲子。我問她為甚麼選擇我來當傾吐秘密的對象，她說她覺得我是唯一會了解她而不會笑她的人。她說這番話時覺得天經地義；既然我們彼此的女兒的臥室就平行地隔了三層樓，她來預先警告我是很自然的事，還有我們過去的談話包羅萬象，所以她相信我是會了解她的。其實，那時她並不知道我的能力，我們也不是特別親近，我相信這個朋友是用她的直覺在找人幫助她，只是她那時還沒有覺察到罷了。

我說：「你絕對想不到吧——那個鬼也到我女兒的房間，還在她床上盤旋哩。」

她說：「請到樓下來幫我。」

我回答道：「嗯，我想那個鬼住在我們的大樓裡。我想是哪個過世的老太太。」

我到十七樓等那個鬼，然後我說：「請跟我回來。」

最後，我終於邀請到那個鬼和我上樓。我對鬼說：「拜託，如果你不在我女兒附近徘徊，我會感激不盡。我很高興有你這樣一個客人。我們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你可以和我一起逛街。你可以和我去學校。我在學校當義工，幫學生改進閱讀能力時，你也可以和我在一起。我們可以做的事可多啦。」

我再也沒有聽我朋友說這個鬼回到她女兒的臥室。她甚至使出渾身解數來避開這個話題。坦白說，我當時還真慶幸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我可以體會有些朋友會害怕，因為他們不了解。人們常會用複雜的意義去詮釋這類事件。大多數人被好萊塢洗腦了，所以對鬼懷著這麼大的恐懼。

大多數人遇到鬼時只需做的事就是對鬼說：「請你離開。」如果說這話不管用，那麼艾琳給了一個很好的方法：「邀請我們來喝杯茶。」許多人以為送鬼走或請鬼來都得來一套繁文縟節以討好靈界。其實這

些大張旗鼓的儀式是毫無意義的。艾琳經常告訴我這些儀式逗得靈界很樂，以致他們會成群結隊地去那些儀式場合，看我們如何荒誕地舉行這些活動。我猜靈界把人們的這類儀式當成喜劇欣賞了吧。也許艾琳請靈或鬼喝茶的建議是一種說「歡迎來我家」的方式，這樣就消弭了恐懼，雖然假使鬼決定接受招待，可能許多見過鬼顯像的人會立刻昏倒。

我對自己不怕鬼感到幸運。當我遇到鬼，我對他們的態度和我小時候沒有兩樣。我從事驅鬼活動時，總告訴鬼或靈：「嗨，來吧，我們一起坐同一張桌子。我們來聊天。如果你不能說話或我不能了解你的思維，都不會有問題的，因為我了解我們沒聯結在一起。我向你保證，我們過一陣子就會過了這個難關。」

即使我知道鬼沒有肉身，無法實際喝任何東西，但我總是慇懃地請他們喝茶或咖啡。我告訴他們，我明白他們現在是以鬼的形式出現，無法給我任何信息，可是也許他們可以把想法告訴我的靈界朋友詹姆士和艾琳，這兩個靈會幫他們和我溝通或引導他們去一個較高的層面，如此他們或許可以拋掉身上的桎梏。

鬼以他們肉身的模樣現形。也就是說，如果鬼在生前曾是 1890 年的血肉之軀，他可以選擇以那個年代的形貌、衣著，與用語回來。

至於不以鬼的方式現形的靈，我覺得他們的智力要比鬼高，也比較複雜。他們可以從許多前世當中自由選擇一段時間來和我們溝通。比起僅在一個地方出沒的鬼，靈可以做很多的事，比方說，靈能夠選擇以鬼的形式出現，以便我們可以看清他們身為肉身時的模樣，所以

他們以鬼的形象出現時通常是很短暫的。靈喜歡直接進入我們的思維來溝通，或者他們也喜歡幫我們開發其他形式的溝通管道。

喧鬧的鬼現形是有其原因的。我總是要了解他們的原因，以便我能幫他們解決問題或爲未了之事做個結束。

葬 禮

我的朋友桃樂絲和我曾經去布魯克林高地最美、歷史也最悠久的教堂參加葬禮。當致詞者在溫馨地讚美逝者，我見到鬼的精髓在形成。起初它只是隱隱約約，可是隨著致詞的人越來越多，鬼的顯像就愈來愈清楚。

儀式結束，我們受邀去逝者家人的家致敬。桃樂絲和我選了一張小沙發坐。我先坐下，接著我注意到鬼坐在我旁邊，留下給桃樂絲的空間小之又小。

我開始感到不自在而擔心兩件事：第一，我得告訴她，如果她繼續靠過來，她就要坐在逝者身上了。第二，我太了解桃樂絲了，她一旦知悉此事，可能會當場嚇壞了。

我決定單刀直入，告訴她就坐在離鬼數吋的地方，所以她最好挪一挪，讓鬼可以做得舒服點。桃樂絲很沉著，她不僅站起身來，還大聲地說：「瑪麗蓮，我必須離開，妳可以和我一道走嗎？」

我們在幾星期後發現，有些參加我們鄰居葬禮的來賓看到他在我們大樓的玄關散步，而這個新聞馬上就在鄰居間傳開了。

我另外還有一個朋友猝逝於進展急速的腦瘤，我有幾個學生和我都去教堂和她說再見。

黛西坐在她自己的棺材上，對著我們微笑。她清清楚楚地讓我們知道她的靈還活著，也讓我們明白她很開心地聆聽牧師致詞。葬禮完畢，每個參加葬禮的學生都向我報告他們看到黛西坐在棺材上。怪的是，我們都因此而感到安慰。

也許這些鬼和靈讓我們這些天眼通明白，他們不希望大家記得他們在棺材裡或骨灰罈的樣子。或許他們在自己的葬禮上出現來強調他們這個觀點。在我做過的通靈會上，許多靈要問生者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一直在家裡，爲甚麼你總到墓園去？我不愛那個地方。」

當我把這話傳給生者，他們經常吃了一驚，因爲他們本來以爲，唯一可以找到安慰的地方就是讓逝者安息的墓園。無論這聽來多不符合大家既有的觀念，我也能體會大家會覺得古怪，但很多靈和鬼真不想待在墓園裡。他們都說他們只要陪伴在家人身邊，看他們繼續過日子，就是最好的慰藉了。他們不想看到我們哀傷、悔恨、生氣，或感覺任何他們覺得會有礙我們成長的情緒。

因爲靈喜歡作樂，而且要求我每天到可以給他們帶來歡笑的地方，所以我常逗他們：「我要穿牆了。我要穿牆了。你們看得到牆嗎？我要穿牆了。」

他們也不甘示弱地回答：「妳在童年就已經學會這個教訓了。妳如果真這麼做，就會搞得鼻青臉腫。」

我每天散步時都會從路人身上感受到他們的創傷。爲了減輕這種感覺，我們會找一些有趣的事，有時是有雙重意義的標誌，有時是玩耍逐鬧的兒童，有時是脫了皮帶在公園裡玩的狗，甚至是看鳥兒群戲。當然，我們也有嚴肅的時候，像是他們在教我如何打開自己的內在來擁抱超自然研究。

這麼多年來，從我參加葬禮和去墓園時目睹和學到的，我非常清楚，靈和鬼一點也不留戀他們肉身被葬的場所。他們要繼續他們的靈魂之旅。

在羊頭灣驅鬼

當人們懷疑自己家裡鬧鬼，我會要他們先採取合理的步驟來探討噪音出現的根源。家裡會出現噪音的原因可能不計其數，鬧鬼只是其中一個很罕見的原因。

譬如說，電流經過房子底下可能引起噪音和混亂，也可影響到房子底下的磁場，就進而影響到供電與用水。門關不緊也會造成怪聲。你的屋子可能正緩緩往下傾斜，所以儘管你用盡方法來關門，它還是關不上。當有人告訴我水龍頭自己打開，我請他先檢查水管，確定它沒問題；也要注意水龍頭開關，如果轉不緊，就要修理。從水龍頭出

來的異常水溫，可能和熱水器設定不當有關。

如果所有可能的原因都檢查無誤，而人們還是覺得心裡有疙瘩，這時也許他們可以考慮和像我這樣的人談一談。如果他們不是在誇張，也沒有幻覺，更沒有說謊，我當然會盡可能提供援助。

我不是心裡醫師，也不能用醫學上的方法斷定一個人是否在幻想，所以我必須依賴我自身內在的感覺，還有更重要的是，全然信賴詹姆士和艾琳。如果真的需要驅鬼，他們倆會帶領我執行這項任務。

我最後於 1990 年早期在紐約執行的驅鬼任務中，有一次是幫助一位在絕望之下打電話給我的年輕母親。她相信她在布魯克林區的羊頭灣（Sheepshead Bay）的公寓有鬼出沒。她很害怕，也很憂慮她小孩的安全。

每逢我要負責驅鬼，都會嚴格要求屋主遵從我的原則：只准家人在場，不許接觸電視、廣播、報紙等媒體的記者。屋主不得點燃香燭或任何會將氣味飄散的玩意兒。我總會帶一些膽量夠大的人來全程紀錄當天的事件。我還另外會帶兩到三個通靈人，這些人可以給我他們的看法。如果情況許可，我還會請一位醫學界的人來，以備有人萬一嚇暈時需要。

羊頭灣的屋主卻沒有依我的要求去做。我們到了她家，已經有二十多個人在等我們。她趕忙道歉解釋，她只對一個朋友提起，沒想到一個傳一個，大家都想來看熱鬧，最後竟然來了這麼多人。

這可不是好的開始。可是，我下定決心要幫助這對母女，我僅僅告訴他們可能發生何種狀況，要他們聽從我的指揮。然後我把他們分成好幾個組，一組待在樓下，其他三組待在樓上，分別是母親的房間、女兒的房間，以及浴室。

空氣很凝重，整個二樓都被這種氣氛給包圍了，又以女兒的房間為最嚴重。一隻倉鼠在籠子裡倒栽蔥似的在旋轉。

我開始向靈問話之前，需要清查人員。我請我帶來的工作人員先待在屋主女兒的房間，告訴他們我會馬上回來。

我先清查我請他們待在樓上浴室的組員。我敲了幾下門，可是沒有人回應，我反而聽到大笑從裡面傳出來。我有點氣這些人不合作。我試著打開門，可是門卻是鎖著的。所以我跑下樓到後院，從那裡往上瞧浴室的窗戶，可以看到裡面的燈是亮著的，而笑聲也不斷從那裡面傳出來。

我回到浴室門口，繼續敲門。門突然被推開了。我對這些人不知輕重而憤怒，正準備下逐客令，可是他們卻一臉茫然望著我。他們告訴我，浴室的門突然上鎖關上了。裡面暗暗的，因為打不開電燈。我把我的所見所聞告訴他們。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聽到我的敲門聲。而且他們還聲稱有冷冷的手摸他們的頭。這些不經事的人們被嚇得驚慌失措。這個小插曲把他們嚇夠了，他們決定乖乖待在樓下。

我們繼續研判，最後推論女兒的房間是鬧鬼最兇的地點。我的預感告訴我，那個作怪的靈需要一位男性來和我們溝通，所以我們必須

要有人自願承擔這差事。於是我徵求自願者。有一名男士很熱心，可是他卻不是靈心目中的理想人選。當時的情況很明顯，靈已經挑上了另一位叫彼得的男士。彼得驀然坐在屋主女兒房間的地上，目光呆滯，全身無力。

彼得開始流淚，然後他轉為抽咽，在那個當兒，詹姆士使他進入出神狀態。彼得於是能夠告訴我們，一個小男孩的靈在附近。然後彼得開始為小男孩的靈傳話。我們發現小男孩生前，從後面的消防梯上滑落，頭撞在水泥地上，後來就因此而死。他的父親是個常會毆打妻小的酒鬼。根據這個小鬼的說法，他的父親被冤枉指控害死了他。接著，小孩父親的靈也來了，說他的孩子句句屬實。

事實上，有兩個鬼在那間房子裡，但是是那個男孩在作怪。詹姆士接著報告說小男孩的靈和父親的靈得以團圓。彼得像個小孩一般放聲大哭。詹姆士要小男孩的靈離開這家人，回到衍生他的靈魂那裡去。

任務完成，我們就告辭了。我覺得調查和求證靈界給的資訊是請我們驅鬼的屋主的責任。這個案例的屋主後來去查證房子的歷史，證實了以前的確有個小男孩從消防梯上不慎失足滑落，由於他的父親曾經虐待他，鄰居們先入為主地認為是他的父親把他推下去的，就誣陷了這個父親，而法院以謀殺罪為其定罪。

這個一度令人驚恐的故事有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尾聲。一星期後，我接到那個屋主的電話。她說：「妳可以把那個作怪的小男孩請回來嗎？我的女兒很想他。」

被騷擾的佛州教堂

我搬到佛羅里達州之後，在 1990 年代中期，許多教友在附近某一間教堂中，被不明事物騷擾而怨聲載道。許多女士坐在位子上就覺得有東西在抓她們的腳踝，還有刺鼻的怪味和吵鬧聲干擾到神父的講道。這種情況越演越烈，教友逐漸都不來了，教堂於是遭遇門可羅雀的窘境。教會的執事者審慎地從各個教派請人來驅鬼，但都未能奏效。教會也接洽了一些靈媒，而他們卻婉拒了這個差事，因為他們聲稱邪靈潛伏在裡面。

最後我被找來了。我帶了我的老班底；幾位通靈人，一位靈媒，還有前來邀我們去驅鬼的人。我們準備了錄音機和照相機，也有人專門負責紀錄全程。

我抵達教堂時，我的太陽神經叢部位就開始跳動。這種身體的反應通常是暗示有事要發生了。我開始大量出汗，覺得頭暈欲嘔。可是我的直覺就告訴我，這裡的靈並不邪惡，而是爲了某事在生氣。我走到聖壇前，詹姆士要我躺在地板上，其他的事就交由他來處理。

我進入出神狀態，詹姆士以可能是古阿拉姆語或拉丁文與搗亂的靈溝通。那個靈告訴詹姆士他何以如此憤怒：他某個前世曾是這個教堂的牧師，而他對於新任牧師和許多女人搞婚外情感到義憤填膺。這個靈用惡臭和抓女教友的腳踝來表示他的輕視。詹姆士和靈對談之後，原來一團混亂的教堂又回復平靜。

我離開之前，又照例重新檢查一切來確認任務圓滿達成。我重新打開教堂的大門，得到靈的暗號，知道一切都正常。我們沒有開燈，陽光也不會照進來。可是聖壇後面有一扇巨大的彩繪玻璃格窗卻亮了起來。沒藥的香味依稀在空氣中發散。我知道詹姆士那天表演了一場奇蹟。

據我所知，教會換掉了那個牧師。多年來沒聽說他們再被鬼或靈騷擾過。

可可與布拉松

人們十之八九不了解他們可以和鬼一起玩得開心。麗塔是個例外，她既是我的學生又是好友。

1990 年代初期，我在佛羅里達遇到一個名叫茱迪的女士，她問我是否可以幫助她趕走一個惱人的鬼；這個茱迪看不見的鬼喜歡在她家把東西移得亂七八糟。茱迪說這些鬼的活動讓她很惶恐。

麗塔與我一道去茱迪家。我進入完全出神狀態，而詹姆士說話了。詹姆士聯絡上這些淘氣的小鬼。他說她們倆是一對小姊妹。可可與布拉松生前住在茱迪現在住的地點。小姊妹於 1930 年代遭到謀殺。她們倆以為嚇茱迪是很有趣的事。

這兩個鬼同意離開，可是詹姆士相信她們需要一些教養。他徵詢麗塔是否可以照顧可可與布拉松，他會送她們倆去她家。麗塔是紐約

市的退休小學老師，對小孩的心理有很透徹的了解。麗塔對詹姆士對她如此看中覺得受寵若驚。此外，麗塔覺得看到東西被移動與聽到鬼的笑聲會是一件逸趣橫生的事。所以這是一個完美的組合。

可可與布拉松就這樣來到麗塔的家。這裡堆積著長毛絨作的填充動物布偶、穿著美麗衣裳的陶瓷娃娃天使、還有大大小小，數以百計的獨角獸。這兩個姊妹待在她臥房的某一張床上，她把她們叫做「迷你鬼」。麗塔會走進臥房，摸摸比較冷的地方，然後說：「我知道你們在這裡。我希望你們喜歡這裡。現在你們有玩具可以玩了。」她早晚都會和可可與布拉松打招呼。有時麗塔回家，看到毛絨動物布偶散得滿地都是，她就會責備他們，然後說：「布拉松與可可，你們住在這裡要守規矩，請不要把我的家弄得髒亂不堪。」

從那時起，玩具都待在床上，相片也不再移位。她們果然循規蹈矩了。

一年後，詹姆士告訴麗塔，可可與布拉松在她家待得夠久了，她們已學會了這個經驗，現在是她們走下一步的時候了。麗塔以前就知道當詹姆士準備好了，他就會把她們倆帶到別處。儘管如此，那天真的來臨了，麗塔還是依依不捨。

課堂上的鬼

很多年來，我在布碌崙區的瑞奇灣的某一間公寓教授不同程度的通靈開發課程。這間公寓常有鬼在裡頭出沒。而女主人從前住的那間

公寓也是以鬼屋著名，甚至有一本書在列美國鬧鬼最盛的地點時，她以前住的那間公寓還堂堂名列前茅呢。此外，紐約一家頗具盛名的通靈研究中心也曾調查過她的家。

有時鬼的活動會很多，這時我們都可以看到、聽到、聞到與感受到他們的出現。物品會被重新放置或消失。鬼的臉會從房子不同的地點觀望我們。有時他們會從客廳的窗戶外面盯著我們，這其實是很奇怪的，因為這間公寓是在三樓。我們看不到的手會碰我們的手和頭。有些來上課的女同學膽子很小，可是男同學常常只是面無表情。

有一晚，我要學生為地測術的課程作準備。我向他們解釋要做些甚麼事，要他們做幾個練習之後，我們決定帶著我們的地測棒到玄關去。在練習時，我們之中有幾個男學生把眼睛蒙起來，然後手上拿著地測棒。他們正這樣練習，一對年輕的情侶從外面約會回來，爬上樓梯，要回到他們自己的家。一個男學生的棒子猛然對他們倆抽動，巧的是當時還有聽來像是「喔……」和「啊……」的奇怪聲音從我們的女主人家中傳來，令人毛骨悚然。

我們這群人企圖完成這個練習，而且我們都習慣鬼的惡作劇，所以都不在乎那些怪聲音。可是那對小情侶可就無法如此鎮定了，他們面色蒼白，加快腳步逃離大樓，彷彿生命危在旦夕，就靠此倉卒一逃了。

我在翌日接到女主人琳達的電話。他告訴我那對情侶怕得不敢回到大樓裡，女孩的父親得強迫她經過琳達家門口。我們確定以後再也不會把我們的課程移師走廊，可是我們還繼續用她家上課了好幾年，

鬼也總是來捧場。

我搬到佛羅里達後，鬼仍然持續來聽課。這些溫和的存在體常會把他們的本體疊在幾個學生身上，我們總是毫無異議接受。我們了解不是所有人會邀請鬼和靈到課堂上，可是我們沒有這一條禁忌。

我的學生把重心放在聯絡上，我們永遠都會把愛延伸到靈界。無論他們願意以何種形象展示給我們看，我們都歡迎。對我而言，他們是愛的力量，與光一起來。靈或鬼總是鼓勵我們慶祝我們的存在，同時還不經意地使我們大家增進我們的覺醒。

我的學生中，很少有人是怕與靈界聯繫或不敢見到鬼的。大家有共識，知道這些情況可能出現，如果一旦出現，在學生身上發生的效應是美妙的。對有些人而言，這種事例證實他們一直希望成真的想法為真，而生命在肉身完結之後果然繼續存在。與這些靈界的存在體溝通使大多數人對此想法深信不疑。靈界朋友讓大家感到自在，就好像與自己的老友談心一般。

第十一章 萬物皆有情

世傳，公冶長能解百禽語云。

《明代青州府誌》

動物的靈也能顯像。我自己的經驗使我對是否所有物種都能顯像感到好奇。通常我不會刻意去傾聽植物在說甚麼，除非我接近它們或它們有話要對我說。如果它們的訊息事關重大，一定會傳過來的。我與動物的互動，不論是還有肉身還是已在靈界，都熱鬧滾滾，有時我覺得自己像個怪醫杜立德。

愛狗史努吉

我還是小孩子時，吵了好幾天，求我爸媽准許我養狗。我們家境不怎麼寬裕，我爸爸覺得養大狗花太多錢了，所以我不能養大狗。但他也作了讓步，說小狗可以。我媽和我約法三章，說好遛狗、餵狗，還有幫狗清排泄物，都會是我的責任。這些條件，我統統答應。我後來也真的都做到了，只除了我生病需要臥床休息的時候。

我媽和我到了狗的收容所。我們看到一隻小狗盯著我們看，我就知道牠是屬於我的。我們想要看隔壁籠子裡的小狗時，我的狗急忙跑到牠的籠子的前端，對我汪汪叫個不停，好吸引我的注意。籠子開了，牠一躍而進了我的懷抱。

我們給牠取名叫「史努吉」(Snooky)。史努吉是獵狐梗犬(fox terrier)和米格魯(beagle)的混種。牠有獵狐梗犬的顏色，可是臉和短毛都像米格魯。我們馬上就焦不離孟，孟不離焦起來。我們吃飯在一起，玩在一起，睡在一起，我不上課的時候都黏在一起。牠是我生活的喜悅。

史努吉活了十一年。牠去世後，我感覺牠跳到我床上，就像牠過去會把頭靠過來，依偎在我旁邊一樣。有一晚，我媽和我都聽到牠從食盆裡把水舔光的聲音。還有一次，我們聽到牠的趾甲刮在我們舊油布地板上，發出辟啦啪啦辟叮啪叮的聲音。每逢下雨天，我就聞到錯不了的濕狗毛味。牠的靈一直和我們在一起，直到我們幾年後從那間公寓搬走為止。

多年以後，我先生和我從我舊時的社區開車經過。世事滄桑，我小時候住的建築物已然不在那兒。那棟建築物原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充公的，它早該在我出生之前就該拆除的，現在終於被拆掉了。我想是爲了要蓋現代化的房子吧。

我們接近我童年時的舊址，我看到一隻和我的史努吉長得一樣顏色和斑紋的小狗走在我前面。我必須壓抑住自己澎湃的情感，不讓自己叫出來，因爲我先生不大清楚我能看到鬼。我在心裡將史努吉一把摟到我胸口，也傳心意給牠，讓牠知道我在摸牠的毛，親吻牠。我也送意念給牠，請牠和我來，與我住在一起直到永恆。我摯愛的狗一定聽到我的心語了，因爲牠轉身看著我，然後牠才化爲無形。那天值得紀念，因爲我得到這麼珍貴的禮物。

自從那天之後，史努吉曾經來拜訪我，待在我家好幾次。只要牠來，我一定傳心語給牠，要牠和我睡在一起。我總記得牠來我家玩時，我感受到牠舔我的臉。那種感覺真是美！

史努吉還是肉身時，我見到鬼就告訴牠這個知己與死黨。牠會朝他們叫個不停，見他們穿牆，還常常去追他們。現在我一想起牠去追穿牆的鬼就覺得好笑，可是我自己以前也常作同樣的傻事。

我愛史努吉來到我的生活中，也會永遠愛牠。

家貓魯希法

我們一家人與家貓有特殊的感情。我們的家貓，因為顏色烏黑，我叫牠魯希法（**Lucifer**），就是惡魔的意思。我給牠的暱稱叫魯伊或魯魯，因為別人在場時，我不好意思叫牠的全名。

我第一次見到魯伊，牠才一個月大。牠本來還太小，離不開牠的媽媽，可是把牠送走的小孩沒法再照顧牠，只好割愛。

牠是一隻漂亮的小黑貓，可是我擔心我先生不會接納牠。我對牠說：「你必須說服我先生，讓我們家歡迎你。」

我們帶牠回到家，用舊的面紙盒作成牠的床，還買了小玩具給牠玩，讓牠覺得舒適。接著我們讓牠在一旁。我先生正在小睡，那隻貓

成功地從面紙盒裡爬出來，爬到我先生小憩的地方，然後牠在我先生的背上將牠袖珍的膀胱排空。我們母女三人啼笑皆非。我先生很生氣，可是當時的情況又很像在演喜劇。我們母女私下捧腹大笑，都說這隻貓果然特殊。

魯伊和我好像是心連心。我們住在二十層樓，我怕牠從陽台上墜落，所以我會在心裡告訴牠：「別離陽台邊上太近，做個乖孩子。」牠聽了我的話。

我花了很久的時間才信賴牠，於是牠可以在我們在紐約州北部的房舍隨意遊蕩。它會失蹤數小時，而我就擔憂牠是否成了別的動物的獵物。我先生的態度比較健康，堅持魯伊應該自由自在地在外面玩個痛快。有好幾次我大聲呼喚牠，牠不回應，我的神經就緊繃。可是數小時後，牠會在我們門口出現，喵喵叫著要我們開門。牠的每日森林一遊教我焦躁，就好似一個母親為子女擔心一樣。一陣子以後，我想起我可以用我的能力去叫牠。我下定決心，再三練習，終於成功。我三不五時就會接到牠的訊息，告訴我牠很好，不過就是在陽光下躺在老橡樹旁。我並不僅依賴這個本領來和牠溝通；不過終其一生，這種溝通方式是我們特有的模式，我們就是能心意相通。

魯伊十八歲時得了白血病。牠一直就是一隻瘦貓，生病以後，體重更誇張地掉到三磅半。醫生建議我們讓牠安樂死，省得牠痛苦。

我問詹姆士：「是牠走的時候了嗎？」他說不是。

我告訴醫生：「我要帶我的貓回家，看我是不是能好好幫牠調養

回健康的模樣。」

醫生說：「瑪麗蓮，你辦不到的。你不但沒法子妙手回春，還會延長牠的痛苦。」

我把這隻奄奄一息又瘦得像皮包骨的貓帶回家，對我的女兒說：「從現在開始，我要把每分每秒花在照顧魯伊上，直到牠好為止。所以你們要多分擔家事。」

牠病到這樣，已經無法排尿，身體其他的機能也快不能工作。牠的健康狀況糟透了，可是詹姆士說牠還不到死的時候，而且說如果我好好照顧牠，牠應該會復原，所以我拒絕結束牠的生命。我對於詹姆士告訴我的話深信不疑，而且我需要魯伊康復。

我每天用一塊軟布包著牠，把牠繫在我身上，這樣牠就可以感受到我的體溫，聽到我的心跳。有時我覺得牠骨瘦如柴的身軀在我的胸口擺動。牠已經兩個星期沒有吃固態食物，可是牠讓我餵牛奶和維他命。我用一個娃娃的瓶子裝牛奶餵牠喝，還幫牠按摩肚子，希望能幫牠消化。我把維他命 E 和魚油的膠囊打開倒進注射器，然後射進牠的嘴裡。漸漸地，牠擺動的次數越來越頻繁，最後終於康復了。我的兩個女兒在這段驚險的日子裡都很支持我。我們讓牠感受到我們對牠的愛，從不單獨拋下牠。牠一直活到快二十三歲。

1987 年，我的父親快要逝世了，而我的貓的情況又再次不樂觀。我對牠說：「我最後一次對你說再見了。我知道我回來時，你已走了。」我邊說邊哭，心情沉重，但是我非得到南卡羅萊納州看我爸不可。

在飛機上，我在心裡努力想父親喜歡的幾部老電影，用意念把精采片段送給他，並對他說：「爸，我愛您。等等我，我就要來了。我就要來了。您一定要等我。」我的姪子來機場接我，說我爸意識不清，胡言亂語，一直在說甚麼老電影，又說要我趕快到他身邊。我姪子的話證明了我成功地把意念送給我爸了，而他確在等我道再見。我到他床邊，對他說話。過了一會兒，他要我離開，他好上路回老家。他說他要自己一個人。我們都明白彼此都不會再看到對方了。我離開醫院沒多久，他就逝世了。

當天晚上我接到我女兒的電話。她說：「媽，我們在醫院。魯伊必須要走了。牠得讓妳知道才能走。」

我心如刀割。動物醫院很仁慈，允許我女兒把話筒放到魯伊的耳邊。牠的眼睛閉上，準備長眠的當兒，我還可以對牠說話，送牠走。

我的小女兒珍很勇敢，她一直抱著魯伊直到牠閉眼。到了那個節骨眼，即使我在那兒，我也不可能再讓牠康復了。詹姆士告訴我，牠的時間到了，而我相信他。魯伊和我父親於同一天逝世，我覺得自己同時失去了父親和兒子。

魯伊走了以後，我天天試著召喚牠。我在腦海裡看到牠在家其上活蹦亂跳，和我玩繩子遊戲，或是在我寫日記時坐在我旁邊的爐台上。可是那都是我想像的，不是真的。

幾個星期過去了，我仍然牢牢抱持著魯伊生病前健康快樂的模樣

在腦海中不放。有一天，我在寫日記，我從眼角瞥見一根瘦瘦的黑尾巴，接著身體其餘的部分緩慢地出現，最後，一隻和實體大小相同的貓出現了。我的魯伊以鬼的形式出現，做著牠老愛做的事：棲息在我們的爐台上，感受爐子指示燈的溫度，而我在寫日記。

我看著牠，而牠也看著我。我伸出雙臂，要把牠抱起來摟住，牠的顯像就失蹤了。我並未召喚牠或祈求牠出現。我的愛貓真的來拜訪我了。自從那次以後，牠來找過我很多次，但時間都不長。

小黑貓賽迪

1992 年，我去紐約玩，和朋友正在逛書店，我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不予理會。那個聲音又再喚我：「瑪麗蓮，到書店的後面來。我是賽迪。」

我走到後面，看到一位女士獨自坐在那裡。我看著她，心想是她在叫我。我說：「對不起，是您在叫我嗎？」

她說：「不是。」

我告訴她：「我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說，她的名字叫賽迪。這裡有人叫這個名字嗎？」

然後她說：「可能是那隻貓吧。」她指向一隻坐在地上，正望進我的眼睛的小黑貓。

除了我和魯伊之間超強的心電感應，我通常不會聽到動物說甚麼。我可以接獲一些牠們的想法，作一些零星的心電感應，可是我還沒有把能力應用到感覺更多的動物，有動物叫我的名字還是頭一遭。

那隻貓對著我說話，不知怎地，就聯結到我的思維，我發現自己在心裡回應牠說：「謝謝你叫我。」我告訴牠，牠美極了，而且牠的名字對我而言很特殊，因為我的母親也叫賽迪。牠回答說牠明白，所以才要見我。

我們從書店離開，可是並未走遠，因為我才走了沒幾步，心裡就嘀咕著該回去。我愈是不理會，我心裡就嘀咕得愈厲害。所以我們又折返，我急忙衝到後面去找剛才介紹賽迪和我認識的女士，可是我遍尋不著。

我問前臺的店員賽迪和那名女士去哪兒了。他要我形容那隻貓和那位女士的長相。然後他告訴我，那位女士已於數月前逝世，她生前習慣坐在書店後面，對貓說話。他接著說，那隻貓還在，他很高興他的朋友主動聯絡，謝謝我告訴他這件事。我被這隻不同凡響的貓和牠的鬼朋友深深感動。這個奇遇永遠深印在我腦海裡。

駿馬山姆與豬小姐蘇西

1990 年代中期，我接到一位女士打來的電話。她問我是否可以到她的農場讓她生病的馬得以康復。

我說：「我有一個會復原療法的朋友。」我指的是麗塔，她用雙手來幫人康復。

麗塔與我到達農場，看到了我們有生以來見過最高壯的馬。麗塔站在牠身邊，她的頭頂還不到馬的胸部。和馬一比，麗塔像是矮人國來的。這匹馬蹦蹦跳跳，嘶叫不停，又作勢咬人，把麗塔鎮懾住了。

麗塔試圖為馬施行復原療法時，我在農場散步。十分鐘後，我聽到有人呼喚我的名字。我轉身欲回應，可是看不到一個人影。接著我又在腦海裡聽到一個男子的聲音：「瑪麗蓮，回到馬棚來。」

我回到馬棚去找叫我的人。我只看到麗塔和女主人，而麗塔還是怕碰觸到這匹巨獸。我走到女主人面前問她：「您叫我嗎？或是有個男士走到外面喚我？我剛才在田裡。」

女主人說：「我沒叫你啊。」

我說：「好吧。那您介意我坐這兒嗎？」此話一出口，我腦海裡又聽到：「哇！是妳來的時候了。」

我看著那匹馬，而牠也看著我。牠在心裡對我說：「我要告訴妳一個故事。請幫我說給我的主人聽。」

我也在心裡回答牠：「說吧，我洗耳恭聽。」

「告訴她不要把我放到牧場上去。我不要去維吉尼亞州。我喜歡留在佛羅里達。告訴她我還可以跑個兩年。還有，很對不起，我把隔壁的馬欄給踢垮了，可是誰要她把這匹美麗的母馬關在我旁邊，我就想和牠親熱。另外，我的名字是山姆，不是麥克。」

我把這些話傳達給女主人。她說：「哎呀，我的天！我已經安排好所有的事宜，幾天後就要把牠搬走了。我本來預備要在合約上簽字，然後就要送牠去維吉尼亞了。就憑著你剛才對我說的話，我是不會把牠送走了，因為牠告訴你的都是實話。兩天前，牠把馬廄踢翻了去接近關在隔壁的母馬。我們還以為牠瘋了。」

我繼續把馬告訴我的話說給她聽：「她早該知道我要那匹母馬，這就是我踢翻馬欄的原因。」接著牠以英國腔說：「我已經與妳交談完畢，瑪麗蓮。現在我准許令友觸碰我。」

我說：「你說甚麼？」

牠說：「你可以告訴那個康復醫療師，她已得到我的許可，得以觸碰我了。」

然後我看著麗塔說：「麗塔，牠準備好了，牠不會傷害你。你可以開始碰牠了。」麗塔終於可以把手放在山姆身上，好好幫牠復原。

我們快上車時，我說：「等一下，我聽到蘇西在叫我。」

我問女主人：「蘇西是誰？」

她說蘇西是一頭黑色的大肚小豬。我一聽了她的話就往回跑去與蘇西碰面，因為我從小就特別喜歡豬。

一頭全世界最漂亮的小豬朝我走來。我說：「嗨。」牠凝望著我，然後嬌滴滴地說：「所以妳就是瑪麗蓮，才和山姆說過話的那位？」

我說：「是的。我感覺你也受了傷。你要不要我請康復醫療師回來？她叫麗塔。」

「不要。有一根刺在我的大腿根部。你可以幫我把它挑出來嗎？」

「不好吧，我不想傷到你。」

「我知道。我知道。請你告訴我的主人。她會彎下腰來把刺取出來。」

我很快活地告訴女主人，這真是完美的一天，能夠和她的動物交談，我覺得很慶幸也光榮，而最大的驚喜就是和蘇西小姐交談。然後我補充：「牠告訴我有甚麼東西陷在牠大腿裡了。如果你能幫牠把它取出來，牠會很感激。牠認為那是一根刺。牠說牠現在走路不便，因為它引起感染了。」

女主人低下身來檢查蘇西的大腿，很驚訝地發現果然有根刺在牠大腿裡。她把刺拔出來。現在是我該離開的時候了，我謝謝蘇西，也謝謝山姆，顯然牠在和我談過話後，已經「無事退朝」了。

我們要出去的時候，所有的狗統統站成一排，好像在向麗塔與我致敬。我為麗塔高興，因為她幫了山姆；我為蘇西小姐著迷；我們兩個都覺得高興得要飛上青天，因為工作順利達成。我們覺得自己可以善用自己的能力來幫助動物，是有福之人。

大柏莎

植物也有生命，也會感應。我們可能不是在同一個層面溝通，但它們確實可以感受到我們的情感。

我過去在紐約市的公寓裡種了上兩百株的植物，很多是我自己從種子或插枝長成的。看它們成長是一大樂事。我常對我的植物講話，告訴它們我有多愛它們，還有它們是多麼美麗。

我需要修剪長得過盛的枝葉時，總是先向它們道歉：「對不起，我必須幫你剪頭髮，我是不在意你隨意亂長，可是鄰居會抱怨。如果我傷了你，請接受我的歉意。」我負責講話；它們負責聽話。我不知道這是否有幫助。

當植物欣欣向榮，我可以感受到它們。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你去花市時，也許會注意到某些花草樹木特別生氣盎然，彷彿要對你說話似的。下回你經過一株植物，花些時間注意它，然後說：「哇！你好漂亮啊！」你也許會發現它的葉子會朝你舞動，似乎在感謝你的恭維。

1990 年後期，我從我的朋友莎朗·麥康奈爾的家裡出來。我說：
「莎朗，有一個女性叫柏莎（Bertha）。柏莎需要很多水，她很渴。」

莎朗瞧著我說：「再說一遍那個名字。」

「柏莎，她很渴。也許她是從靈界來的。我不知道。但不管她是誰，她渴極了。」我回答道。

莎朗邊笑邊說：「瑪麗蓮，轉個身。」我轉了身，除了一些樹之外，甚麼都沒看到。

莎朗說：「看你正前方。你看到一棵巨大的溼地松嗎？」

「看到了。」我說。

莎朗說：「你瞧爬在溼地松上的蔓綠絨，朋友在它還是小幼苗時把它給了我。它長得好快，我們給它一個綽號叫『大柏莎』，笑它像德國在一次世界大戰中，以射程遠著名的火砲大柏莎。它需要很多水。」

第十二章 分享知識

我們人生中每個舉動，都會觸動心弦，奏出永恆的樂章。

愛德文，胡背爾·恰賓

我會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可以教給別人的，也就是說你督促自己去學習超自然各方面的學問，你就會成功。這和學其他的科目沒甚麼不同，都需要你專心。也就是說，只要你**從錯誤中學習**，你就會發掘你自己的長處和缺點。我常告訴我的學生每天要用功，日日得鞭策自己。如此，你終究會有成就，而你也會心滿意足，尤其是你失誤比較少的時候。

每個人都可以學習內在覺醒，當然每個人在這一方面都可以有不錯的成績。人們必須訓練自己有清明的心智、真誠，和一顆充滿信賴與愛的心，如此才能成長。我們成長時，整個社會會改進，人類會被提昇到一個更高、更好的境界，那裡有愛、成熟、仁慈、體貼，與和平。基於以上的信念，我在 **1970** 年代末期開始教開發通靈潛能的課。

我從來沒有為我的課做過廣告，可是很多人卻聽說了我的課。我用電話接龍的方式來公佈課程相關事宜。我通常只打電話給三個人，請他們每個人再邀一到兩個人。我理想的上課人數是十二到十五人，可是不知怎麼回事，來上課的人數最後總是遠超過此數。有些星期六的晚上，三、四十人會跑來，擠在紐約市的布魯克林區、皇后區，或

是曼哈頓某個小公寓裡，一起上開發通靈潛能的課。因為椅子常常不夠，大家坐在地上是司空見慣的事。如果沒有足夠的空間，我們就打開公寓的大門，讓大家坐在走廊上。大家也都了解健康不佳的同學可以優先使用椅子。無論如何，我們都能隨遇而安。

很多學生從很遠的地方來，常常找不到地方停車。許多人坐公車或地鐵，還要換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他們還是來了。我的學生來自各行各業，有醫生、律師、自然療法的醫療師、老師，還有作家。儘管大家的背景不一，有時彼此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差距懸殊，可是同學們都處得很好。

每一次的研討會大約是四到五個小時，我們在此做各類超自然研究的實驗和練習，比如心電感應、心測術、能量場的解讀（**aura reading**）、靜坐冥想（**meditation**）降靈轉桌（**table tipping**）、地測術（**dowsing**）、復原療法（**healing**）、神遊（**astral travel**）、知覺轉換，還有靈媒傳話等。有時我只教其中兩三樣，比如心電感應、心測術，和能量場的解讀。如果所包含的科目比較少，我會要求學生做密集的練習。每一個項目都要花上好幾個小時。

人們常大為驚訝，搞不懂自己怎麼如此容易就打開通靈方面的能力。我一直都樂於目睹學生顯露出他們的能力。所有該做的都做了的時候，不可思議的結果的確會發生。然而，可不是光來上課就會發揮潛力。大家必須學習和多加練習，而不該小看這門學問，也不要因為一時還看不到想要的成績，就覺得無趣而把它丟在一旁。你想開發你的能力，一定要有耐心、決心、紀律。有些人的確有天分，可是這並不表示這些技巧是學不來的。

有些人在來上我的課之前，曾經閱讀過很多這一類的書籍。有些人則是有些親身經歷，他們想要一探究竟。還有些人並沒有親身經驗，可是他們需要找到答案來滿足強烈的好奇心，好維持日常生活的正常作息。

有些人極有天份；有些人則不然。這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能夠堅持不放棄，你總會趕上那些看來不費吹灰之力就有不錯成績的人。大多數人有過偶發的超自然能力，但他們不明白，只要受過適當訓練，他們可以讓這些偶發的經驗變成家常便飯。有些人曾經在腦海裡聽到聲音。有些人爲了要過品質較佳的生活，來此尋找解決之道，就好像人需要熱情來挽救信念一樣。

我對學生說：「大家站在起跑線上，機會均等。不管你上多少課，我們從頭開始。然後我們看我們能達到甚麼程度。」身爲一個老師，我覺得我有義務要讓學生感到很自在，不管他們的天賦高低或知識多寡，所有人都必須在課堂上和睦相處，也必須要幫助和體諒別人。我絕不容忍幼稚的行徑或負面的想法。我相信容許學生在他們自己覺得舒坦的領域發光或開花是重要的。對有些人而言，他們在靈媒這一項目如魚得水，有些人則僅在靈傳方面得心應手。還有一些人並沒有專精哪一項，可是他們喜歡涉獵到每種領域。大多數的學生渴望學習，而在自己的本領開始閃亮時，大爲興奮。

許多人會帶各式各樣的音樂來，他們聲稱這些音樂幫助自己瞬間放鬆，所以他們覺得在我教書時會有用。有的人會告訴我：「我聽這種音樂時心情愉快。」有些人會帶香燭、色彩圖，或別的物品，因爲

他們認為這會有助於達到某種程度的鬆弛。他們都是好意，也有權去選擇自己要相信甚麼，可是我把學生帶來的東西全部放在一旁。我常發現自己不得不勸阻他們，不要帶壞課堂上的同學，尤其是剛要開始接觸這一門學問的人。新手需要學會克服自己的思維和感情，不借助外物來建立信心。我一直覺得在通靈的學問上，人就是所需的工具，每個人無論能力如何，只需要運用他們的心智，就可以有了不起的成就。我個人覺得，人們在學習通靈方面的知識時，應該更加留意，不需要音樂、卡片，或其他的物品來嬌慣自己。

遺憾的是，大多數的同行對我說的並不以為然，而堅持在開發通靈的能力時，外在事物的協助是重要的。對我而言，人的自身就是本領。這就是為甚麼我會花上許多時間開研討會，讓人們可以用自己的技巧而不假外力去探索、實驗、擴展天生或學到的才能。我盡可能客氣地要求學生，不要把他們的寶貝帶到班上來。假使他們覺得需要讓別人知道哪些東西對自己有幫助，可以在十分鐘的下課時間討論，或是在課後聯絡同學。我並不是說只有我的方法才是最好的，而別的途徑都不管用；我是在說，我寧願繼續用我的法子，因為音樂、色彩輪狀圖、香燭，和其他物品可能會冒犯到別人，讓別人分心。

我的課包羅萬象，不是開給只想要靜坐冥想的人，也不是為了那些經過挑選的少數人，更不是給那些想強迫推銷自己的作風的人。許多年前，有一個女士帶著鼠尾草（**sage**）來到我班上，希望我在班上點燃它。我沒有照辦，因此使她不愉快。她指責我不在乎神靈，因為他們喜愛並需要鼠尾草。我對此不做評論，直到下課，我叫她過來，告訴她可以繼續照她相信的做，可是我要她別再來上我的課了，因為假設我允許她試著強迫別人接受她的觀念，那麼只有她和其他使用鼠

尾草的人士才能成長。

我拜託我的學生，千萬不要搽香水、花露水、古龍水，也不要帶香燭或其他有氣味的物品來班上，因為它們可能會引發別人嚴重的過敏，浪費時間在處理打噴嚏和咳嗽，使別人分心。因為我們總是借人家家裡聚會，我也請女主人幫我實施這項規定。

上我課的前提之中，還有一件比較敏感的事。我要學生把他們的宗教和其他的個人物品一起寄放在門口，回去的時候帶走。

有一些宗教禁止信徒探索靈界或通靈方面的知識。他們甚至把話說絕，說這類行為是與惡魔共舞。某些教會武斷地認為，某些通靈活動會使靈魂墮落。對於唯這類教條是從的人，我不想打交道，也婉拒他們來污染我的學生。我教學的環境必須讓學生能夠自在的探究，而沒有被視為在犯罪或住在地獄的包袱。

因此我客氣地拜託學生，不要讓宗教否定我們的學習。有很多人是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雖然他們需要探索自己的天賦，卻很難在教會認為是邪惡的活動，和自己需要學習與從中成長的事物之間，找一個兩全其美的平衡點。有些人因為不能真正把宗教暫放門口，然後下課再接走，所以來了一次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除此之外，如果有學生正在治療精神方面疾病，我要求他們在上課前徵得醫師許可。或者，如果可能的話，請醫師加入我們的學習，或是事先打電話給我了解詳情。如此，我們就可以預防所有想得到的危險。

另外，我堅持酗酒、吸毒，或用藥成癮的人不准來上課。我的課堂不是給沉迷毒品的人的舞台。如果有人想把他們的幻想與錯覺當成真理，傳播給只是單純來學習成長的同學，他們就來錯地方了。我見過很多人欺騙別人，他們要不是純粹幻想，就是公然撒謊。難過的是，我有許多學生被此種胡說蒙蔽。

詹姆士和艾琳的助陣

從 1970 年代到 90 年代初期，我在布魯克林區、皇后區、曼哈頓，教開發通靈潛能的課。詹姆士告訴我，在有些課上，他會讓我進入輕微知覺轉換的狀態，好讓他和艾琳經由我來和學生說話。我將我的生命託付給詹姆士，當然覺得如果他需要如此做，那麼我的學生可以親眼見到靈媒的工作包含哪些，也可以觀察控制靈如何謹慎地幫靈媒扛下責任，這實在是一件美事。同時，既然許多人害怕潛入知覺轉換的狀態來釋放心智，目睹詹姆士和艾琳通過我講話，可以幫助許多新進靈媒或靈傳者，鼓勵他們戰勝自己的恐懼。

這些出神狀態有大多數比我原來所想的要深得多。事實上，我醒來時會發現那整段時間過去了，可是我對於發生了甚麼，一點都沒有印象。

有些學生會在課堂上錄音，然後在下課的時候將錄音送給我。我的朋友麗塔很仁慈，常會記筆記，所以我對當晚和靈的對話至少有個概念。我們常笑筆記和錄音有時有天壤之別，不過至少讓我了解梗

概。直到今天我還是覺得很好奇，爲甚麼我們以爲聽到的和別人真正說的經常差了這麼多。

令人驚訝的是，即使詹姆士與艾琳和我的學生對話時，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當晚的步調卻總是很流暢，並沒有被打亂。我的學生都很高興得到如此珍貴的待遇。大多數人說他們敬畏詹姆士和艾琳。這兩個靈給的信息對他們的人生很珍貴。的確，我個人失去知覺的事小；這兩個靈直接和學生交流，給他們個人啓發，卻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啊！

我在上課前會**斷食**一天來做準備。靈曾經告訴我，他們比較容易在我空腹時透過我來講話。同時，我也比較不用擔心我的消化作用會干擾到他們講話，或是我的身體在消化時製造一些奇怪的聲音，而我又沒法控制。曾經有人告訴我，靈講話時，房間其他人都靜悄悄，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爲靈附身做實質上的準備，是我個人學習身爲靈媒，如何發揮通靈技術的一部分。在每次出神授課之後，我會增加五到十磅的體重，身上似乎聚積了大量的水，可是我不知道那些水從何而來。那些水通常在三天之後就會消失。

我在紐約時不獨自開車或旅行，雖然每次通靈會後，我都會頭暈或有點分不清東西南北，但是我並不憂慮。然而，自從我搬到佛羅里達，我學會了開車。除非有人接送我上課，詹姆士和艾琳參與的部分就必須省略。直到今天，只要有正式的通靈會，我必定需要有人載我往返。

我進入出神狀態前，喜歡聽與會者唱〈當愛爾蘭的明眸微笑時〉

幫助我放鬆，也歡迎艾琳。艾琳曾經告訴我，如果我在進入出神狀態之前，需要一點背景音樂，她喜歡聽到這首歌。部分原因是她是愛爾蘭人，另外則是因為人們唱這首歌時，比較輕鬆自然，而且會微笑，這就有了寬慰人心的效果。

大家唱著歌，我全身都感覺到輕微的震顫，然後我就聽不到歌聲了。我覺得自己正在進入一個慈愛的空間，非常恬靜，不再有世間的憂慮。我的意識在我完全清醒前數秒鐘被帶回，所以我常會聽到，也還能記住最後幾秒的對話。

靈附在我身上時，他們不僅通過我說話，還改變我部分的外觀。他們也會改變我的姿勢，好讓他們覺得稍稍舒適一些。譬如說，學生告訴我，詹姆士附身時，我看起來矮一點，比較男性化，我的臉看上去寬一點，頭似乎與脖子縮在一起。詹姆士不交叉我的雙腿，用比較低的音調講話。他總是坐著，從不站起來走動。

艾琳附在我身上講話時，聲調比較高。然而，當她準備好要講話，就會交叉我的雙腿，斜向一方，呈現女性優雅的坐姿。

我也從學生那兒得知，艾琳會移動我的身體。她用我的身體站起來，從房間的這頭走到那頭。我常問學生，艾琳有沒有摔倒或撞到東西過。竟然有人能在我閉上眼睛，沒有知覺的時候，接管我的身體，還能移動它，我覺得這真是武藝高強。

詹姆士有好幾個前世是羅馬天主教教士，部份因為他對他哥哥約書亞的熱愛。

因此，除了阿拉姆語和希伯來文，詹姆士也熟識古拉丁文。他附在我身上，開始對學生講話的初期，說的話多半是那些古代的语言，特別是古拉丁文。不幸的是，沒人聽的懂。然後他用古英語說話，因為在我和他最近一次共同的經驗，他就是說古英語。大家仍然聽得一頭霧水。

通常艾琳會在詹姆士講完之後解釋：「你是靈，不代表你就會說這個房間裡的語言。你可能知道出席者的思維，但是這並不排除你不會講他們的語言的可能。出神通靈和有意識做出的靈傳有所不同；出神靈媒能將我們過去肉身身分的影像和當時的經驗展現給觀眾。有時出神通靈需要翻譯。聽者需要仔細聆聽來欣賞我們過去存在的神韻，也要學會感激我們嘗試呈現各方面給你們看。像你們之中很多人現在已經覺察到的，靈媒做的事，不盡相同。」

我從通靈會的錄音上聽到上述的解釋，感到渺小而榮幸。直到今天，我對我摯愛的詹姆士與艾琳，仍然深感敬畏。

詹姆士的開講

我的感覺告訴我，詹姆士把一些他的思維和我的合併為一。這個過程已經持續進行好多年了。他把思維推進我的意識時，我可以感覺得到。比如說，他可能會在圖書館引導我走向某本書，或者會把我的腳往別的方向移動，使我避開無妄之災。他也會打斷我的專注，好教我注意別的需要注意的東西。有時他迅速地把我抽離危險，我就毫無

疑問地知道，那是他的傑作。比如說，他抓住我的方向盤，讓我躲掉面對面的撞車；還有在紐約多次使我避開危險。又有些時候，我在腦海裡聽到他的思維，告訴我站在原地往上看，於是我瞥見正在消失的彩虹；或是要我在後院靜立，接著我看到鴿子聚集。他給我的資訊是說不完的。所有的互動都是仁慈關愛的雙向表達，從靈到我，從我到靈，彼此皆然。

詹姆士把他的思維和我的混合在一起時，我的心智意識是在開放的狀態，也就是說，我完全清醒，而且知道現在發生些甚麼事。我需要詹姆士以現代英語來表達自己時，就無聲地告訴他傾聽街上的人怎麼說話。在 1970 年代，我會在白天收聽廣播節目，在晚上看電視，讓他可以熟悉我們的語言，也希望他能透過我的眼睛，或透過他自己的特殊知覺，來經驗當時發生的世事。我要和他分享我們的美國文化，好的全要，壞的也要有一些。因此，我給詹姆士看的文化洗禮，種類繁多，幽默、悲情、機智、胡鬧、歡樂、最聰明的、最愚鈍的、知識分子、販夫走卒，從通情達禮的到言語乏味的，全在我為詹姆士精心安排的節目單上。最要緊的是詹姆士能學會美式英語。既然要詹姆士學習我們的禮儀和用字遣詞，我會收聽包伯·葛蘭，他的廣播辯論節目總是妙語如珠；或看一些激起我們思考的節目，像是泰德·科佩爾的《夜線新聞》。我也請他看下列諸節目：《大衛·弗羅司特時間》、《檀島警騎》、《歡樂的日子》、《通向天堂》、《星際爭霸戰》、《和鳳還巢》等。我們還一起看老電影，像《勞萊與哈臺》、《三個臭皮匠》、《憤怒的葡萄》，與《北非諜影》。在聖誕節前夕，我會看關於梵諦岡的報導，讓詹姆士跟上最新的消息。

學習美式英語成了一件挺艱難的工程，而不只是打開電視或聽聽

收音機就算了。詹姆士讓我明白，他在聽我與周遭人說話時，比較容易學好我的語言。爲了他能學好美式英語，我做了很多事。我去圖書館。我會讀報紙。我讀書時讓他一頁一頁地學著如何把字串在一起。我會讀出聲來，好確定他聽到我們怎麼說話。他那時就告訴我，他以後會引進一位偉大的作家，此人對自由使用現代語言有興趣，也喜愛這麼做。當時我不明白這個大作家就是海明威（Hemingway）。所以，我既未大吃一驚，也沒有興奮莫名，和往常一樣，我謝謝詹姆士之後，繼續我們的美式英語教學活動。

1990 年代後期，粗野的動作、還有過去被視爲髒話的詞彙，都常在電視節目上出現，彷彿它們都成了日常生活行爲和用語。我們的社會失去了對人的尊敬，擺出一付「百無禁忌」的態度，我必須承認我爲此感到難爲情。詹姆士對這一切卻坦然接受，認爲人類時刻在進化，已經走過很長的一條路。他不覺得這個現象有何好羞愧。事實上，他覺得世界正向前鍛鍊得更明智，不以言廢人。他對我解釋，我們都需要脫下阻礙我們的枷鎖，才得以成長。我這個年齡層的人一時聽來糟透了的某些話語，只不過是朝著更自由、更明智的社會邁進的長途旅行罷了，即使起初意味著濫用髒話。他指明我們的社會持續在進化，這些表達方式會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含意更豐富的語彙。

這番見解教我驚訝，因爲直至今天，我在正常場合聽到髒話還會臉紅，詹姆士卻輕而易舉地接受了，而且要我不要小題大做。

雖然我還未達到詹姆士的接受程度，我們今天的詞彙想來的確可笑。我小的時候，詛咒的字眼是絕對被禁止的。我記得用「破爛貨」（crap）這個也不是多文雅的字來取代更不文雅的「拉屎」（shit）。

我以前一直對別人說髒話感到不舒服，直到大約十年以前，我們的社會放鬆了用字的尺度。我在童年要是說「該死」(damn)，就會被我媽好好教訓。我原來擔心靈界朋友聽到「該死」、「潑婦」(bitch)之類的字，會作何感想。不過自從詹姆士說這些用語一點都不會煩到他或其他的靈之後，我雖然還是有點窘，不過已經不會像以前那麼羞愧了。

詹姆士改進了溝通方式之後，許多人於是得以了解他的機智、風趣，和對事件的預測。

某一次通靈會上，詹姆士提到汎美航空 103 次班機將會失事。一個學生聽到了，告訴西岸一個本來要搭這班飛機的朋友，她因此改搭別的航班。他還曾經談到波斯灣戰爭的開始和結束，雷根總統遇刺，洋基隊與紐約大都會在世界大賽分別贏球的場次，股票市場行情等。他在 1970 到 90 年代預測了各種各樣對我們很重要的事件。他也提到很遠的未來，像是八百年後世界宗教的轉型。但是他也明說自己不喜歡被當成未來事件的預言家。

還有一次通靈會上，詹姆士直接了當地告訴幾個學生別再偷懶。他提出一些方法來開放內在，並改進其技巧。他也給他們希望。學生告訴我詹姆士或艾琳幫助他們找到追尋的重點，使他們對自己的人生旅程有較清楚的了解。學生的這番告白總讓我心頭暖洋洋的。

詹姆士鼓勵我們打開我們的心，接受他充滿愛的言語。他闡釋「信念」(faith)，還說它必須適用於所有的生活。信念即是努力，兩者密不可分。在他身為雅各的那一世，詹姆士屬於隱士派。我後來發現「隱

士派」的原意是實行者——摩西五書（Torah）的實行者。這就是詹姆士為何那麼強調努力的原因。

1990 年的某一天，詹姆士附在我身上說，他要以身為雅各，約瑟夫之子的那一世所講的古阿拉姆語來說話。接著他就說了一些古阿拉姆語。每次他的部分結束，他就會以古阿拉姆語來為當天的與會者唱誦一段祝詞。

詹姆士說話時，感情豐富，聲如洪鐘。詹姆士了解，對某些人而言，試著接受他的話乃是一大挑戰。大多數聽眾聽完他的肺腑之言，都被徹底震撼了，因為他的話語和聖經裡的記載有所衝突。

詹姆士把我們的注意集中到：有關古代昆蘭地區發生的事件、他在約書亞的時代為希伯來效勞所扮演的角色、他的家人在隱士派的社區裡的生活、當時的政治與宗教氣氛，還有他自己的生命是如何結束的。那一世身為虔誠的希伯來家庭的次子，他深愛自己的哥哥，完全遵循哥哥的教誨。詹姆士讓我們明白他那一世一直持續到現在的使命。他說他寫了許多關於他哥哥約書亞和第一個神殿教會的文章。他常在課堂上說他的目的在於讓大家藉著愛來了解他哥哥的教誨，他要每個人都擁抱他哥哥。他詳細地描述導致自己死亡的事件，以及誰是背後主使者。大家對他踴躍提出問題，請他提出日期、時間、經過，以及甚至提問者是否在那一世也參與，如果參與，其角色為何。詹姆士說他的許多作品尚待發掘與翻譯。他說他的作品被發現時，對人類所有的宗教都有正面的影響。而他的文章會夠聰明到讓現代人去體會他寫作的時代。許多人會鍾愛他的作品；許多人則不然。他希望教育大家，弭平大家對約書亞的遭遇，以及他的家人在約書亞生前和逝後

不久的境遇所有的爭議。他後來還補充，這種啓迪會發生在二十一世紀。

在某一堂課上，他告訴某個學生，此人曾是撒都該派教徒（**Sadducee**），並在希伯來的聖堂裡擔任要職。他也告訴另外一個學生，她曾在羅馬恐怖統治時，帶著孩子逃到山頂。

有幾次，他請他的母親瑪利亞來到班上。她造訪過後，我從深度出神中醒來，發現幾乎大家的眼眶都濕了，彷彿他們也才從一個特別的地方回來，或者每個人也都從深度出神中醒來。有些人滿懷敬畏。學生告訴我，當瑪利亞說起約書亞或詹姆士的時候，我的身體周圍有淡藍色。直到今天，詹姆士主要講的是他和他哥哥約書亞那一世在人間的事。

我和詹姆士私下曾討論過舊的智慧，特別是關於智慧的化身，希伯來文化裡叫「荷克瑪」（**Hokmah**），希臘文化裡叫「蘇菲雅」（**Sophia**）。我必須承認，對所謂的舊智慧，我自己都還搞得糊裡糊塗。我知道我應該追根究底，可是他那時要我不要爲此煩心，說我可以消化這些資訊的時候，他自然會告訴我，或者在我出神時告訴別人。

客座的千古風流人物

在通靈會上，身爲我的控制靈，詹姆士決定誰可以從靈界透過我來發言。有時他會爲大家引進一些歷史上的名人。

在這些有名的靈裡，大預言家諾斯特拉達姆士曾出現過幾回。諾斯特拉達姆士生於 1503 年，逝於 1566 年，本來是一名醫生，後來變成占星家和預言家。隨著他生前的預言後來逐漸實現，他的知名度在近年日益增高。根據我的學生所描述的，諾斯特拉達姆士從來沒有從頭到尾待過一整堂課。有幾次在詹姆士逐漸退場的時候，不知怎的，諾斯特拉達姆士就會溜進來，說一句：「我是諾斯特拉達姆士。」而他的音調與詹姆士的截然不同。

諾斯特拉達姆士不是唯一會溜進來的，我的學生也告訴我英年早逝的演員星瑞凡·費尼克斯也曾短暫地溜進來過。

我對瑞凡·費尼克斯可以說是一無所知。我甚至連他何時過世的都不清楚，我聽說他死於用藥過量之類的事。他悲慘地在盛年結束了他那一生。不知爲甚麼，他總在我進入出神狀態時來拜訪。既然我的控制靈詹姆士允許他出現，那麼我們一定是莫名其妙地屬於同一個靈魂核心。我自己有數不清的問題，也試著去找尋答案，卻發現一個問題又衍生出更多問題，於是了解自己身爲靈媒，人生旅程上會耗費大量的光陰去求取新知。有時我會得到一個直接了當的答案，完全滿足了我的好奇心。但大多數時候可不是這麼簡單，我會在一個問題上耗掉很多時間，而困惑依然。我希望我知道得更多，可是我實際上知道得並不夠多。

有時詹姆士會說：「我們今天帶來湯瑪斯·霍布斯爵士。」湯瑪斯·霍布斯在 1588 年生於英國的威爾特郡（Wiltshire）。他於 1651 年寫成《巨靈論》（Leviathan）。霍布斯認爲，人在進入社會化，也就是進入文明化的生活以前，是處於一種自然狀態中，而這類的自然

人是處在一種恐懼、衝突、暴力的情況下，進行一場每個人與別人對抗的戰爭。因此，國家必須擁有絕對無上的權力來掌控一切秩序，否則人類社會就會落入互相吞噬、互相陷害的可憐景況。當時的權威攻擊霍布斯，他卻毫不退讓。查理二世流亡巴黎時，他是其家庭教師。查理二世於 1660 年復辟後，曾設法保護霍布斯不受敵人迫害。霍布斯逝於 1679 年。霍布斯透過我講的話被錄起來。我聽到錄音，對那濃重的英國口音覺得很驚奇。他談到生命和其所在環境或社會如何休戚相關，也談及我們大家是如何纏繞在一起。他的口才極佳。自從我於 1990 年代搬到佛羅里達州以後，他就沒再出現過了。

詹姆士覺得有趣，因為他原來以為，我們所講的母語就是湯瑪斯，霍布斯說的英語，所以他是向霍布斯學來的。可是霍布斯說的是古英語，所以我們被弄得更糊塗了。

艾琳在某一次通靈會上，形容詹姆士和霍布斯說的英語之間的關係：「詹姆士曾經轉世好幾次。他記得他曾身為英國人的那一世，所以他講英語。你們得記住這一點，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學你們的語言。他本來不知道現代英語壓根兒就不是古英語。他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上下了好大的功夫。他還嘗試學霍布斯的語調和言辭，好讓聽來像是霍布斯。他還希望可以大談宗教法庭哩。」

我很感動，詹姆士竟然會花力氣學英語，好讓我們每個人聽得懂他在說甚麼。真的，他竟然如此體貼，我為此覺得自己實在是渺小。

有好多年，海明威在我出神狀態下，自在地透過我來說話。這位名垂青史的美國作家，於 1954 年以《老人與海》獲頒諾貝爾文學獎。

他在文學上自成一家，認為作家應該簡潔有力地描寫動作，對現代小說影響宏大。

他鼓勵我幾位作家朋友寫完他們沒完成的書。海明威老爹也常告訴我們這群人當中的作家，哪些頁應該要更正、哪幾章必須重寫、人物應該如何重新塑造、應該使用何種句法。出人意外地，許多人全盤採納了他的忠告。照單全收之後，有幾個人的書出版了，他們都感激海明威。有一本經過海明威指導而出版的書，是一本關於二次世界大戰的小說。另一本是心理學書籍，作者現在住在加州。

某些特定的人物可以在我出神時附在我身上，這讓我覺得妙極了。我曾拿這個事去請教艾琳。

她說他們能像她一樣，直接來到我的心智而附在我身上，必要的條件就是我們都來自同一個靈魂核心。

她也曾在我的出神狀態解釋給學生：「從瑪麗蓮，海明威，湯瑪斯·霍布斯爵士，詹姆士，瑪利亞，西蒙，安德魯，到奧立流斯·凱撒，我們全部都是來自同一個靈魂核心。我是要告訴你們，我們有許多人來自相同的主靈魂。每一個都必須有其肉身的經歷。有時我們一起在地球的平面上；有時則沒有。直到我們經歷了所有生命的螺旋之後，我們才能回到核心的合一境界。」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懂得她的意思。

第十三章 多樣化教學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

〈雅各書〉一章 17 節

「新時代」的術語開始於 1980 年代在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其中有一個詞是我需要了解與探索的：**靈傳者 (channeler)**。它是甚麼意思？最要緊的是，爲甚麼靈傳者可以保持完全清醒，而且對通靈的過程還有些記憶？我們可以用開發其他超感覺能力所用的方法，照樣去開發這項能力嗎？我有很多問題需要解答，而我也下定決心要找到答案。

我曾經花了十二年時間在觀察靈傳者的活動和事跡，我去形而上的教會裡、逛書店、聽演講，只要能接觸這一類的學問的地點，我都涉足。他們讓我的心情很複雜。我不確定這些人在做甚麼，但是我肯定那些好的靈傳者一定有聯接到，也得到信息了。他們能夠把信息傳給希望與靈界溝通的人們。他們之中，有一兩個人會進入輕度知覺轉換狀態，多數人是一直完全清醒著。他們卻都能漂亮地執行高度心電感應。我深度出神的成果和靈傳的基本差異在於靈傳者都很清醒，記得他們的對話，而且沒有靈會借用靈傳者的意識來顯現不同的人格。因此，我請教我靈界的老師們，我是否能把此技巧學會，好傳授給我的學生。我覺得某些人生來就要從事靈媒這一行，其他人則沒有辦

法。人們可以嘗試，可是他們就是放不開自己的思維，所以不能穩定地聯接靈界。

我的靈界老師對我哈哈大笑，說我這一生都在做不同程度的靈傳，特別是在自動書寫和幫別人解讀的時候。我總是幫被解讀的人帶來某些靈，而這些靈身為人的時候都和他們認識，現在還能提供一些資料來確認身分。

這激起我的好奇心。所以只要聯接到靈界，任何一種溝通方式都可以算成靈傳嗎？假如是這樣子，那麼我們還可以推論，那些天賦高的通靈人雖然不把自己歸類為「靈媒」，他們從人間以外得來信息也該算是在從事靈傳。奇怪的是，大多數我認識的通靈人，對那些聲稱和已逝者談話的人都感覺很不好，可是我常目擊通靈人做靈傳者在做的事。或許他們只是把像我做的舊日靈媒業和現代靈傳者這一行混在一起了吧。

既然我開始了解靈傳，下一步就是教學。這些課叫做「**知覺轉換**」。我教學生如何輕度脫離意識的狀態，並在學習超感官知覺的不同面上，探索條條通靈界的大道。課程包含前世回溯（**past-life regression**）、靈魂出竅、神遊、心電感應、心測術、靈傳，或心靈傳動（**telekinesis**）、地測術、能量場的解讀、復原療法、自我康復（**self-healing**）等等。這些課演變成絕妙的研討會，學生可以在其中探索和增進他們的才能，有時可以在某些方面臻入化境。有些學生馬上就喜歡靈傳，在通靈開發的各種實驗當中，固守在這個科目上。只有極少數學生能夠放得下自我意識，讓心智成為半接管狀態，然後聽憑靈界來指導像我從事的靈媒工作。不管他們屬於以上何種，都是

很好的學生。

我從來沒有一個人間的老師帶我走過我走的路，所有我會的都來自於靈界老師的栽培。

我小心翼翼像母親看顧她的嬰孩，循循善誘，有時得推學生一把，終於成功地幫助許多學生讓他們的天賦開花結果。我在學生的成就上得到的欣慰是無法衡量的。

人們來上我的課的原因有許多種。有人想要滿足自身的好奇心；有人想要打開本身的天然本領；還有人需要在自己做實驗之前，打聽一下別人的想法。很少有人來上課是不參與活動的；大多數人就是要來學習。

我的學生都繼續學習、成長、進步，同時把在這裡學到的知識和別人分享。我以身為他們的老師為榮；我知道有些人本來是抱著複雜的心情來的，也有人原來的思想挺狹隘，可是他們都逐漸開明地接納了這些通靈現象，允許自己一探究竟，而達到他們以前從來不認為可能的高度。每一個出席者都犧牲了時間；有些人出門困難；有些人的另一半反對他們參加我們的聚會；有人身體殘障；有人已經在生命末期；還有人必須處理五花八門的麻煩。那些決心投入所需的時間和紀律的人將會成果豐碩。

在此要謝謝我所有的學生，他們一個個都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開 門

典型的靈傳課會教授輕淺冥想附帶深呼吸練習，因為人們需要清除他們每天在心智裡塞滿的思維。我認為，深呼吸有助於開啓心智，讓它可以在較深的通靈層面接收來自靈界的信息。想要練習呼吸技巧的讀者可以參考本書的附錄。

我在靈傳課上不容許任何種類的音樂，因為它可能會造成干擾，也有可能會引起學生有意召喚，而不是我們想要達到的對靈界開啓心扉。當人們召喚東西，就會開始幻想或出現幻覺。有些人甚至杯弓蛇影，自己嚇自己，因為他們已經被好萊塢洗腦，先入為主地認為通靈會上將出現甚麼現象。此外，某些人聽來舒服的音樂可能使別人煩躁。

我也不容許燒香燭。許多人，包括我在內，對這類物品過敏。我也要求學生不要搽香水、古龍水或其他可以誘發過敏的東西。基本上，在我班上，任何可能妨礙到別人的事物都在禁止之列。

我大多數的學生能夠鬆弛身心，達到輕微的知覺轉換狀態。很多人最後學會如何讓自己進入催眠狀態，同時信賴我來探尋他們打開心靈的阻礙，也幫助他們釋放那些阻礙。要成就靈界和人間的交流意謂能夠給靈界最高的愛、信念、尊敬、信任，以及把自我放一旁。對某些人而言，這也許也代表著他們必須拋開恐懼、迷信，和好萊塢塑造的鬼與靈。

靈界的門一旦打開，就不可能再關上。大家切不可輕率地看待這

一種事業。那些對靈媒事業有熱忱的人，應該考慮在個人生活中將會遇到挑戰。他們必須學會在日常事務和將會從靈界滔滔直下的信息間找到平衡點。我總是要求學生設想一下，一旦他們作出承諾，他們的生活會是如何。同時我警告他們：「當你真的與靈界溝通了，它不會因為你沒興趣就停止。它會在你生活中重新出現，成為一股力量。」

前世回溯

許多學生的前世回溯對他們的今生大有幫助。那些選擇遵循我的教導的人能夠回到某一前世，而從那個時間的觀點來看事情。我也教他們自我催眠，好讓他們以自己覺得舒適的步調來進行。我從來不會認為我說了才是真理，而強迫別人做事情。

首先，我得建立學生對我的信心，營造和諧的關係。接著，我教他們如何呼吸，告訴他們把呼吸的律動放慢。**我總會特別提出來，呼吸是所有通靈練習中最重要的一點。**我讓呼吸放鬆他們的心智和身體。他們一旦在身體上和心智上都完全放鬆，我就帶他們做一次精神的旅行。

在冥想時，我用某些特定的象徵把學生及時帶回來。我要他們知道他們很安全。我讓他們知道他們一定會回來，接著我告訴他們讓自己舒服到時間逐漸停止。我讓他們選擇自己想要停駐的時間與地點。

前世回溯的故事

下面兩個故事是吳孝明採集來的。

桑姐·葛內是瑪麗蓮的學生，於一九七〇年代來到美國。剛來時，生活很艱難，不能把一家大小餵飽是她最大的憂慮，她總擔心冰箱裡沒有足夠的食物。桑姐後來成了一家溫泉浴場連鎖店的所有人，可是還是擔心食物會不夠。她常在根本不需要的情況下，去超級市場買了十天份的食物，然後冰箱裡沒有多餘的空間可以擺那麼多食物，於是她就將它們送人。

有一回在前世回溯時，她記得為缺乏食物而恐懼。桑姐透露她在某輩子是非洲的黑人，因為飢餓而偷取食物。在另外一個前世，她在英國，仍然飢餓。

瑪麗蓮告訴她，「你必須回到前世，目睹發生了甚麼事，可是別把問題帶到這一世。」

於是，桑姐試圖經歷了好幾個前世對饑餓的恐懼。最後，她終於成功地把它留在前世，而不帶到今生來。瑪麗蓮對她強調，她不會再害怕餓肚子了。

桑姐在深度知覺轉換的狀況下聽到瑪麗蓮的話，於是想像自己在天空中寫下「成功」。她覺得她已經把前世和饑餓問題一起送回該送回的地方。她補充說，過了一陣子，她的生活改進了。她看來已經成

功釋放她的痛苦，現在過得無憂無慮。

珍娜·羅森斯衛格，瑪麗蓮的另一個學生，回溯到公元一千八百年中葉。那時她是個十九歲的吉普賽人。她看到當時的她從營地騎馬出來，然後在靠近一個石塘旁靜思。

雖然珍娜今生的母親來自匈牙利，她的父母都不說匈牙利語，珍娜自己也不會說。然而，當回到前世，珍娜說了一些匈牙利的字彙，還邊說邊掉淚。珍娜醒來後，和她的匈牙利朋友查證，發現自己說的是，她的馬的名字叫「一匹高壯的千里駒」。

瑪麗蓮在珍娜回到前世的狀態下，問她在匈牙利何處。珍娜回答：「布達佩虛。」瑪麗蓮糾正她：「布達佩斯。」

珍娜堅持：「不是的，是布達佩虛。」

她們後來發現那個城市在匈牙利語的確是念成「布達佩虛」。「布達佩斯」是英語的說法。珍娜說她從來不知道「布達佩虛」這個字，但她的發音卻像匈牙利人講的。

珍娜很快樂地公開她的經驗。她的丈夫，大衛相信她的確回到在匈牙利的前世。她從那個情境回來時，情緒激動，與平常的泰然自若形成很大的對比。

靈魂出竅經驗

許多人有靈魂出竅的經驗。這通常在睡眠或出神的狀態下發生，人們甚至可能不會覺察到自己有這個經驗。靈魂出竅是可以學的。要做到靈魂出竅，人們必須完全放鬆，並且擺脫他們再也回不到自己身體的恐懼。心智永遠回得來，因為自己的身體才是心智永遠的歸宿。

我最早的靈魂出竅與神遊發生在我還是青少年時，可是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懂得領略那種經驗帶來的成長。我曾經有好幾年的時間在紐約的天空裡翱翔，自己給自己挑戰，以使自己的能力精益求精，也才能傳授給學生，讓他們也可以享受神遊的樂趣。在這些靈魂出竅的旅程中，我感覺到一個男人的手緊握住我的手，有時一手搭在我的肩頭。那段日子裡，這些旅遊讓我每晚逸興橫飛。

我明白要控制旅遊的地點是不容易的。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嘗試把我的思維集中到城裏某一個地點、或某一位朋友的家。我覺得已經成功時，便會打電話給我剛去過他家的那個朋友，向他仔細描述他家的陳設和平面設計。我每次都是選我沒去過他家的朋友。

我教學生任何學問之前，總是先拿自己做實驗，靈魂出竅也不例外。一旦我發現如何導入能量去指揮我的航線，就會以最簡單的方法，教給學生如何從零開始，照著幾個簡單的原則，就可達到同樣的目的。

在一個典型靈魂出竅的班上，首要的工作是讓心智和身體都安靜

和鬆馳下來，通常可以藉著挑選過的冥想來完成。在多數同學做冥想練習時，總有些人會睡著。我通常就讓他們待在椅子上，不去管他們，而帶其他人繼續上課。學生進入自我催眠狀態後，我就說些令其舒適快意的話語，讓他們帶進思維中。過一會兒，我建議他們想像一個熱氣球，或別的讓他們覺得可以帶他們自在安全地離開身體往上升的交通方式。在這個階段有一件事值得注意：我的學生已經建立了對我的信任，了解我會安全地帶他們往返。當我感覺他們很穩當地在想像的環境裡，我指示他們進入他們的氣球或爬上他們的魔毯，或他們自選的交通工具，隨即解除所有可能不讓他們繼續上升的因素。然後他們徐徐升空，離地愈來愈遠。我會讓他們想像自己往下看，注意到自己往上飛升的同時，地面的人看來像小螞蟻一般，車子像火柴盒大小，樹木也看來像是剛生出來的小芽似的。接著我告訴他們，天空裡飄的都是鬆軟的白雲。這時我要他們再往下望最後一眼，看他們持續飛升的同時，底下景物的輪廓都變得模糊了。

那些在練習時睡著的人，和那些覺得他們的確去旅行了的人有甚麼分別？我見到神遊者容光煥發，面色安詳。神遊者從不會打鼾；睡著的人有時會自然抽動，而神遊者不會。還有，每個神遊者看來都被一層灰白色像薄紗的物質給包圍住，好像要保護軀體直到心智回來。

神遊者醒轉過來，常會告訴我：「天啊！我的頭裡面好像有一班隆隆作響的火車。我的全身都在輕微顫動。等到隆隆聲和顫動都停了，我簡直就是無憂無慮地到處飛。那種感覺真教人嘆為觀止，景致則是妙不可言。」

我有過靈魂出竅的學生中，百分之九十的人覺得靈魂出竅給他們

留下一個難以磨滅的印象，甚至幾個月後都還記得細節。因為經驗很愉快，他們都想再來一次。既然靈魂出竅的練習頗為成功又大受歡迎，我盡量找機會開這門課。對我而言，這是我們能做的活動中，最愉快的活動之一。它讓我思考如何使用我們的心智，和打開更深更廣的知覺：如果我們真的能在靈魂出竅時去旅遊，我們的心智還可以做哪些目前還沒做過的事？

「神遊」是用來形容靈魂出竅時做的旅行。我的很多學生是此中高手，很容易就成行，對於他們靈魂出竅時去過的地方也能有詳實的報導。我曾經試探過許多學生，要他們拜訪彼此，然後回來報告所見所聞。學生們得去神遊他們在課堂上剛認識的同學的家。回來以後，他們能夠說出對方家裡的家具如何擺設，古董長甚麼樣，還可以描述房子的室內設計。被我試探的學生答對的機率是百分之七十五，不可置信的高準確度。就像我說的，一旦你可以控制你的靈魂出竅，你可以隨心所欲地去任何地方。

以我個人而言，自從我搬到佛州，我常會去九十五號公路上遨遊，雖然我並不是特別想去那裡，至少在我有意識的時候是如此。有時我會和陌生人同坐在一車，有的人還會感覺到我的存在。然後，下一刻，我又會跳到另外一輛車，這樣的經驗頗為刺激。我願意報告大家，在這些免費便車途中，我總是覺得那些時光讓我很自在。

我最喜歡神遊的地方是佛州的棕櫚灘。華滋大道旁邊的海灘是個很特別的地方。我每每會被吸引到這個地方，而且會陶醉在美景之中。我坐在沙灘上，遠望地平線。我最喜歡去的時候是日出之前。另一個我喜歡去的地方是紐約市，我特別愛去布魯克林高地的漫步大

道、大都會博物館，和第五街上的聖派翠克大教堂。

每當我決定神遊，而且已經想好要去哪裡的時候，我通常都能如願。當然，就像其他的事一樣，我要是好久沒用這個能力，我就得先練習，才能做得比較好。我必須不斷練習才能使我的技巧更上層樓。運用神遊的能力去參觀自己喜歡的地方是一樁美事。我鼓勵學生練習它，從這個經驗中學習、成長、分享。

自發事件

人們開啓他們的心智、身體、感情、精神、靈魂來準備聯繫，許多與靈界的接觸就自然發生。他們想讓那個事件重複出現，卻往往發現做不到。

我教學生要持之以恆，堅定不疑。他們必須告訴自己：「我的存在已經達到這一點了，我接受生命以另外一種有智慧的形式持續，我選擇成為這種智慧的一部分，然後從其中學習成長。」如此一來，萬一在開發這些通靈技巧時，自發事件發生，人們固然很驚喜，但是他們還是有足夠的知識，來以其他方法達成交流的目的。

交流可以有很多形式，口頭溝通只是其中一種形式，其它的方式還包括做夢、寫作、唱歌、畫畫、舞蹈等等。不管靈界用何種方式來溝通，接到信息的人都對他們信息的來源感受深刻。我曾聽過許多復原療者說他們真誠地相信自己的力量來自靈界。某些人說他們的力量來自於上帝。

一旦與靈界有過自發交流，學著如何控御你與靈界的互動就成了當務之急。你練習得越多，你的技巧就越好。就像生活中任何技巧一樣，爲了要讓技巧的花朵綻放，決心、紀律、耐心、摯愛，缺一不可。也就是說，豐富的經驗會呈現清晰的溝通。

這一行是很嚴肅而困難的，不是每個人都喜歡，也不是每個人都沒有時間從事。也不要存有三天曬網，兩天打漁的怠惰態度。那些假裝的人終究會覺得厭煩而放棄。就像詹姆士說的，人必須要有信念。與靈聯繫的過程要花上好幾個月，甚至是好多年。

要求清晰

談到與靈溝通的清晰，艾琳曾經說：「你對我們要求清晰，你就可以接收得比較清楚。」

我說：「就這麼簡單？」

「對。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要求。」

我明白自己只是一個工具。無論我是從心智的眼睛看到圖像，還是經由語言溝通，我最多就和我接收到的信息一樣有用。我在溝通過程中，總是祈求盼望我得到的信息夠清楚，好讓我成功地傳給我幫他解讀的人。根據靈界朋友教我的，我要求學生在照明良好的房間練習，我也鼓勵他們去尋求最簡單直接的途徑來成功地和靈界溝通。我

通常就簡單明瞭地指導學生對靈界要求清晰的信息。清晰的信息減少混亂的風險，也省去要花在鑽研這些雜訊的時間。在打開自己的心智做靈傳或進入出神狀態前，必須再三要求清晰。

如果學生總是堅持非清晰的信息不可，靈界會很尊重他們的意願，而他們自己也就了解到因為他們設了比較高的標準，從靈界得到的信息也就符合他們的期望。我的學生絕不會說：「你試著盡力而為吧。」相反地，他們會說：「我準備好要接收了，我要求清晰。」如果他們自己的思緒紊亂，靈界就會被他們的不清不楚弄得糊里糊塗，然後就會傳些曖昧朦朧的資訊過來。這和你問老師問題，如果答案仍不能解除你的疑惑，你會請求老師再說清楚，是一樣的道理。

人們在這一行的各個小範疇裡，都必須要求清晰，連做夢都不例外。學生必須無懈可擊地做筆記，對於夢中發生甚麼必須百分之百地誠實。他們得把紙筆擺在床邊，一醒來趁記憶猶新就記下來。幾個月之後，這些夢境會像拼圖一樣，逐漸拼在一起，而透露重要信息。

出神靈媒

我們終於見到學生學藝成功。身為他們的老師，我以他們為榮。有些人學會了之後，成為他們那個城市最優秀的通靈人。有些人成為專門面對群眾的**平臺靈傳者 (platform channelers)**，在一群生者面前，按照逝者的靈來的順序，而準確地對在場的生者傳話。有些人則是成為高明的復原療者。另外有些人則是樣樣都懂一些。數以千計的學生當中，有九個人嚴格地督促自己，最後終於能夠捐棄恐懼或對自

身的控制，而對靈媒事業感到如魚得水。他們的成果來得慢，可是卻維持終身。

我可以教任何人靈傳，可是出神靈媒卻是需要與生俱來的。我從來沒有遇過一個出神靈媒是自己要求做這行的。看來都是靈自己找上這些靈媒的。我認識的靈媒，在幼小的年紀都和我有類似的經驗。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都覺得有需要了解自己到底是怎麼回事。出神靈媒對自己的身體幾乎毫無控制，也不記得在出神時發生了些甚麼；但是大多數的靈傳者對傳話的過程記憶深刻，他們的身體也不受影響。我認為，做深度出神工作的人，只需要有人幫助他們了解自身的特殊經歷，並不需要拜師學藝。相反地，靈傳者好像是收聽廣播，把他們的直覺調到靈界的電臺。不管是後天學來的靈傳者，還是生而為之的靈媒，都在進行與靈界的溝通。

我的學生吉姆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他的控制靈被認為是曾經赫赫有名的丹尼爾·丹格拉斯·修姆的靈媒。修姆生於公元 **1833** 年，卒於 **1886** 年，曾被譽為「古往今來最著名的靈媒」。

我的學生吉姆曾在二次世界大戰服役，還在紐倫堡審判時站過崗，是位沉靜保守的老紳士。他第一次來到我班上時，我看著他說：「不用我來告訴你這件事，不過你是一個靈媒。」

吉姆滿臉疑惑地說：「我是甚麼？」

我說：「放輕鬆點。事實上，有一位靈界來的男子在你旁邊，他說他的名字是丹尼爾·修姆。」

「誰是丹尼爾·修姆？」吉姆接著問。

「我一點概念都沒有。可是我們下課後，有時間了，應該去調查一下。」

我們後來去圖書館查到丹尼爾·修姆的背景資料。我們也請教艾琳：「誰是丹尼爾·修姆？」

艾琳說：「喔，瑪麗蓮，他是最偉大的靈媒之一。我過去很欽佩他，還曾經到他在英格蘭的故居，站在窗子下面來感覺他的本體。」

我接著為艾琳解釋：「結果是我的學生快要為修姆傳話了。」

艾琳反問我：「你以為是誰把那個訊息告訴你的？」

「哦，是妳啊？」我恍然大悟。

艾琳說：「的確是我。吉姆不是必須幫他傳話，可是修姆要吉姆信守承諾，把自己打開。吉姆是一個靈媒。」

雖然吉姆為修姆傳話的速度很慢，他最後終於發揮了他的天賦，讓修姆的靈附在他身上而發聲。

降靈轉桌

除了我提到的課程之外，降靈轉桌也大受歡迎。它顯示了**精神傳動（psychokinesis）**或是意念支配物質。我不能說靈界在降靈轉桌時是否有介入，或是因為高度密集的能量輸到桌子裡，但是桌子的確動了，有時甚至還有輕微敲桌子的聲音。

在紐約的烏茲塔克（Woodstock）外圍，有一家名叫「他的家」（Su Casa）的旅館。我過去曾於半夜在那裡教降靈轉桌。那裡的老闆會半開玩笑地說：「瑪麗蓮，讓桌子瘋狂吧。讓它撞破玻璃。我們會把它糊回去，然後這就成為我們這兒的一景啦！」

我趕快敬謝不敏：「不，不，不，我可不願意為此負責。謝啦！」

在這門課開始前，我首先要確定室內的燈光夠亮。接著我會要四到六張大而圓的橡木桌子。每張桌子的桌面直徑大概是六到九呎，桌腳還是不鏽鋼做的。這些桌子非常的堅實，一般人可以搬動的機會不大。我就是要這麼堅固的桌子，這樣學生才會說：「天啊！這是我自己的能量在移動這張堅固的桌子。」

接著我要一群人圍著桌子坐好。有時候五十個人會專程來觀看降靈轉桌，但這五十人當中只有九、十個人願意真正出力移桌子。其他人只想當觀眾。我請那些只想當觀眾的人和我們一起唱轉桌誦，這樣他們的能量也會傳給我們。通常我讓大家先去休息室跳舞，他們就可帶著高能量回來。大家總是很有耐心地聽我的說明。

每個參與者摸過桌子以後，我帶他們進入輕微的冥想，請他們想像這桌子像羽毛一樣輕，而他們一定可以移動桌子。他們於是身心都放鬆了，意念裡集中的都是高能量。

我編了一個好唸好記的轉桌誦，要大家唸「轉啊桌子！轉啊桌子！轉啊桌子！轉！」我們就一直唸個十到二十分鐘。

桌子會開始轟轟響。我們感覺到指尖在顫動，好像桌面在起漣漪。我們感覺能量從身體傳到桌子裡。我指導學生不要放開注意力，而要允許桌子轉動，同時繼續灌注能量到桌子裡。

如果剛好附近有靈在，而且他們願意幫忙，我們也會讓他們參與。也就是說，我把所有相聯的能量都利用到了。

接著這些桌子就開始擺動，左右搖晃。某張桌子開始有點傾斜，然後它找到平衡點，就這樣懸在那裡不動。接下來，桌子開始不停地轉圈子，它們轉得太快了，使得圍在桌子旁的人都得隨著他們跑。有一回，我們讓一個法國女子坐在桌上，這張桌子彷彿還是連一點阻力都沒有，繼續轉個不停。

在大家成功地讓桌子旋轉之後，我要參與者把手從桌面移開。手移開之後，能量還在桌子裡，因為桌子還是輕輕地在動。大家都為這個情形激動。

有一次，一個男子過來對我說：「我是物理學者，我剛才與一群

人坐在那裡要證明你是騙子。可是我眼睜睜看著你們做到我原來不相信會發生的事。沒有一個人可以用腳觸到桌子的底座。每個人都放手了，而且他們都坐著不動。」

這個人先前曾經責備他太太，認為她不該參加前一晚的活動。他檢查了我們用來降靈轉桌，或有時甚至是降靈舞桌的桌子。然後他告訴我，那些裝在桌子中心的不鏽鋼條，是不可能用人的手去轉成降靈轉桌的模樣的。他補充說，他需要去研究到底這是怎麼發生的，但是他承認這至少很吸引人，而且他印象深刻。他並向他的妻子與我道歉。

他下了結論：「降靈轉桌，真有其事。」

第十四章 曲未央

「六十而耳順。」

——孔子

成爲通靈人和靈媒的基礎，於我的幼年時代即已謹慎地爲我搭設好。從通靈能力顯現的那一刻，到中間休息了幾年，到後來的重新出現，身爲靈媒這條路雖然精采，我也有過困惑而不知所措的時候、也曾爲了內心的矛盾而掙扎，可是我一路走來是有福氣的，因爲我的生命中充滿了愛與體會。雖然一路崎嶇，因爲常常有人嘗試潑我冷水，而且過去的輿論常嘲笑我們這類人，給我們貼標籤，說我們瘋了，但是能夠爲靈界朋友服務，和幫助那些活在世間而求助於我的人們，是我的光榮。

以前我不這麼想，可是我現在認爲，或許我們來這世上之前，我們都自己決定了自己的生活。也許我命中注定，要做我後來做的這些事。我人生路上的艱困，可能是本來就設計好的場景，如此我才可能事事警覺而增長知識、覺醒、智慧。

依我個人的淺見，無論何時，所有人只要決定喚醒自身內在超自然方面的才能，就可以開發運用他們的天賦。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爲大師，甚至也許連個好字都構不上，可是，許多人學習這個直到最近仍被視爲禁忌的主題之後，會覺得收穫頗豐。有了理解和同情，人們的

心智會變得柔軟，而由耐心、容忍、愛組成的悲憫將逐漸出現。蒐羅的知識會造就一個更和諧的生活。

到底這些靈是否真是他們聲稱的身分，還是只是我人格的延伸？這個問題折磨我經年。我花在懷疑的歲月結果是成長的過程。一旦我深信自己應該檢驗探究靈媒的能力，就踏上一條不歸路。無論有多少艱難險阻，也不論成敗如何，我承諾在此行奮鬥。

我很幸運，有靈界的朋友像天使一般握著我的手，導引我完成此艱鉅任務。我不是篤信宗教的人，可是我的控制靈卻叫詹姆士，他乃是約書亞的弟弟。他帶領我走過人生迢迢長路。我也沒有藉為靈喉舌來尋求注意，可是有一個叫艾琳的靈，是我睿智的老師。還有一個中國的靈名喚君兒，她彰顯整體健康的觀念給我看。我自然對海明威的靈會永誌不忘，因為他指導我了解和欣賞生活中的勇氣與熱情。他們每一個都有自己獨特的專長，這些特質成了他們自己的戳記。在此要特別謝謝我摯愛的詹姆士、艾琳、君兒，當然還有海明威。沒有這些天使一般的朋友，我相信我不可能做到我現在做到的一切。

經由我深度出神狀態到輕度知覺轉換狀態，許多靈藉著我來溝通。他們對許多人提供了寶貴的慰藉和愛，因此使得這些受苦的心靈得以痊癒。靈界的朋友微妙地為我們喝采，確認了我們的生命。靈媒的心靈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我並不知道。但我知道激發我不斷學習、成長、分享的主因，是想要幫忙受苦難的人們復原。能夠看到這些人減輕哀傷和痛苦，是我生命中非常大的欣慰。

附 錄

通靈初級練習

長期堅持練習，沒有間斷，充滿熱誠、全神專注與投入，才會真正地根深蒂固。

——《瑜珈經》第一章十四條

我們都是有肉身的靈。因此，我們都有與生俱來的通靈能力。然而，這些能力或許在沉睡，或許被壓抑。藉著一些練習以及跟隨一位好老師，每個人都可以喚醒這些能力。這裡收集了一些練習。這些都是最基本但也是最重要的通靈能力開發練習。

你可以稱這些為初級練習。但請記住，初級練習與中級或高級練習並沒有什麼不同。只要不斷的練習，一定會有成果。

呼吸與放鬆

呼吸是所有通靈練習中最重要的一點。他放鬆你的身體和精神。輕度的冥想配合著深度的呼吸，可以促進精神訊息的收送。這個練習如下：

- 1 讓自己進入最舒適的姿態。寬鬆衣物，閉上眼睛，放鬆。
- 2 彎曲腳趾，然後放鬆。
- 3 繃緊小腿，然後放鬆。

4 繃緊腹部，然後放鬆。

5 緩慢地用鼻子深吸氣，再緩慢地由嘴巴吐氣，同時放鬆。（如此重複四次。）

6 右手握拳，然後放鬆。

7 左手握拳，然後放鬆。

8 肩膀向前，然後放鬆。

9 肩膀向後，然後放鬆。

1 0 拉緊臉部肌肉，然後放鬆。

1 1 緩慢地用鼻子深吸氣，再緩慢地由嘴巴吐氣，同時放鬆。（如此重複四次。）

1 2 緩慢地把頭向前彎，然後轉向左肩，再轉向後，然後轉向右肩，再轉向前。然後轉回向右肩，再轉向後，然後轉向左肩，再轉向前。（如此反時鐘轉、順時鐘轉，重複三次。）然後把頭向前彎到底，再緩慢地抬起來，同時放鬆。

1 3 感覺所有的緊張和憂慮都離你而去，繼續緩慢地呼吸，同時放鬆。

1 4 緩慢地用鼻子吸氣，再緩慢地由嘴巴吐氣，同時放鬆。（如此重複五次。）

1 5 使用同樣的呼吸律動，緩慢地用鼻子吸氣，同時在心中由一數到五。緩慢地由嘴巴吐氣，同時由一數到五。（如此重複五次。）

1 6 逐漸放慢呼吸。緩慢地用鼻子吸氣，同時由一數到五。停頓閉氣，再由一數到五。緩慢地由嘴巴吐氣，同時由一數到五。（重複此三段式呼吸，但計數由五減到四、三、二、一。計數的速度變慢，數目變少，但呼吸的韻律維持不變。）

打開輪脈

輪脈（**Chakras**）乃是人體的知覺中心，也是能量中心。人體由上往下，有下列七個主要輪脈。

第七輪脈：頂輪，位於頭頂正上方，相當於百會穴。

第六輪脈：眉心輪，位於雙眉之間，相當於天目穴，俗稱「第三眼」。

第五輪脈：喉輪，位於頸部。

第四輪脈：心輪，胸部正中，相當於膻中穴。

第三輪脈：太陽輪，肚臍與肋骨之間，太陽神經叢，相當於中丹田。

第二輪脈：臍輪，臍下三指幅處，相當於下丹田、氣海穴。

第一輪脈：海底輪，脊椎骨底部，相當於會陰穴。

下列練習有助於打開輪脈，促進能量流通，並提高對信息的敏感度。練習關鍵在呼吸、放鬆，以及精神高度集中。開始練習時先閉上雙眼，把自己安置在最舒適的位置。讓身體和精神同時放鬆。

- 1 吸氣，同時由一數到五。
- 2 停頓閉氣，把注意力集中在頂輪，並由一數到五。
- 3 吐氣，並同時發出「嗡嗡」的長聲。讓音調迴響，並帶著鎮靜、溫和，與優美。由「嗡嗡嗡嗡」開始，以「唔唔唔唔唔」結尾，直到把氣吐盡。
- 4 對其他輪脈（眉心輪、喉輪、心輪、太陽輪、臍輪、海底輪）重複以上的練習。

重複以上呼吸練習五次，計數則由五減到一。呼吸深長細勻，同時把注意力集中在輪脈上。在輪脈打開時，你可能會感覺到熱、涼、刺、麻、輕，以及其他身體上些微的不同。這些都是正常的現象。

心電感應

心電感應（**Telepathy**）乃是心靈對心靈的直接通訊，不需要經過說話或身體語言。如艾琳·格瑞特在《心電感應，尋找失落的機能》中所說，心電感應是『極其重要的功能。任何人若能掌握其潛能，將對其人格發展及人生經驗有無窮的助益。』心電感應也稱作「心靈感應」或「傳心術」。它包含送與收兩部分，其中較難得的是能送出高強度的訊息。

其實心電感應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們所有的想法，不論說出來與否，都會向四面八方傳送出去。雖然大多數人在意識上並沒有察覺，但每一個人無時無刻都在接收訊息，而且對收到的訊息會有反應。心電感應是心靈的基本功能。因此，它可以運用在人與人之間、人與靈之間，以及靈與靈之間。萬物皆有靈，心電感應的應用實在無限。心電感應建立起靈與靈之間的網路。它是所有通靈現象的基礎。所謂的「神通」（如他心通、天眼通、天耳通）也是建立在心電感應之上。

練習一

作此練習時需要一名同伴。若能找到一位心電感應較強的人一同練習，則效果更佳。

- 1 兩人面對面坐下，雙手相握，雙眼張開。
- 2 其中一人先為發送者，另一人為接收者。
- 3 發送者在心中選定腰以上的某個身體部位。
- 4 發送者全心全意想著這個部位的影像，並把它送出去給同伴。
- 5 接收者心無雜念地感覺內在的訊息。
- 6 過程約十秒鐘，然後放開雙手，接收者說出答案。
- 7 互換角色，重複練習。

這個練習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變化。除了身體部位之外，發送者也可選擇地理位置、幾何圖形、顏色、字母、數字、季節、水果、蔬菜等。發送前，可以先公佈訊息的種類，並限制答案的個數，例如數字一二三四五，或者顏色青赤黃白黑。雙手相握並非必要。兩人之間也可以有相當的距離，心電感應不受時空限制。發送者也可以閉上雙眼，想像訊息由自己的「第三眼」送出。若能加入個人強烈的感情與熱切的盼望，則訊息的強度會顯著的增加，被意識察覺的機率也會提高。「強度」是成功的關鍵。

有時候發送者會改變訊息，例如一開始想要送紅色，後來卻決定改送黃色。遇到這種情形，不論接收者回答紅色或黃色，都不能算錯。

練習二

這個練習是關於集體心電感應，需要一組人一同練習。在練習者中選一名為接收者，其他人都是發送者。

- 1 所有的發送者待了一個房間中，讓接收者到房間外。
- 2 發送者選擇接收者的某一個身體部位為發送目標。
- 3 所有的發送者全心全意想著這個部位的影像，並把它送出去給接收者。
- 4 接收者心無雜念地感覺內在的訊息與自己身體的感覺。
- 5 此過程維持約一分鐘。
- 6 接收者進入房間描述感覺。

接收者可能會在被選中的部位上感覺到刺、熱、涼或者輕微的震動。這個練習的目的在顯示許多人可以同時送一個訊息，而且集體的訊息強過個人的訊息。多數人所產生的效果，超過個人效果的總合。俗語說「**兩人同心，其利斷金**」。這個練習也有一些變化。除了影像符號之外，也可以送感情、治療能量與正面的建議。因此心電感應有很多日常生活上的應用。

練習三

這是另一種集體心電感應練習，由一人送，多人收。其實這是心電感應的基本特質，但是可以藉著這個練習來證實。發送者與接收者可以在同一個房間中。距離與位置並不重要。眼睛張開或閉上皆可。其餘步驟與練習一相同。

心測術

心測術（**Psychometry**）是藉著觸摸一件物品，或者接近某個地點，來感覺相關的事件與訊息。例如說握著一個手錶，然後感覺手錶的來歷，以及物主的個性。到一個意外事件的發生地點，然後感覺到事件發生的過程。心測術也是「通靈偵探」（**Psychic Detective**）經常用來破案的方法。所有曾經發生的事件，都以能量形式永久存在，並相互連接。

練習一

- 1 每兩人一組，彼此交換一件隨身物品，如手錶、戒指、鑰匙等容易取下之物。
- 2 將此物品握在手上，專心感覺這件物品。放下一切雜念，拋開所有憂慮煩惱，全身放鬆，進入輕度出神狀態，全神專注在這件物品。
- 3 此過程維持約一兩分鐘。
- 4 告訴對方你感受到的訊息，如一個和此物相關的故事，或者和物主相關的事件。

練習二

這個練習需要三人以上。每一個人將自己的名字寫在一張紙片上，然後將紙片摺起來，並集中在一起。所有摺起來的紙片應該要看起來一樣。每一個人抽一張紙片，但是先不要打開。每人全心專注在

紙片上約一分鐘，然後輪流描述對紙中人的感覺，或者其他相關的信息。等到所有人都說完之後再把紙片打開。

這是非常有趣的練習。人們經常對紙中人做詳細的描述。有時候會發現描述的對象竟然是自己。有時候因為這個練習而有新的發現與認知。

艾琳談靈界

艾琳·珍娜·格瑞特（**Eileen Jeanette Garrett**）為人類聯結靈界，因此被稱為「光的信使。」以下所寫的主要是瑪麗蓮·拉斐爾（**Marilyn Raphael**）在出神狀態下，艾琳經過她而說話的錄音摘譯。有些話可能會拗口，可是我們尊重艾琳，並未加以變動。

艾琳說心智——也可稱為心靈、靈魂、靈、鬼或存在體（**entity**），是有智力和情感的能量。所有的心智都是互相聯結的，共同形成集體的知覺。集體知覺可以歸為幾類：人類相聯的集體意識，人類相聯的集體無意識，宇宙的集體意識和靈的集體意識。每個心智都對集體意識做出貢獻，也被集體意識所影響。

艾琳喜歡說：「想到去思考就是想到一個念頭，這件事本身必須聯結到我們的思維。」她也說：「我們總是將我們的思維以圖像呈現。思考是世界的創造力，而思維影響到所有形式的生命。靈界充滿了生命。」

艾琳常提到思維，原子，和它們之間的關係。她說：「假如我是由原子組成的，那麼原子就和思考有關。」也就是說，連原子中都存在著意識。對那些認真研究人類的永續理論的人，艾琳給了很中肯的建議，要他們把重心放在原子上。

她說在靈界，沒有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概念，所以「時間」這個詞通常不屬於靈界的感覺。從概念上來說，每個人都有一座塔，貯存了我們的生命資料，也記錄著我們是誰的歷史。

她也說：「我們是以陰陽的哲學來處理。陰就是女性的、雌性的。陽就是男性的、雄性的。請明白我們可以投射我們的思維，創造任何我們想創造的東西。所以假如這裡有男人和女人，當然他們的本質會和他們的意識一起出現。可是這是一種非常中性化的感覺，所以通常只是一種可以思考的能量。」

關於靈界的性事，艾琳說：「這種事，沒有肉身是無法做的。不過你要是想到極端的話，這裡可以意淫。可是那真的很乏味。」

心智也可以分化。它可以在同一時間存在於好幾個不同的場所。艾琳有一次分化她的思維，一部分和瑪麗蓮在一起，另一部分同時在參加朋友的葬禮。瑪麗蓮察覺不出來她有任何地方與往常不一樣。艾琳高興地說：「我已經逐漸適應不再理會你們的時空連續了。這種新的適應是多麼美好的感覺。」

艾琳身在人世的時候並不相信輪迴。她甚至不能確定伍哇尼（Uvani）或阿布都·拉提夫（Abdul Latif）是真有其靈，還是她自己人格的一部份。現在身為靈了，她說：「我以前不相信輪迴，可是看看現在的我！」她補充說：「我對輪迴的看法已經大大延伸到相信存在是永續的。」在某一次的通靈會上，她提到自己在身為艾琳的時候寫作，所持的信念到如今已有轉變：「我將要重寫我寫過的東西。」

我新寫的文章將是心智存在的證據，不過並不是你們的時空延續下所了解的。」

艾琳對我們肉身死亡時的經歷有很仔細的敘述。她說：「你們之中有許多人在實際死亡之前，就已經離開你們的軀體。離開你們軀體的是靈，也就是有智力的那一部分，不是腦子，而是腦子裡的記憶。你聽懂了嗎？腦子裡的記憶是一種本質，一種光的力量，其中有每一生的記憶。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叫『靈』或『存在體』。它通常是由你的頭頂出來，由你所在的位置向上滲透出來。它在你的上面盤旋一會兒，有時候約兩天，直到它逐漸消散。有時它會伴著軀體飄一陣子。那個本質就是你。你接著就有了你剛剛離開那一生的記憶。因為那像是很長的一天，所以你有非常多的記憶。你有時間去回想，去好好地反省，也有時間去和你知道的人碰面和打招呼。」

如果是猝死或遭謀殺（但是沒有意外死亡這回事），那個引導你一生卻又剛剛離開你的本質，幾乎是處在一種完全震撼狀態。它對於不再能與軀體共存的事實感到驚愕。所以這種肉體死亡的經驗，是一種全面的感覺。現在你由上往下看，你的軀體在下面休息，你試著捅了捅它，甚至會說：『我甚麼都不能做了。』因為這是重大創傷，你會在那種狀態停一陣子。你要追究到底哪裡不對勁。這是在做夢嗎？對那些人而言，他們可能會花上十年、二十年，也許三十年，來告別那一生，不論那一生是好是壞。」

「當你回到『老家』，如果你想聯絡其他在這裡的存在體，你只要產生那個想法，他們就會出現。」艾琳說：「這裡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迅速思考的。你是一個思維，可是通常是把你帶回此地的思維。」

然後你就像在看電視一樣地回顧你的人生。你說：『哇！我那一生真是克盡職守，我把我的角色演得真好。我本來就該是乞丐、農夫、市長或神父。不管我是甚麼，看看，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些該做的，我全做了。』」

艾琳所闡釋的輪迴學說和東方哲學裡傳揚的很不同。艾琳說：「我對你說這個，你可別不高興。你過的那一生，就某種意義來說，是你唯一能夠以你現在的身分在世上活的一生。可是當你回老家，你會繼續活著。你也會再度輪迴，但它卻永遠不是你曾經是的那個身分。**從靈的成長而言，你不會輪迴成比較『差』的人。你總是往上輪迴。**所以試著想像一下，你在評論一個殺人兇手的時候，可別太武斷地相信那個殺人兇手是罪有應得。在某種不為人知的意義層次上而言，那個兇手把你們社會上爲非作歹的包袱揩了起來，藉此提升你們的思維，使你們的意識變得仁慈和關愛。你們之中有許多人仍然是尼安德塔人或克羅馬農人，極端守舊，仍須要進化、學習。」

許多人問到和天使有關的問題，艾琳告訴這些人，他們對天使的觀感和靈界的思維是大相逕庭的。她很清楚地強調，沒有帶著翅膀的天使在天堂裡飛來飛去。有翼的天使只不過是大家的一絲想像罷了。她補充說，既然思維是在人類的意識裡，也集合在人類的無意識中，通常人們瞬間就明白天使是從人類的想像中產生的，而人類賦予天使的形象一直都只是一個幻象。人們在離開人世之後，如果要找帶翼天使，他們會遇到有智慧、有愛的生命。這些生命的責任就是教導人類，甚麼是天使般的愛。

除此之外，艾琳說，在靈界，大家的等級都一樣，沒有哪個存在

體特別高人一等。她說：「那是很傻的說法。許多人靠這個想法來賺大錢。我要提醒你們，如果你們畫地自限，而相信自己不像所謂的『主人』一般高等，那麼你就永遠到不了所謂的『高等』的境界。」

依照艾琳的說法，我們的轉世生活都有「計畫」(map-outs)。也就是說在轉生前，一個人已經大致地勾勒來生，包括一些重要的目標，也包括一些次要的、較有彈性的目標。自由意識也存在，但是「以一種很奇特的方式」運作。艾琳說：「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們這一生要做的事，是我們自己選的。我們的確有自己的抉擇。我們選擇自己的慾望。我們從來不在轉世後才選擇我們這輩子的命運，即使你以為你在選擇。這些都是我們出生之前就定下來了。」

當你是靈的時候，你依照你自己靈魂的需要來選擇你的人生計畫。艾琳舉例說明：「如果這個靈魂尚未學會甚麼是殘酷和卑鄙，那麼它也許會喜歡從受虐者的角度來學習。這就是受虐狂症候群。現在你去思索受虐者和施虐者的關係。他們的婚姻關係、家中成人和孩童的關係、朋友的關係，都是命中注定的完美組合。他們的配對滿足彼此的靈魂在這一世的需要，可是他們不必永遠在一起。所以在你們的社會裡，即使有人被視為惡棍或懦夫，他們的靈魂也都在成長。人們學會了罪惡感之後回到老家

我喜歡叫我們現在所處的樂園為『老家』，而我們寬容地接受你回來。無論你在人世間是扮演何種角色，即使你在人世間殺過人，我們也不在乎。最重要的是，你周遭的人經由那個他們世俗的經驗得到足夠的信息，而從經驗中學習成長。」

人生中的偶發事件其實少之又少。大家以為的巧合或意外其實是安排好的。我們自己定下我們各種各樣的緣分，甚至奇怪到像是某一世要遭到謀殺的緣分。

那麼，人在肉身被迫結束後，是否可以原諒殺害自己的兇手？艾琳說：「絕對可以！你們可能覺得這聽來太不可思議，而且因為你們的思維是以你們自己的想法在進化的，所以許多人難以接受這個答案。可是不管你們現在有多難接受，而且，雖然你們的人世間僅有極少數人能夠原諒他們的敵人，受害者的靈卻的確寬恕了他的兇手。關於人類在進化的想法是正確的。你每一回到這世界上來就進化一次。即使你上次來的時候，有一個所謂一流的人生，你可能再回來，過一個看似卑下的人生。因為你的靈魂過去沒有經歷過卑下的日子，它就需要在它的旅程中有這種經歷。它還不知道比較，它也不知道愛的真諦。」

艾琳說所有的靈魂都已經處在完美的狀態。每一個存在的靈魂都是完美的。那些和我們溝通的靈，必須使用人間不完美的思想模式。「你們要了解，你們這種思想模式最多就是讓我們受限罷了。我們不會以非完美的形式來接近你們。你一旦回老家，就只可能是完美的形式。因此當聽到你們唸你們的聖經，說甚麼邪惡、邪靈、邪惡這個、邪惡那個的，我們這裡就忍俊不禁。我並不是說鬧鬼的現象不存在，我是說他們可不是邪惡的。邪惡是人為的概念，經由你們的宗教歸納出來的。你們碰到我們的時候，我們只可能是完美的。對於你們想要的感覺，我們可能無法認同，卻也愛莫能助，可是我們的確是在完美的狀態。我們從天堂不同的區域，以完美的狀態來與你們接觸。」

她又做了更多的解釋：「你們肉身的存在是爲了成長，靈魂的旅居是爲了表達自己。人生最令人興奮的事，就在於嘗試著把各種人性的特質展現出來。它和許多在成長的事物休戚相關，因爲你必須從這許多事物中成長。我們就這樣說吧，在醫學變成一門學問之前，假如有人頗爲了解草類，還可以治病，此人就被當做有巫醫的本事，而他的社會地位則是崇高而且神聖。這真是人爲的無知！他並不是最崇高的。你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爲你們用你們所在那一世的人類社會標準來衡量。」

「你們自己決定你們甚麼時候要轉世。靈魂是大老闆。靈魂是有智力的能量。它決定、它評斷、它創造。你們擁有靈魂所有的能力。」艾琳也談到靈魂核心（**soul nucleus**），又叫主靈魂（**master soul**）：「譬如說，我的靈魂核心裡，瑪麗蓮和我曾經共度好幾世。可以確定的是，瑪麗蓮在另一個學習課程中，曾經以靈的身分透過我和其他人說話。你們必須明白，『這裡』是你們的核心。核心發展出許多存在。每一個存在，是靈在人生命中的旅居。你可以同時有好幾個存在，這就是爲甚麼你可能會覺得和某個埃及人像是孿生子。你的靈魂就是你的老闆。你就只有那麼一個靈魂。想像一個輪子上的許多輪輻（**spokes**），每一個輪輻都是一次存在。可是不同的存在，並不需要處於不同的時刻。每一次靈魂投胎都是一種成長，也是爲了讓靈魂體會在人間旅居的感覺。」

她說輪輻，也就是生活經驗，從第一世開始，在人世間反覆穿梭轉世，幅度越來越廣：「然後，我們完成了所有該完成的事情。當然，如果出現了另一種新的生命形式，那麼輪迴的螺旋將又再度開始了。接著我們必須爲那個生命的新形式，活出所有可能的範例。順便提一

下，各位女士先生，你們會經歷一種新的生命形式。」

「靈魂有分身(**fragment**)。靈魂也有不同的人格觀點(**aspect**)。不過也有一種現象叫做「心智的融合(**the fusion of many minds**)。」艾琳說：「十個人可以融合成一個意識。那個合成的意識可以在同一時刻，在十個不同的地點，過著十種不同的人生，還加上他們過去、現在、未來的同時經歷。所以思維的融合是令人驚嘆的，不是嗎？」

艾琳說人的**靈魂只能轉世成人**。「你是人，就不可能轉世成一棵樹。然而你可以經歷一棵樹的生命過程，好像你就是那棵樹。你可以用你的意識來投射思維。在我們這裡，大家都是這樣子。你可以把思維投射在樹上，然後去經歷它。可是你不會變成樹，你也不會冒出一根枝子來。」我們也不會轉世成動物。就像人一樣，動物也有靈魂，也有自我意識。然而，「動物有動物自己的自然進化過程。人選擇只為人，動物王國也選擇牠們自己的方式，可是牠們的意識不同於人類的意識。」

艾琳經常談到生態，強調我們是如何必須都各盡一己之力來防止我們的星球遭到更多破壞。她對此加以說明：「地球將要有許多變化。如果人在成長，那麼地球會和他一起成長嗎？當然會。不是只有你們人才在進化。地球是和你們一起進化的。你們必須互相適應。你們的星球是活生生的，所以它會很自然地因為你們需要供養而配合你們。可是你們未來的生計可能和你們現有的不同。你們未來不能把牛切開就入口。可是你們會有一些同樣令人滿意的成果。我只是做些預告，讓你們可以一窺未來的走向罷了。創造你們的思考去收集你們的思維，如此你們即可以達到完美。你們不可以調高你們的生活去住在那

種完美裡，因為你們周遭的人還未達到那種完美。」

她也提到：「我很關心生態和空氣污染，不是因為我在有肉身的時候就在擔心，而是因為我很確定自己的洞察力。就像你們所有人都了解的，我過去熱愛這美麗的地球，常擔心這個星球要毀滅。我現在還是在擔心。你們在毀滅你們的地球，做的每一件事都給它帶來污染。你們創造了一個可怕的环境，大部份的人未來必須要戴面罩。因為污染是如此的嚴重，你們在未來可能會有一個時期不能到戶外去。」

生命能量的最大來源是愛。艾琳說：「我們每一件所作所為都充滿了愛。我用這個『愛』字，是深思熟慮過的，因為愛對我們而言，是生命的最高來源。愛不僅是一種情緒，它成了一種生命。在世為人『生命的慶祝』，肉身經驗的結束則變成『愛的實現』。」

靈的作品

在自動書寫的狀態下，寫一整頁從靈傳來的作品，可花上五個小時。我們尊重他們的措辭，即使一些地方聽來不大正確，也不擅加修改。獲取資訊以及讓通訊流暢，比在文法、句法、文體上吹毛求疵要重要得多。主要的目的是傳達訊息。詹姆士和艾琳的靈以作者的身分來到瑪麗蓮這兒，因此語文的格調乃是屬於他們的。

艾琳寫了許多通靈方面的主題。她生前是一位靈媒，做了很多自我觀察，並曾和科學界從事無數的實驗。她的人生是一系列的奮鬥與克服障礙。她在超心理學上的成就與貢獻，超過古今任何一位女性。她一生中讓很多人感到震驚，連科學界的名望人士也不例外。如今經由瑪麗蓮出神的狀態，她仍使聽眾著迷。她對所有人都非常大方與體貼。她解釋當一個人到達「天堂」後，會進展到更高層的思維。因此，對思想的措辭與表達會不同於昔日，對舊日事物的認知也會加深。每當她可以把話寫下，她就藉助於瑪麗蓮。

這兩位存在體都是非同凡響。他們為通靈會帶來了愛、機智、知識。對所有接觸過這兩位存在體的人而言，他們乃是珍貴的禮物。

顏色展

艾琳·格瑞特

艾琳寫下她從靈的觀點來看顏色的意義。其文如下：

黃

黃色使我想起工作。它很類似那些會讓你回憶起工作的感覺。它在光中旋轉，在聲中回響。它包含一個愛的家庭。黃色的感覺是平靜。它有很多風采。它發出來的光可以安撫靈魂，使之平靜。它發出來的聲音通常是歡悅的，並與快樂的意識相關。

從我這裡來說，黃色的集體形態，在我們的思想中顯現出豔麗的光彩。因此，當我們感覺黃色，光輝就照耀著我們大家。使我們想起快樂的感覺和喜愛黃色的人。我們若想產生這樣的感覺，只需回想黃色的事物。

在我居住的地方，黃色是我視覺中的低地和光。對在這裡的我們而言，這個顏色充滿了活力，就好像它是一種生命形態。我們對黃色相連的集體思維創造了黃色。

橙

和橙色所有關的思想，是小心擺設的光。它以持續的力量回響著；「看！我在這裡。」與其一般的接觸，來自生活中一場接通的愛。

喜歡他人的人，可以得到橙色。這是友善的顏色，我們讓它與秋天的感覺相關。它呈現光的生命，連接我們集體的思想。橙色發出的聲音，就好像充滿兒童嬉笑的遊樂場。我們從這顏色上得到的感覺，有異想天開的本質，與無盡的歡樂。

紅

熱情起於紅色。我們覺得這顏色自豪、積極，又有活力。對紅色相連集體地汲取，瀰漫了我們所有的感覺。紅色充滿了能力與自豪的熱情。

紅色讓我想到愛。通常這是我和它的關係。我對紅色的感受收藏在我的回憶之中。理所當然的，這些回憶帶著充滿了歡樂的情感。紅色給我一種感覺很舒服的力量。我將我所處的世界連上紅色。它散發出高度的能量，可用來測驗熱情。我心中充滿了對紅色的美好回憶。我愛紅色。它知我所為，並回之以愛。

藍

生命中感性且值得玩味的時光，收藏在藍色之中。藍色聯繫著神的能力。充斥在聖經故事中驕傲的感覺，總是和藍色有關。藍色的芬芳，使我們想起希望，以及在宗教場所聚集的群眾。每一個場所有其特有的韻味。每一群人因藍色的氣味而更加豐富。

藍色集體的感覺是古老與榮譽。歲月的智慧便由這種顏色得到動力。每當我們的思緒捲入成長的意圖時，藍色就成為引導我們的光。我們大家都收集了藍色的光芒，而且由它那裡感到崇高。

綠

在我印象中，這個顏色經常與治療功能有關。從天堂的領域來看，綠色充滿了資源。它在我手中聚集有知能的思想。我們透過綠色來照料人們。通過各種綠色的色調，我們將自己開放給人們，特別是那些自認為是治療者的人們。

綠色代表至高無上的麥加（**Mecca**）。麥加控制綠色發出來的力量。綠色很美。它充滿了愛的力量，並且滋養萬物。自豪的感覺也與此色有關。榮譽、信任、憐憫、忠誠，和其他所有值得自豪的態度都屬於綠色。綠色是愛的感覺。我們終究用它來滋養我們的生活。

靛

這是一種生活中有答案的感覺。非常有活力，而且充滿了所有成長的知識。在分享這個顏色時，我們便集中我們走過的路，並記起所有前世的工作。這個顏色相當於世人的工作。來自這個顏色的力量代表工作。我們在此工作時會記起前世、現在，與未來。這個顏色主要和前世有關。部分的原因是當我們接觸這個顏色的思想時，我們就會記得。靛色代表回憶的力量。靛色是成長的力量，並集合了愛的結合力。

紫

這是一個我們這裡很少感覺到的顏色。紫色與各種不同的顏色有關，因此它分散了我們對思想的掌握。我們以更高的個人意識讓這個色調圓滿。對許多在這裡的我們，紫色令人想起「回老家」。當色度變成深紫，它造成的感覺，讓這裡許多的靈魂回想起肉身死亡。

這裡的動物被圍繞在紫色中。紫色使他們充了滿愛。相連的集體思想創造出更高的感覺，與顏色互動。他們全都擁有一個振動場，迴響著愛的聲音。紫色的聲音如同一個交響樂，以完美的和聲奏出最深刻的情感。

再談顏色

以下的想法由詹姆士與艾琳·格瑞特在 1999 年八月十八日提供。

體弱老人敲我的門。我問他需要什麼。他回答「藍色」。我得知藍色是老人與智慧的守護者。

可愛的小女孩請我幫忙。我問她需要什麼。她說「橙色」。我得知橙色是歡樂之門。

修理工人要幫助我。我說不需要。他回答說我當然需要。他給了我「紅色」。我得知紅色是熱情。

家庭主婦請求援助。我問起原因，她請求「綠色」。我得知綠色來自麥加。並且她需要來自生命泉源的力量。

勢利的女士召喚我去幫她。我提供「黃色」來溫柔地安撫她的靈魂。

當差小弟送食物來。我用「紫色」作為報酬。我得知紫色是他取悅動物的方式。

在天堂此處，崇高偉大之子闖入我家。他給我們「靛色」。我們因此展開學習成長的旅程。

生命是不是前世的集合？

艾琳·格瑞特

這個論點，使我記起我有多少前世。它們永遠會聖潔地存在我的愛之中。這些思想深植於我。我們會記得，是因為我們的日子充滿了工作。我們的工作在與寓居的思想打交道。當我們的能力增強時，我們可產生更多的愛。我們從這愛的力量中收集我們的思想。

生命之光，導致於坦然凝視她的愛。與我的愛會合，使我想起了所有的前世。那些都是成長的時光。我們在這裡必須要成長。愛是對「生命的生命」坦然的反應。我們在這裡，永遠無法送出會導致傷害人類生命的淘氣思想。在我所在之處，前世收集了愛。要記起艾琳的一生，我只需關注著愛，然後就記起那一生的所有時光。在那一生，我運用可得到的人與物。文字對我的存在有重大的意義。文字是我的力量。我寫了許多與靈媒及通靈相關的艱難題材。以我在這裡的觀點來看，我充分地經歷了那一生。

在艾琳的那一世，我從未能公開，也不曾想到接受輪迴。我對這些話題的感覺已經變了。我在那一世曾經說：「這一世要處理的已經夠多了，不需要把前世合併到今世。」這個感覺，在我記憶中依然鮮明。我當時的理解是：假使在這個想法上讓步，我會有愧於我的工作。還記得當時如何鼓勵其他人工作，這方面我有很多好的故事可以說。

我們在這裡說：「凡生存者，皆對生命興奮。」這個思維表示，人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當對自己是誰而感到興奮。一世的生存，產

生另一世。過去、現在、未來，全都混合在一世的存在中。每一世的意識互相連接，永久存在。一個人可以從某一古老的前世生活來談，也可以同時從比較近代、甚至未來的一世來談。除了艾琳這一世，我同時知道很多其他世。它們交織在一起。因此昔日的艾琳，無法僅從艾琳那一世來回答問題。思想上的修正，表示對我們是誰有更多的認知。

生命是不是前世的集合？

以一個回老家的靈魂而言，他除了記得最近的一世，也和其他同時進行的幾世保持接觸。在處理新結束的一世時，他必須要調整他的思想來感受這一世的熱情。

人生是「光的日記」，這意味著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光和眾多賦予之中。

每一個前世，都是靈魂自我期許的學習課程。觀看是每一個生活的一部分。知道前世的存在，可撫慰生命，使其專注於隔離的一世。

我過去強烈地認為，如果我們把時間花在記起前世生活，並用這些資料當作當今問題的藉口，我們的生活將滯足不前。當然我也知道許多前世療法的正面成效，藉著處理前世的問題，來矯正今生的問題。

因此，我的確由我前世的意識上成長。我們感受到的許多考驗，乃來自我們的靈魂核心。每一個生命的記憶都保存在這裡。不是在書本中，而是收集在一組和他們有關的思想中。連接到一個有相連性的

思想，意味著連接到一組思想。思想的創造力，讓我們全部都感到撫慰。我們沒有艱難的時光。思考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人們不需要再採用古老困難的方法和「天堂」通訊。我們在此可以感覺到「電話」，在思想中「聽見」人們對我們的呼叫。我們有如大象的耳朵，全部都聽得見。許多人想和我們說話。許多在這裡的我們，也想要和你們說話。靈媒是我們通話的工具。前世的確存在。然而尊重今生，並全力以赴。

我對文字的感覺

艾琳·格瑞特

以下的文章由艾琳·格瑞特在 1999 年九月某日清晨提供。

我遇到過的許多人，都記得我工作方面的言論與著作。我女性的形式，記得我在言詞上的勝利。我將女性思維用在文字工作。我因為努力而悄悄地受到敬重。身為作者，我謹慎選擇用字。許多早晨，我開始一天的工作，表達我的感覺，並把它們寫在紙上。有一種奇妙的聯繫不斷地給我提供靈感。回顧當時，我似乎還很擅長於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讓我與許多人說過話。這方面進行的不錯。每當我有機會接觸兒童，我總是提醒他們要好好地過生活，並且要擁抱著愛。語言文字就是我的日常工作。我選擇最貼切的文字，來表達我精心安排的思想。我活的每一天，都用文字與他人接觸。因為工作的關係，寫書對我是件容易的事。我將一股力量加諸於每一本書。這個力量就是愛。由愛，而產生文字。

有時候我的文字會帶有警告性。我曾經一再地說：「如果你進入這個領域，卻對你所做、所搜尋的沒有任何客觀的認識，那麼我在這個領域曾寫過的任何一個科目，都有其危險性。」因此，當我在寫某一選定的題目時，我採用我所認為的「客觀推理」方法。而我選擇的文字，是我表達此理念的工具。

如果我工作繁忙，乃是因人們接受我的文字，我的集體思想也會

更加流暢。我寫人們、寫我自己，也寫我心愛的題材。我感到快樂與滿足。我對艾琳的感覺非常高。文字是我那一生成功的動力。

在知識領域上，我必須要瞭解一些例子。因此，我對更進一步研究而感到興趣。擔任靈媒的角色，讓我可以進行探索，並客觀地寫下這些經驗。我也詳細審視自己通靈的能力。我一生中有不少時間在寫這些研究科目。當我寫自己的時候，我盡量保持客觀。我經常發現，我的工作有助於收集詞彙，用來寫這些冒險。

被我探查的那些想法，會在我心中醞釀，直到我用文字把它們表達出來。我既非聖人，亦非罪人。因此我很自在地使用內在的視覺與感官，希望能有更多認識與理解。在此過程中，我變得謙遜。文字也對我的生活變得更加重要。分別良莠是一件困難的工作，而且耗費時日。使用文字有助於提昇洞察力。在為愛而服務。我又更上一層。

減 重

艾琳·格瑞特

瑪麗蓮在完成深度出神工作之後，經常會不明所以地變重了。詹姆士與艾琳都知道此種情形。艾琳記得她當年也受到同樣的影響，因此她完全能夠體會瑪麗蓮的處境。這篇文章是她對此事的看法。

當拾起和通靈有關的感性思想時，我回顧過去，並記起我女性的形式。這些來自天堂的禮物，是我生命中溫柔的言辭。我記得以工作來服侍我的形式。似乎在當時，特別在通靈工作之後，我的體重在增加。這些重量聚集，使的我的衣服都變得不合身。身為一位時髦的女性，我經常會想知道，這是否是通靈的特徵，而且是不是所有從事這一類工作的人都會增加體重。我從未想到問我的控制靈這是不是真的，然而我的懷疑程度卻持續增加。

現在以靈的狀態，我當然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毫無疑問地，所有從事出神通靈工作的人，都可期待因身體積水而突然增加體重。突增的體重可維持一到三日，依靈媒的新陳代謝速率而定。進一步探討我這兒的感覺，我發現體重劇增還會影響所有這一類工作者的肺、心和背。這一點，我們相當確定。因此我們用看不見的繃帶把瑪麗蓮包起來，以幫助她減輕一些身體上的問題。然而我們的措施，對突增的水重似乎沒有發生作用。

此事由我說來有些好笑，因為我總是感到我內部有水，可是卻想不出原因。我們會將此勘查任務留給更偉大的科學意識。希望他們有

一天能研究這個問題，並且找出原因。

然而，我相信有一個解決的方法，能讓靈媒快速失去增加的水分。由於我和瑪麗蓮的合作，我一直在感覺她。我覺得所有她要做的，就是明白表示：水分不許逗留。我知道這幾個字說來容易，要真正相信卻不容易。以我的觀點，此事的結論的確就是要求通靈所積的水重迅速消失。出神靈媒不同於一般的靈傳者，他們必須用他們的身體來付出代價。許多其他的體重問題，不能與此混為一談。

人類尚未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然而，我對我所提的方法有很強烈的感覺。我相信答案就像我所說的這麼簡單：當事人要求自己，不允許出神工作增加的水分駐留。我要求我的靈媒花功夫做個實驗。

至於由飲食引起的減重，根據這個題材的集體思想，我們覺得你們的科學即將達到一個新的紀元。人類再也不需要當身體過重的囚犯。的確，你們未來有一日，身體過重將永遠不再是一個問題。

我們全都覺得，那些從事出神工作者體重增加，並不完全是因為和我們工作而造成。然而我們已記下，此事的確發生在許多女性身上。

有些人在出神之前禁食。因此我也收集了一些關於禁食的想法。我覺得除了個人的因素之外，並不需要為了和指導靈連接而禁食。我堅決主張人們吃適當平衡的飲食，並且拋開為通靈而禁食的想法。所有在這裡的，都有相同的看法。

我自己曾經是女性靈媒，我知道身體積水有時會很不舒服。舊日

的思想相信積水是跟著通靈一起來的。然而，如果人們能用思想來阻擋，這並不需要是通靈工作的一環。我們會用瑪麗蓮來測試這個問題，用實驗來證實。

教堂是恩澤滿溢

詹姆士

1999 年，艾琳轉述詹姆士的話，要求瑪麗蓮寫下本文。本文附和了詹姆士曾經在 70 年代告訴瑪麗蓮的一些想法。

在我擔任希伯來人的角色時，我的生命完全奉獻給神的力量。在那個友好世界裡，有人知道不同時期的愛，可以達到約書亞的目的。我的兄弟是仁慈之王，由一位女性舉行塗油儀式，並遵循十分罕見的途徑來傳達神。

他在出生之前，就已經被安排好。他簡單的說話方式，觸及大群民眾。他很快就在一般人民中建立起名望。在他凡人的年輕生命中，把人與神兩個世界都看成充滿愛的光。他用來自這種感覺的熱情，把人們在大愛中與神結合。他的生命耗盡在這個思想中。他的愛與熱情則其有傳染性。

約書亞的話，高過所有一切。他是愛的象徵。在他父親的心中，他是勇氣。在他母親的心中，他是希望。對他的兄弟姐妹而言，他是純淨的愛。對我們所有愛約書亞的人，敬重他的話語，並讓我們的「家」充滿愛。他憐憫所有受傷的人。

當他的聲望增加，他開始用西門（simon）和我來工作。我們成為他助人的力量，也是他個人的延伸。為了學習我哥哥的方法，西門和我一起在我們的社區中待了很多年，一直到後來西門必須代表約書

亞旅行。我則繼續留下來幫約書亞做事。我把他的智慧加入我每日的祈禱，並且在我的神殿教堂中宣導他所說的一切。在我們的隱士派社區中，我們很受到歡迎。我們也允許一些非希伯來教徒來到我們社區，完成他們對約書亞的感情。這些被屏棄的人在我的教堂中都受到歡迎。我給他們我哥哥的話語，分享治療的神恩，以聚合他們的心。

我們的教堂恩澤滿溢。在那古老的日子裡，我們把指導靈當作是神的恩典。約書亞接受這種想法，我也學著做。這些指導靈開始來我們教會聆聽，同時努力幫助我們面對未來的日子。前面是一條坎坷的路，而且我們都知道，我們人世的生命就快達到盡頭。這些指導靈讓我們在心裏準備好，來使愛圓滿。

我們有天使在附近，也有指導靈來自天使般的王國。我的教堂周圍盛開著花，由人採集。這些是來自指導靈的禮物。我的教堂是讓貧窮人敬拜的最大場所。

我的教堂開放給任何想感覺約書亞的人。我引發稱讚他的激情，並使其充滿愛、榮譽、尊敬。我的神殿教堂總是第一個激勵非希伯來教徒，讓他們一起來感受約書亞完美的生命和愛。

我們的教堂恩澤滿溢。我們的家成了教堂，充滿約書亞發出的愛。我的手會在我的「家」中，直到永恆。我的前世也都活在教堂之中。我把與約書亞接觸的力量，帶入我的思想。我，詹姆士，記得我所有的前世，我也會永遠留在我的老「家」，與約書亞同在。我集合了希伯來教與天主教。並且我選擇居住在我「父親的家」，在約書亞的「光」之中。

我「父親的家」充滿了「光」與「愛」。我們在這裡可以聽到禱告以及苦難者的哭訴。我們也聽得見日常生活中的愛與熱情。大家要知道，我們聽得見你們的呼叫。你們以自己在世界上創造的政策與教條，創造了自己的地獄。我們迫切要求你們尊重他人的內心。多笑一點，並讓自己充滿愛與憐憫。我們聯合在此把我們的愛送給你。

在此靈魂之家，我們都認同我們的愛受到需求。力量就是愛。

說話的原子

艾琳·格瑞特

艾琳談起原子，那些在身體死亡後仍存在的粒子與物質。她說原子其有本質。他們由思想所組成，因此可以感覺到通訊話語。

我的原子能與你聯繫。

這些原子可以為想要通訊的存在體所用。我們在這裡可以選擇與靈媒合作。做這些事要經過靈媒的意識，也必須依賴靈媒所能使用的字彙。若雙方都有相當的進展，我們可以使用更多其有思想的原子，產生獨立的表達風格。當我們精心安排的思想開始與人互動，這就表示能量互連的力量已經產生了通訊。

人們的感覺會提醒我們過去所擁有的。我們也記得提醒自己，跟著他們的感覺走。這種能量互連的力量就是愛。我們接受靈媒所用的力量，就是保持想要說話的意願。把正式的思想轉換成話語，是件容易的事。我們在這裡為愛產生更高層次的思想。至於我存在的證明，我理智的思想指出，這個答案就在人的心中。尋找證明，必須由愛著手。

想要尋找具體證明的人們，若有機緣檢視靈媒，也可造成一個新的里程碑。

心靈探索

朱凱勝

人生之路有時候看起來是彎彎曲曲的，而且有一些不連接的片段。但回過頭來看，卻是事事相連；一件事會引到另一件事，而看似獨立的事件，卻是後續的伏筆。孝明和我在心靈和真理的探索上一同走了不少路——從研究古文明、催眠、內觀（Vipassana）、中醫、氣功、瑜珈、到通靈。在多年的西式教育之下，我原本不相信靈的存在，也視輪迴為神話。我在儒家思想的薰陶之下，總是「不語怪力亂神」及「敬鬼神而遠之」。若有人和我談靈鬼之事，我總是以不相信的眼光看他們，心中想著：「現在已經是什麼時代了，怎麼還滿腦子迷信。」然而，我們親身經歷的一些事情，使我不得不正視通靈現象，並逐漸改變自己的觀念。隨著認知的成長，經常會覺得「今是而昨非」。

在和瑪麗蓮·拉斐爾正式合作之前，我們已蒐集到她一系列通靈會的錄音帶。在這些通靈會中，瑪麗蓮進入深度出神狀態，然後自稱是詹姆士和艾琳·格瑞特的靈輪流出來，藉著瑪麗蓮的身體，以第一人稱和在場的其他人說話並回答問題。我們對這些錄音帶感到十分興奮與好奇。聽這些錄音帶的感覺就像是「第三類接觸」。能聽到二十世紀的艾琳·格瑞特和近兩千年前的詹姆士回來「親口」說話，實在是匪夷所思。靈界是否存在，或者靈界是什麼樣子，各家的說法不一，不知誰是誰非。若真有靈可以回來親自說話，或許可以澄清大家心中的一些疑惑。

然而，我們也有一般讀者可能會有的問題：「真的是靈在說話

嗎？」艾琳談論的話題又深又廣，自成一個體系而且充滿智慧。本書節錄了艾琳的部分錄音內容，讀者可略見一二。瑪麗蓮甚至邀請過曾任紐約「超心理學協會」執行秘書，馬丁·伊邦先生，直接與艾琳對話。艾琳是當時的協會董事長，這位馬丁老先生與她曾共事十二年之久。馬丁積極從事通靈研究及寫作達半世紀，並在世界各學院演講。此人極為精明謹慎，在我們寫書的過程中，給我們許多寶貴的建議。在一次錄音電話中，他告訴孝明：他相信那真的是艾琳。他也說在通靈的領域之中，瑪麗蓮像是歌劇中的女主角；靈媒的日子很辛苦，要我們好好善待她。

詹姆士（雅各）的爭議性較大。此靈自稱是約書亞（Yeshua）的弟弟；約書亞就是耶穌。可是詹姆士所說的耶穌故事，卻和一般人的認知有極大的差異。孝明有好幾次告訴我：她覺得詹姆士說話像是瘋子。沒想到在 2002 年底，《聖經考古評論》（**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報導詹姆士的石棺出土，上面用阿拉姆語（**Aramaic**）刻著：「雅各，約瑟夫的兒子，約書亞的弟弟」。此事造成媒體的爭議，也更加激起我對詹姆士的興趣。我開始查閱一些書籍，如西元一世紀史學家約瑟夫的《猶太古史》，和當代「死海古卷」專家文森曼教授的《詹姆士，耶穌的弟弟》；我想要知道有沒有任何文獻能支持詹姆士的一些論點。

文獻搜尋的結果頗令我訝異。就像聖經上所說：「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你們開門。」我發現這位詹姆士先生大概不是瘋子，他似乎言之有物。例如詹姆士自稱是正統希伯來教（**Orthodox Hebrew**）的隱士派（**Essenes**）；隱士派的英文唸起來像是「愛幸斯」，可是詹姆士卻說他稱之為「奧幸斯」。同時詹姆士

經常對瑪麗蓮強調力行的重要。艾森曼在他的書中提到；隱士派名字的起源至今不明，其中的一個可能是「奧西」(Osei) 或「奧幸斯」(Osaeans, Ossaeans or Ossenes)，出自「死海古卷」，表示「力行者」——「摩西五書的力行者」。而根據詹姆士所說，「死海古卷」是他的族人當年在昆蘭地區 (Qumran) 的山中挖洞所埋藏的，目的是避免經典在與羅馬人的戰爭中被毀滅。

詹姆士另有一個特殊的論點：耶穌曾去過印度。聖經對耶穌的早年歲月紀錄不全，有一段空白歲月。難道耶穌真的去過印度？我發現也有文獻記載。十九世紀末，蘇俄旅行家尼可拉斯·諾圖維茲來到拉達克邦 (Ladak) 的希米斯 (Himis) 佛寺；此地在中印邊境，曾屬西藏。寺中藏經閣有一些由巴利語 (Pali) 翻成藏文的手稿，記載著伊薩 (Issa) 來印度的事件；伊薩是耶穌在印度的名字，阿拉伯語也稱耶穌為伊薩。也是機緣巧合，尼可拉斯得以抄錄手稿，後來寫成了《耶穌的未知歲月》。

除了資訊之外，詹姆士也傳達很強烈的感情；似乎記憶和感情總是在一起。有一次他很生氣地稱十字架為「瘋狂的木棍」。他也希望大家不要把耶穌和十字架關聯在一起；看到自己的哥哥在十字架上，令他十分感傷。在錄音帶中可以聽出他的情緒變化。另外詹姆士有說古語的能力，更加強他的真實性。

這位自稱是詹姆士的靈似乎有詹姆士的記憶、詹姆士的語言、詹姆士的智慧、詹姆士的感情；這能不能代表他就是詹姆士？英國數學家亞蘭·杜林在 1950 年提出一套測試人工智慧的方法；測試者用自然語言和一個人與一台機器交談，被測試的人和機器都必須試著表現

像人；如果測試者無法分辨人和機器，機器就通過測試。若以這個標準來衡量，詹姆士和艾琳都算過關了。若要再深入下去，就很難回答了。要能完全認識靈，恐怕得先認識自己。我們可能要問「我是誰？」或者「我是什麼？」

以上的問題，無法完全回答，但是可以自身體驗。老子所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曼圖加奧義書》也說：「不在知識內，不在知識外，不是知識，不是無知。」假設我們完整自我所存在的靈界是三度空間，那麼外在自我的物質世界就像是一度空間。如果試著把三度空間的東西投影到一度空間，一定會失真。因此任何直接的描述都難以周全；反面的描述倒可以抓到一點真實性。《六祖壇經》有個很好的故事。神秀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是直接的描述，因此「入門未得，不見自性」。惠能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是反面的描述，所以意境高多了，而能當上六祖。

通靈是古今中外都有的現象。約兩千到三千年前，帕坦加利編了一本《瑜珈經》。這是一本「心的科學」；它有系統地介紹如何由外往內，達到身心靈合一的八個步驟：戒律、精進、調身、調息、攝心、凝神、入定、三摩地。當練到最後三步的時候，一些通靈能力會自然產生。例如第三章三十七節說：「由這個知識產生超物質及自發性的聽覺、觸覺、視覺、味覺和嗅覺。」從一些瑜珈大師的著作，如尤迦南達的《一個瑜珈行者的自傳》，我們可以發現好的瑜珈行者都有通靈能力。然而《瑜珈經》所記載的「特異功能」，遠超過一般人所知道的通靈現象。

通靈現象也吸引了一些近代的科學人士。1882年，英國的一些

著名學者成立「靈學研究社」。美國和台灣也都有超心理學研究會。從 1972 年起，美國中央情報局、國防情報局，和史丹佛研究中心開始一個長達二十餘年、耗資兩千萬美元的「遙視計畫」。計畫的目的之一是訓練一批有遙視能力的「通靈戰士」和「通靈情報員」。

靈媒有時會做「未來預報」，這到底可不可信？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和探討，預報的事件有些會在現實生活中發生，有些則不會。如果把靈媒當成通訊裝置，裝置本身會製造一些噪音。不同品牌的設備，會有不同的訊噪比。而且在不同的心理狀態，訊噪比也會不同。另外就像收音機一樣，「天候狀態」也會對訊號造成影響。靈媒出神的深淺也是一個因素：在輕度出神時，靈媒同時接收兩個頻道，或者在兩個頻道中切換；在深度出神時，靈媒主要接收一個頻道。此外，訊號轉換也受限於靈媒的詞彙、知識、信念系統。好的靈媒就像一面明鏡，可以忠實反映訊號，而不扭曲或外加個人色彩。

為什麼靈媒和靈可以看到未來事件？艾琳曾經做了一些解釋，賽斯（Seth）也做過詳細的介紹。簡單來說，我們的靈魂就像是一台超級電腦，可以同時模擬很多不同的「可能事件」。事件可以被標明為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但是對超級電腦而言，所有事件都同時存在。當一個「可能事件」可以有不同的發展，它會被分裂成多個可能事件，同時進行模擬。事件與事件之間資料相通，電腦與電腦之間以網路相聯。現實生活就像是網路遊戲，顯示在家中個人電腦的螢幕上。我們有「自由意識」，在眾多的可能事件中做選擇；可是所有的事件在顯示之前，都已經在超級電腦上發生了。這個超級電腦，就是我們完全的自我。時間和空間只存在於螢幕上的遊戲中，超級電腦上並沒有遊戲中的時空連續。每一場遊戲都有預設的挑戰與情節，但是

過程並沒有定案；在大的遊戲規則之下，我們有完全的自主權。靈媒和靈並不是在「預測」未來，而是在「報告」未來可能事件。

人生是一個過程，而靈魂是一個旅行家，在不斷地創造自己。希望此書中的故事，能陪伴讀者走過旅途的一小段，並認識到生命的活力和愛的永續。希望每一個人因此可以走得更快樂、更充實。